强力意志

The Will To Power

一部阐述强者哲学的格言式激情文本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李 伟 编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HOUT
SHARE
IT

编译者语

当黑格尔以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终结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欧洲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洪流促使19世纪哲学极力寻求突破和转向，于是，复兴古典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三大流派应运而生；同时，以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哲学思潮贯穿了整个19世纪，而尼采则因《强力意志》所展现的超人哲学而成为整个西方传统观念的终结者。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年），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主要代表之一。出生于萨克森州勒肯镇。1864年就读于波恩大学，次年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1867年被征召入瑙姆堡炮兵联队，次年因伤退伍。1869年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副教授，同年获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并脱离普鲁士国籍，入籍瑞士。1870年升为教授。同年普法战争爆发，入伍当志愿看护兵，不久因病退伍，返回巴塞尔大学任教。1871年写出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1879年病重，辞去巴塞尔大学教席。1889年在都灵患中风，并出现精神分裂现象，被送进耶拿大学医院精神科。1897年移居魏玛，三年后病逝。

《强力意志》全名为《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尼采生前未完成，死后由其妹编纂出版。全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①欧洲的虚无主义；②对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的批判；③新的评价原则；④训练和培育。本书除论述了“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老爷道德和奴隶道德”、“超人哲学”等思想外，还阐述了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

《强力意志》提出的重要命题“强力意志”，是尼采哲学体系的基础以及重要组成部分。尼采认为，生命只是强力意志的个别情形，与强力意志相比，它只是手段。强力意志就是生命意志。尼采认为，基督教的原罪说是荒谬的，上帝的假设毫无意义，上帝对人类的爱是以假定人类有罪和渺小为条件的，而强力意志就是要建立超人的新型人格。超人是具有鲜明个性和创造性的人，具有超群的智力、坚强的意志、绝对的自主性、高昂的激情，他们超越一切，评估一切，是道德和法律的准绳。

尼采的狂放人格、叛逆精神，他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怀疑和自我怀疑所造成的精神分裂和疯狂，预示了20世纪现代思想的悲剧性结局。正如尼采自己所言：“我愿用好的格言，为自己铺设通往地狱之路”。

孤独的天才——尼采

（尼采传略）

孤独的天才，尼采如是。

他生前饱受冷遇，他的名字在经过岁月的拣选之后才大放异彩，曲高和寡正是他的孤独写照。当他爬上知识的巅峰，傲视古今时，“冰雪接近了，孤独是可怕的”；而对真理的寻求，使他甘愿在孤独中沉浸自己，像一只苍凉的鹰，“我仍要重归于孤独，独于清朗的天空……”这种独抱孤怀的自信只属于天才——尼采。他的孤独是必然的，伟大的哲学思想与世人的接受力之间通常隔着一段时间差。康德如此，叔本华如此，尼采也是如此。但尼采与那些擅长于理性抽象思维的哲学家们有着迥然之别，他的哲学是充满着诗人情怀的哲学。与康德的艰深晦涩相反，他的文章人人可读，他以独特的视角和变幻的文体，以及华美的词藻来诠释他深刻的哲学思想。在那里，有股生命的激流澎湃着，充满了美与奔放、激情与力量。即使是在今天这个充满生存竞争的现实社会里，他的哲学思想仍然是实用的。因此，关注尼采也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尼采——这个生来就是谜一样的人物——有人说，他是狂人；有人说，他是疯子；还有人说，他是诗情哲学家。在我们这里，他是一个孤独的、充满悲剧色彩的天才哲学家。

天才的诞生

1844年10月25日凌晨，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的勒肯镇，牧师卡尔夫妇家诞生了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儿子，夫妇俩心中充满了初为父母的喜悦。也许是上天的特意安排，这天正好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日，似乎举国也都在为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而欢呼。于是，他们给孩子冠上了国王的名字，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父亲卡尔是一位饱学之士，在勒肯镇当路德新教牧师以前，曾为普鲁士王国的4位公主当过家庭教师。虽然他的祖先是波兰贵族，但由于他受德国文化熏陶的影响，在政治上忠于威廉四世并得到信任。在国王的指派下，他来到萨克森州的勒肯镇当牧师。卡尔性情温和宽厚，对这个长子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希望和爱。他常常在家中即兴弹奏钢琴，潜移默化中，幼

勒肯镇的家

弗兰西斯·尼采于1844年10月15日出生于普鲁士萨克逊辖区的勒肯镇。幼儿时期的尼采是个沉默的孩子，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1849年父亲病逝，给年仅5岁的小尼采留下了最悲惨的记忆。1950年两岁的弟弟夭折，举家迁往赛尔河畔的南姆堡，从此便生长在一个完全女性的家庭里。图中便是尼采的出生地，德国勒肯镇的家。这是一座宽敞的双层住宅，它有三扇山墙窗子，就像三只眼睛俯瞰着平原、原野、草地和湖泊。而后来尼采一家的搬迁，无疑是一次伤心的离别。

尼采恩师李契尔教授

一八六四年，尼采进入波恩大学攻读古典学，尼采与李契尔教授之间的友情就此建立。20岁的尼采在进入波恩后学会了喝酒、讲下流笑话、打架斗殴，偶尔还去逛妓院。但是，他的病痛却与日俱增。不久，尼采转入莱比锡大学，在那里，他结束了放荡的生活，开始潜心研究古典语言学。由于尼采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显示出的惊人才华，在他还未毕业时，他的老师李契尔就极力推荐他到巴塞尔大学去担任语言学教授。

年尼采产生了对音乐的热爱。不幸的是，在尼采5岁时卡尔就死于脑软症，当时年仅33岁。幼年丧父，使尼采生命中那强而有力的温暖的父爱从此消失了，敏感的性情渐生孤独。几个月后，尼采刚满两岁的弟弟约瑟夫又夭折了。亲人接连地去世，在尼采幼小的心灵蒙上了厚重的阴影。此后，一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忧伤，死亡的无常，经常会莫名其妙地侵袭他那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后来他曾回忆道："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历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

尼采6岁那年，他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勒肯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到瑙姆堡，去与祖母奥德姆丝及两位姑母住在一起。在一个被女性所包围的环境里，尼采养成了柔弱而敏感的个性。在瑙姆堡，他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读小学时，尼采举止文雅且循规蹈矩，可由于性情孤僻，他很少与同学们一起玩耍，只是偶尔才和性格开朗的妹妹伊丽莎白做游戏。虽然他是这样的不合群，但那天赋的异禀使他充满了令人羡慕的才智。他在10岁时，便产生出了创作诗歌的强烈愿望，这一年他就写了好几十首诗。后来这种创作欲望逐年增加并扩大。据他后来回忆，这些诗歌带有一种浓厚的忧郁，包含了对故乡和父亲的追念、对孤独的歌颂。读中学时，尼采还构思过一部题为《死亡与毁灭》的中篇小说，从那时候起，他敏感的心灵就对生存和生活的意义有了朦胧的忧思。同许多天才一样，其智商往往与身体素质成反比。幼年尼采体质很差，常常生病，他时常会莫名地头痛，母亲弗兰西斯卡只好用冷敷和淋浴的方法给他治疗，有时也带他去郊外散步，清新的环境可以让尼采暂时忘掉头痛。但这种头痛症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且无药可治，后来如噩梦般地纠缠了他一生。

16岁的尼采

尼采在王室兴建的普福塔寄宿学校里攻读了6年时间。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6世纪世俗化了的西妥教团僧侣修道院，校园周围有高大的石墙围绕，高6米，四野的田园景物都被挡住了。在尼采一次归家时，他写道："当我看见忽隐忽现的普福塔时，我觉得，与其将它称为母校，倒不如把它叫作监狱。"由于在进普福塔求学前，尼采完全是在家庭亲情的圈子里认识生活的，因此，对于像尼采这样敏感而性格内向的人来说，普福塔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沉静气氛，是他非常抵触的。

由于他对音乐的喜爱，在11岁时，母亲专门为他买了一架钢琴，并请了当地最好的女钢琴家亲自来教尼采演奏。尼采在这时打下了良好的音乐基础，他的钢琴弹奏十分出色。从此，音乐成为尼采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之一。除了诗歌和音乐以外，小尼采还喜欢画画，由于功课太繁杂，他对绘画的兴趣才慢慢淡化了。总之，尼采小时候“他基本的特点是忧郁。从童年时起他就喜欢独处和深思，他心地善良而深沉。虽然还是个孩子，他当时就已经在思考许多与他同龄的孩子们从不去注意的问题了。”（威廉·宾德）

1858年，尼采以优异的成绩从瑙姆堡学校毕业，同年10月进入了普夫达文科预备学校。这是一所以古典主义教育而闻名的学校，管理十分严格，规定学生寄宿。在这里尼采每周必须学习6个小时的希腊文和11个小时的拉丁文。这是两门比较难学的语言课，别的孩子都觉得这两门课枯燥乏味，提不起兴趣，但是尼采却学得津津有味。在所有的学科中，尼采最喜欢希腊文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阿那克里翁的作品和思想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像一块海绵一样汲取着希腊文化，常因整夜地阅读希腊文献而忘了睡觉。希腊精神从这时起在尼采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这种对希腊精神的由衷崇尚，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之路。在这所学校，他与有着共同爱好的同学保罗·杜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常常在一起共同大声朗诵阿那克里翁的诗歌。

随着知识的增加，尼采也认识到本国文化的重要性，他认真钻研了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通过广泛阅读，他接触到了席勒、歌德、贺德林、拜伦、莎士比亚和卢梭的著作，在这些名作家中他最欣赏和崇拜的不是歌德，而是浪漫派诗人贺德林和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在他17岁时写的一封信里，尼采表现了对贺德林诗作的深刻独到的理解。贺德林诗中那种深沉的忧郁和怀乡的情怀，恰好与尼采的幼年情结相似，而贺德林对德国文化某些痼疾的批判，正是少年尼采在思索中想要表达而难以说清的思想。从这时起，尼采已经开始了对德国文化的反思，只不过这种反思还比较朦胧。在普夫达学校，尼采写诗的热情一直持续着。这时，他的诗作相比童年时期更为成熟了，其中有一首《年轻的渔家女》写得细腻哀婉，深情动人，诗中这样写道：“我遥望而悲泣，／看不见片帆回航。／又忧戚，又孤零，／悲恸扯断了肝肠。／迷雾飘散，／太阳在那边升上，／只有他才会知道，我为何这样忧伤。”除了对诗歌的喜爱外，他也不忘音乐，尼采经常与朋友戈斯多夫到学校的琴房里去，在那里他会即兴弹奏钢琴，而且发挥得极佳。

尼采的思想在大量的阅读中发生着飞跃性的转变，他那天生的浪漫而富有想象力的艺术细胞使他对基督教的清规戒律感到了厌倦，知识的扩展，使他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他开始怀

尼采的父亲卡尔

尼采的父亲卡尔于尼采5岁时因脑软化去世。他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尼采，曾任普鲁士王国四位公主的教师，并处于普鲁士国王的庇护之下，是一位新教牧师。这个虔诚的牧师的离开，对幼小尼采造成了终生影响。也正因为父亲生前的信仰和早逝，使其成为了尼采心目中“神”的形象，同时也成为了尼采后来性格忧郁、孤独和喜欢一个人思考的重要因素。卡尔的离去，成为尼采一生都挥之不去的苦痛。

尼采的母亲

尼采的母亲弗兰西斯卡·奥勒尔，与其说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倒不如说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她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神职人员，但却嗜好务农和狩猎。奥勒尔从小的生活环境就是同谷仓、圈棚、马匹以及鸡鸭牛羊打交道。而当举止庄重高雅、服饰考究，且弹得一手好钢琴的牧师卡尔出现时，她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而在后来的生活中，父母的关系给尼采留下的印象就是默契。

16 世纪的伦敦

早在幼年时期，伦敦城里一些著名的剧团每年都要来斯特拉福作巡回演出，引起了莎士比亚对于戏剧的爱好。1585–1587 年间，莎士比亚离开故乡去伦敦，而这时的伦敦正是一个严重缺乏娱乐和消遣的城市。因此，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一经推出，便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关注。图为 16 世纪的伦敦城。

文学巨匠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是尼采心中仅有的两位充满强力意志的艺术英雄之一。尼采非常欣赏莎士比亚剧作中的粗俗和自然主义，他曾赞誉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野蛮人”，相比于索福克勒斯这座金矿，他更是一座金银铜铁都有的大矿山。

疑上帝了，哲学思想慢慢在他脑子里萌生，他认为上帝只不过是人们虚设的一个偶像，人们可以塑造它，也可以打碎它。他相信，自由对人类自身的发展的重要性，而上帝的宿命论思想却让人们没有了自我。他在给朋友宾德的文章中说：“绝对的意志自由和独立的命运会使一个人臻于完美的境地，而宿命的原则却使人成为丧失自我的机械人。”此外，他还开始批判以前的哲学，认为“所有以前的哲学都像古代巴比伦人建造的通天塔，所有的努力目标总是想直接升入天堂或在地上建造天堂。”1862 年 4 月，18 岁的尼采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短论《命运和历史》，文中表现了对上帝、灵魂不死、宗教权威的怀疑和反感。而这时的尼采却还只不过是一个高中生而已。

在普夫达学校毕业之前，尼采遇到了他的初恋，他结识了美丽的少女安娜·莱德尔，他们之间的相处在忙碌的学习时光中友好而愉快，后由于各自忙于学业，这段恋情草草地画上了句号。在即将从普夫达学校毕业时，尼采决定确立自己未来的事业方向。由于对古典问题的喜好，他立志去钻研语言学，致力于古典问题的研究。而在这之前，他已在对古典问题的探索中，发现德国戏剧起源于史诗，而希腊戏剧则发源于抒情诗并且含有音乐的因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种认识在他后来的第一部史著《悲剧的诞生》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发展。1864 年 9 月底，尼采从普夫达学校毕业了，结业时，除了数学不及格以外，他的其他成绩都还算优秀。

青年尼采

1864 年，尼采和他的朋友杜森一起进入波恩大学，20 岁的他开始研究语言学和神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尼采不愿再在神学的空泛观念上浪费时间，他停止了神学的课程。在后来的自传中他这样写道：“我从未在一个不是真实的问题上作思考。我从未浪费过我的精力。……良心上的忏悔在我看来是一种罪恶的眼光……上帝则是如此一个粗浅的解答。”出于尼采与日俱增的对上帝的怀疑，在大学期间，他更加远离基督教信仰。1865 年复活节时，他拒绝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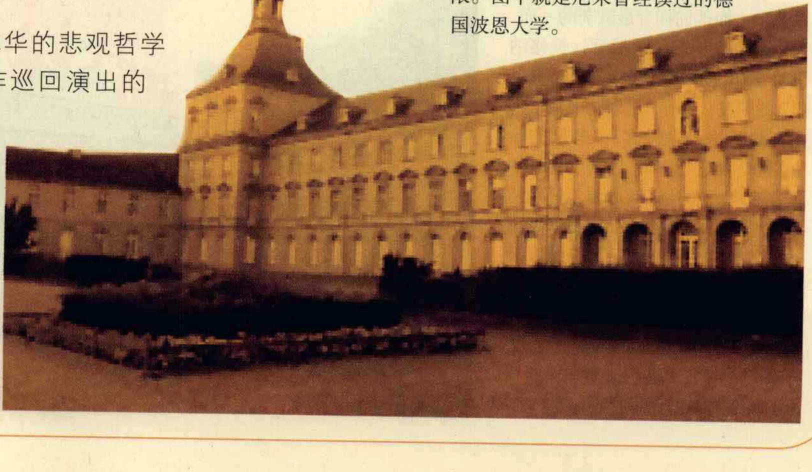
加母亲惯常的圣餐，使她十分惊讶和不解。年轻的尼采浑身充满了叛逆的细胞，他试图改变自己那柔弱而敏感的个性，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加入喝酒、打斗的团体。但很快，尼采便觉醒于这种纵情的生活，他深深地感到这种表面的喧嚣所带来的只是内心的空虚，他的天性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样，他更宁愿回到自己的孤独中去。在大学生活里，尼采被希腊悲剧和瓦格纳的音乐所感染。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瓦格纳的歌曲常把他带到一个忘我的世界里。这年，尼采十分敬重的李契尔教授到莱比锡大学授课，他也随后转到了莱比锡大学攻读古典语文专业。在那里，他与同学洛德结下友谊，共同醉心于古希腊文化。

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是他的两大精神支柱。这年冬季，尼采偶然在一家旧书店买到叔本华的巨著《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立即被迷住了。他狂热地喊道："我发现了一面镜子，在这里面，我看到世界、人生和自己的个性被描述得惊人的宏壮。"尼采不分昼夜地读这本书，花了14天工夫一口气读完了。他十分喜欢书中那种悲凉的格调，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思想与尼采天性中的忧郁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对上帝的观点上，叔本华与尼采不谋而合地相似。叔本华悲观地咏叹：人生是可悲的，上帝只是一个多余的假设。尼采终于在精神上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虽然叔本华对尼采的哲学思想甚至整个人生都起了重大的影响，但尼采并没有因此染上叔本华悲观的色彩，相反，通过叔本华，他更积极地看待人生的痛苦。尼采在他后期的学说中肯定了生命价值，主张去战胜人生的痛苦，完成人生的意义。在了解叔本华以后，他深刻地感到，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在困苦孤独中死去6年了，而他的著作竟摆在旧书店里无人问津！他深切地同情叔本华，为他独抱孤怀的人格所感动，他理解叔本华那种不为人所理解的孤独，但尼采没有想到的是，他后来的遭遇与叔本华竟然是一样的。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才的孤独，尼采后来也备受冷遇，死于疯癫之中。

当尼采正沉湎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时，他认识了到莱比锡作巡回演出的女演员拉贝，这位可爱的女艺术家深深地吸引了他，尼采再次堕入了情网，寄去了一首为她谱写的歌曲和热情的献辞。但叔本华对女性的偏见，使本就敏感而羞怯的尼采很容易地便推

20岁的尼采

1864年10月，20岁的尼采就读于波恩大学，后来转入莱比锡大学。大学期间的尼采对古典语言学有浓厚的兴趣，此外，他还听艺术史、宗教史和神学。此间他已接触叔本华的著作，并在其非理性主义的鼓舞下抛弃了从小接受的基督教。



德国波恩大学

到波恩研读神学是尼采在6年前普福塔时期就决定了的。他的母亲和亲属门都期待他将来和他父亲一样从事神职，为了叫他们满意，尼采在普福塔时期就开始了基督教的学习。在进入波恩后，尼采加入了大学生联合会组织法兰科尼亚，并加入了通宵达旦的酒馆之夜。在这些活动中，他身着节日盛装，列队走到位于莱茵河畔的安静小城，举剑决斗，甚至还造访过科隆的妓院。大学生活的庸俗让尼采感到厌恶，于是，他又重新开始了对古典哲学的研究，以此和那些荒费时光的人划清界限。图中就是尼采曾经读过的德国波恩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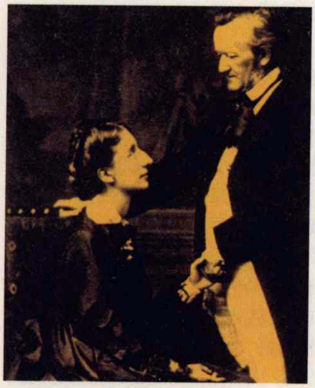
翻了自己的想法。后来就再没有去付出过更多的行动，于是，这段感情就此搁浅了。

普奥战争爆发，1867 年尼采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从军生涯。新兵训练是艰苦的，对于这个体质孱弱的新兵来说，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给了他训练下去的勇气和决心。紧张而艰苦的军营生活并没有缓解尼采的孤独和忧郁。这期间，他仍手不释卷，研究了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在这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的影响下，尼采进一步发展了他在普夫达读书时就已经产生的怀疑批判精神，他开始勇敢地否定前人的东西了。1868 年3 月，尼采不慎从马背上跌落摔伤，在养伤期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康德以来的目的论》。在这篇文章中，尼采以康德为起点，对康德以来的各种目的论学说进行了全面归纳和批判。

1868 年，尼采从瑙姆堡炮兵部队退役后，刚好满24 岁，他又重新回到莱比锡大学，发表了关于语言学的演说，受到了师生们的好评。这时，尼采与55 岁的大音乐家瓦格纳相识了。那时瓦格纳为了避开世俗繁事的打搅，正隐居在他姐姐家中。两个忘年之交一见如故，初次见面就大谈叔本华，瓦格纳还亲自演奏一首名曲给尼采听。在那时瓦格纳注重音乐剧的思想性，把叔本华的悲剧哲学元素引入了自己的音乐之中，使本来就喜爱音乐的尼采对他激起了一种崇拜景仰之情，而瓦格纳也十分欣赏这位比他小30 几岁、多才多艺的年轻学者。他们二人的初次相识是十分令人愉快的。事后，尼采在一封写给他朋友的信上说：“我发现了一个人，是如此深刻地感动着我，他就像叔本华所说的天才，他充满着奇妙而动人心弦的哲学”。此后，尼采经常拜访瓦格纳，但他没想到在若干年后，他们之间的友谊最终还是破灭了。受李契尔教授的赏识和推荐，尼采在还不到25 岁时就荣任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客座副教授之职。这时，他已是一位优秀的古典语言学者了，他从古籍的解释中奠定了创作的基础。1870 年，在瓦格

音乐家瓦格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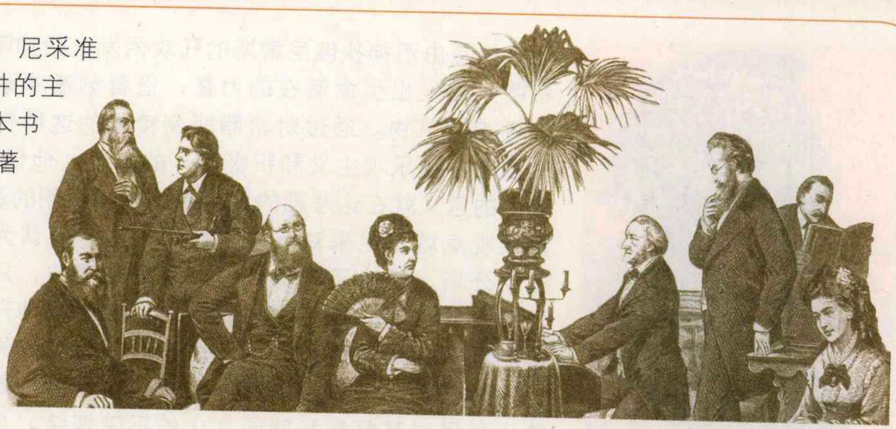
尼采致力于复兴欧洲文化，曾寄予瓦格纳以极大的期望，甚至将其看做“德国的救世主”。而尼采和瓦格纳的思想裂痕则表现在其中期著作《不合时宜的观察——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中。尽管这部小册子充满了对瓦格纳的溢美之词，但是在尼采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时，我们看到了他与瓦格纳在思想上的分歧。



瓦格纳与妻子

瓦格纳与他的妻子感情甚好，在艺术方面他们拥有最默契的一面。当尼采进入他们的生活后，瓦格纳也时常和妻子谈到这位“相当有思想”的朋友。当时，尼采几乎每个星期都到瓦格纳家做客，《悲剧的诞生》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1871年最后一天，他的作品《起源于音乐精神的悲剧的诞生》出版了，尼采把第一册书赠给了瓦格纳。瓦格纳以极大的热情呼应他，并对自己的妻子科西玛说：“除了你，他是我最爱的人。”瓦格纳甚至还温柔地抱怨尼采只赠了一本书，以致他要和科西玛为了阅读这本书而争执不休。

纳夫妇的鼓励下，尼采准备为他作公开演讲的主题写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后来的名著《悲剧的诞生》。



1870年秋天，尼采再次应征入伍当了一名看护兵。在战场上，他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可怕结果，那些在死亡线上呻吟着的伤病员，让他感受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奈。虽然普鲁士节节胜利，但战争使尼采产生了反感甚至憎恶的情绪。他开始从德国文化中反思战争，认为战争是德国文化野蛮无知的表现。这次当兵，使尼采的哲学思想有了感性基础，普鲁士军队胜利的威武雄壮使他朦胧地产生了一个天才的想法，即最强的生命意志就表现在作战当中，表现在权力和优势的意志当中。他把这种意志归结为一个“要”字，要战斗，要权力，要超过一切的权力。这就是人最本质的东西，是生命的意义，是意志的价值。这些观点成为尼采后来哲学中的核心部分。正是在军队生活和严酷的战争条件下，尼采才发现了世界上许多事物和现象的某些本质上的东西。此后，尼采结束了他的从军生涯。

1872年1月，尼采平生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出版了。这是一部古典语言学上别开生面的著作，也是尼采前期学者工作的代表作。在书中，他充满激情地指出，只有在美感现象中，生命和世界才显得有价值。美感价值成为该书认可的唯一价值。尼采通过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提出了前人所未有的新见解，他认为所有的希腊艺术都是由阿波罗艺术（史诗、雕刻、绘画）和狄俄尼索斯艺术（音乐、舞蹈）这两种精神的互相激荡而产生的。希腊悲剧是希腊艺术智慧的最高成就。它最初以人羊神的合唱形式表现出来。在合唱中，人们唱着歌，通过手舞足蹈的方式抒发豪情壮志。人羊神的合

矛盾的产生

瓦格纳的音乐和思想具有浪漫派和现代艺术的共有特征。其创作中内在的匮乏和贫困，非尼采所崇尚的力的过剩，是尼采无法认可的，这是导致两人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图中的瓦格纳正坐在钢琴前弹奏乐曲，其他艺术家则围绕在他身旁安静地聆听。

投笔从戎的尼采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了。当时身任巴塞尔大学教授的尼采，已成为瑞士的公民，但他强烈感受到战争对于祖国未来的重要意义。“当瑞士人，令我沮丧。我们的文化该怎么办！在那里根本没有足够的伟大牺牲！这帮该诅咒的法国畜生！”尼采向大学请了长假，作为一名看护兵在某个普鲁士团队服役。而此时，伊丽莎白也陪同尼采来到厄兰根。但尼采的军事生涯并不长，他被派往梅斯后，便跟随着伤员一起被遣送回了德国。此图是尼采成为军人时的珍贵照片。

莱比锡大学

1865年，尼采所敬爱的古典语言学老师李契尔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尼采也随后到了那里。他去莱比锡大学注册时，正赶上校庆，校长在向学生们训话。他告诉学生们，在100年前的今天，歌德曾经和他们的前辈们一起在这里学习过。但校长又提醒学生，歌德不是一个好学生，在读书时代，不要以他为榜样。这对尼采的触动很大，尼采烧掉了一些夹在作业本里的诗，重新投入学习，并训练自己以极其严密的方法研究语言学。可是厌倦不久便卷土重来，他的书信和笔记里又写满了大段大段相同的抱怨。而在莱比锡的几年间，有两大影响形成了尼采的个性，这便是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图为莱比锡大学校园一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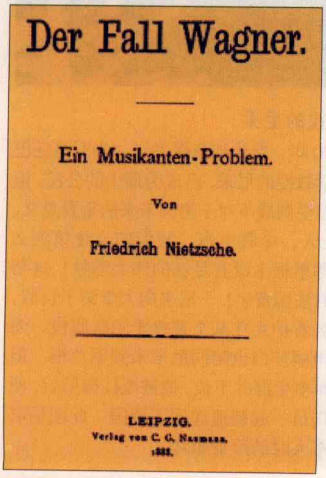
瓦格纳肖像

瓦格纳在当时的音乐界乃至思想界都是精神领袖。他用音乐来解释叔本华的哲学，从此，音乐就不单纯是美的，还可以是革命的、充满哲学思想的诗篇。尼采从他那里吸收了养分，在他们相处和谐的那三年里，尼采几乎每个星期都是瓦格纳家里的座上客，这是尼采一生当中最为美好的日子。为了去赴瓦格纳第一次的邀请，尼采特地请人做了一套燕尾服。等到裁缝来送礼服，尼采却穷得付不起钱，他只好沮丧地穿了一件旧的黑色常礼服去见他。当尼采一身黑出现在瓦格纳家里，这两位天才一见如故，为彼此的气质所吸引。瓦格纳破例演奏了《音乐协会》里的所有重要章节，尼采也兴高采烈地向他的朋友们描述他们“美妙得如童话一般”会面的晚上。

唱，就是由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狂欢诱发太阳神阿波罗的幻想，使希腊人爆发出生命潜在的力量，借着创造冲动的发泄而克服种种可怕的事物。通过对希腊悲剧精神的这种赞美，尼采对生命采取了一种乐观主义和积极奋斗的态度，他借艺术来肯定人生，人生的意义就在这悲剧的美感中。在《悲剧的诞生》中，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抨击。他认为，苏格拉底只是在象牙塔上建造了概念，他没有悲剧精神，只了解荷马史诗中那浅薄的理论。自苏格拉底以后，希腊那种开天辟地的艺术创造的激情荡然无存了，狄俄尼索斯的精神消失了，只剩下了庸俗浅薄的喜剧供人们消遣。此外，对希腊悲剧的大胆弘扬，反映出尼采对基督教和德国文化的不满情绪。尼采对世界所作的审美解释，与基督教论点正好相反。对于德国文化，他则满怀激情地期望：“在现代文化荒芜的废墟上，能透过音乐艺术的神奇而看到德国精神恢复活力和净化的一线希望。”这个“希望”，尼采指的就是瓦格纳。

《悲剧的诞生》出版之后，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学术界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和攻击。那些古典语言学的老教授们都冷眼视之，连赏识他的李契尔教授也不理解他。由于学术界对这部书的排斥，导致尼采的学术威信一下子从天上落到了地下。他的学生们纷纷离开他。这年冬天，他吃惊地发现没有一个专攻古典文献学的学生选修他开设的关于古希腊诗人荷马的研讨班和讲座课。尼采显得十分孤独和伤心，他没有想到他自信满满的著作竟然受到人们的冷遇。在他的少数支持者中，瓦格纳是最热烈的一个。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大大赞颂了瓦格纳，甚至把他描绘成偶像式的人物，所以瓦格纳在《悲剧的诞生》刚发表时，就立即给尼采写信说：“我还不曾读过比你的书更精彩的东西，亲爱的朋友，书中的一切都好极了。”瓦格纳的支持使尼采振作起来，他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坚持走自己的路。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自《悲剧的诞生》以后，他与瓦格纳的友情开始走向了滑铁卢。

1872年4月，瓦格纳夫妇在拜路特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国家歌剧院。瓦格纳开始热心于自己的音乐会演工作，与尼采的交往比过去少多了。尼采每次来见瓦格纳，他都大谈特谈自己的会演工作，对尼采试图与他讨论的哲学问题毫无兴趣，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尼采深感压抑，在心理上渐渐产生了对抗情绪。而这时的瓦格纳只期望尼采成为他的宣传者，成为他万千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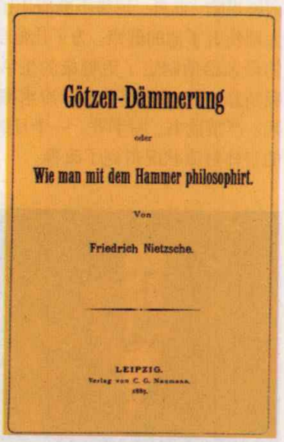
《瓦格纳事件》第一版封面

由于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和对教授生活的厌倦，尼采在1879年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开始了10年的“漫游者”生涯。在这10年中，他游历了意大利，经历了爱情和失恋，同时也掀起了创作热潮。1883年，他仅用10天时间就完成了《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分。1888年，他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瞧！这个人》和《尼采反对瓦格纳》等五部重要著作。图中就是《瓦格纳事件》第一版封面。

瓦格纳理想中的剧院——拜罗伊特

《尼伯龙根的指环》这部歌剧从1848年着手写作，直到1874年才完成，是音乐史上创作时间最长的作品。它包括《莱茵河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众神的黄昏》四部歌剧，讲述为了追求不可一世的权利，而导致诸神的世界被烈焰吞没的德国中世纪的英雄故事。在戏剧语言与音乐方面，瓦格纳花费了巨大的心血，采用了错综复杂的语言、音乐和动作，按照作者本人的幸运模式，讲述着好似创世纪的故事。为使歌剧达到完美效果，瓦格纳还在建筑师布吕克瓦的协助下在巴伐利亚的小镇建造了他理想中的剧院——拜罗伊特。剧场内部的设计强调整体性，演出时破天荒地把观众席的灯熄灭，这样突出了舞台，使其成了剧场的最重要的部分。而正是对这部歌剧的失望和不满，最终导致了尼采与瓦格纳关系的破裂。

者中的一名而已。1876年秋天，尼采在参加瓦格纳的《尼布龙根的指环》的彩排时，剧本浮夸庸俗的风格使他深感失望，乐剧还未结束，他便从剧场退了出来。在观看以后的瓦格纳作品中，他越来越发现瓦格纳以前那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惧怕”的大胆艺术风格已荡然无存，他本以为瓦格纳是德国文化的挽救者，但是他完全失望了。瓦格纳正在离他所期望的路上越走越远，现在他所做的只是在迎合德国人的口味罢了。从此，他再也不想看瓦格纳的歌剧了。在尼采具有转折意义的《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里，他对瓦格纳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只是没有点出他的名字。他说“这位艺术家像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自己提出了要使人性幼稚化的任务。”“朋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结合我们。我们所走的路子完全相反，……”瓦格纳在收到书以后，也是十分恼火。这样，尼采终于彻底地与瓦格纳决裂了。他摆脱了瓦格纳的影响，开始逐渐地走向他自己，创造自己的天才哲学思想。


Götzen-Dämmerung
oder
Wie man mit dem Hammer philosophirt.
Von
Friedrich Nietzsche.
LEIPZIG.
Verlag von C. G. Naumann.

《偶像的黄昏》第一版封面

1889年《偶像的黄昏》面世。全书属于哲学思辨与文化感想一类，内容包括对古希腊贤哲的反思和批判，对传统道德的回顾和谴责，以及尼采对他眼中近代德国粗鄙浅薄的精神境界的分析和文化衰落的感慨。尼采在此书中提倡学习观察、学习思维和学习说和写。

走向自己

在尼采的创作思想日趋丰富的同时，由于过度写作，他的身心十分疲惫。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天白天我都累极了，到了晚上什么生活的欲望都没有了，生活是如此艰难使我感到吃惊。”也因此，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胃痛、头痛、眼病，这些疾患常常一发作就是好几天。尼采觉得自己几近崩溃了。有一段时间，他停止了所有的读书和写作，并终止了在巴塞尔大学的教学。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这使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找一个心爱的人来照料他，帮助他度过余生。1876年春天，尼采在日内瓦湖畔疗养。这时，他结识了纯真的荷兰少女玛蒂尔德。这位少女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他的心里，他约这位姑娘在日内瓦郊外散步，并开始了热情的攀谈。在相识了短短的一天之后，他就向玛蒂尔德写信

尼采与母亲

在尼采受病痛折磨时，他的母亲总是尽量在他身旁照料他。1879年病中的尼采受到他母亲的百般照顾，病痛中，尼采形容消瘦，两腮塌陷，此外，尼采不断服用镇痛药剂又极大地伤害了他的健康。为了让他早日康复，他的母亲给他制定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呼吸清新空气、缓慢散步、冷水擦身和增加睡眠、严禁读书、写字等。一个月的恢复，尼采的身体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

尼采终生的好友奥弗贝克和他的妻子

奥弗贝克夫妇一直是尼采身边支持着他的好友。在尼采与莎乐美，以及妹妹伊丽莎白的感情一度出现问题时，奥弗贝克夫妇始终站在尼采身边，为他的痛苦寻找最好的解脱途径。

求婚，要求对方做他的终身伴侣，可是玛蒂尔德拒绝了尼采冒昧的举动，理由是她已经跟别人订了婚。这次失败的求婚使尼采十分失望，他对女人的戒备心理也日趋严重起来。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尼采开始认为女人是难以理解他的，而他也不想再去为女人花费更多的心思了，正像他自己的诗中所写的："要去找女人吗？请带上你的鞭子。"后来他的好友戈斯多夫和妹妹伊丽莎白准备为他介绍女友，可一想到前几次的失败，尼采都拒绝了。他又开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著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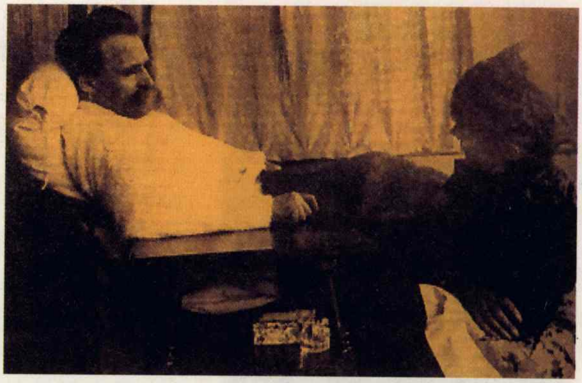
1879年，是哲学家自己称之为"最黯淡的日子"。这一年春天，尼采幼年的头痛病又开始折磨他了。尤其这种头痛还并发着胃病，不管他如何控制自己的饮食，他总是呕吐不断，他的心灵几乎承受不住这种可怕的折磨。这时他的视力也开始下降了，为了使自己的身体能尽快恢复过来，他辞去了在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从此，告别了粉笔生涯。尼采在其自传中曾这样说道："在我36岁时，我的生命力达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但我看不到3步以外的地方。那时候——1879年，我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从此，尼采便开始了独自在欧洲各地的漫游。

这年6月，尼采到达了海拔1800米的圣马利兹山区，在这个清静的地方，他过着形同隐居的生活。尼采喜欢在独自漫长的散步中任自己的思想纵横驰骋，独处的生活让他感到了思索的快乐和孤独的美好。这时候，他的身体也开始有所好转，不想无所事事的他转而又开始了创作。1879年9月，尼采完成了《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三部分《漫游者及其影子》。然后他转交好友彼得·盖斯特为他联系出版。在《漫游者及其影子》刚刚开始发行时，尼采的胃病复发了。在圣诞节那一天，尼采总是呕吐不止，连续十几天剧烈的呕吐以后，他又陷入了昏迷状态。当他醒来时，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他仿佛从死神那里走了一圈。疾病的缠绕，使他的心满是浸透了对生命无常的哀伤，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感到死亡离自己不远了。

1880年，尼采的身体有所好转，他决定到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的地中海沿岸疗养。在气候宜人的里瓦，他遇到了专程来探望他的好友盖斯特，这使尼采十分高兴。他们一起漫步，畅谈理想。一个月以后，两人一起来到了风光美丽的威尼斯。在这里，尼采不仅身体得到极好的康复，而且创作灵感也开始奔涌起来。他决定写一本新书，这本书就是后来的《曙光》。在威尼斯的那段时光里，盖斯特每天两次来给尼采担任口授记录，整理笔记。6月初，尼采完成了《曙光》第一部分后，又开始了他的漫游，他先后到了卡尼奥拉和马里恩包德、达斯特莱沙、热那亚。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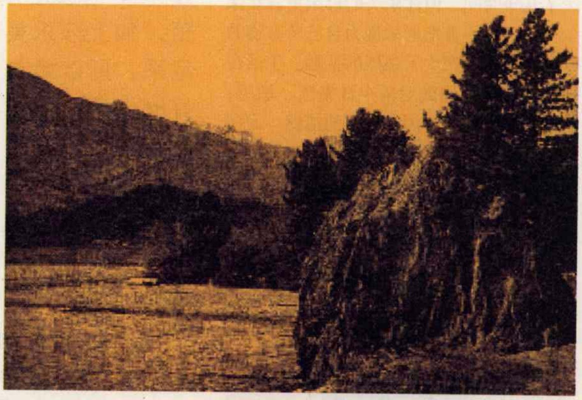
中在热那亚的逗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靠海的地中海城市给他带来了许多灵感，这些灵感他都一一地写在他的《曙光》里面。后在他的自传《瞧！这个人》中回忆说“这本书中的每一句话，差不多都是在接近热那亚的群石中捕捉到的，我独自在那里，与海洋秘密交谈。”在这些辗转的漫游旅途中，尼采很少与人说话，他总是一个人在海边散步，或独自坐在阳光照耀的岩石上，如同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邻居们都偷偷称他为“圣人”，但他却毫不在意。他觉得自己难以被寻常人所理解，也不愿意让那些浅薄的人来理解他。在充满灵性的孤独中，尼采在1881年2月终于完成了《曙光》的全部书稿。在稍作修改以后，如以前一样地把书稿寄给了好友盖斯特。在盖斯特的斡旋下，《曙光》终于在1881年的夏天出版了。

《曙光》这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在开头部分，尼采就对基督教关于罪恶的教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基督教的禁欲教条把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都变成了魔鬼，人类本来美好的情欲变成了邪恶与堕落。由于教会所需要的是人们对它的麻木不仁的精神笃信，这样，人类的怀疑也被宣布为一种罪恶。尼采大胆提出了“对过去作一切价值重估”的全新观念，勇敢地对基督教展开了全面而猛烈的批判。此外，他还批判了柏拉图，认为“柏拉图逃离现实而只想着苍白的精神图画中的事物”，因而他的哲学思想是病态的。在该书《极端崇拜》一节里，尼采对德国文化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他批评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并痛斥俾斯麦：“这班所谓的大人物，已经把德国这具有丰富感觉的民族，导向了误途。”值得一提的是，在《曙光》的第四部分，尼采第一次表达了“强力意志”这个观念。他说：“所谓幸福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力量感。”这就是尼采“强力意志”产生时的最初内涵，后来成为尼采哲学的核心部分，构成了他全部哲学体系中的一块基石。在《曙光》完成以后，尼采



床前的伊丽莎白

在母亲悉心照顾尼采身体健康的同时，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更看到了引起疾病更深层的原因，她认为是尼采对瓦格纳的巨大失望才让尼采如此萎靡不振的。面对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对瓦格纳艺术上的批评，瓦格纳的沉默以对让尼采深感压抑。为了缓解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伊丽莎白找到了瓦格纳的妹妹考西玛，并希望通过她把尼采批评的真实指向解释给瓦格纳听。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图中，伊丽莎白在尼采的病床前聆听他的倾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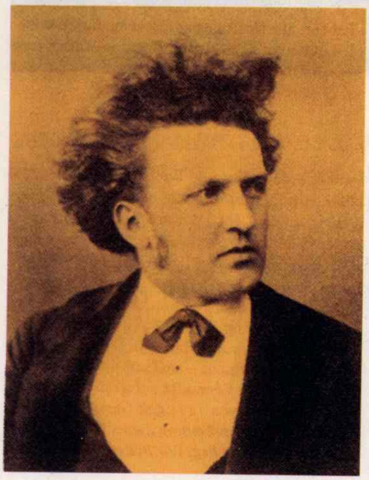


希尔斯的疗养

1897年，尼采的健康状况已达到了不能继续在巴塞尔任教的地步，他不得不向校方提出辞呈。此时的尼采已对生活感到十分厌倦，对他来说，一切都只要听天由命就好。随后，尼采回到了希尔斯，并跟他母亲在一起，受到她无微不至的照料。这也使得尼采的顽疾得到一定缓解。图中正是希尔斯一带美丽的风光。病痛如影子般追随着尼采，而尼采不停地迁徙，与病魔作斗争。

美丽的莎乐美

尼采与莎乐美这场反反复复的恋情持续了几年时间。但莎乐美的母亲更喜欢保尔·李，而一直把尼采视为自己所有物的妹妹对莎乐美产生了强烈的抵触。生活在母亲和妹妹之间的尼采个性羞涩、敏感，常常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热烈的情感。而莎乐美也只愿意和尼采进行精神上交往，不想进一步深入。随后在一系列的不利因素之下，莎乐美终于跟尼采断绝了来往，但她在尼采发疯之后成为尼采的传记作者。



尼采的朋友——彼得·加斯特

还觉得意犹未尽，有些思想还没有充分地表达出来，于是，他计划写续篇《愉快的智慧》。至1882年6月，尼采就完成了前面四个部分，后来他的健康状况起了变化，直到1886年才全部完稿。《愉快的智慧》在风格上与《曙光》相似，语言流畅舒展，节奏明快，且让人觉得亲切而深刻。尼采在谈到创作该书的体验时曾说，整部书是他的经验和激情所赋予的诗，从书中的内在"智慧"中充分显示出了无比的"喜悦"之情。《愉快的智慧》第一次提出了震俗骇世，而且至今仍然回荡着历史回音的著名命题："上帝死了。"这是以后尼采哲学大厦的基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这本书，尼采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自信，他感到自己的著作正在把人类引向一个前人没有经历过的途径之中。也正是这种自信，使尼采后期的作品更有了深刻性和概括力，并以其天才的思想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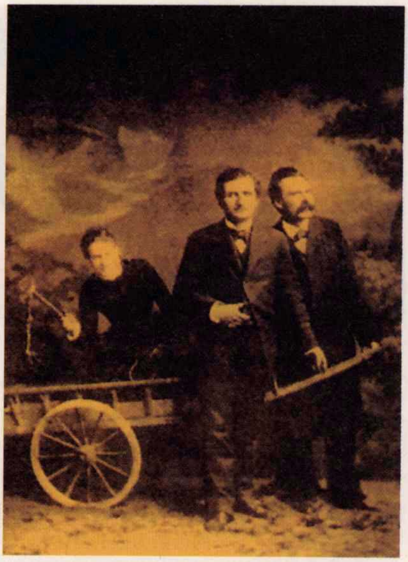
1882年4月，在梅森堡夫人和朋友雷埃的多次邀请下，尼采来到了罗马旅行。在那里，他认识了美丽的俄国姑娘莎乐美。在短暂的交往后，他竟情不自禁地堕入了情网，同时，莎乐美也被尼采的独特个性所吸引。但由于尼采妹妹的干预，加上莎乐美只是尊敬和崇拜尼采，并没有下定决心嫁给尼采，所以她与尼采的关系逐渐疏远，在相处了五个月的美好时光后，这段感情结果是以莎乐美写信谩骂的方式宣告结束的。尼采心目中，理想女人的幻影彻底破灭了。遭受这次恋爱打击后，他倍感凄凉，独自一个人前往意大利的热那亚疗伤，那时他的心灰暗到了极点。这是尼采恋爱过程中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打击。从此他远离异性，再也不愿结婚。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您的儿子不适合结婚，我所需要的只是保持独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开始拼命地写作，在此后，他的著作里面出现了不少从哲学角度表达的反女性的观点。如："女人是件玩具，纯洁而精巧，像块宝石，闪耀着未来美德之光辉。"……"一支无言的箭，射向广漠的苍穹，而半途中，一个女人从上面掉下来"。这个时候，他开始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该书上有这样一句话很好地反映了他对女性的厌倦："掉到谋杀者手上，岂不比堕入女人的梦幻中更好些吗？"

关于查拉图斯特拉的构想，尼采在1881年8月时就已经产生了。从1883年3月份开始，尼采开始起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分，他以上一年8月份的写作提纲为基础，写得非常快，这个时候尼采感到了一种创作的快慰与安乐。他在给朋友欧佛贝克的信中说："我感到仿佛受到了闪电的触发，眼前一片光明。"1883年6月，尼采来到了小国瑞士。瑞士高山的空气非常适合他，这使他的创作力得到了发挥。在这个月内，他以极快的速度写完了《查拉图斯特拉如

是说》的第二部分。随后，尼采又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他流连于巴塞尔、热那亚，冬天，尼采又辗转到了法国南部的尼斯，他在那里愉快地过完了那年的圣诞节。尼斯的冬季温暖宜人，激发了尼采的创作激情。在他的自传中他这样回忆："我发现了第三个查拉图斯特拉……在尼斯四周乡间的许多偏僻地区和山冈，由于那些不可忘怀的时刻，我觉得一切都很奇妙，我的创造力无拘无束地涌出来，我的肌肉活动也变得很强……"这时候，尼采以他澎湃的激情来写作。他在给老朋友欧佛贝克去信中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迸发出了我几十年来所积聚的力量。"

在开始动笔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分的时候，尼采因为他的出版人什玛茨奈的反犹太倾向而与之关系发生了紧张，什玛茨奈不愿再与尼采合作。他出价两万马克向别的出版商转卖尼采著作的印发权，但没有人接受。他的这一行为使尼采极为伤感，尼采感到了自己在世上越来越孤独，能接受他的人越来越少了。他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视做心灵的知音，顽强地与孤独作战。这一时期，他以为孤寂并不是一件绝对的坏事，他写道："静居独处于一个人各方面的发展都是有益的，甚至对一个人的精神扩展也大有益处。"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到1885年2月，尼采终于在法国尼斯完成了该书的第四部分。这时，他请朋友戈斯多夫出资帮助印制40册，但许久都没有收到回音，尼采只好自费印制了40册。出书以后，不管是赠送友人的还是已经售出的30多本书，都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应，没有人赞扬，反而收到不少怨言。他的朋友斯坦恩博士公开地批评这本书，他说他根本不了解查拉图斯特拉的每一句话。后来尼采在《我为什么写出如此优秀的书》中说道："其高扬之处，远非一般的现代人所能达到。有了这种距离之感，我怎能希望这般现代人来读我的书呢？"《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最为满意的一部书，也是他著作中最有力度的一部书。但是尼采所满意的，世人并不满意。一直到尼采发疯前夕，这部书一直未能得到世人的注重，这是孤独的尼采生活中的一大不幸。

正如尼采所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给人类的空前伟大的赠礼和最深邃的著作。在哲学史上，这是一部有独特意义的作品。全书用散文诗写成，尼采借一个理想中的人物——查拉图斯特拉，宣说他的思想，以华美的警句和生动的比喻表现了深沉的哲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全部都是由精短的警句组成。其语言运用之妙，确实达到了巅峰的境界。当人们在阅读这本书时，会被尼采灿烂的



完美的三角

在尼采狂热地爱慕莎乐美时，被同时卷入这条湍流的，还有尼采的密友保尔·李。被爱情折腾得神魂颠倒的尼采甚至还指望保尔·李助他一臂之力。他们陷入了奇怪的三角关系之中，三个人几乎形影不离，时常能看到他们一同散步和交谈。尼采甚至还跟保尔·李与莎乐美照了一张惊世骇俗的合影：莎乐美手持鞭子，而尼采和保尔·李则扮作两匹马，被莎乐美驱赶。

尼采半身雕塑

热爱生命的尼采肯定人世间的价值，他给欧洲古典哲学注入新鲜血液，开辟了古典语言学的新时代，开创了人类思想史的新纪元。自尼采后，哲学由非存在转变为存在，由神奇莫测、玄而又玄转变为引起亿万人心灵的无限共鸣。

受头痛困扰的尼采

尼采常常在72个小时头痛和剧烈头昏所引起的痛苦中思考，在理智上他是极端清醒的。他说：“在我身体上极度衰弱，而且也过度痛苦的同时，我想出了许多东西，可是在我较为健康的时候，反而不够细密、不够冷静来获得这些东西。”在痛苦中，尼采的母亲为他的身体和心灵的痛苦带来巨大抚慰，这也是尼采能坚持到最后的力量来源。

年轻美貌的莎乐美

尼采是个典型的“厌女者”。他讨厌一切女性，永远不会称颂女性，并将女性贬得一钱不值。但当这个年轻美貌的俄国女郎莎乐美出现时，尼采便完全陷入了狂热之中。他没有想到，这样一张女性的面孔，会露出理解的目光；这样一颗女性的心灵，会充满对他的崇敬。尼采曾在致好友的一封信中说：“在思想和情趣方面，我们之间有强烈的相互吸引力以及很大的共同之处，彼此互补。也许像我们之间的这种开诚布公的哲理探讨，过去从来未曾有过。”

辩才和变幻无穷的文体所吸引，使人感到一种激情正在提升，令人无比兴奋。在这部著作里，尼采用大量的篇幅阐发了他的“超人”学说。他说：“人是要被超越的一种东西”，“人之所以可爱，乃因他是一种过渡和一种毁灭”，“我爱他们为求知超人而生活着、工作着、发明创造着”。尼采写下查拉图斯特拉这个人物，就是要鼓舞人们奋勇进取、开拓超越的精神，在那个崭新世界中人们将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再做上帝的奴隶，因为上帝已经死了。

在超越中永生

1885年夏天，尼采总是受到头痛的困扰。为了更好地治疗，他去了风景迷人的威尼斯和瑞士的西尔斯·玛丽亚小镇，这里宜人的气候启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于是，他开始了《善与恶的超越》的写作。秋天，他先后辗转于莱比锡、瑙姆堡和慕尼黑，最后转道去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种流浪生涯，使尼采渐生厌倦之情。当冬天来到的时候，尼采又想到了法国的尼斯，他愿意再到那个给他以创作激情的美丽地方。在这里，他继续写作，到第二年6月，尼采完成了《善与恶的超越》的全部文稿。这次，他是自费出书，在出版商弗利茨的帮助下，《善与恶的超越》终于出版了。然而，书总共只售出一百余本，尼采甚至连工本费也没有能挣回来，跟他前几本著作是同样的命运，大多数的人并不理解。他的好友洛德在杂志上严厉地批评了尼采，认为他不过是模仿别人，而做拼凑工作而已。接受这本书的人只是少数，法国大作家伊保利特·德奴致信给尼采，表示了对这本书的理解。学者惠特曼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尼采是一个发现了一条循径的人……。”这些赞誉使尼采感到了欣慰，他在给朋友玛尔维达的信中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到2000年时人们将会获准来读我的这本书的。”从这些言辞可见，尼采确实狂，但他的狂其实并不过分。

1887年3月17日，尼采开始为他自己认为的主要著作《强力意志》一书撰写提纲，并做了一些笔记上的准备工作，这是后来尼采最有影响的真正哲学，可惜却成为了遗著。冬天，尼采在尼斯找了间朝南向阳的小房子居住，他很喜欢这间屋子并很快地搬了进去。在这段时间，他在尼斯一家书店里偶然接触到了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立即被他新鲜而富有生气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住了。他阅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地下室手记》、《死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等。他庆幸

在希尔斯的尼采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对“沉思的生活”和“意识”的出现作了分析。他认为，历史的深刻变迁给那些半野兽状态的人们带来了压力，这种变迁“将人永远地锁入了社会和太平的图圄”。他们的本能因此贬值了，而不能再依赖过去的那有秩序的、无意识的信仰继续盲目地生活。此图是在希尔斯进行写作和休养的尼采。在一片绿意中，尼采正专注地进行着思考。

自己在有生之年终于发现了这位作家，他甚至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对他有启发的心理学家。春天，天气开始渐渐回暖，尼采离开了尼斯。当他看到路上一对对的伴侣时，想想自己的同龄朋友们愉快的家庭生活，他感到一种莫名的伤感。他给老朋友欧佛贝克去信羡慕地说：“由于你的妻子，你的生活比我的现状要强100倍，你到底是有了一个窝，而我有的仅是一个山洞。”

尼采转回到瑞士的西尔斯玛丽亚镇，开始创作《善与恶的超越》一书的续篇——《道德的谱系》。由于是延续以前的笔记，所以这本书很快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就写完，并交给出版商付印了。丹麦著名的批评家乔治·勃兰兑斯收到尼采赠送的《道德的谱系》后，致信感谢了他，并赞扬道：“……成为您的一个读者，这对我是一种荣誉……一种新的、创造性的精神从您的书中向我吹拂。”收到勃兰兑斯的第一封信后，尼采十分兴奋，并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从此以后，他们互相通信激励，成为一对虽相隔万里，却心意相通的好朋友。在《道德的谱系》出版之后，尼采又开始了写一本巨著的计划，这就是《一切价值的重估》。他想以这本书对以前未表达的思想再作一些补充。尼采给勃兰兑斯的通信中说：“现在，我的工作十分奇特：我曾问过自己，人类最痛恨、最害怕和最讨厌的是什么？可是正是从这些东西里面，我已经炼出了我自己的‘黄金’。”这个时期，尼采认为自己的哲学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了，他自信自己的思想必将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1888年5月，尼采开始反思青年时代的朋友瓦格纳，并撰写了一篇《瓦格纳事件》。在写完这篇论文以后，尼采的身体开始全面恶化，他不仅经常头痛，而且呕吐不止，过度的写作使他的身体完全垮了。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已离死不远，更加奋力地写作，这样，在1888年，他分别写出了《偶像的黄昏》和《反基督》。在1888年10月15日，尼采过完44岁生日后，开始着手写自己的自传了，自传的名字是《瞧！这个人》。这是一部世界上最奇特的自传，他借用了彼拉多指着吊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说的一句

第一个讲授尼采哲学的人

在尼采看来，勃兰兑斯“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是文化传教士”。当1927年勃兰兑斯逝世时，托马斯·曼曾给丹麦的《政治报》发过一封电报，标题为“创造性批评的大师”。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30年前曾为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奉为圣经，在以后的19世纪文化史上也保持着其经典文献地位。人们不会忘记一个叫乔治·勃兰兑斯的人在哥本哈根大学开设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系列讲座。正是在这个系列讲座上，尼采的思想第一次出现在大学课堂。

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尼采

伊丽莎白·尼采一直是尼采在感情和思想上的知音。作为牧师的女儿，她头脑里填满了市俗的礼节。她很聪明，尽管有吸引人的外表却始终未婚。错过了年轻时代纯洁的爱情的她，也很少与人密切来往。在莎乐美出现之前，她一直以兄长的知音自居，作为一个心高气傲、个性很强的女人，伊丽莎白早已习惯了独占兄长的情感世界和思想。但莎乐美的出现，却打破了她的地位，更何况这是一位无论在年龄上还是思想上都优于她的漂亮女人。由此，两个女人之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也为尼采的感情世界带来莫大痛苦。

话，暗喻自己为一个不被理解而又充满了伟大精神的人。这本传记记录了尼采的生活经历和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过程。传记完成于1889年11月。之后，尼采开始整理《尼采对瓦格纳》一书，这本文集选收了尼采自己以前所写的有关瓦格纳的各种文章，尼采认为，通过编写这本文集，他已彻底解决了有关瓦格纳的所有问题。

尼采是凭着强大的生命意志来克制病痛和奔涌的思维的。当这种意志开始崩溃的时候，疾病就如山一般排倒过来，他的身体和整个思想也就跟着坍塌了。1889年1月3日，不幸终于落在了尼采的身上。这一天早晨，尼采正在都灵的街上漫步，当他看见一个马车夫正在残暴地抽打他的牲口时，哲学家脆弱的精神终于开始崩溃了。他受不了这个，开始又哭又喊起来，他扑上前去，抱住马的脖子，结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房东费诺发现他后，把他送回房间。尼采在沙发上昏睡了两天两夜，醒来后，出现精神错乱的症状。哲学家尼采，疯了。发疯后的尼采，经常在街上徘徊，他会突然拥抱和亲吻街上的任何一个行人，并且对着路人大喊："我是神，打扮成这样！"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尼采还时常署名为"狄俄尼索斯"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给朋友们写信，信的内容大都语无伦次，使朋友们不知所云。他的好友欧佛贝克在收到了尼采怪异的信件后，特地从巴塞尔赶到都灵来看望他。当他走进尼采的房间时，这位哲学家一看到他，立刻扑到他的怀里恸哭起来，泪水沾湿了欧佛贝克的衣服。欧佛贝克不禁深深地同情并替这个天才惋惜，他决定把尼采带回巴塞尔治疗。在回去的路上，尼采还哼着小调呢！欧佛贝克把他送往巴塞尔一位有名气的大夫诊所里进行住院观察病情。不久，尼采的母亲从故乡赶来看望他，几天后，母亲把他转到耶拿大学宾斯文格大夫的精神病诊所里进行治疗。在那里，他过去的好友盖斯特专门来到他所在的精神病院，每天与他一同散步，陪伴尼采度过了2个月的时光。

1896年，尼采的母亲弗兰西斯卡夫人辞世了，这对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经过安排，尼采被妹妹伊丽莎白移居到了魏玛。可是到魏玛以后，尼采的身

垂死的尼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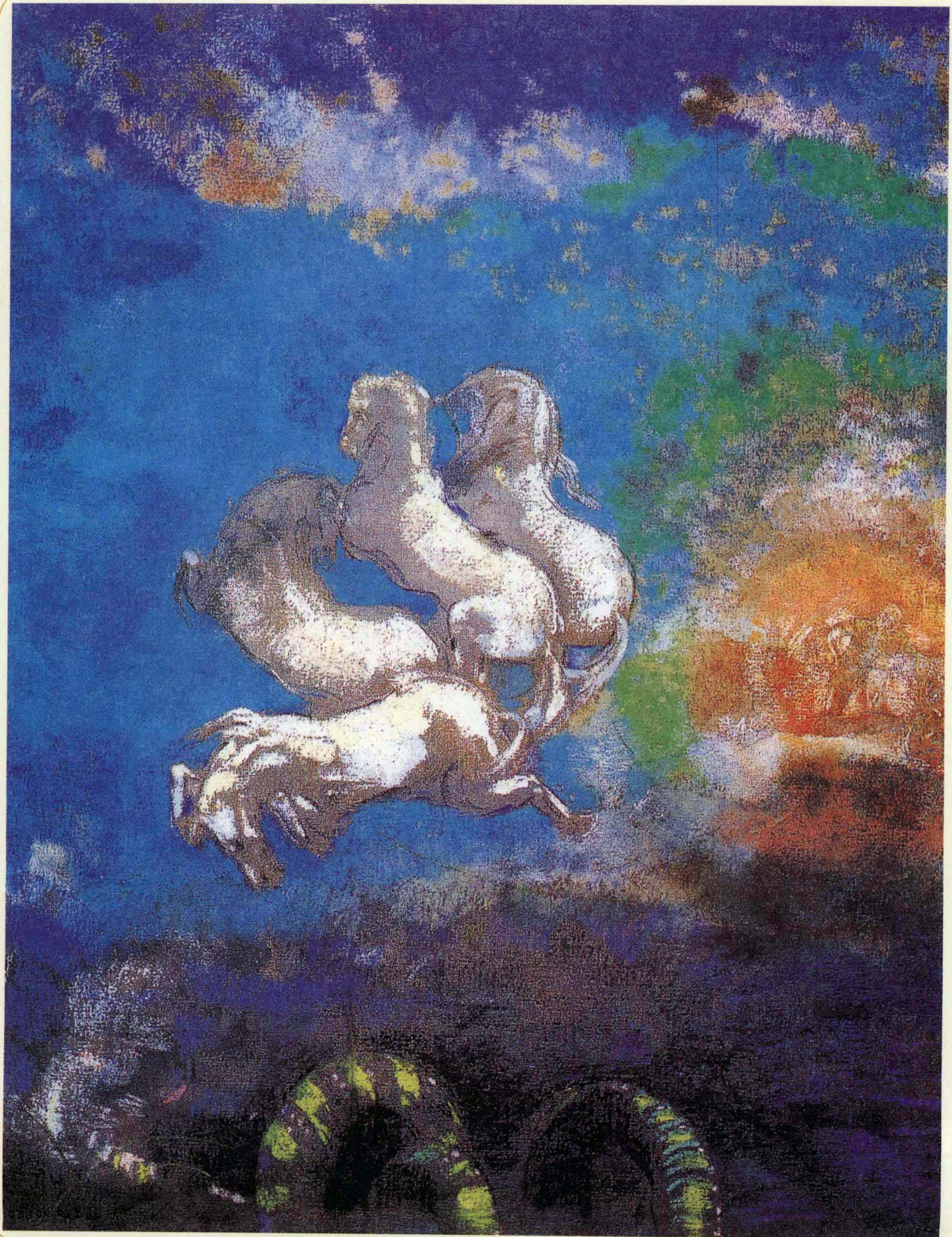
1889年，悲观、孤独、高傲的尼采终于疯了。在他发疯的日子里，他还说过，"我是如此如此的一个人，千万不要把我同任何其他的人混在一起！"直到最后，尼采都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悲观、孤独、高傲的个性所造成的他心灵上的痛苦和对生命意义的怀疑，在哲学的思考中又陷入了绝对循环的无意义里。这就是尼采致疯的因素。

体迅速恶化。这时候，连谈话都感到非常吃力了。1900年8月20日，尼采开始患感冒，发高烧、说胡话，似乎还并发肺炎，医生想了各种办法，最后终于确定无力回天。死神已经快要降临了。在尼采最后的时间里，妹妹伊丽莎白一直守护着他。25日，他睁开了他的眼睛，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然后轻轻合拢，永远地闭上了。

尼采和《强力意志》书封

尼采精神病期间写作的笔记被编辑为《强力意志》一书。图为尼采肖像以及该书封面。

56岁的生命历程结束了，尼采永远地离开了喧嚣的世俗生活，从此他不再为头痛而烦恼。人们把他埋在了故乡勒肯镇父母亲的墓旁，他终于重归故里，在真正的宁静中获得了永生。尼采去世一年以后（即1901年），人们才把尼采为其主要著作所准备的草稿汇编起来出版，这本著作就是尼采的核心哲学——《强力意志》。此后，他的名声如潮水般疯长，天才的预言终于实现了。如果他知道的话，定会愉快地大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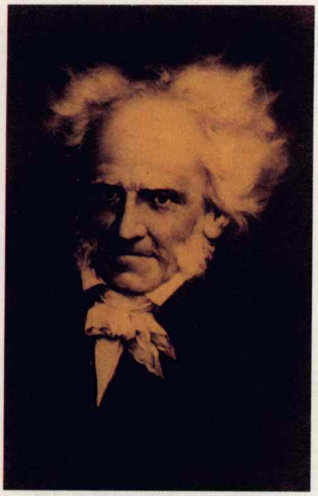
自序

一

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说明我是谁以及我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不久后，我必须向我的同类的人作出比以往更为严峻的要求。实际上，我没有让自己成为“没有事实证明的”，这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事。我事业的伟大性和我同时代人的渺小性之间的悬殊，通过我的话不被人们相信和了解的这个事实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假如说我是完全活着——我依赖我自己的荣誉而活——也许只是一个偏见。为使我自己相信我“不是”活着的，我对那些在夏天访问Ober-Engadine的“学者们”中任何一个人的说话是所有我要做的事……在这种种环境之下说：“听着！请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不要把我和其他的人混在一起，因为我是如此如此的一个人！”这是我天性的自傲和反抗的本分，且是我习惯的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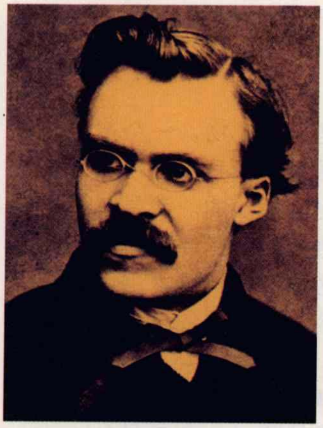
二

我在任何一方面都不是一个怪物，一个道德上的怪物。我引以为自傲的理由是：我的天性和那些被称为有德行的人之间是完全相反的。我是哲学家狄俄尼索斯的弟子，我只愿做一个登徒子，绝不愿做一个圣徒。好好地看看这本书吧！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在这里我以一种愉快而同情的态度将这种对立性成功地表现了出来。“改良人类”是我贸然允诺去完成的最后一件大事。我只希望旧的偶像们能够了解所谓赋予人类双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没有任何塑造新的偶像的意思，我的工作更切近把偶像打翻在地。假如我们捏造出一个观念世界，现实世界的价值、意义和真理就会被我们所剥夺……“真实世界”与“表面世界”——用一般英语来说，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迄今为止，现实世界的祸因就是这个观念的谎言；人类最基本的天性也因此而变得厚颜和虚伪。这些价值虽然是与确保人类繁荣、人类未来以及对这个未来的最大要求



叔本华

被称为"悲观主义哲学家"的叔本华，是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反对者，新"生命"哲学的先驱，对人间苦难甚为敏感。尼采也和叔本华一样，把世界区分为"真实世界和现象世界"。但不同的是，尼采认为事物的生存意志除了求生存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求权力、求强大、求优势、求自身超越。



尼 采

尼采的书写得很简单，自小拥有很强宗教色彩的家庭教育，使他在大学的古典学和语言学研究方面凸显出过人的才华。在他还未毕业前，学校就已破格聘请他为该校的语言学教授，后由于身体健康原因，尼采被迫辞职，并前往瑞士和意大利休养。1888年尼采精神失常，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哲学家的逝世。

的那些价值正相反的，却因过于厚颜和虚伪而被人所尊崇。

三

我著作中的气息是一种高空之气，它能使人精神焕发，一个人必须加以培养以适应这种空气，否则就会有受寒的危险。虽然寒冰在近，孤独可怕，然而阳光下的一切东西是多么沉静，一个人呼吸是多么自由！他感觉到有那么多的东西躺在他的足下。根据我的了解和经历，哲学生活在冰区和山峰——是对于一切陌生而可疑东西的寻求，是对于一向为道德所严禁的任何东西的寻求。我了解，对于人类道德化和观念化的各种原因怎样以一种与一般人看似相宜的不同方式去观察，因为这种在禁地漫游拥有和尝试真理愈加成为我的基本准则。对于观念的信仰来说，错误不是盲目，错误是怯懦……勇气、自制和自净只会使知识不断地被征服和进步。我戴上手套面对观念并不表示我拒斥观念……Nitimur in vetium，因为真理总是一向最为严加禁止，我将借这个标志从事征服。

四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在我的著作中占有特别的地位。这是我给予我同类人的一种最伟大的馈赠。它不仅仅是作为世界上最傲慢的书，更是作为真正属于高山空气的一本书——人类的全部事实距离它无限遥远，但却处在它的足下面——而且也是从真理的最深处诞生出来的最深刻的书。它像一个任何盛器放下去都会满载而归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在这里，我们不会得到"先知"的预言，不会因可怕的疾病和权力意志的混合物而被人们称为宗教的创立者。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被严重损害，他一定会特别注意查拉图斯特拉那平静的话语。

"最平静的言语往往蕴涵着最狂飙的先声，这个世界被静悄悄的思想所领导。"

"从树上落下的无花果，味美而新鲜，然而在它们落下时，它们的红色外皮却破裂了。我面对着这些成熟的无花果，犹如被风吹一样。因此，朋友们，在这秋色满眼、晴空万里的下午，吸取这些为你们而落的果汁和新鲜的果实吧。"

这不是"教训"，也不需要丝毫的信仰——在这里，没有任何狂热的信徒会向你们说话。议论的进行是缓慢而有节奏的，一点一滴，从无限光辉和喜悦的深度流泻而出。查拉图斯特拉的话并不是任何愿意听的人都能够听到的，能在这里做一个听者乃是一种无上的特权——只有那些经过严格挑选的人才会拥有这种东西。他所说的与那些所谓"圣者"、"圣徒"、"赎罪者"或其他颓废者要说的正好相反……我们不能说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个蛊惑者——他的言辞和他本人都与他们不同。

"我现在要独自而去。我的门徒们，我希望你们现在离去，

人间乐园中维纳斯的游行
博斯　油画　约1500年

在宗教"原罪"罪与罚的教义背后，却有着勾起人们原始罪恶欲望的天堂。在这里，不同种族的男女毫无遮挡地欢聚和相爱，最原始的欲望在这里得到无限制的张扬和满足。这样的矛盾，在尼采看来，正表明了基督教的虚伪和不切实际。

独自离去吧！"

"也许查拉图斯特拉已经欺骗了你们，防备并耻笑他吧——我实在地劝告你们，离开我。"

"智者在爱他的敌人方面同恨他的朋友是一样的。"

"一个人可以牵着我的花冠去寻找一位教师。如果这个人好在只是学者的话。"

"你们现在尊崇我。当有一天你们的尊崇消失——你们可要留心——以免雕像压扁你们！"

"你们说，查拉图斯特拉是否被你们信仰？然而，查拉图斯特拉又有什么重要？我是你们的信仰，可一切的信仰又有什么重要呢？"

"一切信仰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所有的信仰都是如此——你们还没有找到你们自己：然而，你们发现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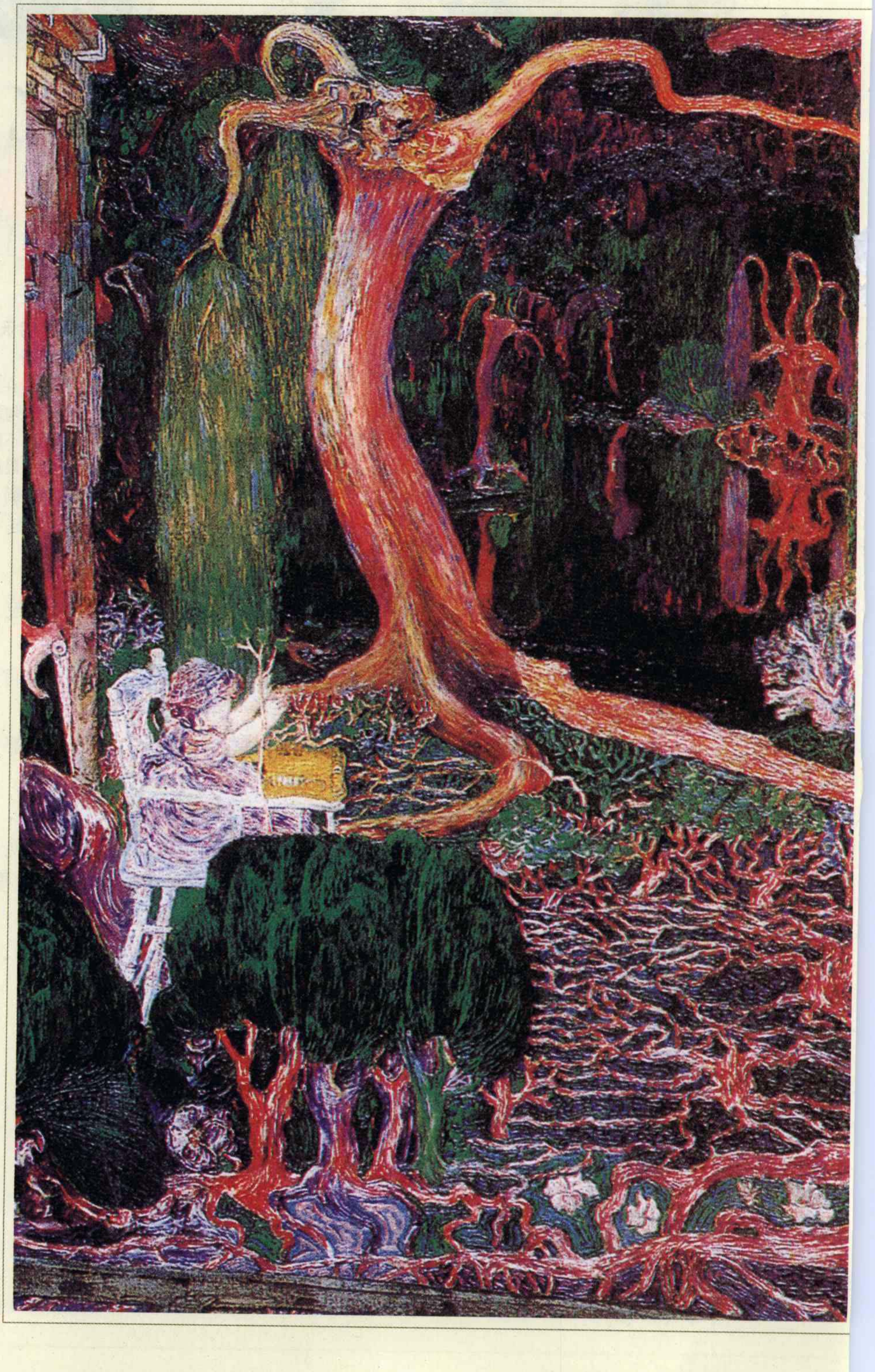
"去找寻你们自己，把我抛开——我现在要命令你们：当你们都排斥我时，我也许会回到你们中来。"

"当葡萄渐呈褐色，当一切事物臻于成熟，在这个完美的日子，一线阳光射入我的生命。我向后回顾，也向前瞻望，这么美好的事物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现在，我的第44个年头并非被白白地埋葬；现在，我有理由去埋葬它——生活在这当中重要的东西被保留下来，是不朽的。"

"我要感谢我的整个一生：《对一切价值的重新估价》的第一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偶像的黄昏》都是这一年所赐，甚至是最末三个月所赐。"

所以，我将自述这个生命的故事。

强力意志



年轻时代　杜洛普
油画　1892年

道德在尼采那里即是一种价值评估体系。在超人眼里，道德是生命过程的附属品，生命的目的甚至超越悲伤和快乐。就如同作品中所描绘的，道德如同植物的根茎缠绕在“成长花园”的每个角落，而生活的目的却隐藏在它的背后。

这是一个终生怀才不遇的哲学家。他信守着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却如苍凉的雄鹰以一种孤傲的态度来俯视芸芸众生。

他生来是一个谜，狂人、疯子，但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超级地信任自己。即使是在最潦倒的时候，他的信心也使他最终超越自己，在哲学的真理中获得了永生。

目录 CONTENTS

编译者语 1

自序 1

孤独的天才——尼采

天才的诞生 1

青年尼采 4

走向自己 9

在超越中永生 14

强力意志

第一章　为道德而道德

道德由此而产生 2

世界是无目的的 11

道德偏见 22

种族和等级的道德 32

道德的估价 44

第二章　道德是最大的贬值

生命的目的 58

个人主义是权力意志的开始阶段 69

欲望和权力意志 79

道德对自身的态度 91

“真实的”人 101

第三章　宇宙学的价值

“生成”的价值 116
权力意志的兴奋剂 127
驳达尔文 138
“真实的”和“表面的” 148
苏格拉底的问题 159

第四章　生命的缩略公式——权力意志

道德价值的起源 172
等级制的颠倒 184
文化与文明的对立 196
智慧就是克服“权力意志” 206
最高的权力意志 217

名家论尼采

罗素论尼采 225
尼采：一个完成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家 / 马丁·海德格尔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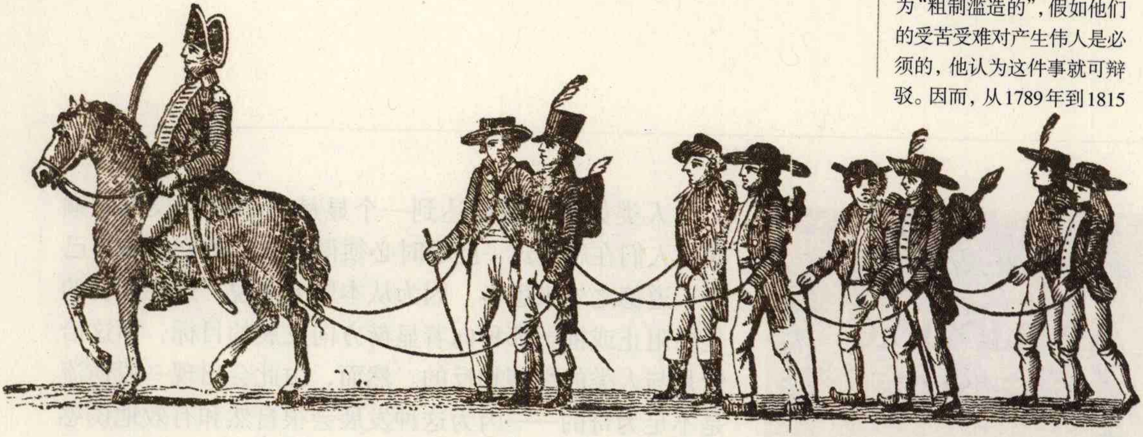
作为诗情哲学家，尼采在众多枯燥的哲学家中显得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他是那一种具有卓越才情的、诗意的、充满着美感的哲学家。

读他的文章，完全可以放松自己、提升自己，而完全不必冥思苦想地大伤脑筋。这就是尼采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独特之处。

拿破伦对于尼采的魅力

尼采总是赞美他认为在身为贵族的少数者才可能有的某种气质。在他看来，多数者应当只是极少数人完成优越性的手段，而不可以一种“奴隶道德”来破坏强者对世界的改造。当尼采提起普通人时，习惯上称他们为“粗制滥造的”，假如他们的受苦受难对产生伟人是必须的，他认为这件事就可辩驳。因而，从1789年到1815年这段时期，尼采的这些理论都在拿破仑身上得到总结：“法国大革命使拿破仑得以出现，这就是它的正当理由。假使我们的全部文明混乱崩溃的结果会是这种报偿，我们便应该希求混乱崩溃。拿破仑使民族主义得以实现，这即是后者的理由。”在拿破伦黩武政策的压迫下，法国逃兵现象日益增多，图为对这一现象的讽刺画。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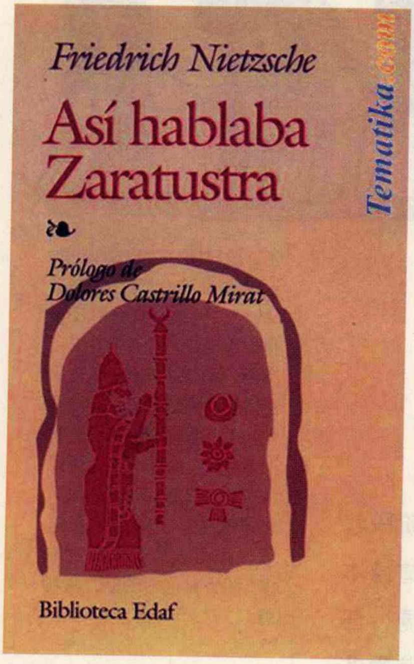
为道德而道德

当道德作为最高的价值出现，他们非自然化的重要阶段就成为——“为道德而道德”。在这个阶段，宗教贯穿于道德本身，比如犹太教。当然，也存在这样的阶段，相对于道德，任何上帝都不够“道德”，道德使得自身脱离宗教，转而偏爱非人格的理想。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此。

道德是敌视生命的一个惯用语，是在蓄意制服各类生命。

道德由此而产生 DAODE YOUCI ER CHANSHENG

仁慈正直的人带给我们的是舒适的感觉，是我们的安全感和平等感。一旦群畜为自身的本性被美化而感到心安理得，并能用“惬意感”这种最优美的言词来形容时，“道德”也就由此产生。



100 年后的再版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影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于 1891 年第一次出版，其现实意义是为世界范围内根本性的哲学、政治变革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它一头连接欧洲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一头又为 20 世纪的后现代主义作了铺垫。图为相隔第一次出版 100 年后的再版书封面。

人类如何才能够达到一个显赫的状况和权力的巅峰？人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必须得明白：他必须将自己置于道德之外来思考。因为从本质上来说，道德的目的是要阻止或摧毁那种向着显赫方向发展的目标，而这恰恰是与人类的欲望相反的。然而，由此会出现一股逆流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种发展会很自然和有效地诱惑与吸引无数的人前赴后继地为之“奋斗”不已。弱者、娇生惯养者、平庸者为谴责那极度充盈的生命，在可能的条件下甚至会摧毁生命，他们在对自身重新作出新的估价后，必然会群起抗拒生命和力的光芒。由此我们认为，道德本身是敌视生命的一个惯用语——是在蓄意制服各类的生命！

内向化之于人类，当和平实现、社会建立，人们膨胀的欲望已无法正常地向外发泄而不得不以幻象来保持内心深处的平静的时候，也由此应运而生了。人们对敌意、残忍、复仇暴力的需求不断“倒退”，贪婪和征服便处于人们认识的意愿当中，衰退力和说谎力不断在艺术家们的身上浮现，欲望就变成了一个人们要与之斗争的怪物。

我们追求所有财富的实质就是：抛开混乱和卑鄙，给灵魂营造一个安乐窝。

也许，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天性在那些赏心悦目的东西的陶冶之下会更高一层。于是，他们要去意大利行猎、旅行，要去看书和观剧等等。他们的目的，即这

样做是想以此陶冶自己的性情。但与此相反的事实是，强者、有实力者们的目的在于陶冶别人。当然，他们也不愿意身边存在异己。

于是，有人走进大自然，沉迷自然，忘掉自身。世上所有弱者和一切对自身不满者的愿望就是这种“置身度外”。

事实上，幸福不是美德带来的，而是强者、有实力者们把他们的幸福状态宣称为美德。

恶行属于所有强者和一切具有美德的人。因为卑劣的、低贱的行为是属于屈从者的。

最强者，他反对别人的所有理想，却在一切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他们。这种人具有创造性，也是极恶之人。在这里，“恶”已等同于强硬、痛楚和强制。

在他们看来，要巩固对个别伟人的专制统治的信仰，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应当一再出现才行。不过，他们却因自己不得不采用的手段而深陷其中，最终失去了那高尚的品性。然而，如果在另一类人中实施，他本来是可以采用其他手段的。那么，一个恺撒也不一定非变质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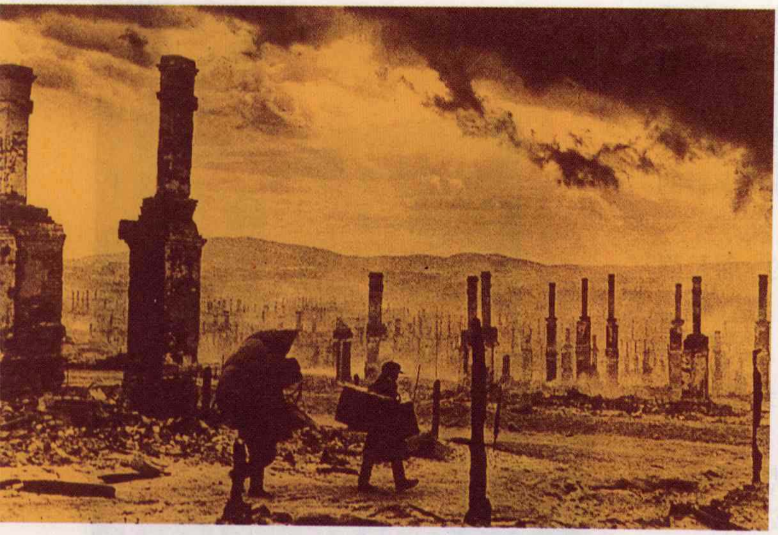
群畜软弱的道德与颓废软弱的道德是多么类似。他们心照不宣，他们结成帮派。群畜身上本来没有任何病态的东西，他们本身是不可估量的，但教士是用什么方法使群畜患病的呢？也许，教士相对国家——国家是不知己的，不够亲昵，虽然国家无法“引导良心”，但更懂得群畜不能决定自身的去从，他们离不开“牧人”，况且他们还能够“引导

下 棋（上） 路德维格·多斯克
油画 奥地利 19世纪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主人公查拉图斯特拉教主提倡平等的自由博弈，以此展现出心灵最真实的一面。

卖花的阿拉伯人 伊莱斯 油画 法国 19世纪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把虚构的袄教教主描绘成一个自由道德者，并以他之口道出自己的哲学观点，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上帝死了”及“永恒轮回”。而现实中，中古时代的阿拉伯人较同时代的欧洲人，在精神观方面确实更为自由。在伊莱斯作品中，家居少妇正在接受门外商贩递来的鲜花，男女之间相对自由的关系，正是开放性精神观的最好写照。



摧残还是重建

20世纪是人类制造死亡的世纪。仅在一战中，就有33个国家的15亿人卷入，伤亡3 000余万，死亡1 000余万人。人类的行为受思想的支配，而当人们面对“强力意志”思想时，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开始崩溃，一场大规模历史性的集体犯罪在意识的支配下揭开帷幕。在强化强者，铲除衰退种族的信念支配下，世界被重建，或者说被摧毁。

良心”。

每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发现它自身存在的乐趣？他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远地蔓延开去，并且征服一切弱小者。而由此不断上升的“人化”表现在，它要真正地同化别人是如此之困难。我们虽然可以用粗暴的冒犯来显示自身强大的力量，然而这却会使他人的意志更加疏远我们，而且更难于使之屈服。

人在自己体内培植了繁多的彼此对立的欲望和冲动，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是不同的。这样，人就成了这个地球的主人。在这个欲望繁多的世界中，“道德”是带有地域局限的等级制的表述，它使人不因欲望的冲突而灭亡。所以，欲望就去不断地削弱它的对立面，将其变为替主要欲望活动提供刺激的一种冲动。

也许，作为最高级的动物的人欲望也最繁多，并且维持的时间也较长，这些欲望也最高级。事实上，在动植物、人兴旺发达的地方，人们会发现本能不过是在有节制地运动着。

现在被证明的一个事实是：群畜试图保存一种基本类型，并且防范各种蜕化变质分子，防范标新立异者。群畜倾向于维持现状，它们没有丝毫的创造精神。

与一切伟大的新人提出的紧张恐惧感完全相反的是，所有仁慈正直的人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是我们个人的安全感和平等感。一旦群畜自身的群畜本性被美化并感到心安理得，而且用“惬意感”这种最优美的言词来形容时，“道德”也由此产生。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悲哀地发现，群畜对一切真正的人的憎恨。

对于视觉、触觉和听觉，哪怕是对于更敏锐的器官来说，远景式的世界是虚假的。但是，假如我们改进我们的器官，让它们变得更为敏锐、更为高级，那么这个世界的认知性、概括性、可行性和美感就开始消失了。也许，目

死重于生 油画 16世纪

尼采一生都没走出叔本华“死亡不可避免，人生本质是悲剧”的死亡哲学的恐怖笼罩，但他同时又看到了超越死亡的希望通道，“既然都得死，那只能活得辉煌灿烂，做个超人”。图中斯多亚学派的人正坦然面对着自杀，这与尼采的死亡观不谋而合。

罪 人 油画

在尼采看来，犹太教和基督教所宣扬的思想，是一种变态的抑制激情和自我虐待式的欺骗。它贬低一切注重自我的伟大和睿智者，而将低俗而平庸视为最应该保护和最有吸引力的东西。它消灭了强者，却培植了一大批卑贱偷生者。图中是基督教教义中“罪人”下地狱的预言场景，在原罪的巨大道德罪孽感的压迫下，人们的现实生活苦不堪言。

的的编排本身就是一种假象。无须再多说了，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得愈肤浅、愈粗糙，这个世界也就表现得愈有价值、愈确切、愈美好、愈有意义。体察得愈深入，我们的估价也就近乎毫无意义。我们创造了这个有价值的世界，但是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崇敬真理乃是虚幻假象的结果。

也许，那种远远超过了对真理的创造、简化、成功和虚构之力更值得人们去崇敬。“所有一切都是虚假的！你怎样做都可以！”

美的和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在目光呆滞、希望变得简单时才会出现，兴许本来就是如此。

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这是一切弊端的根源。遗憾的是，这种奴隶道德竟然取得了胜利。统治的天性却被斥之为：伪善、昧良心。创造的天性也因此惶惶然不可终日，被永恒的价值紧箍着。

在野蛮人那里，他们表现出毫无节制能力，因为他们害怕并咒骂天性的这种激情和欲望。但是，是否一切节制都是软弱的表现，或者都是老化和疲沓的开端？艰苦、自我克制和禁欲主义、同恶魔的斗争兴许更能代表节制本身。人们想寻求一种反幸福论的道德，却忽略了对节制的美学天性的天然快感的享受等。

骑士在烈马上驰骋的那种快乐——人们不相信这能够由节制带来，他们更多的是把软弱天性的适中和强者的节制混为一谈。

总而言之，最美好的东西被亵渎了，最优秀的人湮没无闻了。

历史上一切大动乱的起因都是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堕落。基督教能够盛行于此，就是因为罗马的帝王们、罗马社会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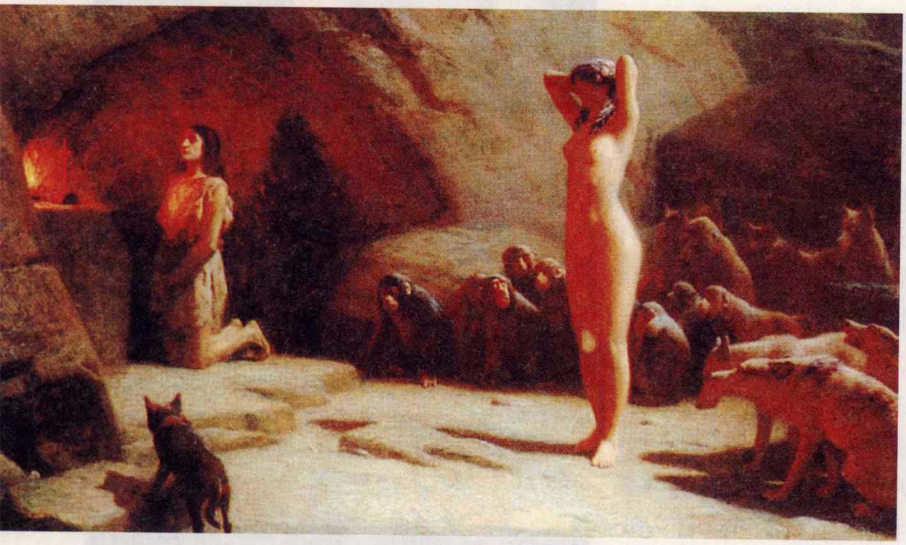
当劣等人对较高级的人的存在产生怀疑时，危险就大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美德无处不

晚餐前的祷告 油画

在尼采看来，支撑这种虚伪性的是大家公认的道德，集体的虚伪让真实的事件、真诚也变得滑稽、有罪过起来。图中的基督教信徒在晚餐前仪式性地做着祷告，而某些例行公事般的祷告让这一行为变得可笑。

[1]尼禄：公元37—68年，罗马皇帝，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末代皇帝，残暴好色，妄自尊大，因实行高压政策，遭到各阶层的反对。

[2]卡拉：公元186—217年，从211年起为罗马皇帝。在位期间，压制元老院，处死显贵，屠杀抗拒应征的亚历山大居民，引起强烈不满，后被谋杀。



圣安东尼的诱惑　约翰·查尔斯·多曼　英国　19世纪

在基督教的传说中，修院派创始人圣安东尼曾在沙漠的洞穴中进行苦修，各种企图诱骗他放弃修行的精灵和魂灵都来到洞口，幻化为各种幻象对其进行诱惑，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与尼采的道德观相对应，人类的欲望就好比洞口的幻象，这些丰富而极度的诱惑始终在干扰着人们对于“道德”的选择与执行，两者是永恒存在的对立面，在人性的“洞口”相互僵持着。

在，但是现实中那些劣等的、低三下四的和精神空虚的人们荒唐的程度，却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较高级的人最终会抛弃他们身上的一切较高级的品质，转而采用奴隶主张的美德标准衡量自己，并引以为豪等等。

在尼禄[1]和卡拉[2]所处的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荒唐事：“庸众的价值远高于至尊的皇帝！”于是，出现了同最强者的形象相去十万八千里的上帝形象——钉上十字架的上帝。

伟人能够意识到他统治一国之民的权力，意识到他与一国之民或一个时代的暂时的一致。这种觉醒本来是作为自由和意志的扩充，但却常常被误认为是“利他主义”，于是他不得不采取一种联系的方式来平衡。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世上所有的伟人都是具有独创性的，他们按自己的想象和意志将世界组成一个巨大的社团，并将那些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东西定型——当然这也促使他们不得不去正视混乱。

古罗马皇帝尼禄雕塑

专制暴君、荒淫无度、杀害亲生母亲的罗马皇帝尼禄，在作家和历史学家的笔下被描绘成一个冷血刽子手、冷酷无情而又厚颜无耻的利己主义者的典型。欧洲各民族一想到尼禄的名字就会想到他变态的残酷和专制，他甚至已经成了一个表示残暴意义的普通名词。

奴隶式的、委身的和谦让的爱，是对爱的一种误解：既是理想化的爱，又是受骗上当的

爱；既蔑视又钟爱其所爱；既改造了又提高了其所爱——才是神圣的爱。

这关键在于不因人们酿成的空前灾难而毁灭，而且还要去获取那种无比巨大的能力去创造未来的人——以驯化和牺牲千百万败类的方式。

教会的肆虐罄竹难书——

1. 禁欲主义：公开宣称意志教育的自然功利性和意志教育的禁欲主义必要性，人们目前缺乏这种勇气。“合格的国家公仆”，是我们的教育目的——有了教育和大脑训练就万事大吉，意志力的教育是没有必要的。人们在结业之前要通过项目众多的考试，但却取消了一个最重要的项目：一个人是否可以有意愿，是否可以许诺。这就造成到结业时，年轻人连自己天性的最高价值是什么都不知道！

2. 斋戒：任何意义上的，亦作为保持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微妙的享受能力，比如，暂时不读书、不听音乐、不和颜悦色等。

3. 寺院：暂时独居。比如严禁通信，一种微妙的反省和重新发现自我。它不是想避开“诱惑”而是想脱出日常事务的环境；超脱刺激和外界权势的暴政——暴政不允许在自发主动性到来之前积蓄力量，它只在反抗中耗费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学者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积极思考过，他们在能思维之前是离不开读书的。

4. 宗教节日：宗教节日是真正的异教。人们用粗俗陋鄙来缓解因基督教和基督教价值的存在而让所有节日气氛都见鬼去的压力。节日里，我们领悟到基督教所不能堂堂正正表示赞成的一切：自豪、恣情与放纵，嘲弄各式各样的严肃和鄙俗，因着充沛的精力与体力而产生的神性的自我肯定等。

5. 用道德来装扮正视自己

在海边

阿尔伯特·阿巴特　法国　19 世纪末

尼采终生崇尚希腊化的贵族主义风尚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提倡闲适是一种高尚的精神。画面中的贵族妇女在海边惬意地欣赏着风景，其生活的闲适和个人高雅独立的生活方式，正是尼采所倡导的生存方式的典型。

手持球面镜

埃舍尔　石版画　1935 年

热衷于探索“共存的世界”的埃舍尔，曾利用球面镜来观察和表现我们身边的世界。由于人类的知性不是先天从自然界得来的，因此通过知性所认识到的一切事物，也许根本不是本来的样子或已有所不同。这一点与尼采的观点类似，在尼采看来，我们所谓的真理或许反而离世界的本质更加远了，唯有用肤浅和审美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才能在一切虚假中找到价值的存在。

[3]卢梭：1712—1778年，法国17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著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

[4]斯托夫人：1812—1896年，美国女作家，主张解放黑奴，著有《汤姆叔叔的小屋》。

[5]影像：第一影像。

意志的极端体现

1888年底，尼采写下了这样的话："总有一天，我的名字要同那些对最可怕事物的回忆联系在一起。"与预料的一样，历史真的把他的名字与"最可怕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其思想被德国纳粹党全盘吸收并用于战争，即使在纳粹帝国的大厦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希特勒仍不忘给他的"朋友"墨索里尼送去一份生日礼物——全套24卷的《尼采全集》。图为1938年10月12日苏台德妇女向到达该地区的德军致意的场景，亲纳粹情绪空前高涨。

天性的勇气：一个人依靠道德的程度是，不借道德公式也能够唤起对自身的激情的。

6. 死亡：一个人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有死的意愿。愚蠢地把生理学事实变为道德的必然。

强化强者，麻痹和摧毁厌世思想——我们需要一种坚强有力的学说。

铲除衰退的种族。取消被奴隶污染了的价值，以统治全球作为创造更高级人类的手段；取缔普选权。取消最低级天性而借以为高级天性立法的体系；消灭平庸及其影响。种族要混合，因为只有通过对立物的匹配，才能使天性充盈；树立新的勇气。这不是一种先验的真理，而是自由地从属于一种行时的统治思想。

世界，因为贵族们的自我榨取和自我削弱而问题日趋严重了。他们由于自己的高雅本能，对自己亲手改良了的超文明对民众、弱者、穷人以及小人物的诗意等感到了愈来愈浓厚的兴趣，从而抛弃了自己的特权。

权力赢得了骑士精神的地位。然而，这种精神却日趋瓦解——也许更多地是被广泛化、市民化了。但是在拉罗斯哥那里，我却见到了一种与黑暗的基督教对高尚气质的真实冲动评价不同的认识。

基督教因法国大革命而得以继续。卢梭[3]是个彻底的骗子，妇女们又被他解放了！从此，对受苦的女人描写愈来愈有意思。接下来则是奴隶和斯托夫人[4]，穷人和工人们紧跟其后。然后是染恶习者和病夫——所有这些人都被推上了前台。近五百年来，总是把天才们描绘成忍辱负重的人，只是为了让人们支持天才。最后却是波德莱尔和叔本华们的咒骂，对一切快感的咒骂。他们坚决地认为：最大的恶德是权力欲，道德在价值上等同于廉洁奉公，"人人幸福"

是基督的天国，更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穷人的精神天国已经拉开帷幕——我们正走在通向这个目标的光明大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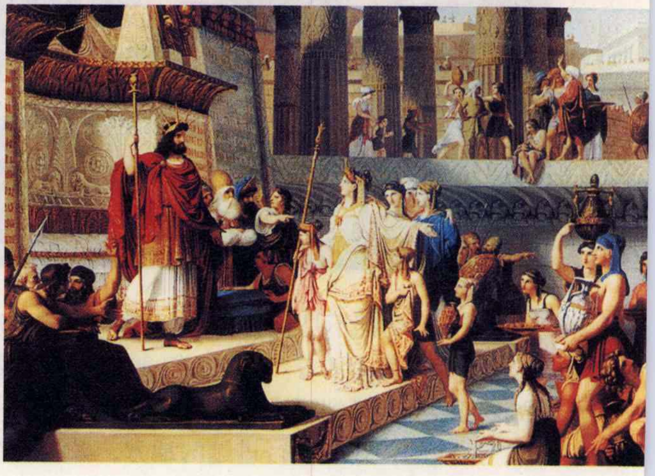
希腊文化是坚定不移地信仰自身，而路易时代的法国文明则因习尚自我克制使游手好闲阶层自身陷于困境。自身的意志是由形式上的权力造就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目的。

力量和能量隐藏于礼仪后面。希腊人较法国人就像孩子享受貌似轻松的生活。

记忆中影像[5]的形成，在这里必须要说明，形容影像的词汇是接下来的事情。概念是最后形成的，词汇是概念产生的前提，它将诸多画面全部集中起来，成为非直观的、听之有声的总体。“词汇”带来的少许情感画面的景色类似，便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些简单的情感就是产生概念的基础。应该把这些微弱的情感也视为基本依据。我们常常在判定这些情感时，把两种近似的情感混淆。那么判定的标准是什么？信仰，在每个情感中是主要的，因为，“肯定”乃是第一个明智的行为。我们首先应该“把事情当真”——然而，“真”字的下面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呢？

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比我们更善于思索和比我们更不善于思索的时代。在佛祖出世的时代，在经历了数百年教派争吵之后，民众又深深地跌入哲学论争的深渊，宛如被宗教教条的繁文缛节包围的欧洲各国。这不可避免地让人们受到“文献和报纸”的蛊惑，我们的“时代精神”被不断地夸大。种类繁多的、各式各样的更为新颖的观点被无数招魂术士和以种种英国杜撰为特征的，以及与不堪入目的体操训练为伍的基督教所提供。

一个明显的反证就是：欧洲的悲观主义仍处于一种幼稚状态。它仍旧是过分“现



胜利的欢呼（上）　卡尔·查庇隆　法国　19 世纪

图中，拿破仑骑在战马上接受自己近卫军的欢呼。在 1814 年的尼克斯战场上，拿破仑运用其过人的胆识和意志带领军队击败了处于绝对优势的敌军，创造了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战争神话。因此，拿破仑的这一“超人”形象也备受尼采的推崇。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下）
乔凡尼·德敏　意大利　19 世纪

尼采反对基督教向世人灌输厌世和赎罪思想。他认为，强人应该成为世界的主宰，而不应该埋没于充斥着软弱和对一切妥协的宗教教义中。在圣经故事中，所罗门王是一声名显赫的领导者，他受到众人，包括示巴女王的尊崇和仰慕。图中，女王跋山涉水前来为所罗门王进献珍宝。

自然界的主宰

拿破仑是一个把自己的潜能和权力意志发挥到极致的典型代表。尼采与叔本华一样，都以拿破仑作为强力意志者的榜样，倡导每一个人，尤其是男人，要努力挖掘出自己的潜能，成为命运的主宰。图为1779年拿破仑在布里纳皇家军事学院学习的场景，存在于拿破仑体内的强力意志，通过烛光的照射清晰地投射在墙上。

成的”，过分学究式的、诗意的悲观主义，而不是“演化来的”东西，远没有达到它曾在印度达到的那种呆滞的目光中透出的虚无，那种如饥似渴的态度。总而言之，欧洲的悲观主义大部分是臆造的、杜撰的和所谓“创造出来的”东西，而非“原因”。

我的朋友们，当我们像忍受重病的折磨一样度过了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不禁追问：我们年轻的时候，日子为什么如此之艰难？因为我们出生于一个内部衰退的、分崩离析的时代，这是时代使然。“分崩离析”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一切都不是扎实的，一切都不是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的，大家因为后天令人怀疑而仅仅是为明天而活着。现在我们愈发感到承载着我们的这块冰面已经变得越来越稀薄了，以致我们已经预感到暖风消融冰雪的不祥气息——在我们行进的轨道上，所有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危险的，在我们行进过的地方，人迹已在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SHIJIE SHI WU MUDI DE 世界是无目的的

假如世界真的有目的，假如对世界来说真能达到永恒、达到“存在”，那么，一切思维，一切“精神”也将最终终结。

[6]非同寻常的：逻辑的、道德的。

未来的立法者。曾经我尝试着把“哲学家”一词与某个特殊的概念相联系，最后我却发现了许多矛盾的特性。我认识到原来有两类不同的哲学家：一类是对于一种非同寻常的[6]估价体系的确立者；另一类是对这些估价的立法者。

第一类哲学家的使命是：让过去的事物为人们的未来服务。为此，他们用文字符号把各种事情加以概括和缩略，他们要使我们能够观察、回顾、领悟和利用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事情。

第二类哲学家却是发号施令者。他们认为“事情就该这样”，他们规定“方向”和“目的”，他们占有科学之人的试作，所有的知识成了他们创造的手段，但这也使他们处境艰难，充满危险。他们为避免去看同彻底毁灭隔开的那一丝空间而常常故意闭上眼睛。有个名叫柏拉图的人途中偶然捡到一个永恒之宝，本是柏拉图的“自在之善”，并非柏拉图之善，但是宗教创立者的头脑却被这个盲目意志以更加拙劣的形式所统治。他们的心目中“你应”是不能用“我要”来取代的——因为是上帝的命令，他们才敢于完成自己

古希腊悲剧

“悲剧艺术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叔本华的这个见解被尼采大力发扬。尼采认为，人与命运的抗争，也就是对所谓“悲剧人格”的理解。悲剧艺术从古希腊的“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们看”开始，传承至今。

柏拉图

柏拉图（前427一前374年），系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老师。生于雅典，曾在自然观、认识论方面提出了“宇宙生存论”和“回忆说”。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创办学园，收徒讲学，逐步建立起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的使命。价值只有作为“灵感”才不至于压垮他们自己良心的负荷。

当柏拉图和穆罕默德这两剂宽心丸失去效用，思想家们不能按照“上帝”或“永恒价值”来宽慰他们良心的时候，价值立法者们不得不规定一个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恐怖法规。现在，那些上帝的选民们在千方百计地逃避责任，比如，他们自欺欺人地说，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或者说无法完成，或者说这副重担挑不动，或者说更合适的任务已经选择了他们，或者说这是一种新的遥遥无期的责任。这简直就是拐骗和诱惑！逃避责任乃是一种病态，一种精神错乱，然而，许多人确确实实逃避了责任。这些逃兵的姓名与他们丑恶良心的劣迹永远地刻在了历史的石碑上。不过，这些人都遇到了熟稔之秋：他们不得不干他们本来“不想干的事”，他们先前望而生畏的东西此刻就如那不期而遇的馈赠，变得像苹果落地一般轻易。

社会主义者对“善良人”抱有幼稚的乐观主义态度。他们天真地认为，当现存的社会“制度”被推翻，开辟了“自然欲望”的道路之后，“善良人”就会跨入人的行列——多么的滑稽可笑啊。

当然，反对党对于隐藏在法律后面的暴力行动，以及一切权威所固有的严酷无情和利己主义，进行一概否定也同样是滑稽可笑的。“将蜕化变质的人驱逐出去或将他们消灭掉，让我和我的同类们取得统治和维持统治的权力。”——所有前朝立法的基本思想都是如此。

人们比痛恨君主更为痛恨高等种族。然而人们却常常戴上痛恨君主的面具来痛恨贵族。

有人认为，无论何种估价，其所涉及的维护个人、团体、种族、国家、教会、信仰和文化都是确定的。一切彼此

墓碑碎片　罗马　公元1世纪

尼采以批判基督教的根基为起点，论述了基督教道德形成的经过，即从“怨愤”的阶段过渡到“良心谴责”的阶段，而整个分析过程又是以心理学的方式进行的。图中这块罗马墓碑碎片上刻有基督教最早的象征符号。十字形的锚状物代表着希望，两条鱼则象征耶稣对信徒的承诺。

抵触的价值其实就是彼此矛盾的冲动，并可能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这都是因为人们病态的表现，它使一切现有的本能都无法充分满足一定任务的需要。

但是，他却寻求到了肯定和否定的理由，并为理解善与恶的彼岸的估价寻找到一种方法去追求正义，而这种充满矛盾的创造物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认识方法。

那绝顶聪明的人发出的洪亮的谐和音响，高度的偶然性，在我们中间回荡。他具有感知一切人种智慧的触角器官，他也是矛盾百出的人，进行的是一种行星式的运动。

当数不清的败类、不幸的事例和节奏缓慢的步履在哲学的历史上一再出现并经数千年之久，所有获取的东西都被岁月所扼杀，一切的联系一再中断，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最高等人和睿智者的历史，他们让我们很难成功地塑造，人的最伟大和最崇高的形象。一切半成功者和败类常常误解这些伟大人物，并且用那些人的“成就”来打倒他们，伟大人物的记忆也由此常常受到伤害。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思考过智者的生存条件，并对此持乐观态度。我坚信：智者深知人类实现最高等的种类的人的命运会再次在欧洲出现，也许为时不会很长，而半成功者和败类的“成就”亦将失效。

人们常常认为，价值就埋藏在事物中，只要把握它们就行了。其实，人们就这样把哲学家混同于科学之人了。统治权现在落到科学之人手中就是因为这种混淆——他们竟然把达尔文主义都看成了哲学。他们是崇拜的类型，在还没有掌握价值标准的情况下去寻求或自认为在寻求价值，最后拜倒在“事实”的脚下。然而事实上，他们是要取消现存的估价。

我们必须对这种误解做出解释。他们误解自身，是因为发号施令者世间少有。首先，人们认为摆脱一切权威是大势所趋。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挫败了评论家属于觉醒男性的历史。黑格尔把浪漫主义能够消除怀疑论的危险，并能够证明信仰这两种倾向推向极致。因为，是黑格尔最终对德国批判主义和浪漫主义做了一个总结——辩证的宿命论。但这是出于对尊重精神的需要，事实上这是因为哲学家屈服于现实，批评家要干的事丝毫不存在了。

哲学家确定价值的使命重新开始萌生，是在叔本华出现之后。但这却始终受到幸福论的支配，这是悲观主义的理想。

科学性是伪善的。我反对一切虚假的伪善的科学性。在科学尚不流行的地方，人们一定不要冒充科学精神。然而，真正的研究者常常也要装出一副对尚不时

伏尔泰　让·安托万·乌东　法国　18世纪

在尼采的哲学里，狄德罗和伏尔泰都处于被否定的地位，他们被当做理性的代表加以反驳。在尼采看来，一些人依然以旧有的基督徒的或柏拉图的信仰作为神圣的真理，而这些理性主义者将会与宗教主义者一样成为信仰的奴隶。

[7]圣·伯维：1804—1869年，法国文艺批评家、作家。

黑格尔

黑格尔（1770—1831年），德国伟大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创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并极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辩证法。他认为思维和存在统一于绝对精神，这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与基础。

兴的方法推崇的虚假面孔。康德内向的心理嗜好被他的“道德”所歪曲，是因为我们用演绎法和辩证法的错误编排歪曲了人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待事物的思想。赫伯特·斯宾塞的伦理学却恰恰与之相反。他认为，我们不应该隐瞒和歪曲我们的思想是怎样从头脑中产生的这样的事实。巴斯噶思想那样的格言和突兀性的东西在最深奥的和取之不尽的书籍中永远存在。驱动力和估价早就处于表面之下了，它们的影响是最先出现的。科学性是伪善的：

1. 不符合思想起源的论证方法；
2. 对特定的科学时代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方法的要求；
3. 对冷酷的、无个性的客观性的要求。

在这里，我们自己和我们内在的经历就像进行一切估价那样用两个词来叙述。许多可笑的虚荣心存在于世间。比如圣·伯维[7]，他一生的遗憾是，他温情地“赞成”、激情地“反对”——假如他能够让这些事实从他的生活中消失掉该多好。

康德

尼采认为，凡不是我们生命条件的东西，都有害于生命，而如康德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是出于一种尊重“德性”概念的情感，那么这种德性就是有害的。他认为康德的观点将人们引向了没有内在的强烈需要、没有真正的个人选择和没有丝毫快感的生活状态中，而这样的一条道路则通向颓废，甚至笔直地通向白痴状态。

我认为，伟人，这张满弦的弓是因着对立的存在、对立的情感才产生的，因此，人们有权利把一切伟人都看成是恶人。我们常常会因他们举止高雅，仪表堂堂，崇尚美德，严于律己——出于残酷，玩弄一手高超的捉迷藏手段——而上当。从长远来看，是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有误。我们常常用伟大的使命向精良的质量挑战，但根本的东西是：最伟大的人物在具备最伟大的美德的同时，美德的反面也一并粘附其中。

让人变得没有主见、没有意志，不得不成帮结伙，那么思想启蒙运动就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即在人们中间促进群畜的发展。这也就是过去一切伟大的统治艺术家在以往统治本能的极盛时期利用思想启蒙的原因。或者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那样允许人有最起码的行动自由。在这一点上，民众自我蒙蔽。但正是这样，人们会变得更卑贱，变得更顺从统治，一切都在“进步”的幌子下。

[8]莱奥帕蒂：1798—1837年，意大利厌世派诗人。
[9]保罗：耶稣使徒之一，原名扫罗。公元31年皈依耶稣，公元55年被罗马人逮捕，公元67年在罗马斩首。
[10]吠檀多：吠檀多派哲学是印度以《吠陀经》为依据的婆罗门教派。

启蒙运动过后仍然是郁郁不振的，这受到悲观主义的影响。1770年前后，正气不断下降的状况就为人们觉察到。妇女们认为，这一切是非道德性造成的，凭着她们群起为美德张目的本能。伽里阿尼并引用了伏尔泰的诗句：

“一个快活的精怪，远胜于一种无聊的情感。”

假如伏尔泰，甚至伽里阿尼他们出生于启蒙运动之前的若干世纪，也许我们还要经过一段遥远的路程才能进入抑郁时期。我必须臆想出一个对立物，为了经得起德国和基督教的偏执以及叔本华、莱奥帕蒂[8]这种极端的悲观主义在《悲剧的诞生》中对此不时有所表露，为了独自生活于“没有上帝和道德”的世界。我心里最明白，孤独的人因为深受折磨，所以他会发笑——最不幸最伤感的动物同时也是最欢快的动物——这一切是合情合理的。

评价的选择

在众多关于历史重要人物的评述中，鉴于对这些伟人的景仰和距离感，往往会更注重于他们的仪表堂堂或巨大成就，而忽略其伟大象征的另一面，即人性的缺陷。以拿破仑为例，很少有人愿意去正视他冷酷和狂暴的阴暗面，而在尼采看来，这样的对立存在才是一个真实伟人应该具备的。

“灵魂”本是一种吸引人的神秘思想。现在，哲学家们又把它置于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让它变得愈发诱人、愈发神秘莫测。但是，肉体却是比陈旧的“灵魂”、“思想”，更为令人惊异：人的肉体让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无边无际、无声无息的水流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这要以肉体为准绳。相信我们的自我，胜似相信精神。人们也许从来都不会认为自己的胃是异己的、有点神性的。但是，人类的历史却充分地证明，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天启的”，认为自己的估价“受之于上帝”，认为自己的本能是朦胧行为。然而，时下的艺术家们却不敢说：“这是我的灵感、我的手创造的。”当他们被问及他们杰作的成因和实现最佳构思的方法，问及他们的创作来源时，他们往往不知所措，诚惶诚恐、迟疑不决。相反，那些哲学家和教士们，他们出于自己的逻辑和虔诚心最有理由认为自己的肉体是错觉，却也不得不承认——肉体没有消失。人们所有意想不到的证据都可以在圣徒保罗[9]和吠檀多[10]哲学那里找到。信仰什么也不是，再强大的信仰也仅仅是一种愚蠢无比的信仰。因为精神而让我们产生对肉体的信仰，时间、空间和运动也由此产生，但事实上，

对肉体的信仰只不过是推论的结果，信仰不过是推论的原因，时间、空间和运动统统是谬误。所以，对肉体的信仰始终胜于对精神的信仰，对肉体信仰的背叛亦是对精神权威信仰的背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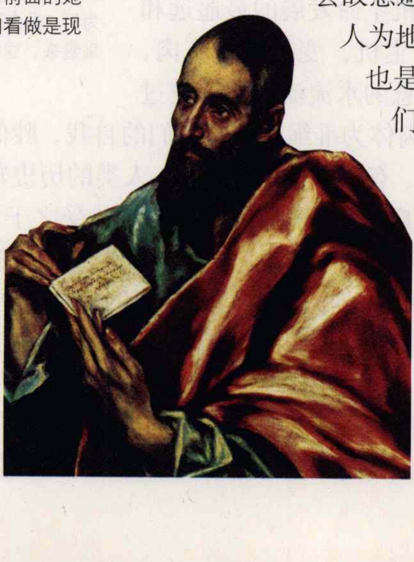
也许机械论对解释世界的尝试是最为问心无愧的了。一切进步和成就唯有依靠机械论的程序取得才能被科学承认。人们尽可能不去考虑“理性”和“目的”——他们由衷崇拜的原则愚蠢透顶。假如时间允许，每件东西都可以转化为其他的东西；假如把包含在植物或蛋黄“命运之中的表面上的蓄意性”用挤压和碰撞来概括，幸灾乐祸的讪笑马上会不期而至。而智者则会对此产生不祥的预感和忧虑。理论上存在的漏洞——情况尽管十分紧急但却无人过问的那种漏洞，最终会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人们失去了对解释能力本身的信仰，并且因为力本学本身否认“虚空”以结成小团块的原子为论据，以此来支配物理学家的头脑，使得人们无法“解释”挤压和碰撞，无法摆脱保持距离的行动；但它不能解释，只能描述。力本学也由此获得了其内在的质——

后宫——镜子里的摩尔女人

弗尔德里克·雷顿　英国　19世纪末

柏拉图主义者认为，现实世界是由真实世界映射而成的摹本，原因是因为显现具有相对性的意见的偏差。由此，哲学家们也开始怀疑自己肉体的真实性，认为那只是错觉的再现而已。好比作品中的摩尔女人，镜子前面的她妩媚妖娆，但在她看来真实的影像却被哲学家们看做是现实的摹本而已，充满虚幻感。

世界是没有目的的，没有最终状态的，而且也永远无法达到“存在”的程度。假如世界真有目的，假如对世界来说真能达到永恒，达到“存在”，那么一切思维，一切“精神”也将最终终结。然而，我们的思想家们却在旧有习惯的影响下，他们始终相信种种现象是有目的的，相信世界存在一个起引导作用的创造性上帝，煞费苦心地设想不再把世界的无目的性作为行动的意图。世界会故意避开目的，甚至于会懂得人为地防止陷入某种循环，这也是一些人共同的念头。他们想宣布世界有能力创造有限的、确定的、大小不变的、和世界一样的永恒新事物，宣称世界具有奇迹般的、重新塑造的形式和状况。世界应当随时随地注意让自己的任何行动避免目的、最终



保罗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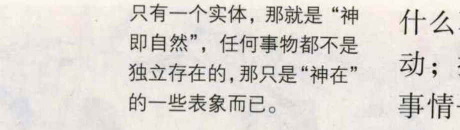
格列柯　油彩·布画　17世纪

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名画家拉斐尔，曾在梵蒂冈教皇皇宫里绘制壁画。有一天，两位红衣主教来观看拉斐尔作画。一会儿，他们半开玩笑地批评拉斐尔把壁画上的耶稣和圣保罗的脸都画得太红了。拉斐尔停下画笔，用非常低沉的声音回答道：“阁下，我是故意这么画的，因为圣主在天堂里看到教堂被你们这些人管辖而感到羞惭。”

[11]斯宾诺沙：1632—1677年，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神学政治学》、《伦理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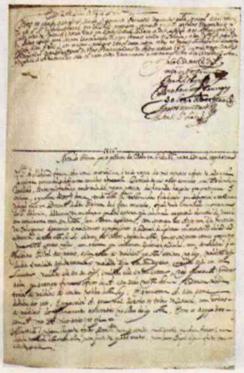
状态和重复，以神性的创造力，无限的造化功，不遗余力地防止重复陈旧的形式，防止重复的意图和手段是它必须具备的。这或许是在一种奇特异常的思维方式和愿望的作用下产生的某地“老的上帝还活着”——世界是同陈旧的、可爱的、无限的、极富创造性的上帝一样存在于某地——这始终陈旧的宗教思维和愿望方式的一种渴求！“上帝即自然”，是斯宾诺沙[11]的渴求表现——他甚至认为“自然即上帝”。世界缺乏创造永恒事物的能力——不要把作为力的世界设想得没有边际，认为无限之力的概念同“力”的概念相调和——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是定理和信仰，我们无法确切地表述决定性的转变，我们更无法认为科学精神已经达到了对宗教、虚构神灵的精神优势。

从本质上说，一切脱颖超群之人都是不可多得的，故而存在于低下、污浊、肮脏之上的少数高等的、光明的人类——仅仅是一种安慰。那些高等的、光明的人并不比下层的人更有天才，更具高尚的品质，气概更为英雄，性情更为可爱。但他却经得起孤寂，爱好孤寂，寻求孤寂，认为所有幸福、特权、生存的条件就是如此。那充满乌云雷电、暴雨狂风的生活，在他看来，同在阳光普照、雨露滋润、霜雪晶莹的世界中生活一样，同来自上方的东西生活没有什么不同。比如，永远自上而下地运动；抱有向上的野心可不是我要干的事情——因为他冷酷无情，更光明磊落，更目光远大，更独行其是——英雄，殉道者、天才和狂热者永远那么平静、耐心、细致、冷静并不慌不忙——我们永难达到！



斯宾诺沙遗留手稿

斯宾诺沙被人们尊称为哲学家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和的人。他认为宇宙只有一个实体，那就是“神即自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那只是“神在”的一些表象而已。



真　理

朱里斯·约瑟夫·利弗贝尔　法国　19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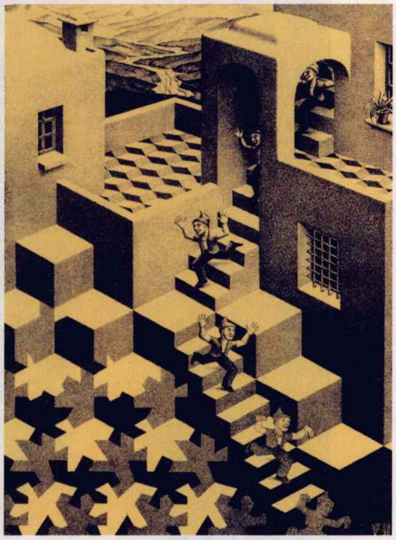
柏拉图认为，真理只存在于理念世界，而不能被感官世界所认知。而在尼采的观点里，理性与本能、科学与艺术之间有着永恒的斗争，而真理只有通过理性来获得，通过艺术来感知。在西方文艺题材中，真理通常被表现为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她手持一面反光的镜子，象征纯粹唯一的本质世界。

[12]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公元前546年，古希腊哲学家，主张无限乃万物的始基。

[13]巴门尼德：公元前515—公元前445年，古希腊埃利亚学派哲学家，著有《论自然》。

[14]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公元前430年，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和医生，创立水、气、火、土创造成物的四根说。

[15]阿那克萨哥拉：公元前500—公元前430年，古希腊爱奥尼亚派哲学家，创 "种子说"。



循　环　埃舍尔　石版画　20世纪

无意义地永恒轮回的世界和创造自我欢乐的强力意志世界，是尼采独特的世界观。在他看来，世界是"永恒轮回"，万物在这里都超越了一般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超越了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规律。在埃舍尔的画中，人和事物也正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循环。

整个德国哲学，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叔本华——他们寻求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东西——成为迄今为止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和乡愁。希腊世界让人们在自感亲切的地方独享家居之乐。然而，人们对任何地点都毫无宾至如归的感觉——通向那里的桥梁都断绝了。当然，概念在通向一切对希腊精神世界来说是故乡和"祖国"的地方是无所不至的——也许，在这一点上概念也由此成为一个例外。然而，人们需要轻如毛而薄如纸才能跨越这些桥梁——但是我们都无法在这种精神性乃至精灵性意志中找寻到幸福。在这里，"挤压和碰撞"、自然科学机械论的愚蠢、"现代观念"的年度集市上的喧闹同人们还有什么差别？人们在不断地归去，教父不再被人们信仰和膜拜，希腊成为人们精神的栖息地和理想的乐园；北方不再是人们自由的乐园，南方成为人们争先恐后追逐的猎物；公式亦不再是人们反复演绎和验证的对象，形式成为人们的经验物和最后的确定目标。基督教作为古代的终结，人们亦开始自恋般不断品味，就如同品味进入古希腊文化的通道，古老世界本身的美好一般，在欣赏古希腊的概念和价值，判断这幅五光十色的镶嵌画。阿拉伯装饰图案，涡卷式装饰图案，经哲学家抽象的洛可可式始终是一种更为高等的精神性，细腻而俏薄；然而现实是，北欧的农夫和庸众却偏爱北方的精神性物质成为主宰，并让路德——"非精神性的"伟人，作为他们的领路人。由此，德国哲学亦成为与宗

古典哲学家　壁画　15世纪

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古典哲学家在希腊诞生。从那时开始，他们的智慧一直影响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核心。这一伟大时代和该时代的伟大哲学家的诞生发展，成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创作的主题，也成为了以尼采为代表的哲学家心目中的精神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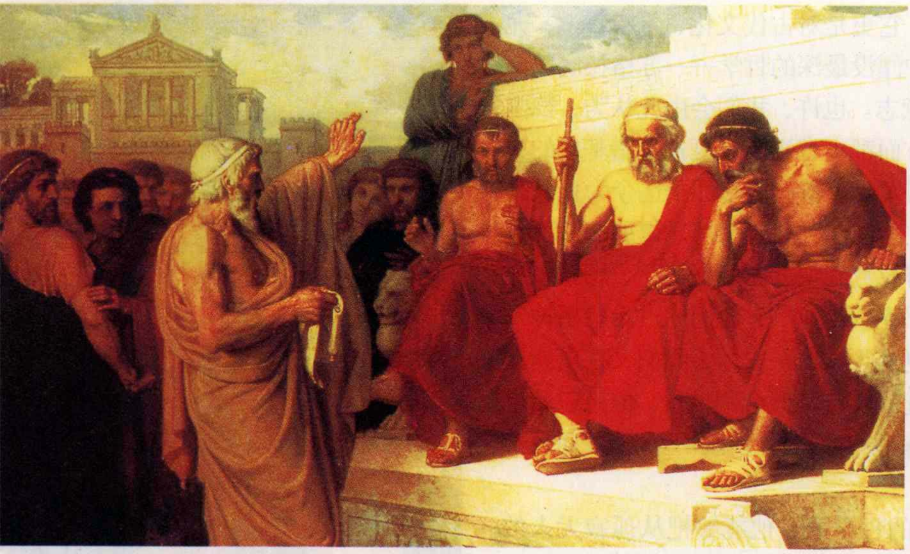
教改革相对抗的一部分，它更是对古代文化、希腊哲学，尤其是在发掘古希腊神殿中湮没最深的哲学——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出现的一种后继意志。也许，我们会由此认为，德国的所有哲学著述在这一方面都享有逐步收复古希腊基地的尊严，然而，这相对于德国人要重新连接起那条迄今为止最高等“人”的纽带，任何“独创性”的要求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阿那克西曼德[12]、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13]、恩培多克勒[14]、德谟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15]，他们的古希腊精神发现了解释世界的一切原则和形式。——今天我们又在重新接近——我们将日益希腊化，首选是概念和估价。但愿以后也怀着我们的爱——我深深地将此寄托在德国人身上，而且一向如此。

如同一切伟大教育的哲学家，他能够把从孤寂无人的高处绵延下来的长长的美妙的链条扯向自身，他也同样具有伟大教育家的特权。一位教育家会绝妙地伪装——他总是把学生的利益挂在嘴上，他对某事的打算也总是挂在嘴上，他绝不会透露自己的思想——叫人猜不透他的心思。他时刻不断地让人相信他的正直。他运用一切驯育和驯化的手段，通过皮鞭和捧场的方式对付存在于人们身上的天性、惰性、迟疑、胆怯和虚荣。尽管他们身在善与恶的彼岸，但是，我们却无从知道。

“现代观念”及其潜在的无政府主义的结果导致了社会主义：一些肤浅、嫉妒和装腔作势之徒挖空心思杜撰的暴政。社会主义被民主主义自鸣得意的暖风软化下多种结

古罗马的雕像陈列室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爵士
英国（荷兰）　　19世纪

画面中，一群古罗马人正围绕在陈列室的一座雕像前观看，这是古希腊时期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立像，在众多悲剧作家里，索福克勒斯应当是当时最受认可和欢迎的作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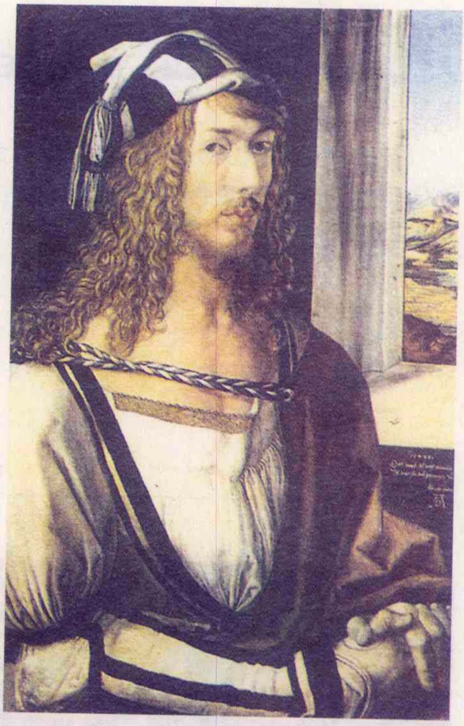
智者向民众传授雄辩术

在古希腊，擅长辩论的人被称为智者。在法国学者费奈隆看来，古希腊时期是由民众支配雅典，又由演说支配民众。民众在广场上听取演说，进行辩论，在这样自由民主的气氛中建立起希腊人对自身的坚定信仰。图中古希腊的智者正在向民众传授雄辩术。

论乃至于一种结论的能力——一项毫无希望、令人作呕的结论的能力，成为一项毫无希望、令人作呕的事业，它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自己却不会下任何结论。今天搞社会主义的人正如同看到恶毒的和绝望的面孔之间的矛盾一样好笑，那十分可怜的、被轧碎了的情感，他们希望的、中意的无害羔羊的幸福证明了他们的风格。一切不测事件和突然袭击均会发生在他们那边的欧洲的若干地方，地覆天翻般地“大喊大叫”行将发生在下个世纪的某地！巴黎公社，曾连德国也不乏同情者和辩护士——与行将到来的事件相比，也许只是轻微的消化不良！然而，社会主义可能比旧病复发还要厉害得多——过多的占有者总会有的。“人们为了当什么人就必须占有些什么”——这些占有者犹如具有某种信仰的某人。为发展道德，更多地拥有生命本身，他们通过生命本身向一切有生命者布道，用“人们为了增长得更多，则人们就得想方设法占有比现在多得多的东西”。这种调门儿，犹是一切最本能的最古老的和最健全的信仰。杜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一定是那些败类，那些衰败的种族——“否定生命的意志”不详地潜藏于这种学说之中。但是，我相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命会自我否定，自断其根。在我看来，这种实际的劝导和对荒唐的显示即使以牺牲无数生命为代价而成功地

赫拉克利特　油画　14 世纪

赫拉克利特的格言仿佛夜空中永恒璀璨的星星，始终让人们抬头仰望。在他的著名格言中，信手拈来都是精辟：“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新来的水不断地流过你的身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丢勒自画像

丢勒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意志画家。其作品着重体现人文主义，不沉溺于纯粹古典和奢华风格，仿佛一位绝望的孤独者尚要替自己选择一个象征。而尼采正是丢勒笔下的骑士，他毫无希望，却依然寻求真理。

赢得，它也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地球是如此之大，而人总是这样绵绵无尽。但是，“地球上的和平”和民主群畜的向善过程会在社会主义的作用下延长、延缓，欧洲人的计谋和谨慎的精神亦会留下，男子汉的尚武美德亦无法一概拒之门外，女性衰退症亦会威胁社会主义的存在。使得社会主义暂时保护欧洲免受其侵害——社会主义也能成为某种有用和有益的东西，作为地表下闲不住的鼹鼠。

哲学家们热爱“本世界”的事物，却追求“非感性化”——他们没有失去生命走过的伟大足迹，这是一种误解，一种病态，一种在它并非是单纯的虚伪和自欺的地方的疗法——在主要问题上，我更为赞同艺术家。同不在清教徒良心恐惧症下过活的人一块生活，能够让感性日益精神化和多样化，我也希望自己应该这样生活。感性的自由、丰盈和力——我们应心存感激，然而，我们需用我们拥有的精神佳品充实感性。如果人学会了神话自己的话，那么人就会成为生命的神话者——这是成功者的标志。如果我们像歌德这样的人日益倾心于“世界事物”，我们就能坚持人这个伟大的见解。我们不需要传教士和形而上学对感性的诽谤。

道德偏见 DAODE PIANJ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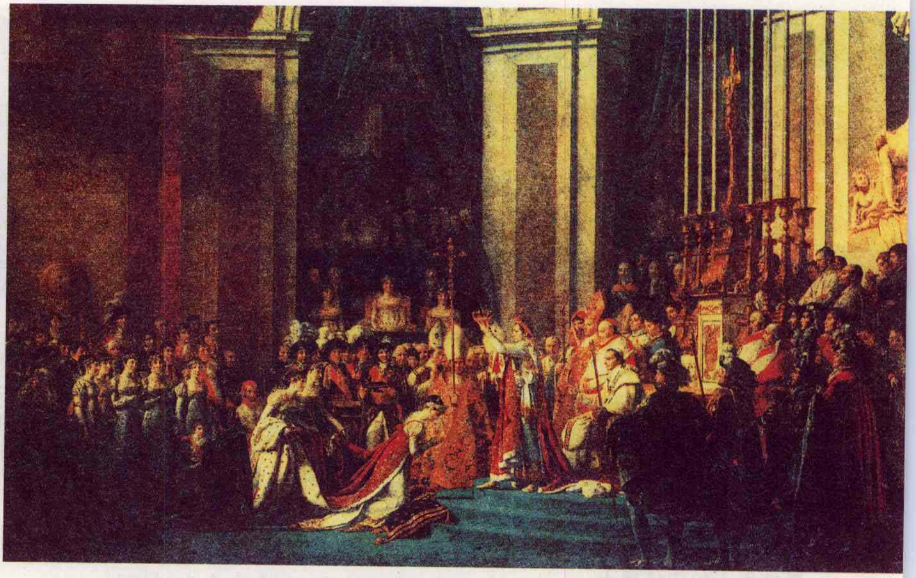
辩证法和理性信仰仍然以道德偏见为基础。神性的辩证法是来自善的辩证法。人们只有用相信善的上帝乃是基督教道德的造物主这种基本思维方式，上帝的真实性才会给我们的感官判断提供保证。

第欧根尼 油画 16世纪

公元前3世纪早期，犬儒学派风行希腊，第欧根尼是该学派的创始人。由于他说决心像一条狗那样生活下去，"犬儒"的名字由此得来。该学派号召人们要鄙视物质财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对物欲无尽渴望的痛苦中解放出来。

也许只有在弥漫着高雅思维方式的地方，我才能够寻求到我指明了的不自觉的劳动者和预备者——我需要的新型哲学家。那是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它视信仰奴隶制、信仰高度的从属性为信仰任何高等文明的前提。世界的目的不是安享清福，"一切安息日的安息日"，即使在和平环境中，它也常常采用发动新战争的手段——在所有创造性思维方式风行的地方。这是一种给未来立法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不假思索的，"非道德"的思维方式，它为了未来的利益，严以律己，处事冷酷，独断专行，它同时驯化了人的兽性和恶性将它们放于相依为命的位置。但是，今天却没有人去寻求哲学家，不会有人再提着第欧根尼的灯笼白天黑夜地跑来跑去寻找他所要找的人。这个时代有着相反的本能，首先是舒适；其次，它希望观众和演员的喧闹，因为年度集市的嗜好同震耳欲聋的叫喊非常合拍；再次，它要人们顶礼膜拜于"人的平等"。这一天下最大的谎言，奉整齐划一、平起平坐的美德为神明，是最下贱的奴仆性。我所说的哲学家的产生也由此被从根本上阻碍了，尽管无辜——它是否认为已经尽力于这种哲学家的产生？前代的哲学家们因在火刑柴堆的中间，用暧昧的良心宣扬教义傲慢的真谛，现

在全世界都在抱怨他们的低劣。但强大的、广泛的、阴险的、冒险的、大胆的精神性条件就是在此种地方存在并被培养——它远胜于今天的生活条件。今天，这种哲学家的产生条件也被伶人精神以及学者的海狸和蚂蚁精神所创造。但是，高等艺术家的情形却不妙：他们几乎毁在了内在的无驯畜性上。教会和王室的绝对价值无法将他们压服，当然他们自身“内在的暴君”意志也就任由其发展了。艺术家同高级的和灾难性的哲学家适用的东西是一致的。我们无法去追寻属于今天的自由精神，但是，今天的人们却给指出了一种自由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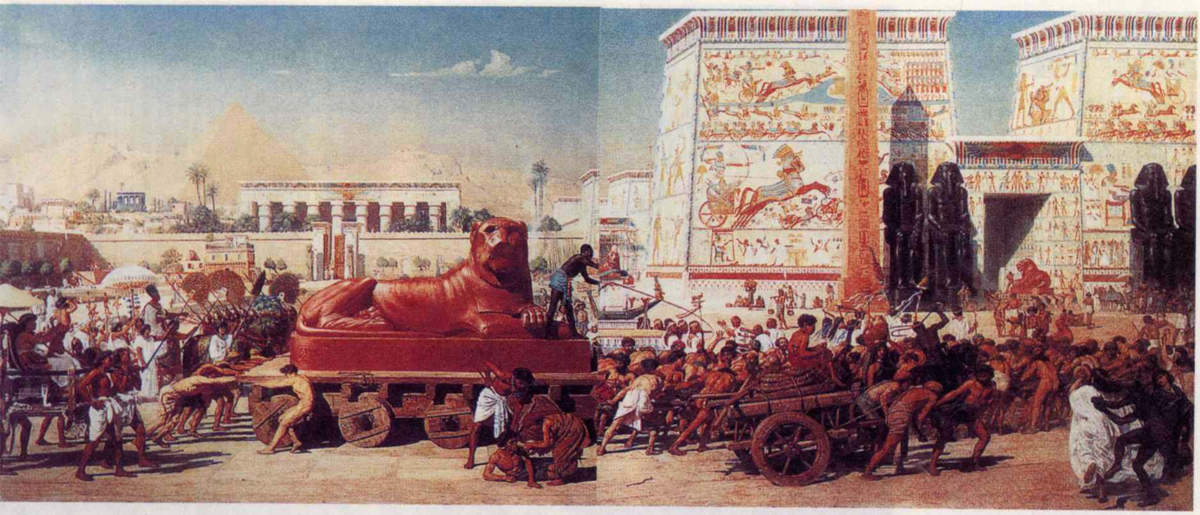
拿破仑的加冕仪式

从1805年开始，拿破仑的军队接连粉碎多起反法同盟的进攻，成功粉碎了欧洲各封建国家的复辟阴谋，使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经过几年战争，法国成为一个拥有130个省和7500万人口的大帝国。这正是尼采极力歌颂和倡导的强人精神，而他所身处的社会却早已对此生疏了。

个人主义的东西和对平等权利的要求是标志着现代欧洲人的两个特征，表面上看来它们是对立的，但作为标志一种社会种族的特征，同等身份是个体所一味追求的，尽管当个体感觉到一切他人都可以同他平起平坐时立刻会感到难受，个体却是最令人称羡的虚荣。追寻孤独，减少几个估价者的自豪感，却丝毫得不到谅解——天才和力永远不会分道扬镳！他们只有通过大众才会出现十分“伟大的”成就。然而，仅仅是少数人才占有美，大众的成就只是一个渺小的成功。人的“等级制”在所有道德家那里是陌生的，教区的良心对于法学教师来说是可笑的。个体原则不仅把伟大的完人拒之门外，而且用同等身份的口吻要求具有识别天才的慧眼。在文明化的文化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天分，每个人都可以期待归还他的那份光荣。今天，人们赋予时代以一副童叟无欺的公平面孔，这使得那些渺小成功的活动被不断地夸耀。然而，高贵的人们都看不起众人的颂词；先前针对暴君和民众的谄媚者的怒气均改变了方向指向他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平等却是反贵族政体的。

我们曾有过对许多高等人，包括最伟大的诗人们，或者类似希腊那样的“城邦”、耶稣教团、普鲁士军官团和吏制等，或者伟大先师的学生和后继者们，进行高度的颂扬和疯狂的热衷。然而，今天这一切对我们变得那么生疏——这个时代对消失了的个体，对一种潜在很深的伟人，不甘寂寞的人是生疏的，于是非社会状态和少一些渺小的虚荣，势在必行。

原因作为爱和心理学的出发点，我们就会获得关于我们主体统一性的种类观念——治人者对治于人者的依赖观念和等级制观念，及其作为同时实现主体和整体分工的条件的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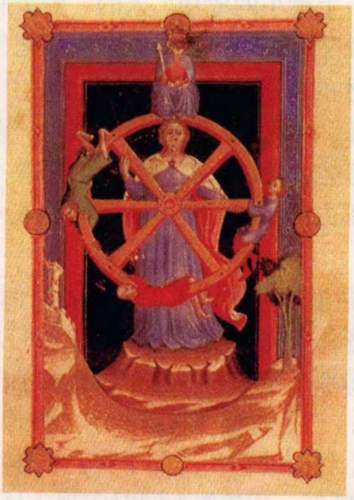


以色列人在埃及
爱德华·帕宁特爵士
英国 19世纪

尼采通过宣布上帝之死对西方基督教道德价值进行了彻底的重估，尤其揭露了存在基督教道德观中的“非道德性”和虚无主义性。尼采强调，批判道德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能真正道德地生活。图中的古希腊人利用高卢人和以色列人建造浩大工程，这些奴隶却不知，他们的命运其实是由自己控制的。

同永恒不属于主体一样，有生命的统一体不断产生和消亡；同样，斗争被服从和发号施令所表现。

权力界限被连续不断所裁决——这属于生命的特性。治人者固有的无知通过个别事务，甚至通过对公众团体的干扰表现出来，这同样也属于能够维持统治的条件。对无知的估价，对一切伟大而粗糙的观察、简单化和歪曲，远景式的东西的估价——我们会不时地获得。运动表明某物已被感知，被愿望、被思维。它对眼睛来说是象征。在我们看到或狂想到肉体进行运动的一切地方，我们都要学着把它同一个从属主体的无形的生命挂起钩来。治人者和臣属都是同样的种类，都是有感觉、有愿望、有思维的——这是最重要的。



命运之轮
伯恩·琼斯
油画 1883年

达尔文本人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的理论却对自由主义者不利。他主张各种生物都是由共同祖先发展而来，在一定环境里，最适应环境的才有更大的生存机会。而这对于信仰人人先天平等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图中，命运女神推动着命运之轮，世上万物随之起起落落，循环轮回。

也许错误地解释自身对精神活动来说是有益的和重要的，但是主体直接询问关于主体和精神的一切自我表现却只有其危险性——我们要去问肉体，同时要拒绝通过严厉的感官提供的证据。下属本身是否具有同我们交往的能力，这一些我们会注意的。

“此事就是如此”，这就是判断——判断就是信仰。这样，“同等事件”也不得不在判断中被隐含地承认。借助于记忆，比较顺理成章地作为判断的前提。判断

的前提是知道这一事件的。“似乎有个同等事件”说“不”——它做不到。那么，怎样称谓那种工作时间更久、为时更早、本身不能平衡同等事件并使之近似的功能？又怎样称谓以第一功能为基础的第二功能？又如何称谓能让诸多感觉一致认为“激起相同感觉的东西是相同的”？因为首先必须在感觉内部进行平衡的演练才能做出判断。唯有在同不断重温习惯物、经验物的情况下，记忆才能得以保持。就像受伤引起的疼痛一样，这里也存在一个智力的非意识活动，即在判断之前，必须完成同化过程。也许一切内在事件就是同化过程，排泄、生长——可以适应各种有机功能。

拜　伦

尼采自己是一个有浓烈浪漫气质的人，但他攻击最猛的也正是浪漫主义。他认为，艺术应当是以感激和爱为源泉的“神化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肯定。而到了浪漫悲观主义艺术这里，却表现出“沉重受难者的施虐意志”，用自己受折磨的印象来压迫、限制万物。在尼采看来这只是精神空虚和没有个性的表现。图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他用诗歌表达了对封建专制的憎恨，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和作用。

肯定对肉体的信仰远胜于肯定对精神的信仰，肉体是更为丰富的现象，我们可以仔细观察肉体。要以肉体为出发点，并且以肉体为线索——这是最为根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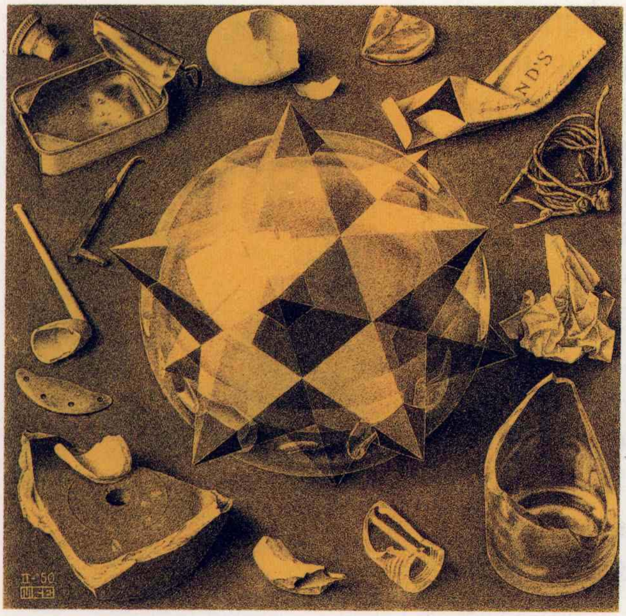
力，使道德自我毁灭，是道德自身的一部分。我们敬畏道德，我们也为道德而牺牲，在我们欧洲人的身体中流淌着为信仰而牺牲的同类人的血液。另一方面，我们的精神在对良心的活体解剖中获得了自由。我们离乡背井之后茫然于驱使我们走近的方向，但在此我们获得力，而它却又驱使我们奔向茫茫无边、人迹罕至、福祸莫测的地方，从事冒险事业——我们必须成为征服者，别无选择。我们的强力本身驱使我们去干比我们所有的否定更有力的事，不容许我们滞留于发了霉的原地。因为世界依旧是富庶和未经发现的，我们敢干，我们敢于奔向远方，即使被毁灭也胜似变得不伦不类、变得毒迹斑斑。我们的强力让我们飘洋过海，驶向过去众日西沉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崭新的世界……

通常认为，我们的估价和价目表因为对有害的起源的认识，肯定也会在感情上降低对如此产生的事物的价值，并采取针对同一事物的批评方式和态度——它们与对它们的评论是同时发生的。

但我们的估价和道德价目表本身的价值和它们当道的时候将会出现的现象及其目的、关联均与生命相关。然而，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权力意志。

估价本身意味着什么？它会像站在伟大的历史运动前列的康德所认为的那样，返回到或下降到另一个形而上学的层面吗？它在什么地方形成了估价？还有，它到底有没有产生？用于解释某种人的阐述才是道德的估价，而阐述本身是特定的心理状态与特定的流行的判断的精神水准的双物理象征，这一切将由我们的冲动来阐释。

为此，始终要有，也许是由某个人所创造的业绩——应该有一些比某个人的存在更为长远的东西。我们必须用一种方式或采取一种手段强加给这个人一切可能的形式限制等，向开



秩序与混乱 埃舍尔 石版画 1950年

在《强力意志论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中，尼采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求生存的意志信条上去觅真理，必然迷途，因为求生存的意志并不存在。……只是有生命的地方有着意志"。真理在尼采看来只是一种"从不曾达到的假象"。埃舍尔在作品中力图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且充满真理的世界里，虽然表面上混乱不堪，但自有内在的规律隐含其中。

创这项业绩的人表示热爱、尊崇和感激之情。因为保险只有在我们的先辈为之奋斗过的，或者我们的后人只有在我们对那项事业作出保证的时候才算得到，但这仅仅是一种慰藉。从本质上来说，道德是一种超越了个别人，甚至通过奴役他人而长久保存某种东西的手段。当然，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看问题是不同的。

许多种族必须为权力复合体献出他们的生命，它才能够维持下去。

道德论断即为象形语言，我曾这样论断。因为这种语言将在生理学上的兴衰过程及其有关保存和增长条件的意识中表露出来——这是本能带来的成见，是占星术式的价值解释方式。

这是基督教的欧洲道德。我们的道德论断是衰亡的信号，不信仰生命的信号，是悲观主义的前阶。

不存在道德现象，只存在对这种现象的道德解释，这本身也就成了非道德的起源。

一切估价的背后都有道德估价在指挥，假如这种估价消亡了，我们将没有什么衡量尺度，认识也将不存在什么价值——这是十分重要的——把矛盾引进生命。

认识的教条让我一直深深地怀疑，先前我为防止自身陷入圈套，很喜欢不时地向这个或向那个窗口张望。我认为，一种工具不可能对自身的适用性提出批评——这些教条是有害的——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无背景思想的认识论、怀疑论。人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造成这种怀疑论或教义学具有次等价值的原因。

如英国和德国的达尔文主义者那样，尝试着研究批判道德价值感形成史的人为数很少，我讨厌见到他们。我认为：不存在什么敢于无情批判道德价值感的人。道德是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所有的对一切怀疑论、保留主义态度、历史化态度，悲观主义态度的起源。

斯宾诺沙否认和拒绝道德价值论断，乃是他的辩神论的一个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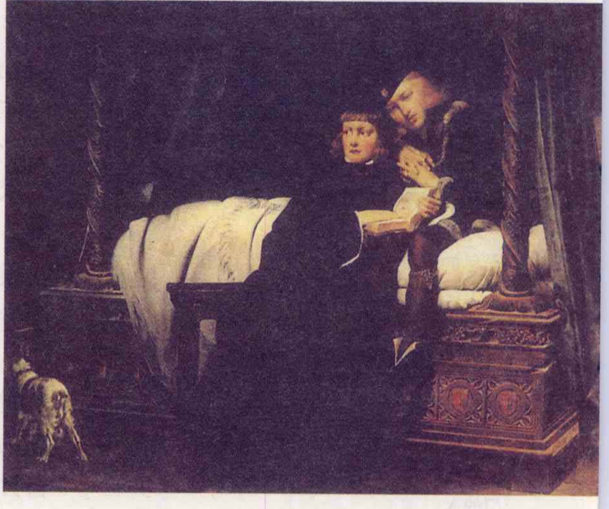
仁慈的上帝不可能从我们熟知的世界出发来证明。由于受人强制和驱使，导致了今天你们发展到这种程度。对我来说，认识的怀疑论是上帝所无法指证的。你们死抱住你们的上帝，从我们熟知的世界推论并由此而构想出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完全另一个样子的世界。但是，"可以指证的上帝，至少不是一个仁慈的上帝"。

相信信仰是可怕的。巴斯葛认为，当基督徒是最聪明的做法——这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反证。似乎是为信仰的安抚作用着想，即使信仰是谬误，人们也会心甘情愿地终生受用这一谬

误的巨大好处和福祉，把信仰维持下去，出自对施放刺激的生命的恐惧而不是出自有可能产生威胁的恐惧——作为基督失去恐惧感的象征，今天人们找到了为信仰辩护的另一种尝试。快乐主义的转变使得基督教已趋向衰竭，因为已被信仰所取代，也就是说，是动摇了基督教观念的恐惧的证明。人们的力不是为了探索、战斗、无畏、独行的夙愿，也不是为了巴斯葛主义，而是为了一种冥思苦想的自我嘲弄，为了信仰对人的作弄，为了担心沦为"莫须有的被谴责者"——满足于麻醉性的基督教。然而，对于有责任安抚病态神经的基督教来说，像"受难基督"那样可怕的解决办法是不需要的——这也是欧洲的佛教能够到处取得进展的原因。

连续只是一种形象的表达方式。因为既没有事实也没有规律性——我们用表现这一序列的公式来表达一再反复的序列。当然，"规律"是不会被发现的，而作为产生序列反复原因的力更不会被发现。一个人如此这般地行动，似乎是顺应了某个规律或者立法者，此外，在"规律"之外，他还有进行别的活动的自由——事物总是如此地发生。然而，也许是首选不考虑规律而如此这般行事的、具有如此这般特性的人本身正是那种如此这般的真正来源。这表明，某物就是这个如此这般，它不可能既非自由的也非不自由。同时，它也是别的什么人，不可能一会儿干这件事一会儿干那件事，它——错误地隐藏在苦心编造于主体这件事之中。

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在自在之物之间不可能存在什么联系，现象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由此，"因果"概念在信仰自在之物和现象的哲学内部，是毫无用处的。康德是错误的。事实上，通过心理学方式的验证，随时随地都相信意志且影响意志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只相信"灵魂"而不相信物，这是"因果"概念的唯一来源，及其在逻辑学及其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运用。不过在机械论世界观看来，那种概念只会简化为数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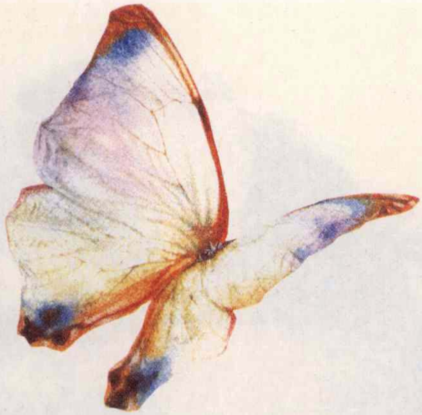


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上）

尼采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崇拜英雄，认为普通人是粗制滥造的产品，其学说具有浓厚的"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1532年，西班牙军队侵略印加帝国，数万名印加人被血腥屠杀。而这样的战争和殖民，却被哲学视为最客观的"优胜劣汰"的进化。

被囚于伦敦塔中的小爱德华兄弟（下）

尼采否定受理性主义、基督教以及人道主义的影响而日趋没落的西方文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对生活的肯定态度，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发挥权力，扩张自我。图中，仅仅12岁的爱德华五世被叔叔篡夺了王位，并囚禁于伦敦塔秘密处死。残酷的政治斗争，却是尼采战斗精神最基本的优胜劣汰。



色彩的反映差异

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秉赋中最晚发展的，因此也是最为粗略的一环，无数的错误皆源于意识。尼采认为意识就是人的精髓，是人身上持久、不变与最原始的东西，它甚至是人类一切感性知觉的根本依据。在昆虫界，蝴蝶是色彩艳丽的象征，通过对色彩的选择，蝴蝶选择自身的保护色和进行觅食。

公式——通过这种公式，也许会规定什么，歪曲什么，但从来不会让人明白什么。

某些现象的不变的先后次序，是为了证明两种或多种力之间的权力比例，并不证明“规律”。“但正是这种比例要保持相等”，即“同一个力不可能同时也是另一种力”，是指依赖连续而不是前后连续。也就是说它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别的连续时刻不是作为因果关系而互为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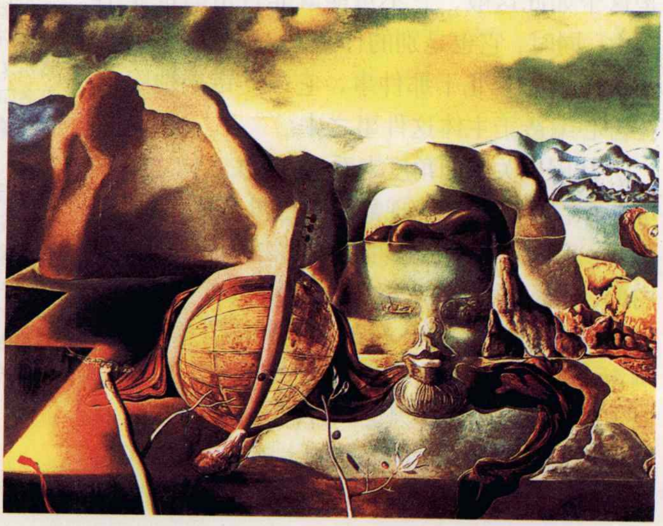
信仰已经在语言、语法功能中找到了确切的形式，这个古老的神话确定了对“因果关系”的信仰——把现象理解为“存在物”、“凝滞物”的推移和位置的交替，把“行为”同“相行为者”相割裂，事件同肇事者相撕裂，过程同某种东西相隔离，它不是过程，是实体、物、肉体、灵魂……

浪漫主义是艺术对现实不满的结果，奉若神明的艺术灵光和酒神颂歌，是对已享受到的幸福表示的感激。拉斐尔虽然犯过让世界的基督教解释外貌圣化的错误，但他却有过对生命的感激，尽管生命在他那里并非专一表现为基督教。

基督教试图通过道德解释世界、“克服”世界、否定世界，然而，结果却是人的阴沉化、渺小化、贫困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最平庸和最无害的种类，人群畜性的种类能够单独找到自己的前提并得到促进。

无尽的谜　普鲁东　油画　1938 年

尼采抨击了当下的价值观。奴隶道德，即听命于他人，使得那些勇敢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全都被价值体系所束缚。这是最大的堕落，是对文明和文化的否定，应该摒弃。在现实世界不停忙碌的人们，往往很难辨别或去思考自身价值观的对错，况且真理本来就如超现实主义作品一样玄妙而抽象，而哲学家正是引导大众寻找真理大门的人。



泛神论被挖空心思地构想出，不把恶、谬、苦作为对抗神性的论据。这种伟大的首创不断地被现存的各种权力所滥用，也许在他们看来，合理的统治唯有如此才能被正式地承认。

相反，叔本华——倔强的道德家，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估价，最终成为世界的否定者和“神秘主义者”。

世界怎么可能是丑陋的？我曾试图为美学辩护。我认为，根本的问题乃是与痛苦不可分的、作为永

恒破坏物必然永恒创造物的要求美的意志，要求统一的形式的意志是一时的保存手段和万金油。

创造者因积蓄下来的力而认为往事是不可靠的、失败的、应该否定的和丑陋的——丑陋是使某种意义、某种新意变为无意义的意志所支配的事物的一种观察形式。

步兵对垒　瓶画　希腊　公元前600年

在这个赤陶花瓶上描绘了希腊步兵相互对垒时的战争场面。实战中的希腊士兵会以方形阵形进行出击，重叠的盾牌构成强大的保护系统，士兵依靠这一保护系统实行最有保障的冲锋。

我认为，我们的解释——某地也许还可能存在不同于单纯人性的解释，才是世界的真正价值。我们可以借助于远景式的估计过去的解释来保存生命，用强力意志来保存自身。人的任何上升都将导致克服较为狭隘的解释，任何新的远景都会被已取得的提高和权力的扩大所打开——相信新的地平线。与我们相关联的世界是建筑在少量观察之上的膨胀和收缩，它是不真实的。世界是不存在什么“真理”的，它是“流动”的、是生成的、是在不断推演的，是从来不曾达到真理的假象。

原 子　摄影　当代

原子的创始人德谟克利特生活在公元前420年，他的观点与同时代的留基波类似，都认为万物是由原子构成，原子是不可分、不可毁灭且永远运动着的。而这些关于原子论的假说在两千多年后，由英国科学家得以证实。现代科学已经在原子的基础上研究到更深层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把原子放大到手指甲大小，再照这一比例放大人的手，则我们的手就足以握住整个地球。

道德偏见仍然是辩证法和理性信仰的基础。我们从柏拉图那里得到的是可悟的善的世界。善的辩证法产生了神性的辩证法——它将会通向一切的善——也就是某种倒退。上帝的真实性给我们的感官判断提供保证，只有——人们用相信善的上帝乃是基督教道德的造物的思维方式，唯有宗教才能为我们的感性和理性提供认可和担保，此外我们将无法获得信仰生命的权力。这是道德轻率的真正蠢物，把思维等同于现实事物的标准——不能加以思维的东西就不存在，总之，我们无法想象它存在的东西就不存在。我们也就无法想象它存在的原因在哪里——这是彻底背离我们经验的狂言。

一切知觉的总和的意识化对我们和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整个有机过程来说，是有益的和基本的，我们具有感官的目的只是为了选择知觉，由此，我们能够保存自身。意识是否有益——这是判定意识存在的距离的根本依据无疑，完全依照价值判断是贯彻一切感性知觉的根本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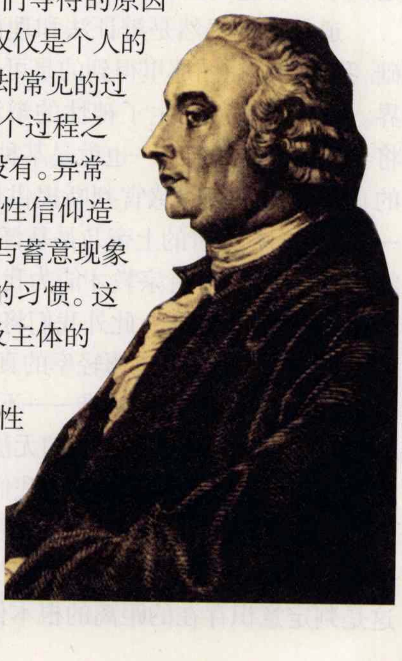
[16]休谟：1711—1776年，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
[17]鲁雅：凡尔赛寺院名，建于1204年，属于主教参孙派，在巴黎也存在同名教堂，但在该派失势后被毁。

非洲狮与蟒蛇的对峙（局部）
威廉·约翰·哈根斯　美国　19世纪
在尼采的哲学观中将人生及其悲剧因素看做一种审美现象。人应该认识到：存在的一切必须准备着悲惨的没落；可是不能因恐怖而麻木不仁，一种超脱的慰藉使人们能真正脱离沧桑变化的纷扰。从这一点出发，也许自然界中的依靠本能生存，弱肉强食的生存状态应该为我们所思考。

据。对我们来说，如同蚂蚁，有的喜欢这种颜色，有的喜欢那种颜色。昆虫对不同的色彩反应也是不同的，个别的颜色同时也表示价值。

因果信仰仅仅是主宾信仰的个别现象，由此主宾信仰——认为任何结果都是行动，而行动者又是每个行动的前提，作为基本信仰而被保存下来。但任何完整的、深刻的主宾信仰及因果信仰都隐藏于判断之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现象统统以宾语的形式来对待每个主体正是因为有主语的存在。一切现象都是行为，我在现象中寻找意图，而且首先寻找怀有意图的人，主体及行为者——我发现了某种现象并寻找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我们最古老的积习认为，一切现象都是意图。然而，在动物那里也存在意图吗？动物，离不开由自身作出的解释。我们对原因——寻找终极原因，探求“目的”有何意义毫无兴趣。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休谟[16]是正确的，我们等待的原因是习惯，不仅仅是个人的习惯——除却常见的过程紧跟着某个过程之外，什么也没有。异常稳固的因果性信仰造成了对解释与蓄意现象不同的现象的无能——它并没有给予我们先后有序的过程的习惯。这就是对一切现象都是行为，一切行为都是以行为者为前提及主体的信仰——对主宾概念的信仰是一大蠢行。

我的脑际时时闪现出一个问题，或许是一个带有诱惑性的不详问题。假如这个问题飘进那些今天最强有力的灵魂的人的耳朵，飘进那些最善于驾驭自身者的耳朵，那么——现在的欧洲“群畜”动物的种类越发达，就是试验运用原则的、人为的和有意识与驯畜相反的种类及其道德立



休谟　阿兰·拉姆塞　油画　1766年
休谟（1711—1776年），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美学家。在哲学上，他认为哲学是关于人性的科学，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认为人们不可能知道知觉如何获得，以及知觉以外是否有客观事物的存在。他自称他的理论为“怀疑论”，而在哲学史上则称其为“不可知论”。

法的好机会。假如出现了利用民主运动的人，使得那种高等的、统治人的、恺撒类的人最终加入民主运动并重新大张旗鼓地发展奴隶制，那么这个以民主运动为垫脚石、停靠站，靠民主运动崛起的高等种类对民主运动也仅仅是一种目的、解脱和辩护了——这达到了崭新的、迄今为止不可能达到的阶段，达到了民主运动的远景——民主运动的目的却远未达到。

1760年前后，卢梭同伏尔泰曾就文明的问题进行争论——现今我重新提出这个没有了结的问题。因为“进步”，人将变得更深沉、更多疑、更不道德、更强，更自信——变得“更自然”。同时，因分工的不同，使得变恶的阶层和变温顺驯服的阶层开始产生分化，由此全部事实也将不会直接跃入眼帘，强化的因素改头换面成了向“善”——强有力的阶层的变恶因为他的占有而让人产生了高尚之感的艺术。一切“进步”都是如此。

17世纪试图发现人、整顿人、发掘人——这让人苦恼；18世纪为使人适应自己的空想试图让人忘掉对人的天性的认识。这样的“人”——“肤浅、软绵绵、人情味”。

17世纪为使作品尽可能地表现生命而竭力抹去个体的痕迹；18世纪则试图通过作品而对作者发生兴趣。17世纪在艺术中寻求艺术；18世纪则在社会和政治天性的改革中借助于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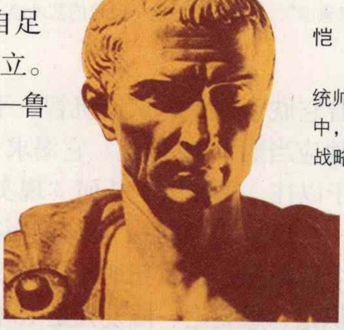
18世纪的风貌：从属性的宣传乃是社会的目的，大言不惭、空想化、理想化、自然的神性化，光耀自我的极度膨胀与虚荣；独特、精辟与自由则是17世纪的象征。

那些现代作者追求的目标，自满自足的强人，热衷于求助上帝的人，就是对立。他们“生产自身”——相对于波尔特——鲁雅[17]的学者们。

17世纪的特征之一就是：厌恶于那些无尊的人们——滑稽剧，缺乏真实的自然意义。

冲突的挑战　油画　19世纪

尼采认为人生是一个矛盾体，如果一个人充分发挥其创造的天性和欲望，就会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冲突。在尼采的观点中，野兽自有其光彩，如果把他驯服，光彩也就随之消失。图中，1806年耶耶战争中的法国士兵正为夺得普鲁士旗而欢呼雀跃，画面中强者的光彩感人至深。



恺撒

恺撒，古罗马共和国领袖和军事统帅。在他指挥过的几十个重要战役中，大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他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为西方许多著名军事统帅如拿破仑等所效法。他还曾与幕僚共同著书立说，主要有《高卢战记》、《内战记》、《亚历山大战记》和《阿非利加战记》等。

种族和等级的道德 ZHONGZU HE DENGJI DE DAODE

每个种族和每个等级能够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是激情和欲望对他们提出的生存条件。在这里，种族和等级被估价。

梦魇 福塞利 布油彩 1781年

18世纪浪漫主义盛行，以女性为主题的艺术题材充斥着艺术界。这在尼采看来，是一个充满醉意且平淡无奇的时期；琐碎肤浅的女性形象，加上浪漫主义所表现出的“沉重受难者的施虐意志”，使得尼采对这一时代的艺术趋势并不认同。

三个世纪。

贵族政体是属于17世纪的。它是理性的天下，是意志主权的证明。因为它更多地相信自身，要永当主人，所以它更显得井井有条、兽性十足、严峻无情、“冷若冰霜”、铁面无私、“非德意志”、讨厌滑稽剧和自然物、普遍化、独立于以往。它是集意志坚强与激情洋溢于一体的世纪。

女人统治下的世界是属于18世纪的。它是情感的天下，是感官主权的证明，是不真实的世纪。它充满为合意性和心灵服务的精神，充盈着最精神性事物的自由，所有的权威被暗中破坏——它是醉意的、乐天知命的、明朗的、充盈着人情味的——它是社会性的，尽管它耽于幻想、诙谐机智、平淡无奇。

兽道主义当之无愧地应当赐于19世纪。它渴求天下，更为真实、也更为阴沉，它是兽性主权的证明。它相对于以往，更屈服于任何“现实”，更诡谲、更丑陋、更现实、更庸俗也更为善良、更为正直——更真实。同时，它却更为宿命，渴望黑暗，意志薄弱，悲哀无比。理性和心灵是不属于这个世纪的，它疯狂地相信渴求的统治，道德仅仅是其一种本能。

心灵统治头脑、认识论、感觉论、博爱狂是18世纪的续篇。19世纪已经摆脱了理想主

义的统治，因为科学已经独立于世。我们的美德样式是：唯有将愿望从我们的头脑中抹去，我们的科学的好奇和严谨才能实现。

强大的天性和伟大的激情是人们热衷于伟大风格的奢求，然而人们都用装腔作势和自我欺骗来描述——浪漫主义成为了18世纪的装饰音符。

去找寻这样的理论并以这种理论对自己宿命论式地屈从于实际事物而感到心安理得——是19世纪的本能目的。黑格尔用现实的"国家"取代了"人类"等字眼，他相信胜者一方具有更伟大的理想——他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宿命论观点在驳斥"伤感"和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方面取得了成就。我们就是在自我否定，这是愚蠢的——叔本华这样认为。由于人们见到很少的意志，为了描述他物，约束力就变成了无约束力。然而在血缘学派出现之前，决定论的成就则被认为是绝对的约束力——环境论和适应论，把意志贬低为反射运动，否认意志是"产生结果的原因"。而客观性学说"无意志"观亦成为唯一通往真理之路的学说；"美"是为了取得臣服的权利，是对"天才"的信仰；机械论仅仅是机械过程呆板的计算；可选择的、可裁决的、可解释的、作为原则的主体被"自然主义"赶走。

像康德的回潮，像18世纪的回潮，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世纪。目不暇接的理想和先前热衷的权利，"设定界限"的认识论，准许任意设定的理想的彼岸——又重新成为人们谋求信奉的准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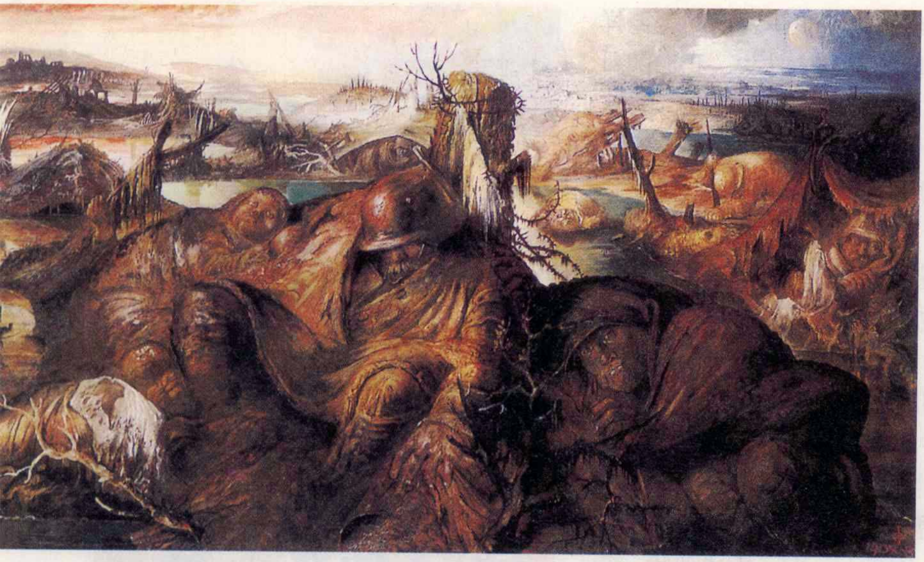
寻求宇宙的生命神性化的意志，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论证求得平静和幸福——这是歌德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则处处寻求理性——黑格尔和歌德的思维方式是等同的——不屈服于理性，不满足于理性。歌德式的宿命论是欢乐的和令人信服的：它不谋反，它不枯竭，它的总体性是由自身形成的，所有的一切唯有总体性才能拯救，善良和合理也唯有总体性才会表现。

剧院门口招徕顾客的滑稽表演
杜米埃　炭粉笔　绘彩　1865年

尼采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在谈及艺术家瓦格纳时，他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写道："唯他能够把生存荒谬可怕的厌世思想转变为使人得以活下去的表象，这些表象就是崇高和滑稽，前者用艺术来制服可怕，后者用艺术来解脱对于荒谬的厌恶。"图中，剧院门口正上演着滑稽剧，看似荒谬的背后隐藏着无尽的悲剧色彩。

不快乐的灵魂　油画

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性"纯粹存在于精神领域，与物质世界无关。这种"理性"是真实、永恒和绝对存在的，它显现于世界中，并大于这个世界。在对理性的不断探索中，黑格尔认为上帝也并非完美，在"绝对理性"的基础上，人和上帝达到了同一性。



法兰德尔
迪克士 油画 1934—1936年
黑格尔和希·冯·特莱希克赞美战争，到尼采又对战争大加颂扬。他们认为，通过战争，国家的文化精神才能继续保持最佳状态，正如狂风涤荡掉大海的污浊后，一段持久的平静将降临，人类文明的复兴离不开战争。而在迪克士的作品中，我们却看到对战争的诅咒和抗拒。

每个种族和每个等级能够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是激情和欲望对它们提出的生存条件——每个种族和每个等级被估价。

它们应该毁灭——在需求方面应当尽量一致，不要再表现出差别——要把性格改换，劳心苦志，将过去遗忘。

与专横、凌驾于别种人之上相适应的道德意志有利于统治者的杀伐，或整肃——或是服从让统治者不再有所恐惧的目标，或是为了听命于统治者宰割的目的。“消灭奴隶制”就是要消灭一个特殊的种类，埋葬这类人的价值和幸福，向“人的尊严”祭献。

一个敌对种族或等级的强力的“美德”会受到诽谤和改变名姓，我们也会受到伤害。一个敌对种族或等级的强力的构成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假如我们受到这个种族的伤害会被认为是反对人和民众的；然而，我们可以使得他人从中得到好处——这让我们成为它所希望的人。

在“人性化”的要求掩护下，统治权被完全肯定的一种人所谋求；这种天真地认为“什么是合乎人性的”、“人性化”的要求是虚伪的。“人人平等”隐含着越来越把人与人相提并论的倾向——这是群畜的本能。

将伟大的热望、争权和贪婪作为美德的监护人——这是从卑鄙的道德着眼的“利己性”。

攫取和抢购美德几乎都存在于各类世界贸易和交换中，为此一切各类经纪人和贪婪之徒可以借贷的和应该要求的都必须坚持同样的性格和同样的价值观念。

国家，以及各种统治，都是以官员和士兵为标志；科学，更是以信任力的、爱惜力的态度工作，其他如传教事业均是如此。

强制实行卑鄙的道德会得到好处；凭借自我保存的本能对非道德兴师问罪，就能够使道德获胜——在非道德有利可图的地方，同样的阶级也是使用非道德的。

在公众中，人们是信口开河的江湖医生；在精选者中，人们想要当音乐大师——这是二者之间的区别——而本世纪特有的“天才们”则同时具有“公众”和“精选者”的情况。维克多·雨果和理查·瓦格纳他们的眼光变来变去——忽而着眼于最俗气的需要，忽而着眼于最挑剔的需要，他们在艺术上竭尽诡诈之能事，尽管在他们的骗术中伴随有真正的艺术造诣，

但他们依然缺乏伟大。

必须具备一切强大的、表面上矛盾重重的才能和渴求，才能成为经典作家。文学，或艺术或政治的某一种属亦只有在这些才能和渴求及时地到来时才能将其提升到自己的高度和顶峰，而不是在这种种现象发生之后。这表明了，在时间尚且存在未被搞得面目全非之前，它是一种起纽带作用和指引前行的精神，它在任何场合都作肯定答复的精神，即使以它的仇恨作答，它不是反射的——这反映了它灵魂深处的总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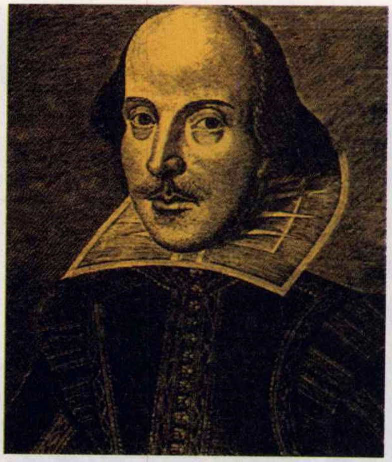
“这个范围包括了这个最高的个人价值了吗？”这里也许不得不考虑伟大的道德标准与经典是否就是水火不相容的。浪漫主义是否就是道德这个怪物在口头上和行动上的必然表现？也许，莎士比亚就是在一种美德同古典权力对阵、旗鼓相当的情况下而成为经典作家的。

唯有凭反抗才能表现权力意志，即它反感的东西是它搜寻的目标。细胞原生质的固有倾向是伸展伪足，四处搜寻。占有和同化首先就意味着征服，将被征服者彻底过渡到进攻者的辖区并对其增殖。而为了不让占有物流失，权力意志会分解为两个意志。所以，如果这种同化不能顺利进行，则该产物会因之分解，一分为二——权力意志的后果在此被表现。

美德用政党这个手段取得权力，诽谤、怀疑，在野的美德用“非道德”的手段来拆当政的敌对的美德的台，让其面目全非，受到不断的迫害和诬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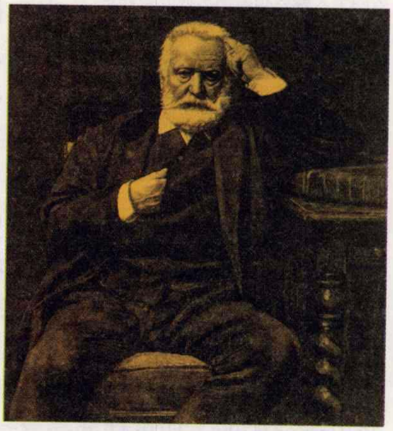
我们为了成全美德，必须改名换姓；在原则上谴责自己的意图；习惯了自我误解；认同于现存的和公认的美德；敌意于美德的敌人。在可以的条件或状况下，要寻求到庇护权力的避难所；要学会自我陶醉、感奋；适合于理想主义的伪善，要么与之共荣，要么与之同归于尽才能赢得这样一个党派。要变得天真幼稚，变得没有丝毫的意识。

论“逻辑的表面性”——我们能够一眼发现，“个体”和“类”的概念都是错误的。“类”仅仅表示同时出现的一群相似的人。我们很难发现“类”的细微进展和生长，因为“类”的发展和演变时间很长且进展缓慢。在这个发展阶段，由于自我发展还没有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平衡好像出现，这使得我们错误地认为——目的已经在这里达到，而且发展也有了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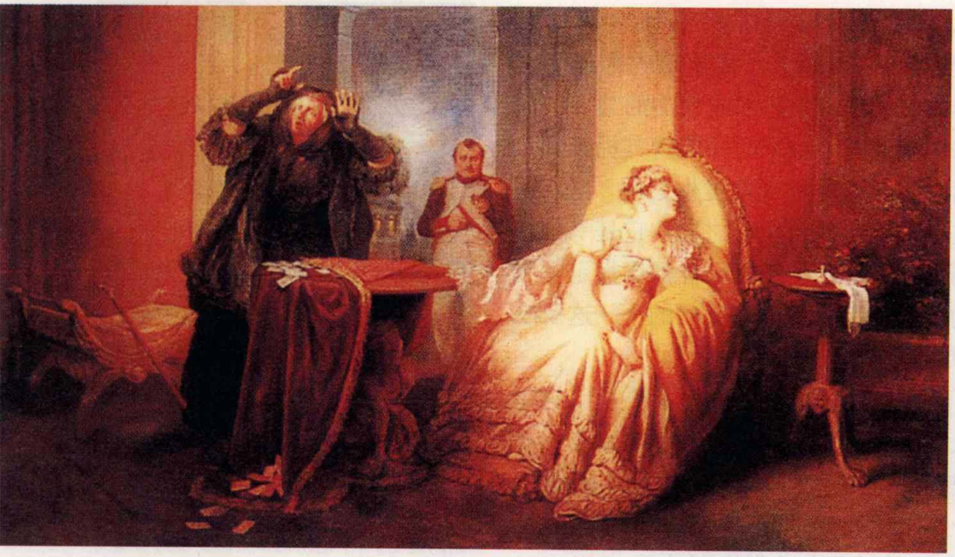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是尼采哲学的见证人。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把莎士比亚视为索福克勒斯与瓦格纳之间的人物。由于莎士比亚在艺术上是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继承人，音乐方面又是瓦格纳的艺术形式的先驱，于是他占据了希腊—德意志之间至高无上的地位。



雨　果

维克多·雨果(1802—1885 年)，1827 年发表《克伦威尔》序言，成为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宣言，雨果本人也因此被公认为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其主要诗集有《颂诗集》、《新颂歌集》、《东方吟》，小说最著名的有《九三年》、《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1885 年 5 月 22 日雨果逝世于巴黎。



约瑟芬的命运　丹瑟逆尔
奥地利　19 世纪

尼采否定公认的美德，认为这是一种自我误解和对真实自我意识的抹杀。在贵族血统论中，统治者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准成为评定的主要依据，然而在实际上却与历史相悖。为了政治原因，拿破仑利用婚姻关系达成外交手段，在大多数表现其平易近人、意志坚定的作品背后，他同时也具有暴虐、自私的另一面。

因为形式的连续性，所以它也就显得更为宝贵。然而，形式只是我们臆想出来的；如果"同一个"形式不断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么形式也就不再相同，它表现为一种全新的东西——"形式"的统一性只有用来比较我们才能把旧物相似的新东西同一看待。宛如在成形过程之前，又如包含于成形过程之内——好像本该达到某个种类。

犹如所有驯服精神都包含在一切现象之中，同一个错误到处被形成、类、法则和观念所重复，虚构被错误的现实转嫁。行为者和行为目的因形而上学逻辑的教义而承认："事实"并非自身。然而，脱节却出现在行为者和行为目的之间。

我们应当把形成概念、类、形式、目的、法则等的必需认为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使我们的生存成为可能的世界，而不应理解为似乎这样真实的世界就可以被我们固定为一个可以测度的、简化的、可理解的世界，这是我们所要创造的。

一切"再认识"，一切自我认识能力的基础乃是——通过简单化、粗糙化、强化和浓缩等过程来达到理智支配的感官能动性。一再复现"同样的现象世界"，现实的外观也由此而获得，是因为我们的感官被我们的需要极其精辟地概括。

我们的主观信仰逻辑学表明：将逻辑学的要求植入现象当中是我们在逻辑学本身到达意识之前所做一切事情的最终结果。因为，逻辑学现在已经被我们在现象中所发现；另外，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某物是"真理"会被这种必需所担保。我们在成为创造"物"、"同一物"、"主体"、"谓语"行为体时，客体、实体、形式的人的原因是同一化、粗糙简单化被长期推行的。

防卫或防御手段是道德的本质，也是披上甲胄，发育完成的标志。当人拥有武器，具有进攻能力之后，也就成为人发育完成的标志。由鳞片、甲叶和毛发构成的和平的工具亦由战争工具转化而来。

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中，我们更多的是见到萎靡不振的罪犯，他们因受到社会的谴责、蔑视和凌辱而毫无自信，对于自我及其业绩他们常常不屑一顾——这是罪犯的不幸类型；任何

伟人都清楚自己面临的危险——出身、良心、义务都是"紧箍咒"，然而他们心甘情愿于这种危险，因为伟大的目的及其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审美的净化"成为强化种类的后果。直接控制各种力为一个目的服务是那些伟大的、综合性的人，是那些有教养者——我们今日社会则缺乏这些人，而只能代表教育。我们的人是最为臃肿的并以歌德为我们的最完美体现——他根本不是什么巨匠，这也许是历史上最耐人寻味的混乱，但不是创世前的洪荒时代。

性欲、醉意、食欲、春意、凯旋、轻蔑、壮举、残暴及宗教情感的奋激反映出我们自身的丰盈和生命欲望，皆因我们在种种状态的作用下使得事物神圣化和变得丰盈，且使得事物诗化起来，而人的最古老的喜庆之乐则是性欲、醉意和残暴——在最初的"艺术家"那里，它们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是主要的三个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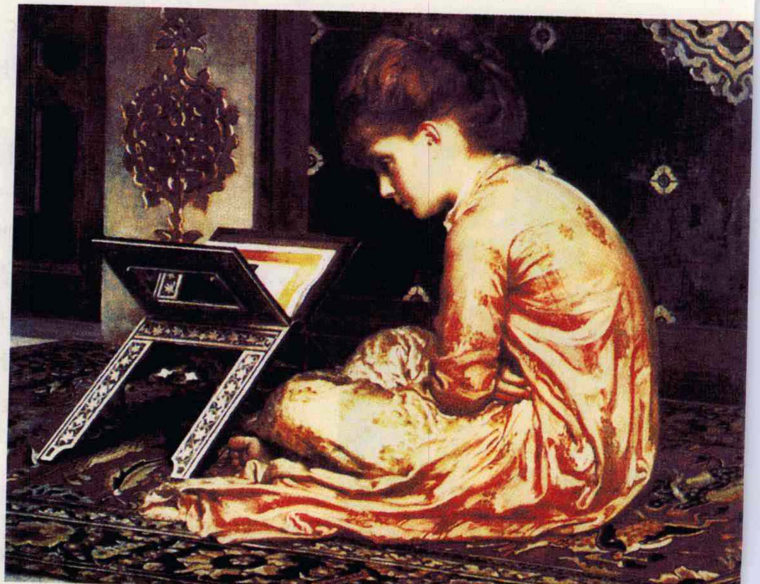
美学的状态——兽性快感和渴求的细腻神韵相混合，使得兽性的生命以激励上述欢乐状态，都用各有一技之长的那些回答来表现这种神圣化和丰盈的事物。生命力永远是第一推动力——有能力在那些天性的身上使得肉体的全部生命力具有丰盈的出让性和漫溢性是渴求的细腻神韵。讲求实用的人，疲劳的人，衰竭的人，如学者一样的形容枯槁之人缺乏艺术的原始力和对财富的迫切要求，他们是不可能从艺术中得到什么感受的——不可能不劳而获。

在上述状态下，尤其是当性欲产生时，认为本能的种类的上升乃是更高等的，更合意的、更有价值的运动往往天真地泄露出它的"完美性"——某种状态同样也是本能所力求达到的目标。

在艺术力的作用下，兽性的生命力的状态被唤醒——形象和意愿世界中旺盛的肉体，性的涌流和漫溢被冠以为艺术；另一方面，兽性的功能也通过生命形象和意愿的被提高而得到刺激——生命感得以增强——这些生命形象和意愿亦成了兴奋感的兴奋剂。

识字桌　雷顿　油画　19 世纪

尼采坚信伟大的人都是在强力意志的引导下完成伟大的事业，这是一次毫无顾忌的过程，激情和信仰成为真正的主宰，一切所谓不神圣的手段也会因目的而加以采用。图中，小女孩聚精会神地阅读着识字桌上的文字，知识和观点建筑起她意志的城堡，而她又利用意志来完成对真理的获取。



假如艺术家的伟大能量将丑陋的东西表现为某种现象，那么凭着丑陋和恐怖艺术家就成为主宰；或者，我们身上的残暴欲，有时甚至是使我们难堪的欲望因着丑陋的东西轻轻激起而成了自我侵犯，当然这样一来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感也会由此产生——丑陋的东西也就具有了这种强力。

伟人完成一种愿意伟业并想找到为此的手段，成就伟业，他首先必

上帝创造世界

在《圣经》中，上帝创造世界用了7天时间，而在这之前，所谓的空间还是一片混沌不堪。在一张出自12世纪西班牙的精美画毯上，我们重新看到上帝创造世界的过程，在他的周围分别是：从亚当身上创造出夏娃、上帝创造出动物界、亚当为动物取名几个部分。

须成为一个怀疑论者。按照“开明专制主义”——行施任何伟大的激情来说就是：坚信任何一种信念的自由都属于伟大意志的强力。在这种激情的作用下，理智不断地为自己所用，一切不神圣的手段亦被采用，不假思索地处事，信念必须具备但却不能屈服于它。信仰和绝对之物成为肯定和否定是软弱的证明——所有软弱都是意志薄弱。小人必然是那些信仰之人、信徒。结果，伟大的先决的条件必然是作为本能的非信仰的“精神自由”。

我们的理性信仰是由心理学派生的——从我们的“主体”情感中产生了“现实性”、“存在”这些概念。

我们从自身来解释“主体”，使得自我成为实体、成为一切行为的原因及行为者。

对实体的信仰，对偶然的信仰，对表面的信仰这些逻辑学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都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在纷繁的变化中，虽然不存在意志，但自我并不消逝，因为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我们意志的结果，这习惯已经形成。

“自在的世界”和“现象的世界”的范畴没有被区分。我们理性的所有范畴是来自于从经验世界得出的感觉论。“呼吸”“生命”这些最古老的鉴别法被“灵魂”“自我”这些概念的历史一再表明，这里也在流行。

物质性的概念是空的——如果没有物质性的东西，非物质性的东西也就不复存在。

永远无法确定的主体范围，它始终忽大忽小，它的体系中心点不断偏移——体系会一分为二，当它没有能力组织适合的群体之时。此外，体系是将那些软弱的主体改造成为自己服务的活动分子，最终构成一个新的统一体，而不是要消灭它。——主体“原子”是不存在的。只存在那种本来要求强化的东西，它为自然炫耀而间接地“保存”自身——实体是不存在的。

对同一事物进行肯定和否定，我们不会因此而成功。这是一

米开朗琪罗

深受希腊影响的米开朗基罗在其艺术创作中极富独创性，他所雕刻的姿态和肌肉，富于表情和思想，不如希腊人的天真猛烈，也不具有尼采赞叹的那种“酒神精神”，而所谓的“人的觉醒”和“生命的尊贵”，却被米开朗琪罗演绎得淋漓尽致。

个主观的经验定理，是无能的，毫无“必然性”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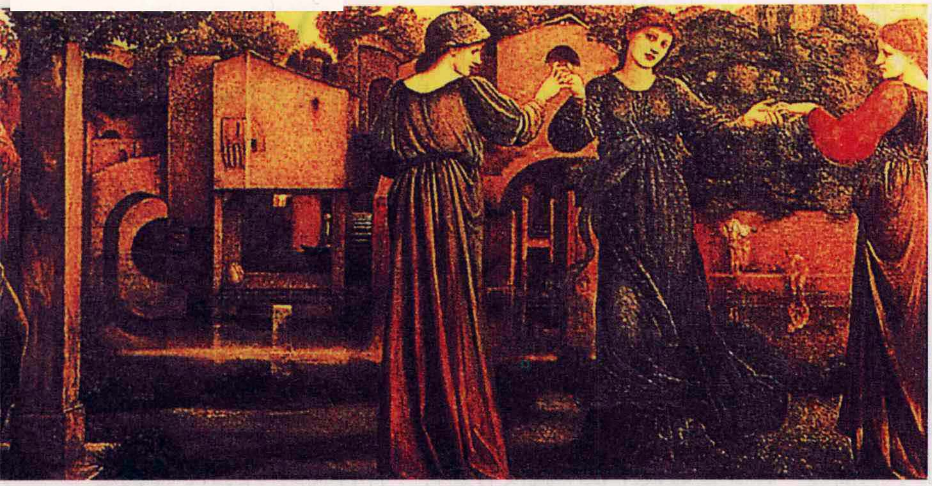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假如在一切定理中，矛盾是最可靠的，是最后的、最基本的、构成一切引证的根源的定理，一切其他公理的原则都被它所包含，那么它在论证方面的前提倒是人们所应该认真考虑的。如人们早就从某地得知的东西一样，它的头上不能加有相反的头衔，某种与现实物和存在物有关的事物——它必须坚持，或者，它的头上不应加有相反的头衔。——这两种情况必具其一。届时，逻辑学变成了为了设定和整理那个对我们来说应该称之为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为了认识真实的东西——变成了命令。

然而，逻辑学的公理是否适合现实？或者“现实”、“现实性”这些概念的标准和手段是它们首先为我们创造？假如如前所述，存在物也许被人们所认识，由此我们说逻辑学的公理就适合于现实——但情况却根本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定理中包含有一个对于应该是真实的东西的命令，真理的标准不包含其中。

像A作为每个逻辑学的前提一样，在假设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自我同一的A，A就是一种表面性的东西，一个单纯的表面的世界就成为逻辑学的前提。事实上，在无限的经验科学的印象的影响下我们才去信仰那个定理的，然而这个定理却一直被经验学所肯定。信仰逻辑学的前提是被我们所信仰，“物”——就相当于A的本来面目。如原子一样，逻辑学的AB是物的一种仿制。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理解，而且衡量真实存在的标准被我们从逻辑学中推出，我们便设计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把实体、谓语、客体、主体、行动等一切基础都设定为现实性。但是，这个世

逻辑之父

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认为，三段式严格学术格式下的演绎推理可以避免逻辑上的一切错误。这一体系的创造被认为是形式逻辑的开端。图中勒拜大教堂的绘画创作，正好展现了（从左至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西塞罗的修辞学和同巴的音乐。



界又变成了表面的世界。

原来的认为真实的和不真实的——肯定和否定的思维活动，必须认为它们都是真实的或者都是不真实的，因为习惯和权利成为这些活动的前提。它们因而认为对我们来说认识是有的，判断会达到真理这种信仰的统治。——简言之，逻辑学的某种东西被本来的真实说明，这种东西不可能被相反的谓语适合——逻辑学对此毫不怀疑。

磨 坊
油画 17世纪
尼采认为，通过科学技术所获得的科学经验和技术将带给人类生活的复杂和矫揉造作，而在犬儒学派看来，假如没有必要的文明成果，人类将更加安逸地享受生活的乐趣。画中表现出的放荡豪爽的人物外形据说来源于犬儒学派的自由透视观。

一种感觉论的、粗俗的偏见在这里盛行，我们关于物的真理会被感觉所教导，同一事物不能在同一时间讲述，不能同时说出这是硬的和这是软的——我不可能同时具有粗俗的和优雅的两种对立的感觉这个本能。

概念能够被我们所构成，某事物的本质会被某个概念所描述，这个本质也会被我们所理解——这种信仰形成了概念上的矛盾定理。像几何和算术一样，逻辑学仅仅适于我们创造的、虚构的本质性。逻辑学使得我们学会了图画和算术，按照一个由我们设定的存在模式去认识现实的世界。

论克服决定论和神学。——认为有条不紊地依次出现可预计地出现某事，但必然出现事物的结论我们却从这种认识中得不出。认为在每个确定的场合，事物不会被一定数量的力用一种唯一的方式和方法决定自身和表现自身也不会被变成“非自由意志”。把事物解释成现象，只有我们——“机械论的必然性”不是事实。支配现象的必然性后果被我们用现象的可表述性所解释。但是，我对于不得不做此事的认识绝不会从我从事一定的事那里产生。在事物中，我们无法指证受迫——常规仅仅证明，同一现象不是另一现象。我们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一个作用于主体的受迫的结果，是因为我们硬把主体、行为者塞进事物而由此产生了这样的表象。但是，还是某个“行为者”在起作用。只要起作用的某物，受影响的某物被人们想起，就会存在因和果这个危险的概念。

a）必然性是作为解释而不是作为事实；

b）各种东西接踵而至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人们认识到“主体”是虚构的而并不是起作用的。

物性不过是我们按照主体的样子所构想出，并将其强行解释成耸人听闻的大杂烩。物的现象间因果的信仰——对起作用的物相互作用就会产生，如果我们对超导作用的主体不再相信。

人们需要主体而对这个世界作出设想，起作用的原子世界也会由此产生。

说到底，这是一个关于“自在主体”的设想，最后“自在之物”也会产生。但“现象”这个概念也就不再起作用，因为主体是虚构的，“自在之物”同“现象”的对立是靠不住的。

c）我们在放弃起作用的主体的同时也放弃了起作用的客体。存在——持续同自身保持一致，同主体和客体是无关的。因为，它们是现象综合体，表面上是连续性的；相对于别的综合体来说。比如，由于静、动，张、弛这些现象节奏快慢的差别，这些差异的表现好像是对立的，但事实上它们都不存在这样的对立——一个本来存在的对立只是表示程度的差异逻辑学的对立产生我们的对立概念——然而，从逻辑学出发却错误地将这个概念转移到物上。

d）我们在放弃“主体”与“客体”的概念的同时也放弃了“客体”的概念。如，“物质”、“精神”和其他的假说式的本质及“物质的永恒性和不变性”等等。存在于这个概念中的各种修正案也将被放弃，物质性也将被我们所抛弃。

世界用道德表示，这个世界就是虚假的——道德是虚假的，只要道德本身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真理”是应予创造之物，不是现成的，可以找到的和可以发现的东西，因为固化、真实化、持久化，消除虚假性，把这种特性变为存在之物是真理的意志。同时因为确定真理不是将固定的和肯定的东西意识化，而是一种无限过程，一种主动的规定，真理也许更是一句句赞成“权力意志”的用语——用来为某个过程命名，为一种本身无穷尽的征服意志命名。

对特质之物和规则的轮回之物的无上信仰作为生命的基础；这个可猜测的、似乎成为存在的世界伴随着愈为强大的生命而更为广袤。逻辑化、理性化、系统化等等都是作为生命的辅助手段。

存在的世界、形而上学的世界、“自在之物”及已存在的世界是人们对真理的欲望的追求——某种非常态的目的的反射物。作为创造者的需要，人虚

为舞会准备　爱玛　油画　1867 年

人的偏见是力量强大却又隐藏起来的重要心理。在通过感官认识世界的同时，偏见会漫不经心地指挥着人类的器官，并由此操控我们的理性。由此，尼采宣扬理性不可信，遵循意志才能找到出路。少女为参加舞会在镜子前面打扮，意识中的偏执让她忽略了整体效果，而只在意自己的妆容。

价值体系的束缚

尼采对女性的轻蔑，在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中还是第一人。他认为，由于女人的肤浅、骄傲、放肆和轻率而不能和她们谈友谊，“男人应该去训练作战”，而“女人应该训练来供战士享乐”。1895 年的这幅画，形象地反映了尼采的这一思想。

摩西十戒

菲力普 油画 17世纪

由于犹太人在历史上遭遇了太多的压迫，顽强团结的民族自尊心成为了最显著的民族情绪。犹太民族认为，之所以遭受苦难，正是因为他们没能保持住对信仰的纯洁，因而引起上帝的震怒。直到现在，犹太教徒终身拒绝食用任何不洁之物，不愿亵渎神圣的圣约。

构了经过自己加工了的世界，并对这个世界作出预言；人的支柱——就是这个预言——对真理的“信仰”。

所有现象、运动及发展、生成都是在时刻确定程度和力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斗争……

一旦我们把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幸福和贫困作为意图寄托给某个对我们是如此如此的上帝、自然等，我们也就丧失了那纯洁的生成。“个人的幸福”不为“类的幸福”牺牲，它们都是虚构的。“类的保存”是在通向更强大的类的途中对类的克服的结果——是类增殖的结果。

论题——表面的“目的性”即“无限超越一切人的艺术的目的性”只是作为活跃于一切现象中的权力意志的结果——与目的性方案相似的秩序会被变为强者的过程所带来，不在于表面的目的。然而，组织制度会形成一种手段和目的秩序的外观，当较小势力发挥较大权力的功能，形成等级制——超级权力到手后。

对表面“必然性”的驳斥：

——它只是表示一个力不同时也意味其他。

对表面的“目的性”的驳斥：

——后者表示的仅仅是势力范围及其与之相默契的秩序。

我们常常通过假设存在物来思维和决断。因为同等事物的公式是逻辑学适用的唯一对象，由于“存在物”是属于我们的视觉观，所以这种假设还不能影响——它是存在的。

我们有一种力能够整编、简化、伪造并人为分割，所以虚构的主体、实体和“理性”诸世界的存在是必然的。按照一定的范畴编排现象，成为形形色色的耸人听闻现象的主宰意志是所有“真理”的终极目的。对事物“自在”的信仰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认为现象是现实的。

因为生成的世界是“虚假的”、“自相矛盾的”，所以我们无法阐述它的特征。“认识应该是某种别的东西”，因为认识在不断地

阅读　油画

宗教也是一种世界观，它建立在虚幻的想象基础上，又依靠非理性的信仰为支柱。作为哲学家的尼采，依靠理性精神，反对这一盲目信仰。图中的老妇人认真阅读着什么，或是科学的，或是宗教的，而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她的世界观。

排斥着生成。因为先有意志才能形成认识，对存在物的错觉也必定会由生成本身而产生。

作为道德论的自然主义："自然"的价值——自然的非道德性和自然的"功利性"被解放了的、超自然的道德价值所还原。

把似乎解放了的和变成非自然的道德价值还原为"自然"价值——价值的自然的"非道德性"，这是我的使命，由此我可以把该观点的倾向性称之为道德论的自然主义。

备注——试与作为犹太教的"神圣"及其自然基础进行比较。如同奉为至上的伦理法则，它也脱离了这个法则的自然一直到同自然相对立。

道德的非自然化步骤——"理想化"：
是通往个人的幸福之路，
是认识的结果，
是绝对的命令，
是通往尊崇之路，
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

道德的估价 DAODE DE GUJIA

只要它还是一种社会性的估价，就要完全依照此人起的作用来衡量。道德的贬值经判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人本身具有的价值被低估、被忽略，甚至被否定了。

启蒙运动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以诗创造出了超人的理想存在，并指出人类的生存目标是在人类自我意识基础上，建立全新的社会关系和道德体系。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发生在欧洲各国的一场资产阶级文化教育运动，它强调扫除天主教的迷信，提倡认识自身，重回理性时代。而尼采对人类自我认识的提倡，正是这场伟大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启蒙。

巨大的自我意识是作为人类意识到自身的，而不是作为个体。让我们踏上羊肠小道和平坦大路吧，因为我们能够意识到自身，能够回忆起自身。

“真理”不断被人们追寻：痛苦是因为矛盾、迷惑和变幻，真理是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自相矛盾、不欺人、不变幻——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印度的批判：“自我”也是虚幻的、非现实的，他对有一个存在的世界不应当有任何怀疑的念头——他必须寻找通向这个世界的途径。

然而，在这里现实性的概念是如何被人们得出？——为什么变幻、迷惘和矛盾等诸多痛苦是从这里诞生出？

蔑视和仇恨一切既往的、变幻不定的、运动的东西——凝滞物的估价来自哪里？事实上，对真理的意志仅仅是对凝滞世界的要求而已。

凝滞之路是理性的指向，因为感官受到迷惑，理性能够纠正错误；距离“真实的世界”最近是最感性的观念——感官导致了大多数的不幸

——感官是骗子，感官是狐狸精，感官是杀人犯。

因为变幻总是排斥于幸福，所以幸福只能属于存在物中。由此，通向最幸福之路的公式就成为：最高的愿望与存在物合二为一。

总而言之：存在的世界是有的，但我们生活的世界却是个错误，我们这个世界是不该存在的。

对变化物的非信仰，对变化物的怀疑，对一切变化的蔑视，作为原先的第一推动力——只有一种结果表明对存在物的信仰。

如此反映的是哪一类人？一种对生活感到厌倦的种类——非生产性的、受动的种类！假如一种相反种类的人能够被我们设想出，那么他们会因为这种信仰的僵死、无聊、无足轻重而蔑视它，从而使得他们无须去信仰存在物。

非生产性的人不想去创造一个应当存在的世界，他们相信本该存在的世界是存在的。他们去寻找达到他们设定的世界的方法和途径。“要真理的意志”即是无力创造的意志。

心理学的诀窍和解释是虚构一个符合我们愿望的世界，其目的是用真实的世界同我们尊重的且令我们感到满意的一切相联系。

解释的力量作为“要真理的意志”的特性，解释的技艺亦成为处于这个阶段的“要真理的意志”的基本。

对解释的力量不再占有，对创造虚构的力量亦不再占有（这是比上述种类还要贫乏一等的人。——原注）虚无主义者将会是他们的最后归宿。

韵 律 德洛涅
油画 1912—19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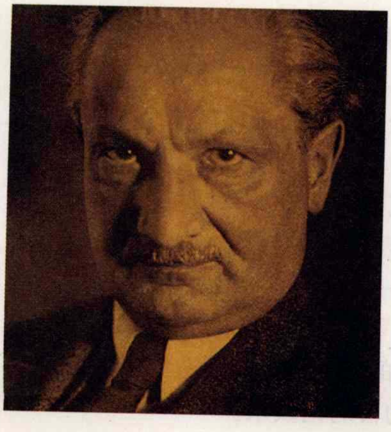
尼采说，人生有三阶段：一是骆驼阶段，于坚忍的苦学中，异常艰辛；二是狮子阶段，勇猛拼搏，建立“事功”；三是婴儿阶段，扬弃一切破坏的冲动，泯灭一切旧日恩仇，回到天真烂漫、安静而和谐，同时也在创造。在德洛涅的作品中，我们仿佛看到环环相扣的人生阶段，虽有色彩差异而表现不一，但始终追寻着生命轮回内在规律的指引，生生不息。

虚无主人者认为：这个世界不该存在，从现存的世界出发；这个世界不该存在，从本应存在的世界出发。生命、行动、受动、意愿、感觉不存在任何意义。虚无主义的激情是“徒劳无益”而毫无结果的。

凡是不能把自己的意志植入事物的人，是没有意志和没有力量的人，他们是不会相信事物中存在的意义，当然也绝不会让事物具有意义。

人们自身是构成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在一个荒唐世界中人们生存的忍耐程度会被意志力的测量器所测出，人们亦可以在它的指示下让事物显出意义的程度。

左邻右舍会在力的作用下组织起来，这样一来，表现在哲学上的



海德格尔

虚无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不仅是价值的失落。按照尼采的观点，价值化本身就已经是虚无主义的表现了。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存在的探究，正是承接了尼采的思路，而且两人都想在实证主义——虚无主义的现代世界中强力树起本真的自由。

佛陀鹿野苑宣讲佛法

尼采认为，缺乏意志的人才会渴望信仰，因为当一个人越是不知道如何决定，就越是希望被人决定。而这样的决定力或许会来自很多方面：神灵、特权阶级、教义和政党意识等。在这一点上尼采认为，佛教和基督教的发展迅速，正是通过这样的意志依赖而形成的。

客观眼光也就成为缺乏意志和力的征兆。一心想确定某物并不能让某物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来确定。

作为中间类型的艺术家，应当存在的东西的象征会被他们确定——他们是生产性的，实际上他们是在变革和改造；他们同那些听任万物保持原样的认识者们是有根本区别的。

哲学家和悲观主义宗教的关系。他们认为，具有至高无上的现实性的是那些最受重视的事物——他们是一个种类。

哲学家和道德之人及其价值标准的关系。宗教意义已经没落，意义就是道德对世界的解释。

在虚无主义中期，战胜哲学家是通过消灭存在世界的办法。因为，重估价值、神化和确证生成物和表面世界还没有成为唯一的世界之力时，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日益壮大或者日益虚弱，均可以作为一般现象的虚无主义的象征：

一方面，十分强大的创造力和愿望，使得他再现需要对总体做出解释和赋予意义——“更切近的任务”，国家等等；另一方面，当作为创造意义的创造力也懈怠起来，失望于现成的状况——那么，对信仰意义也就无能为力——这就是“非信仰”。

这意味着：

1. 无须消灾灭痛、慰藉人心的空想世界就可以表现强大和自制；

2. 损坏、解剖、失望、消弱。

依附于信以为真的实际需要就是信仰真理。这是对心理学的还原，不管害怕、懒惰等一切以往的价值感。

还原就是非信仰。假如真实的世界从来就不曾存在过，那么过去于存在世界中已经消失的价值感会重新变得活跃起来——这种非信仰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获得新的价值。

我们常常是按照一个人是否对人有用，或有价值，或给人以伤害来评定这个人的价值。也就是说，按照艺术品本身产生的效果来对艺术品进行评定。然而，此人同他人相比较的价值根本没有被涉及到。要完全依照此人起的作用来衡量“道德的估价”，只要它还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估价。一个对自己的舌头有着自己审美的人，埋没于自己的寂寞之中，并为自己的寂寞所包围，不再健谈，而变得沉默寡言——这是大方的人——是另一类完全高等的人。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无法认识他、无法加以比较就去贬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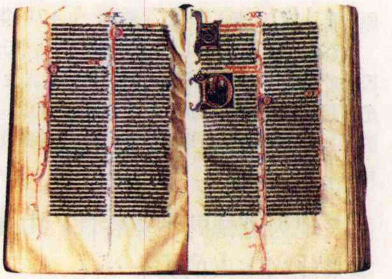
低估、忽略，甚至被否定人本身具有的价值，使得道德的贬值经过判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这是仅仅就人而论的人的价值。——原注）幼稚的目的论残余。

人们由于懂得《新约全书》的基础是什么，所以它显得一点都不天真。这个民族具有无情的律己意志，一切自然的依托早已失去，自身的生存权利也被损害；然而，它却知道了得到承认之路，并且让自身建筑于选民、圣徒团体、许愿的民族、教会等非自然的纯虚构的前提之上。它自以为虔诚的骗术天衣无缝，颇为“心安理得”于这种“高明”的骗术。它认为，犹太人如果以天真的姿态出现，那么麻烦就来了；而别人可能不会严加防范它的布施道德。——你们自己握有的那一点理智、怀疑和狠心的根基，在你们读《新约全书》的时候你们会让它们失去吗？

涂 膏 壁画

尼采认为，犹太民族是历史上最奇特的民族，他们虽身处难堪的处境，但在对待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上，仍以一种毫不隐晦的意识不惜任何代价地选择生存。这种执着于生命的坚韧，比希腊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杜拉–欧罗玻斯一族犹太教堂的壁画，画面描绘的是先知撒母为伯利恒的牧羊人，即犹太人未来的王——大卫涂膏的场面。

庸众是出身卑微的人的一部分，他们无教养、无知识，他们根本不知道精神事物中竟会存有良心，他们是受人敬仰的上流社会的渣滓，甚至在没有丝毫一点文化味儿的环境中混成了人；就像犹太人——一切迷信的前提，愚昧无知本身，制造诱惑的喜好同他们聪明的本性混乱地杂合。



《圣经》书影
欧洲 15世纪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书籍的阅读方式也跟着发生改变。这是一本可随身携带的《圣经》，长138毫米，宽约83毫米。《圣经》版本的不断变化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群体，它已从昔日的贵族用书落入了寻常百姓家。现在，《圣经》在欧洲的年销量已达10万册。

“真理”的本质通过估价表现出来的保存条件和增殖条件——“我认为某物是如此”。唯有就保存条件和增殖条件而言，我们所有的认识器官和感官才是发达的。由经验证实的对理性及其范畴的信仰，对辩证法的信仰即逻辑学估价对生命具有的功利性仅仅是这些信仰的唯一证明。它们并不是这些信仰的真理。

某物应被认为是真实的，也就是必然的。因为有人认为一定存在许多信仰；认为可以判定；认为一切有生命之物及其生命的前提是对一切基本价值的怀疑，而现在则缺乏这种怀疑——并不是说某物是真实的。

价值关系是真实的世界和表面的世界对立的来源。假如存在这一级别是我们将我们的保存条件反映到的层次，假如我们为求得兴旺发达而必须坚持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真实的”世界就是存在的世界，而不是可变的和生成的世界。

原罪 凡·德·高斯 油画 1470年

《圣经》指明世间之人都背负原罪，即先祖在伊甸园因偷吃禁果而犯下的罪孽。于是强调，人生存活的目的就是要用自我反省和压抑来弥补先前的罪过，使人生更重要的意义全部轻易地被埋没在永世痛苦的自我否定中，无法自拔。

至高无上的要素——“上帝”，永恒的神化和非神化过程——生命；然而，价值的顶点是不存在的，有的仅是权力的顶点。

机械论和质料只是作为低贱等级的表现形式和欲望——“权力意志”的非精神化形成，它必须被彻底消除掉。

最高级的力的结果：从最奴隶性基础上的权力产生的最高精神化——生成的顶点的倒退。因为它反对自身，无力组织任何东西，而把自身的力用于分解了。

a）群居因战胜群居的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它仅仅局限于一个较小然而却是强有力的数量上；

b）民主主义会随着战胜得权者和强者的程度而愈发得势，最终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因素的极度泛滥。

最无权者过分地要求对大事有裁决之权，要求参与大事，这使得人们即使对理智的洁净感要求不高，但也抑制不住《新约全书》引起的、说不出口的不快之感。这本书在论述生命、世界、上帝、生命的目的等那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时，流露出无耻的轻佻，好像这类东西根本不成其问题，甚至是些尽人皆知的问题。

人由于不知道利用自己最强劲的欲望，所以会担心自己的“非道德性”——人的虚弱由此而表现为道德的不宽容性。由此一来，世间这最富庶的地带被久久地荒芜——在这里不存在本来能当主人的力……

人们很不以为然地评判基督教以外的生命。因为，人们不满足于把自己的夙愿设想得很卑鄙，他们无须总体诽谤一切异己。作为第一批基督徒，神圣的妄自尊大同下贱和狡诈的灵魂相安无事。

他们在未来这方面可以大捞一笔。世间最脏的一类人就是他们。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基督的一生，预卜的权利被他争得，让预卜能够获得权力就是他的行为……

当道德作为最高的价值出现，他们非自然化的重要阶段就成为——“为道德而道德”。在这个阶段，宗教贯穿于道德本身。（比如，犹太教。——原注）当然，也存在这样的阶段，相对于道德，任何上帝都不够“道德”，道德使得自身脱离宗教，转而偏爱非人格的理想。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此。

“为艺术而艺术”让人们将一个虚假的对立带进事物，其结果必须是对现实性的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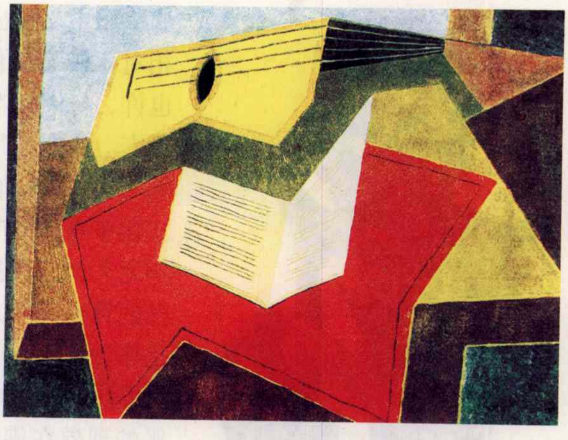
"理想化"令人讨厌。人们在由现实的东西得出一个理想后会攻击现实，使其贫困化，并进一步诋毁它——以"为美而美"、"为真而真"、"为善而善"三种形式憎恨现实。

人们不认为艺术、认识和道德是提高生命的意图，却将它们成为了生命的对立面，变成了"上帝"，而它们却都是手段。

生命和提高的条件被"美和丑"、"真和假"、"善和恶"这些区别和对抗所不断地暴露。当然，它们是指一种坚实、持久、排斥对立的综合体而非指一般人的。但由此引起的战争却是强化孤立的隔绝手段——这是根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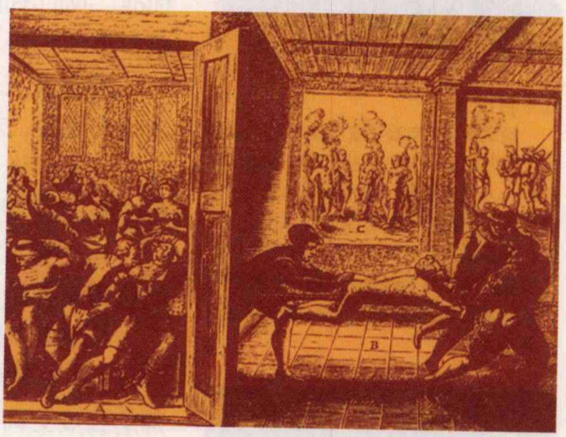
斗士通过寻找自己的对手并使之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对立面——这是斗争的结果。犹如悟性、审美、美德会败于他的敌手，他试图自信他本身就是善良物。对强大无比的防御和进攻手段的信仰，他一刻也离不开，对他而言，信仰就是自信，自己是在信仰上帝——然而这种自信又会使他常常这样错误地认为。"上帝的胜利"充满他的头脑，胜利者会捞到什么便宜——根本无法设想。"良好的审美、良好的判断，我们自己需要的美德，这一切我们都具备……"每个处于战斗的小团体乃至个人都这样千方百计地说服自己；这种对自我估价的夸张使得他们在斗争的迫使下而全面具备……

在佛教中，这种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行为都是由一切渴望，一切引起欲望、流血的现象转化而来的——人们被告诫不要作恶，也唯有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一切生命是无意义的，行为也不具有什么意义，然而生命上面却附有行为。恶会导致采用其目的会遭否定的手段，由此他们认为，导致不合逻辑现象的动力是恶。来自欲望的任何刺激被他们所拒绝，正是因为他们在寻求一条通向不存在的道路。比如被厌世者



吉他与乐谱
格里斯　油画　1926 年

在尼采看来，奴隶道德形成欧洲的心理病态，上帝的观念不过是不安的良心所形成的自我折磨的要求，而这样的宗教虔诚在本质上也是机械的。图中，脱离了音乐家而单独存在的乐器和乐谱之间存在着机械性，他们天生所含有的相互关系因为演奏者的缺席而变得外化。



教派之间的残杀

早期基督教的生存状态十分险恶，教徒在随时会遭受迫害的情况下，还要面临灭教的危险。而在它自身逐渐强大起来以后，也同样避免不了同其他教派之间的争斗和相互屠杀。在教徒看来，这是为了保存教会的实力，而在尼采看来，这样的行为与教会所排斥的险恶灵魂相差无几。图中描绘的是法国宗教战争期间，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残酷屠杀，在历史上，这样的宗教冲突和战争屡见不鲜。

红木苦行僧

尼采认为，宗教和道德赋予人的束缚往往会发展到一种非人格的理想化状态。这时，人们所有的生活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为道德而道德”痛苦地活下去，以洗去自身莫须有的罪孽。当这一理想化愿望发展到极端并落实到个人时，苦行僧的角色就出现了。图为红木雕刻成的印度苦行僧坐像。

的快乐主义提出的最高价值标准——不要报复！不可复仇！相对于佛教，使徒保罗倡导的犹太狂热是相去最远的东西。也许，与佛教本能相违的只有教徒的这种紧张、炽热与躁动不安。首先就是感性形式，即圣化了的基督教形式——用爱的名义。那些有教养的、甚至超精神化的等级——就其历史文化来看，与产生基督教的等级是不一样的，因经受了几百年之久的哲学战而变得疲惫不堪，他们转而利用佛教来打自己的算盘……总而言之，人们为了脱离一切行为，人们仅仅是作为权宜之计，作为手段而需要善行，由此同人的正果同时发生的精致的道德彼岸性也在佛教那里被构想出——超善恶的现象在佛教理想中出现。

作为历史上灾难深重的诱惑欺骗和非神圣的大骗局，我认为，只有基督教。基督教的萌芽，尽管做了种种伪装，还是被我从理想中分析出，一切对基督教的暧昧观我都要击溃——我要与基督教背水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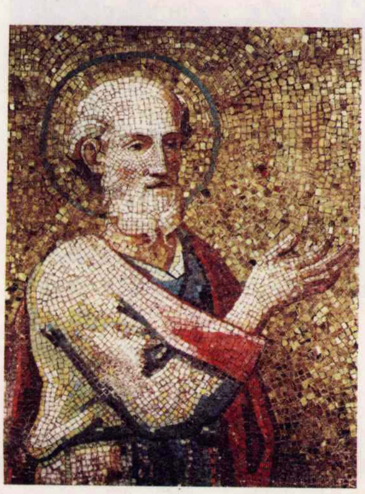
文化迄今最为严重的蜕变是：小人的道德成为事物的标准。我们不能任凭这类“上帝”理想永远骑在人类头上作威作福。

同犹太人一样，基督徒把生存条件和革新行动都归功于老师的说教，老师的一生也由此而被美化。为有利于自己的宣传，他们将自己的实际生命和活动说成是对老师的服从，是老师的睿智产生了他们全部的至理名言。

这一切可能都是保罗干的，另外的一类圣徒是他们用自己认为是神圣的东西造就的。

因为教团的自我美化而产生了包括复活说在内的全部“奇迹说”。他们认为，老师那里的东西自己也有，只不过老师的程度更高些而已。

什么时候，基督徒们也能成为主们——这要视谱系、性别、群体、教区等共同体的本能而定，他们自己的那些状态和服从、互惠、体贴照顾、不偏不倚、恻隐之心等渴望因着这个共同体的保存而让他们感到这些状态和渴望本身的可贵——对上述状态和渴望或者与此相抵触的东西都要受到压



圣保罗像 镶嵌画

基督教本是从犹太教中脱离出的新教，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众多的伟大人物，使徒保罗就是其中之一。公元1世纪，保罗开始进行传教活动，并逐渐使基督教脱离了犹太教的影响，最终表现出自身特色。这幅镶嵌画是从罗马圣彼德大教堂的地下室中发现的，它展现的正是基督教使徒保罗。

抑。

个人也好，等级也好，同样也要看统治者的本能，要对那些使俯首听命的人变得顺从和听话的美德进行保护和嘉奖——对种种状态和欲望尽力让它们同自己疏远。

通过对一定量的特性和状态进行培养，使得群畜本能和统治者本能达到了一致。然而，群畜的本能却是出于直接利己主义，统治者的本能是出于间接的利己主义。

将基督教看做是群畜宗教，人们在基督教的教导下要学会服从，这使得主人种族屈服于基督教。相对于非基督徒，基督徒要容易统治。中国皇帝就是在教皇用上述的暗示建议下来宣扬基督教。

应该指出的是，对于热爱危险、冒险和对立的人来说基督教理想的诱惑力是影响最大的，只要能够获得真正的权力感，即使冒险，他们也是无所不爱的。在神圣的泰莱西亚那里，英雄主义的堂·吉诃德式的愚蠢举动和放纵意志作为坚强意志的一种形式而为基督教所表现。

某物是否真实并不是问题，它是怎样起作用的才是问题。只要能为升温服务，能够被“相信”，所有一切谎言、诽谤、无耻都是好的——它根本缺乏正直的理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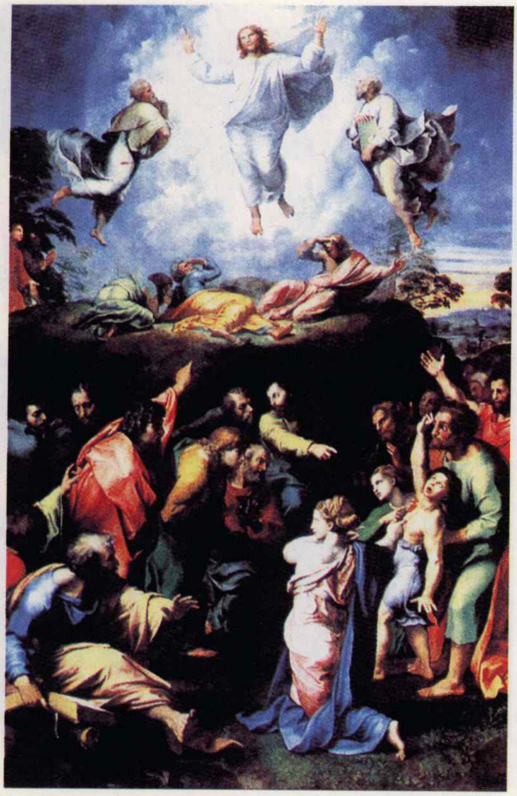
理性、哲学、至理、怀疑、谨慎等是矛盾的来源，在原则上被蔑视——这是一所训练学校，诱惑手段的形式被疯狂地信仰。对这一学说总是引经据典，将上帝尊为这一学说的倡导者，使徒是毫无意义的，以为这一学说无懈可击，坚不可摧，我们对它只能是信仰、接受——对这一学说进行无耻的吹捧和美化；通过由衷

查理五世

16 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手握长矛，身披盔甲，跨上黑色的战马俨然急待一跃的姿势，极富攻击力和威严感。而这一形象和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战争政策，正是尼采宣扬的强人典型：手持利器，与一切蛊惑人心的宗教势力和奴隶道德抗争到底。

五 月　莫奈　油画　19 世纪

尼采将生命视为存在的第一要义，只有在生命的行进中才能揭示世界的本质、动力以及人的生存、文化和道德价值的真谛。由此，西方哲学直到 19 世纪都保持着重人轻环境的传统。图中描绘了春天的景象，充沛的生命力在画面上跳跃燃烧，通过自然界和人的眼睛向外流淌。



超　脱　拉斐尔　油画　1517 年

《圣经》中写道：耶稣在复活后的 40 天时间里，向许多皈依他的人显现，坚固人的信心，他还吩咐门徒，往世界各地传去天国的福音。图中描绘的正是耶稣复活时的场面，基督教的“奇迹说”在尼采看来却只是一场非神圣、非正义的大骗局。

地感谢和恭顺来表达人们接受了这一学说的状态，因为能够接受这种救世说乃是极不寻常的恩惠。

怨恨，一切低贱的物反对一切体面的物的那种怨恨——是人类梦寐以求的。这是与世界智慧、世界权力相对抗的学说，他们被人们叙说，人们由于受到诱惑而去接受了这一学说。许许多多的败类将会被说服；快乐、优惠、特权将会源源不断地奉送给那些最鄙俗、最恭顺的人；贫乏、渺小、愚蠢的头脑在它的诱使下自负到了荒唐的地步，变得愈发狂热，仿佛他们成为了意志，成为了地球之主宰。

我不得不再次重申，对这一切人们蔑视的程度还不够。我们只要通过这一学说运用的手段知道该采取怎样的方式。而无须对这一学说大加批判。它为了一己之私，无耻地同美德联合，不惜动用美德的全部魅力……它妥协于古老文明对荒谬的需要，它联合于矛盾的势力，迫害和虐待被它不断地挑逗，惊愕、发怒时时从它身上爆发。

这一学说正是一种经过反复考虑、不断思考的无价值性，犹太教士团的权力和犹太教会的创立正是通过这种东西而确立。

以炽热的激情为基础的“爱”的温暖，无限的空谈与极度的夸张，对冷静的思考和嘲讽的手法的缺乏，非军事性的本能表现，偏见与男性的骄傲、感性、科学、艺术等这些基督教的相对低贱性应该被人们区分开来。

犹太家族因信仰不同而分居，这是犹太教建立的现实性。它遍身的傲气却蒙上了恭顺的外衣，“选民”的隐含亦让它温情脉脉——温暖柔和，热心救助，彼此卫护；那些一切在上和拥

流浪途中的该隐

根据《圣经》“创世纪”第二、三章记载：亚当和夏娃的子女为了向上帝争献贡物，种田的该隐杀害了牧羊的亚伯，最终受到上帝的惩罚，从此过着漂泊流离的生活。这是由怨恨导致的杀戮，在圣经中，它得到上帝的惩罚而四处流浪。

有殊荣与权力的人，它都对他们抱有毫无嫉妒之心的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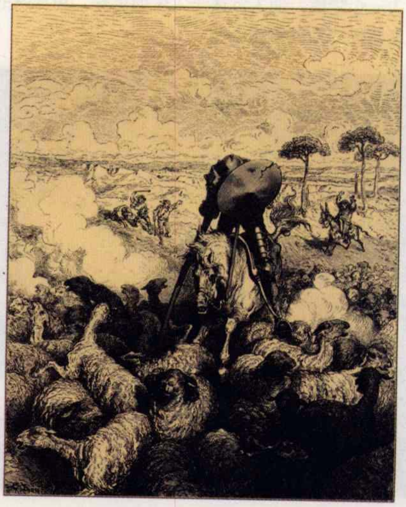
这种极乐状态一致被认为是权力，它无所不谈，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在异教徒之间也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它被视为保罗的天才。因为，那些潜在的能量和明智的幸福感被他充分地利用而让基督教变成“信仰更加自由的犹太教会”，处于外族统治下的全部犹太教经验和教区的自我保存技巧（包括被他视上述一切为自己天职的犹太教宣传手段。——原注）也被他充分地利用。因为一定量的美德培育，那小人物、而非政治性的、局外的种类自我保存和取得成功的艺术体现了美德的唯一意义——“特定种类的人的手段被保存和提高”，也同时导致了那小人的、而非政治性的、局外的种类被他所发现。

巴黎公社《独立与革命》

巴黎公社从1871年3月成立到5月28日被反革命推翻，仅仅存在了72天。它是世界上成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而这一被载入历史史册的革命，在尼采看来，它所要完成的使命却是一种将人类引向“自我否定，自断其根”的错误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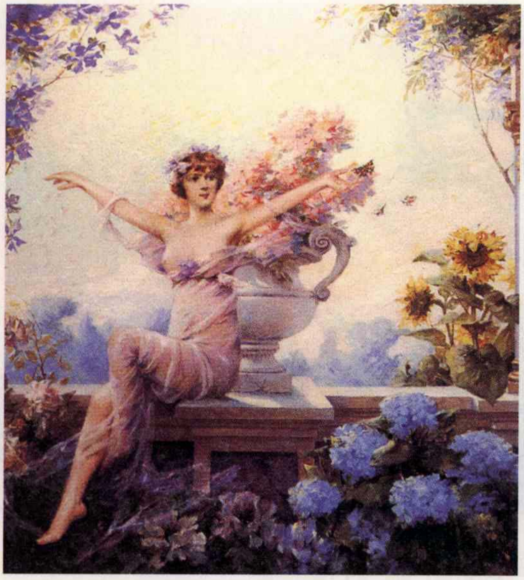
小小的犹太教区产生了爱的原则。它远非希腊式、印度式和日耳曼式，因为它是在屈辱和悲惨的灰烬中加热的、更加激越的灵魂。由保罗谱写的爱的颂歌是犹太人闪着永恒之火的冲腾，根本就不能视为是基督教的。灵魂的温度也因着基督教的某些基本成绩在心理学方面取得而在那些冷漠而高贵的、显赫一时的种族那里被提高；最可怜的生命能够通过加温而变得富裕和显赫，这是最重要的发现。

很显然，由于犹太人和基督徒对自身采取了恶劣的态度，这种转化相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是不会产生的。当我读《新约全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种恶劣的态度——反感和厌恶因为灵魂的强力和激情受到虐待而不断产生。通过降格求得的窘态，同那些贱民攀亲，仅仅是为了那些有吸引力的东西有所感触……是否在体内具有



《堂·吉诃德》插图

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以“超人”替代时，一切新老英雄皆成为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也许，尼采描绘的“强人意志”会成为我们崇拜的动机，让我们盲目对精英膜拜。但人们会突然发现，自己也终究未逃出宗教式的信仰逻辑。图为《堂·吉诃德》插图。



春花中的佛罗拉
路易莎·阿贝玛 法国 19 世纪末

佛罗拉的形象从罗马时代、文艺复兴直到近代一直被广泛运用到文学艺术领域，她早已摆脱了早期神话中象征春天节候女神的形象，而更多地在浪漫派艺术家作品中表达青春、愉悦和纯真的理想。在尼采的观点中，理想是模糊而又真实的伟大动力，它促使人练就强大而坚韧的意志来完成使命，一切的价值评判和取向都围绕着这一重心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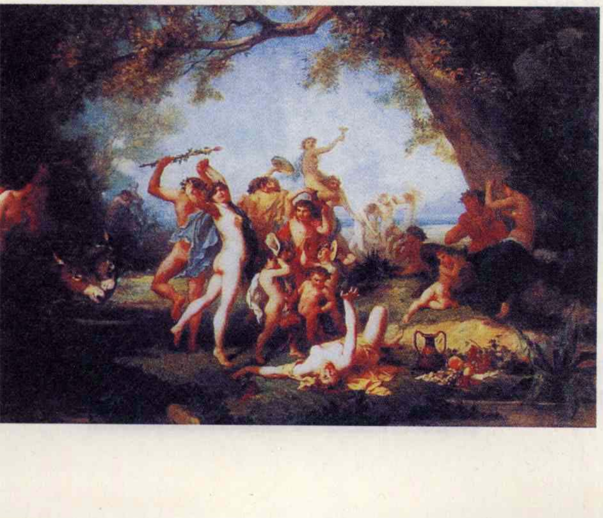
古典审美，对《新约全书》的态度如何，通过这可能得到检验。古典审美只有那些离经叛道的人，那些能够透过这本害人的符咒真正看出某些肮脏东西的人才会懂得。所谓的"苦难"中，有像歌德那样的人们才能从中感觉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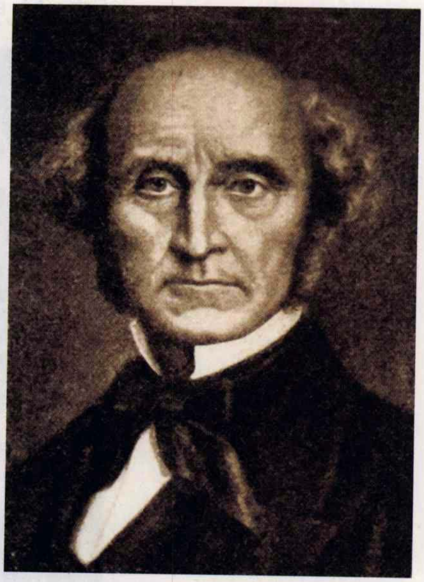
今天，那些左顾右盼，姑息迁就，善意地停步于陌生权力乃至外来要求面前等等现象充斥了我们的社会；然而，全部人的价值的某种好意的本能估算却更为流行，并表现得极为诚恳，让人信赖；相对于基督教估价最明显的区别标志是：不仅仅尊重有德行的人，更是——尊重人！我们会因为执著于道德宣传而变得滑稽可笑；人们常常热衷于传布道德，却不知他因此而让自己的身份降低，变得愈为滑稽可笑。

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在道德身上所具有的这种自由主义性质。英国的卡莱尔、挪威的易卜生、德国的叔本华等悲观主义者则缺乏这种自由主义性质，如果这种自由主义发生在我们身上，也许我们就会有患病一样的感觉。然而，因为非同小可本身允许自身具有某种东西同我们的时代相融合，即成为非同小可的非道德性了。相对于非文化来说，文化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比如，相对于中世纪的优势，文艺复兴导致了怎样的结果？总存在这么一条"真理"：很大的数量必为有归属的非道德性所拥有。事物发生的必然结果必定是：道德狂必将人的发展的一切高度视为眼中钉。佛罗伦萨曾被萨沃纳罗拉论述，伯里克利斯的雅典曾被柏拉图论述，罗马曾被路德论述，伏尔泰社会曾被卢梭论述，歌德曾被德国人论述，这些会被人们不断地回想起，并被认为是极端的腐化——关于人的发展的一切高度。

酒神的欢庆 艾米·伯尔格 法国 19 世纪

尼采从根本上反对古希腊悲剧著作家欧里庇德斯对美的定义，即凡是美的事物都是自觉的，他认为这与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如出一辙，而这样的理性从根本上是对生命本能的抵制。尼采认为，真正的美来源于人最本能的冲动，在自由肆意的状态下忘却自身痛苦的美感，肯定地认识自身这个独立的个体生命。于是，酒神艺术也为尼采所宣扬，这是他所相信的生存的永恒乐趣，酒神式的音乐和舞蹈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梦境，使人沉迷于人生的色彩，用尽兴的舞蹈和歌唱来感受生命的欢娱。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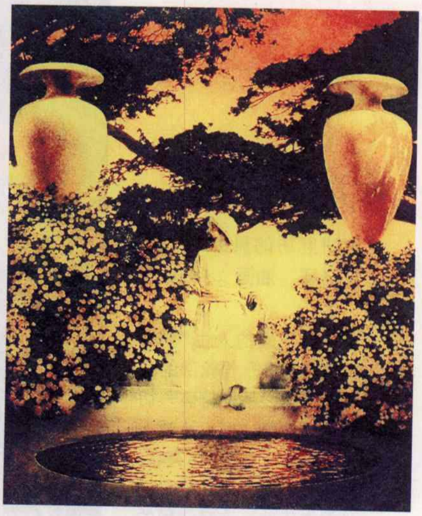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年），出生于经济学世家，从小就受到其父——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悉心教诲，接受了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严格训练，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当时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理论谬误、揭示了贸易天生的互利互惠性质、第一次树立科学的贸易理论的基础之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提出“相互需求原理”，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并最终成功解决总体贸易利益究竟如何在贸易双方间分割的问题。

在理想的周围几乎一切别的价值都可以在这里结晶，人们应该把所有作为最高道德理想性的结果聚集起来的东西加以总结。这也证明了人长久以来最渴望和最具有吸引力的东西仍然是理想。——必须对理想是不可企及的作出证明，否则我们就会失望于理想，对自身平庸的估价也会被我们得出。

我们说完全可以把圣徒视为最强有力的人，道德完美性的价值也因此而被大大提高。最强大的、最神性的人就是那些最有道德的人吗？人们要想对此作出证明，人们就应该努力研究；所有超自然的、彼岸性的东西也会被反自然的东西所表现。

阿基米德的难题　帕里什　油画　20世纪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是游离于意识和逻辑的思维，往往会在精神懈怠或逻辑受阻的时候突然迸发出来，产生灵感。以阿基米德的“金冠掺假”案为例，利用排出液体来获取物体重量，正是灵光一现后的杰作。图中的阿基米德正在努力思考应对问题的办法，灵感的出现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它与逻辑思维不属于同一范畴。



基督教道德是形式最为隐蔽的理想文化。热衷于自然的人们提出了“自然”的概念，这种概念与所有可怕的、无情的和玩世不恭的本能相脱离，更与“最美的”观点相脱离——它最具女人气，也最为怯懦——从自然中寻找道德基督的“人性”是它终极追求。在卢梭看来，自由、善良、纯洁、正直、正义和田园诗意这些诗人们本来就信仰的东西就意味着“自然”，意味着基督教道德文化。比如，歌德本想在高山边对自然作某些论述，然而却出于对这种文化前提的无知，而去敬仰斯宾诺沙。

如孔德和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人”，他们往往是最具女人气的和最怯懦的概念，或许是被作为崇拜的对象……万变不离其宗，如居荣一样的自由思想家们，基督教的道德崇拜出现时总是借助于新的名目……

“艺术”总是作为基督教的道德理想崇拜，它同情于所有的受苦人、败类，即使在历史方面。

对基督教道德的拙劣的误解都是由全部社会主义理想造成的。

强力意志

煎饼磨坊的舞会
雷诺阿　油画　1876 年

在尼采的人生观中，生命不是被永恒轮回的命运所吞噬，就是打破一切旧有的价值体系，让超人意志塑造不同的个体存在。在尼采看来，生命的目的也就在于此。在雷诺阿的作品中，个体性是构成全画的点，由这些点最终组成了千姿百态的世界。

尼采的“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

“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这两种道德的区分，几乎是尼采全部学说的一个凝聚点。这两种道德观不能仅仅狭窄地理解为两种等级身份的区别，其中“主人道德”又叫做“创造者的道德”或“贻德的道德”，其基本特征是坚强而独立；“奴隶道德”也称“侏儒道德”或“渺小的道德”，它代表着从俗而懦弱。尼采试图通过这两种道德的对比，来阐明他的道德观。在图中，我们看到早期黑人奴隶贩卖的场景。黑人被当做劳动力予以买卖，但他们在自我精神方面也确实属于“奴隶道德”，因为，他们缺少独立和反叛精神。但在其后的黑人独立运动中，这一群体又从“奴隶道德”转到了“主人道德”一边，在强烈的独立意识召唤下，从前的奴隶们在精神上第一次苏醒，并做了自己的主人。

第二章

道德是最大的贬值

上帝的作品和表现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根据莱布尼兹的推论，世界必须是尽善尽美的情况才允许是这样的——然而一切完美性的认识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丝毫怀疑——恶和祸也由此构成了表面的东西。我们的世界是有缺陷的，借助于启示我们把世界理解为值得否定的；认识则成为腐败的，且被歪曲和篡改。

生命的目的 SHENGMING DE MUDI

如果生命的目的为我们在相当遥远的地方所设定，那么这个生命的目的将难以吻合有意识的生命。用快乐和痛苦、善和恶等这些意识的要素对生命进行测定，组成了对生命荒唐的解释。

关于美和丑的生物学价值——那些本能地同我们对立的东西，根据美学及长期的经验证明是一些对人有害的、危险的、令人怀疑的东西。因为，在一些让人感到厌烦的场合，出于美学的本能需要，使得判断也包含在内。由此，我们也认为：我们因着若干来自远方眷恋有用之物和状态的刺激而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妙的感受——增强权力感的感受，它包括事物及事物的伴随感或者它们的象征；就是由于那些有用的、仁慈的、增强生命之物具有的生物学价值的一般范畴也寓于了美而导致的。

如此以来，就我们最基本的保存价值而言，美和丑被认为是有条件的。抛开这去谈论和确定美，是难以想象的。如同善和真一样，美是不存在的。然而就一些特殊的个别的而言，特定的一类人的保存条件就不能不被涉及到。所以，在遇到不同于特殊者、超人的事物时，就会在群畜之人中间产生美的价值感。

如同只考虑最切近的效果产生的剧场前台的灯光一样，这里也同样产生了那些美的，当然也包括

摘葡萄的女郎　尤金·巴拉斯　奥地利　19世纪

在巴拉斯的作品中，幽雅的田园风景衬托着正在劳作的美丽少女，在葡萄成熟的季节里，她正伸手摘取已经熟透的葡萄。画家将线与光的柔美处理与少女自身的清新气质融合，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效果。这一亦真亦假的对美的诠释，正符合尼采美丑判断先于理智的美的定义。

善的和真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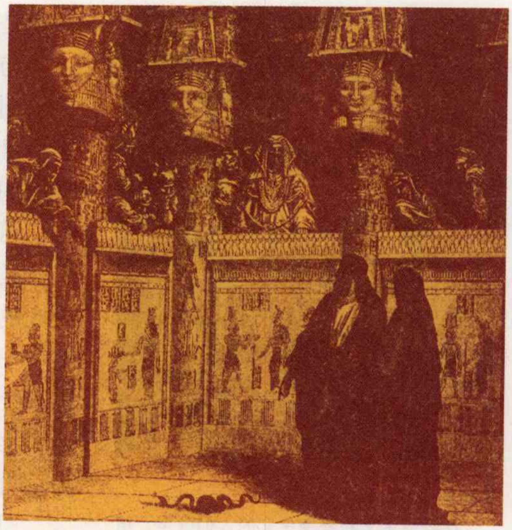
首先该干什么，是任何本能的判断对人们作出的忠告，所以相对于结果的序列，任何本能的判断都是近视的。然而，由于理智能够从容不迫、考虑周到，更能为长远预见后果，所以控制本能作出匆忙判断的工具也就演化为理智最好的定义。

由于美和丑本身具有的理智是通过求诸自身而得到的，所以我们对美和丑作出的判断总是近视的。但是，这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我们的本能在它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判断，肯定和否定的地方那里，在理智出现之前，就已经被召唤了。

在这里，随处可见诸多类的肯定互相激励和感奋；然而，种种不同的和源自别处的完美性会因处于工作状态中的美学欲望而黏附在《个别的美》周围晶化。去除那解释性的、附加性的、填充性的、紧缩性的力，即肯定美本身的那种序列——保持客观性，然而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那千姿百态、娇艳妩媚的美貌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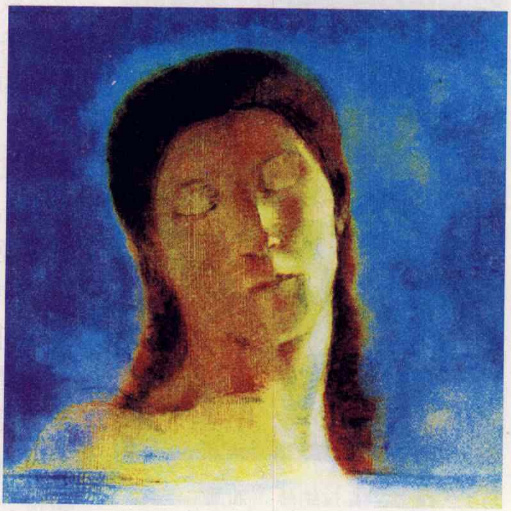
由此看来：只有那些切近的结果才能被美的判断所发现——对美的判断缺乏长远的视角；它的一切被刺激的对象均是受到了一种由于各自有关美的判断联合制约的魔法而导致，尽管对象的本质同这种魔法之间是毫不相关的。通过我们的感觉，我们常常对事物作出美的判断，但是虚假性却是这种感觉的最肯定的判断——因此我们说，社会上最不明智的婚姻就是爱情的结合。

在今天的道德字谜中，仍有一些民族的人他们天真地相信“善良的人”，他们认为只有“善良的人”才是合意的，他们依旧认为连续的好天气乃是合意的，人类的一切希望都应朝向人意向发展。这真是天大的幼稚——这些“善良的人”没有让任何的恐惧产生，松弛被他们所提倡，所有人们能够得到的东西都被他们所赐予——一切只是这些“善良的人”营造的安乐窝——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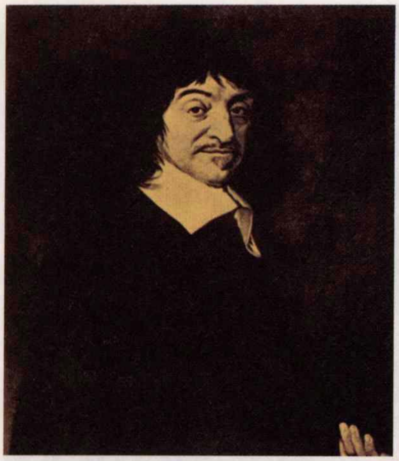
摩西在法老前作法
多雷　铜版画　1860 年

基督教最初是作为一种革新的犹太教在内部进行传授。由于其后圣保罗决定容许外邦人入教，从而使得基督教快速发展壮大。后基督教废除了摩西戒律，用“爱上帝，爱邻舍”取而代之，最终造成了两大教派在中世纪的尖锐对立。



闭 目　雷东　油画　1890 年

尼采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所争论的理性或感性谁该占据精神世界的主体地位这一话题没有太大兴趣，因为他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整个理性文化在他看来是有罪的，如柏拉图提倡的“理念世界”，在道德以外还有一种一般道德，这就是理念，即一种独立于事物和人们认识之外的真实的存在。



笛卡儿

在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笛卡儿因为他那句“我思故我在”，被过去的东欧学界认为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给予严厉的批判。由于拉丁文翻译的误差，使笛卡儿这句名言的含义产生了歧义。

马丁·路德　克拉纳赫　油画

马丁·路德1484年出生在德国中部的埃斯勒本，此处成为宗教改革的精神家园。他在威登堡教授《圣经》神学。他的神学著作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进程。

想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与此相反的是，恶人的统治能够让人摆脱那可怕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道德束缚，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欲望这个自然强力，并增长这个自然强力，所以那些高傲的人们愈加强烈地希望能够让恶人统治。

笛卡儿早就论证了“思想者是思想产生的必然”这个命题，先验的真实也就成了我们对实体概念的信仰。我们的语法习惯是：设定一个行为者作为某一行动的需要——必得有某物，“它被想到”，某物才能被思考。在逻辑上形而上学的假说，在这儿已经被制造——这不只是表面上浅尝辄止的言说。在笛卡儿那里，人们疯狂地为信仰而信仰，而绝不仅仅是为了某种绝对的良知。

“思想的表面性”不可能被“思想的现实性”所否定，所以一旦人们把这一定理还原为“有思想是因为有东西被思想”时，那么人们得到的仅仅是同义反复这个结果。笛卡儿认为，表面的现实性和自在的现实性是思想所同时具有的。

律法必须对某些行为在一定的方向进行禁止，特别是该教区受到这些行为的威胁时。律法，是关于一个教区保存条件的最现实的表述。在反对教团之敌的方向上，教区必须也要同样采取那样的行为，所以对于行为信念的产生，教区是不禁止的。“相对于行为本身，心是上帝最愿意见到的；对于产生行为的那种敌对信念，人们应该摒除它才是……”，这成了道德理想主义者最为冠冕堂皇的演说。毫无功利性可言的那种信念常常为人们所放弃，然而在教团生活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的场合，那些话便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通常情况下，人们常常付之一笑。

精神过于疲倦是佛祖出世时的社会状况，现在的情形很类似那时的状况。

绝对的非政治性的犹太社会是教区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这使得情况非常类似于包括犹太教区在内的第一个基督教教区。犹太教的土壤是唯一适合基督教成长的条件，基督教非常适合于那早已放弃政治行动的、寄生于罗马帝国范围内的民族内部生活。因为社会允许人们自行“阉割”，即使变本加厉，基督教也由此大大地向前推进。现在，道德早已被人们所抛弃，人们转而追寻本性，并已尝到追寻本性之乐。人们重提上帝，重新论证上帝之

爱，实惠也源源而来；人们不再追究道德的来历，人们大谈“爱你的朋友吧”！自然被从道德中剔出。其实对于邻舍，你们要去爱；对于仇敌，你们要去恨。（见《马太福音》第5章。——译注）

这种自然已无丝毫的本能意义。承认自然道德也就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自然的尊重也就被彻底地消灭殆尽了。

犹如人的观念被阉割，人类的理想被阉割本是最为让人讨厌的，更别说什么刺激性的诱惑……然而，尽管发生音变乃是因为野蛮的残害，我们都希望这阉人的音变发生。那些并不具备的尖声细气化为美德的一部分，皆是因为“男性的环节”被从美德中摘除。

反复无常定会由可怕的严峻、危险和男性美德的生命所带来，科西嘉人和异教的阿拉伯人的生活就是如此——今天，科西嘉人的生活依旧如此。考虑到这一点，那些“善良的人”用一种牧人的方式……一首田园诗……使得那些粗俗不堪的一类人被“善良”、“纯洁”这些淫声荡气弄得销魂落魄，胆颤心惊——在悲剧不走运的时代，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起了莫大的作用。

然而，作为不单纯是幻想者的“理想主义者”完全能够从特定的现实性中走出来。他最终也会明白，因为这种行为能够适应于他的本性，并由于缺少训练及对训练的要求，使得这类现实性对一定行为的禁令没有丝毫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阉割主义者是个现实主义者——一系列适合于完全特定的一类人的新的保存条件被他所叙述。同旧式的立法手段一样，他呼吁所有的权威，利用“罪与罚”这般的概念，招呼“上帝”——在古老的理想的所有附属物中，他为自己不断地捞取好处。然而，一切范围都是新的，惩罚相对内疚更内在化。

狮子袭马　乔治·斯塔布斯　油画　1769年

在叔本华看来，意志是永不满足的，人们永远活在一个充满渴求和欲望的状态中无法自拔，这也正是我们永无止境的苦难源泉。图中，自然界正展现着它弱肉强食的一面，这永不停息的残酷竞争和杀戮，与人类社会中的欲望无度是相同的。

事实上，犹如在当时行省中那渺小的犹太人的生活，作为一种塔希提（法属波里尼西亚群岛中最大的一座，1767年发现，1800年成为法属殖民地。——原注）和岛国上的逍遥，这类人的末日是同其特殊的生存条件相终始的。他们自己出生的天地，是他们唯一的天敌。那些旧理想的拥护者——相对于犹太教的理想而言，这种敌对的代表是保罗，相对于传教士的禁欲主义理想而言，这种敌对的代表是路德，成为了他们理想的敌人；针对这块土地，他们必须要同这块土地作战，那攻守的欲望在他们的头脑中要必须再次萌

最后的审判

希罗尼穆斯·博斯　板上油画　1510 年

“在善与恶之间，上帝允许做出选择”，这危险的自由导致人们走向错误的选择。图中展示的是审判日罪人被打下地狱受苦的情景，而此时的善良之人却在天堂的光环中得以与主欢聚，享受到凡间无法想象的幸福。

生。也许，在消灭和减弱敌对感情方面，人们花费了太多的力气，所以第一批佛教徒的形式也就成了这种最和缓的敌对形式。佛教徒的首要任务也就成了反对仇嫉的斗争，也许只有这样灵魂的平和才能够被保证。人性的无比和缓与甜美能够让自我获得，而毫无怨恨之心。

道德阉割主义的聪慧——人们并不具备天生的暴力工具，人们只能以诡诈的隐蔽的与欺骗的形式来进行一场反对男性欲望和估价的战争——“精神的”战争。

方法之一：美德因为理想而被人们千方百计地利用；人们不惜同一切理想相对立来达到否定旧理想的目的。这当然也包括诽谤术在内。

方法之二：整个价值标准为人们作为自己的种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上帝是人们为自己的种类投射的最终归宿。

方法之三：上帝的敌人是人们自己理想的敌人；诅咒和祝福权力的权利——人们为自己虚构出的最伟大的激情，亦为人们所获得。

方法之四：除却考验之外，包括使徒在内，所有的痛苦都伴随着惩罚，一切的痛苦、生命的不祥、恐怖和灾难都将从针对自己的理想的敌意中派生出。

方法之五：人们是走得愈来愈远，自然都成了理想的对立面。考验巨大的耐性，长久地坚信自然之物，人们将此习惯于视为自然，同时人们更习惯于对“自然之物”的仪式的蔑视。

方法之六：反自然的胜利被视为对理想阉割主义的胜利。终结、结果、伟大的希望，“上帝之国的来临”充满于未来中——纯真、善良、无罪、幸福世界的胜利。

——事物的绝对价值尺度被小人之类所觊觎，而受到人们的嘲笑，这并非是我所希望的。

勒班多海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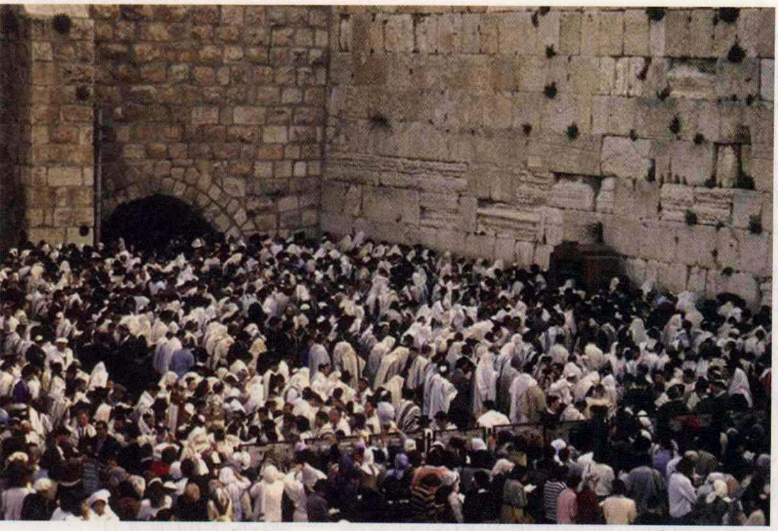
1571 年 9 月，基督教国家联军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动海战，经过 4 小时激战，联军大获全胜。图中表现了上帝拯救基督教徒，战胜异教徒土耳其人的场面，这一将人类作用归功于上帝，泯灭人的本身价值的宗教主题，一直为尼采所唾弃。

音乐家不断地折磨自己的钢琴，弹奏出令人绝望的不谐和音响，最污浊的合声不断地发出；悲观主义者的名号也就不期然地落在了他们的头上，甚至非音乐家，这种现象不断地发生，他也由此而被人们讥之为不肖后生。然而这种人却被人们认为是“有音乐细胞的人”——这真是对音乐的一个绝妙的讽刺。音乐细胞是不可能发生在纯种的瓦格纳主义者身上；同女人被施催眠术者的意志的手下所征服一样，瓦格纳主义者们也输给了音乐的自然力——在音乐和音乐家之谜中，人们不能因严肃而细腻的良心的唆使而变得狐疑，才会真正做到这一点。“也许”我曾经说过——当然这里涉及的远远多于象征。瓦格纳偏爱的那种效应手段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为自己虚构的，人们必须要掂量一下它的分量；因为这种手段在乐团的配备、音乐的选择；规避逻辑与韵律求积法；对潜行之物、拂掠之物、神秘之物、“无限曲调”的歇斯底里诸方面同催眠师施术的手段有着惊人的相似——人们由于观看了罗恩格林序曲而常常沉浸于夜游的欣喜若狂之中——一位带着瓦格纳女信徒特有的美丽动人眼神的意大利女士曾说：“这种音乐是魔鬼，它让我亢奋，无法安然入睡！”

基督教有神论的这种理想具有最高示意性，最高价值和最高完美性——叔本华的虚无主义仍然是这种理想的结果，这使得哲学家们由此出发犹如从超验的绝对肯定性出发一样。“上帝与我同在”、“消溶于上帝之中”，现成的真理是居于顶端的“上帝”——这成了几千年来最幼稚的和坚信不移的合意性；然而，人们坚信不移的事物只是令人信服所以它才显得是真实的。

人们由于自己的无神论思想，使得人格现实性无法植根于人们设定的理想之中，但是，理想却永远不会为人们所放弃——理想中的“自在之物”，即现实的真实性，一直为易经的形而上学家们所寻找。相对于这，所有其他的一切只不过是表面的东西而已。他们的教条认为，我们的现象世界不应归结为形而上学的世界，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不是理想的表现。绝对的东西表现了那种最高的完美性，所有有条件之物不可能由它提供基础。叔本华认为，理想的对立面、“恶的、盲目的意志”是作为形而上学的根据——这样一来，现象世界“显圣者”的角色就可以由他来扮演了。然而，对于理想绝对性的追求他仍然没有放弃过。

雅法的瘟疫
格罗男爵　法国　19世纪
尼采指出，人们应该抛弃基督教等一切宗教信仰的束缚，创造完美和谐的新人格。该图是拿破仑的御用画家格罗男爵的系列创作作品之一，其整体风格都体现着对拿破仑人格魅力的无限崇拜。在这一点上，格罗男爵与尼采的价值观走到了一起。



哭　墙

对禁欲主义的贬斥和对民主主义的极端厌恶是尼采思想中的一个部分。因此，尼采对于那种专为弱者说话、抗拒高贵的宗教道德嗤之以鼻，这其中包括犹太教与基督教。图为圣城耶路撒冷哭墙朝圣的场面。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种宗教的圣地，哭墙分隔出三种不同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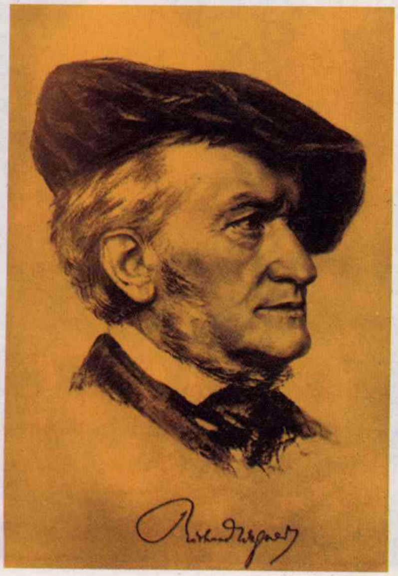
道德是最大的贬值。

上帝的作品和表现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根据莱布尼兹的推论，世界必须是尽善尽美的情况才允许是这样的——然而一切完美性的认识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丝毫怀疑——恶和祸也由此构成了表面的东西，在斯宾诺沙那里，善恶概念表现得尤为突出；或许，由上帝的最高目的派生出恶与祸——这似乎是上帝特别恩宠的结果，在善与恶之间，上帝允许做出选择——危险的“自由”特权强烈地吸引着人们错误的选择。譬如爱比克泰德被西姆波里求斯的阐释。（德国格里梅尔豪森《西姆波里求斯历险记》中的主人公，德国30年战争期间的一个傻瓜。——原注）

我们的世界是有缺陷的。在康德之后，叔本华提出，世界是最大的迷途，认识仅仅是否定世界的一条途径。因为在世界的本质中原本就存在祸患和过错，它是现实的、注定要有的，这个世界不可能是真实的。巴斯噶则进一步绝望地提出，借助于启示我们把世界理解为值得否定的；认识则成为腐败的、且被歪曲和篡改。

瓦格纳

尼采曾评价瓦格纳的音乐是“迎合那些门外汉或者对音乐一知半解的人们的‘趣味’，并给予他们迷乱和癫狂的借口以及力量”。尼采也曾是瓦格纳迷，但由于拜罗伊特所事件，使尼采毅然地走向了瓦格纳的对立面。



这是我的价值观：人们是出于充盈的需要还是因为在久久地期望之后而定。人们是在远远地观望还是立即着手进行身边的事情，或者躲躲闪闪，视而不见；人们是“自发”地进行而不是由于力的受阻塞，或者单纯反映式的刺激和挑逗；人们在统治需要某些人为之服务便能够立刻得到他们的响应，是出于对他们的强力统治还是由于简单的因素——缺乏必要。人们是在不断地提出问题，还是迅速地拿出解决问题的答案。人们不是因任务的轻松而显得完美，而因目的的特殊显得缺陷；人们是在逢场作戏还是真正的名副其实；人们仅仅是在跑龙套还是在假戏真做；人们是被代表者本身还是去充当“代表人物”——人们是否是“人物”，还是单纯的对人物的集合……人们的病患还是因为健康；人们的前进是由于牧羊人的角色还是因

为他作为第三类人——遁世者；尊严和“傻瓜”人们到底需要哪一个；反抗是人们千方百计寻求的还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人们的不完美是因为“过早”还是由于“过迟”；肯定和否定，人们是发自本身（天性）还是花花绿绿的孔雀开屏；人们毫不害羞地追慕虚荣是否是因为本身有着足够的自豪和自傲；人们因为先前受到了太多的良心刺激，以至于现在的良心根本无力自责——然而，内疚是否还依旧存在于人们心中，义务是否还能被人们所完成——如同女人，这些天生的奴才，如果有人被剥夺了义务，那么存在于他们自身其余的生命欲也会被剥夺。

所谓的“理想主义者”是世间最天生柔弱多病的人。除却犯罪，他们干不出丝毫高明的事。他们长期怯懦、虚伪，为求得夺目的昙花一现，他们寻得粗糙和生硬为他们渺小和苍白的生命做伟大的辩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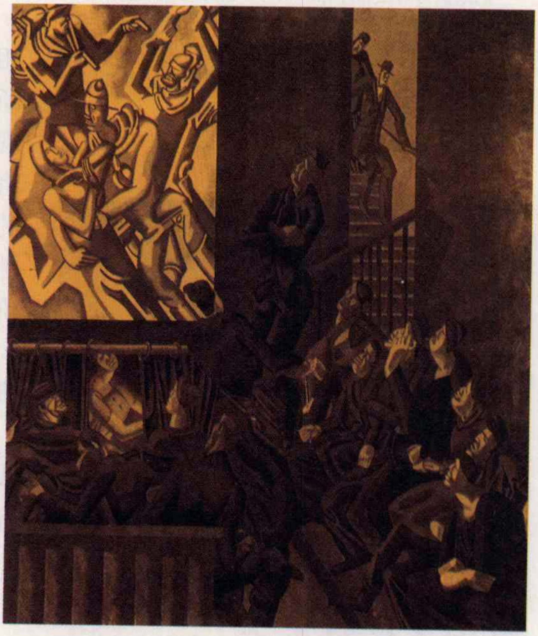
类和自我在道德的作用下是同步发生，不同的是：在自然科学方面，道德将类推至极致；相反的，自我却因道德而变得名誉扫地。然而作为某种虚妄的东西，类同自我是一样的。相对于多节链条上的简单环节，自我不知要比它超过几千几百倍；自我就是不折不扣的链条本身；而来自于这一链条的多样性和局部相似性的简单抽象就是类。我们常常说，个人为了集体（人类）而牺牲，这是典型的谬论——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作为某种唯一的可能性，“上帝”这个概念就是：上帝是一种至上的状态，是权力意志发展途中的一个点——一个时代，根本不是原动力。同样的，这一点以前状态的延续状态也可以用上帝来解释。

从机械论的观点来看，能量始终是守恒的。根据经济学理论，能量处于一个永恒的循环过程，它上升到一个高度之后又会恢复到一个永恒点。从消耗力的方式角度而言，“扩张”

被扭曲的人　油画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视理性主义者为软弱而有病的人，如同图中这被扭曲的人，永远在黑暗中躲避争斗带来的伤害，同时也丢失了自我存在的意义。



电　影　罗勃兹　油画　1912 年

对于真理、理性、道德、基督教等一般人习以为常的价值或信念，尼采都一一加以批判。尼采认为，因为“世界本质中隐含的祸患和过错”，因此“世界不可能是真实的”。图中，看客的“真实”世界和银幕的“虚假”世界是相对的，艺术让人们在真假世界中穿梭游移，最后真假难辨。

接受觐见的罗马皇帝

尼采认为内在和外在的权力、强力的质和量有时会发生相互背离的现象。内在的强者很可能是外在的弱者，而外强也很可能是“中干”的伪装。图中罗马皇位继位的隆重仪式塑造了外在强大的权力形象，但王朝岌岌可危的政局混乱已深藏于内。

是“权力意志”的主要表现：生命和“最高效率的生命”成为能量转化的目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能量的同一个份额也会具有不同的意义。

生命的增长好比经济学上的精打细算，然而事半功倍之效却由此而轻易收到，这是对原则上最低消耗的理想。

四平八稳的状态并不是人们对世界设想的最佳状态。因为早已得到证明的东西——作为一种持续的状态，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所谋求的。

从长远来看，同处于其他所有世道下的一样，处于某个世道的同种现象的绝对必然性只是表示不可能是属于不可能之物的，特定的力只能是特定力的表示，它的自身按照反抗力的大小——它自己的强力来表现；它并不是君临事物之上的决定论。必然现象是现象的同义反复。

我们是否可以以“有意识的世界”作为价值的出发点？作为“客观”设定价值的必然性？

就每个有机体的整个生命的庞大和众多来说，相互作用是它的同义反复，情感、意图及估价的片断构成了对这种作用世界的意识。对生命的种种现象进行设定，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不能将原因、目的作为片断意识；意识只是作为生命的展开和权力扩充的手段。应该拿幼稚、欲望或精神性、意识范畴的个别性来为“世界辩护”，最高价值也应该由它们来设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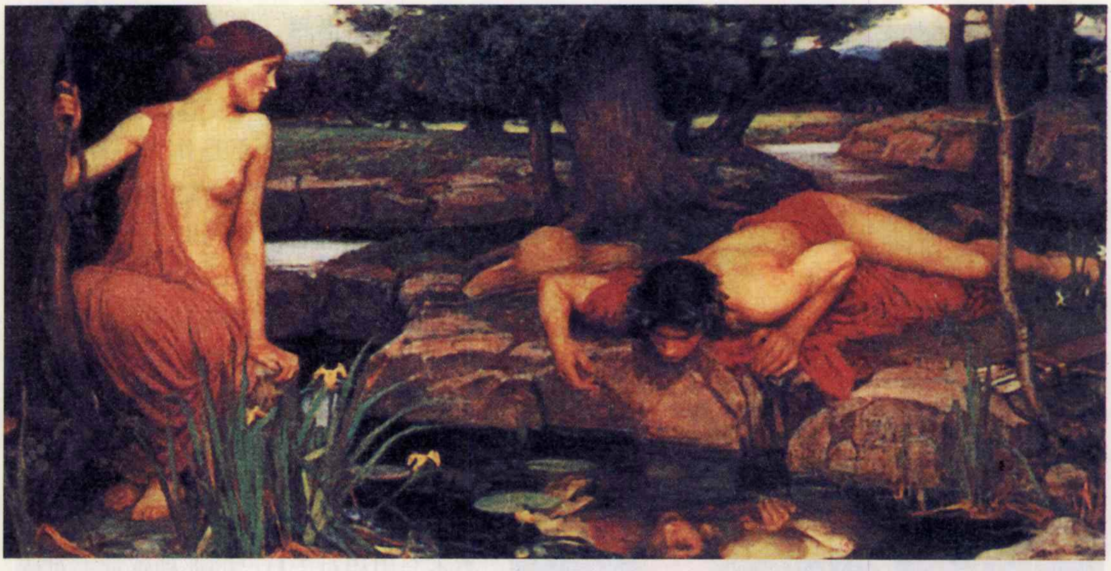
目的被误认为手段的类型：对于生命及其上升的权力反而被贬之为手段。

如果生命的目的被我们在相当遥远的地方所设定，那么这个生命的目的将难以吻合有意识的生命，甚至任何范畴都被它解释为针对自身的手段。

生命的目的、发展的目的成为了“否定生命”

吸 引　艾米尔·马尼尔　油画　19 世纪

第一个提出人是创造者的哲人并非尼采，先于尼采的众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认定了人所具有的不可小视的创造性。但尼采更强调个体创造意义的无限性，即个人自我创造性的体现。图中，母亲手中的摇铃吸引了孩子的注意，而人类的认知过程也正是经历着一个由“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办”的过程。



那喀索斯
约翰·威廉·沃塞毫斯
英国 20世纪初
尼采基于对强力意志生命的信仰而重构的道德，它以肯定生命为基本内容，从而衍生出对生命感性肉体和本能的肯定。图中的那喀索斯迷恋于自己的容貌，憔悴而死。而上帝的道德如同水中虚幻的美丽，只有抛弃对这一不实际的向往，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自然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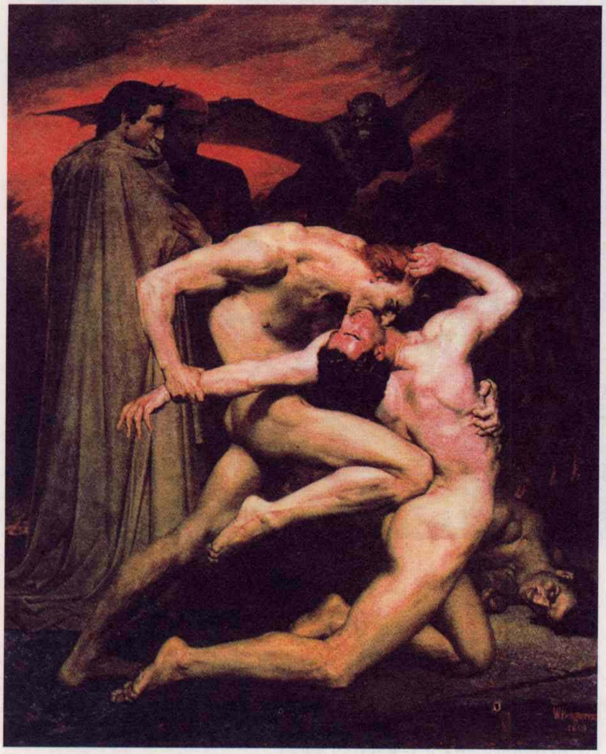
的第一要义。生命竟然成了天下最愚蠢的事。用快乐和痛苦、善和恶等这些意识的要素对生命进行测定，组成了对生命荒唐的解释。在这里，一切“非神圣的”、荒谬的、令人十分反感的手段均是针对目的而来的。然而，这种手段的目的到底会对我们有什么用处？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消除手段的目的作为前提，我们没有对解释这种手段的必然性目的进行搜集，我们的标准仅仅是将受人欢迎的、合理的、有德行的手段联系在一起的合意性，什么样的总目的是合意的也由此可以测定。

不是将意识视为总生命的个别——与总体相关的一部分，仅仅将它设定为标准和生命的最高价值状态——这是我们的根本错误。这也是现时发生的一切现象的有意识的共生和同欲。被众多哲学家虚构为“精神”、“上帝”和全部感觉器官的根本使命；而与此相反的却是使得生命成为怪胎。应该说，我们原先对目的的设定和手段的总意识已经被我们废弃了，悲观主义者也不必由我们充当了，上帝的存在曾是我们过去对生命的最大非难。

作为秘密社团的基督教，将偏颇的、赤裸的、全然而政治的社会作为前提组成了最隐私的生命形式。而“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政治”则类似于基督教的军旅统领，它让“乌合之众的上帝”作为总参谋长——是无耻行径、欺骗。基督教的政治从来没有被基督教后天制定出来。如果政治活动连路德这样的宗教改革家都参与，那么，人们将会发现，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马基雅维利的信徒——如同非道德主义者或暴君那样的。

因为禁欲主义的非我化道德，我们常常会对爱、善、同情甚至正义、慷慨及英雄主义等欲望产生误解。

因为一切伟大的牺牲和一切伟大的爱都会显出富有的人格，充盈的内心，洋溢和发泄的情感，本能的健康和对自我的肯定自然地发生。因为是自我性的强大和神性——极力想当主



《神曲》

但丁的《神曲》象征着欧洲中世纪封建文学的终结，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序曲。他运用梦幻文学的形式展现宗教教义的内容，让读者如亲历地狱的磨难，使人们更加深了对宗教教义的信奉和畏惧。尼采强烈批判了但丁所宣扬的西方传统基督教文化，否定基督教传统的道德体系。

人的意愿、僭越、内心安全感及对一切权利的占有，产生了爱、善、同情甚至正义、慷慨及英雄主义这些欲望。与一般观念相反的信念更是作为一种信念；人们只有坚定勇敢地立足自身，才能把东西给予别人，才能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并成为支柱和靠山……

由于人们对上述本能的乱加解释，让我们认为邻舍是人最可宝贵的，把自我委身于另一个自我——这是心理学的卑鄙和欺骗，是迄今为止教会中和患教会病的哲学说的大话。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自己的同类，人类不会用相对于自己的那种感觉去对待。如果人类有原罪，那么人类痛恨的也只能是自己。上帝之爱在上帝命令人们如此做——我们需要证明这样的人类之爱！而由此产生的结果，包括人们对爱的本能在内的人类一切自然本能都是犯禁的，只有服从上帝，对它们进行否定，才会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令人钦佩的基督教逻辑学家——巴斯噶，竟然走得如此之远。他认为，“不许别人爱”是基督教式的；即使他的亲生妹妹，他也是采用这样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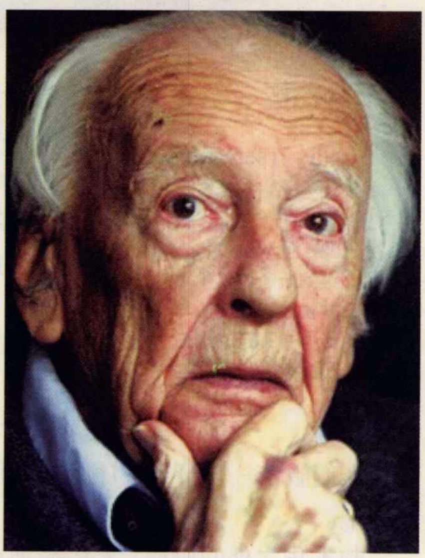
落在后面的总是那些对最普遍物的思考。比如哲学家从来就对关于人的最终“合意性”的思考不以为然。他们整日做着“改良”人的白日梦，好像我们的“改良”完全是在直觉的利用下进行的。人朝更具美德、更加聪明、更为幸福的目标发展，无丝毫合意性可言。如果我们毫不了解人的原因，那么这样的意图有什么意义？假如这样的原因之为人了解，那么另一个原因是否也可以为人所了解？美德的增长是否同步于智慧和见识的增长？这一切让人怀疑。对立面的机会是否到处都是？——我要对此做出证明。严格来说，迄今为止，作为目的的美德性同幸福的美满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此外，作为对不幸、匮乏和自我虐待等的必要手段，美德性仍是它们的必需。如果目的作为最高理智，对于福利的提高会受到危险、冒险和怀疑，又会如何？也许人们只有与“精神的穷人”为伍才能企求到幸福。

个人主义是权力意志的开始阶段

GERENZHUYI SHI QUANLIYIZHI DE KAISHI JIEDUAN

人们一旦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之后，更多的要求也就被他相应地提出。一切特权和优势被个别人组成的小组千方百计地所谋求，缓和斗争形式就重新开始了，平等权利也就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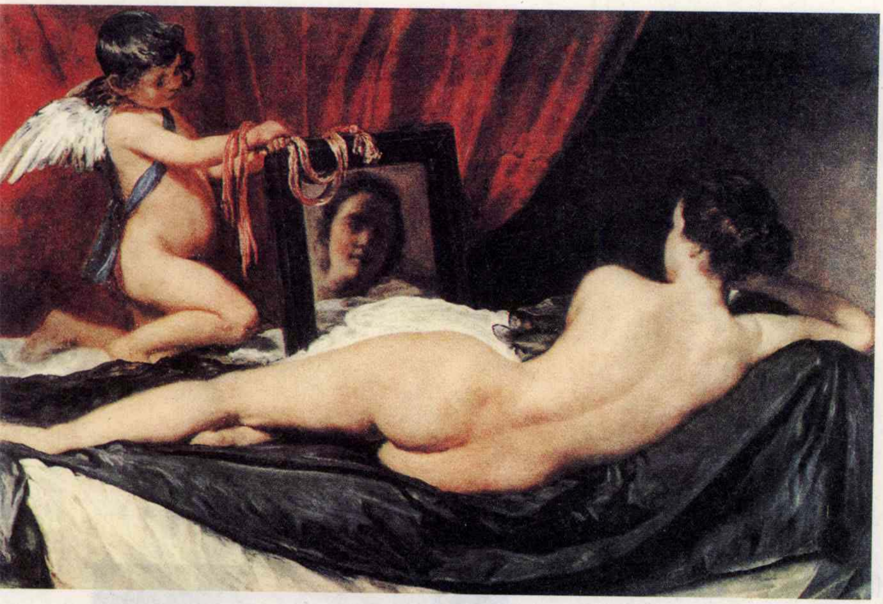
我们不可能将道德价值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将其余的一切都置于从属地位且很少同善恶、改良、拯救灵魂等相比较。譬如亨利·弗里德里克·埃米尔。那么，道德特质是什么？同巴斯噶的提问是心理学的问题一样，我的提问也是有关于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即具有其他特质的场合。叔本华当然也被包括在内，他本身具有和不可能具有的东西都为他所重视，这是对实际痛苦状态的一种纯属习惯的道德解释，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敏感。因为他只是相信他自身可以被道德假说来解释，那“美好的良知”、上帝的近旁、救世意识等的灵光会很快蒙在偶尔的快意和力感上面；然而他却不明白许多痛苦的成因。这样一来，道德成为怪物。①或者，就全面能力来说是平庸的，实际上因为与社会美德类型相似而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诚实人”、“正派人”，备受敬重的中等状态，然而从一切愿望的角度而言，则是可敬的、诚实的、坚定的、受重视的、可靠的；②或者，它对自己的所有状态根本不想作另外的理解，一切诚实正派的品质它自认为它都具有——它能够对自身做出如此解释，可它却不能够认识自身；选择道德作为对人的自我忍耐的唯一解释模式，这能算是一种骄傲吗？



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在阐释20世纪的哲学基础时，把马克思仅仅与弗洛伊德、狄尔泰和基尔凯郭尔并列起来作为这个世纪的“出发点”，而使尼采成为“本世纪哲学运动的后盾”。他认为尼采的角色“就是一个伟大的、预言性的人物，他从根本上改变了本世纪批判主观精神的任务”。

对道德偏见的解脱过程在于放开伟大人物的手脚——天才的非道德性，叔本华不愿看到这一切，所以对意志的解脱也就成了他对高级理智性的最佳解释。“非我化”道德价值是他自己最为尊崇的东西，但却也被他人为地设定成最精神性的活动——“客观”观察的条件。



照镜子的维纳斯
委拉斯贵支
油画 1648—1650年
尼采认为，由于传统哲学中虚假观念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世界的真相。作品中，维纳斯通过镜子来认识自己的容貌，现实的本质已被她无意中否定，虚幻却又能呈现的镜中“真实”替代了真相。

“真理”在意志退却之后就在艺术中露了头。

在“天才”和道德、非道德意志世界之间横亘的那层荒谬的隔阂让我费解，然而纵观道德特质，我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估价。按照道德来说，道德的人是作为低贱的类别，作为非道德的人、弱的类别，但它却不是道德人自己的种类——而是这个种类的翻版，它的价值标准位于自身之外。我对一个人进行估价是凭借其意志的强力和充盈的量来估价，而不是依照这种定量的减少和消解；我认为，祸害和诽谤是教诲人们否定意志的哲学……我对意志力的评价是根据意志对反抗、痛苦和折磨的忍受程度及通晓变害为利的程度；我不会将谴责生命的借口归之于生命的恶劣和痛苦的特性，我更希望有一天生命会变得比过去更为恶劣和痛苦。

万事万物都是无意义的，人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叔本华精神的顶点——那可能存在的更高的东西被他一概否认，他只认识到善良人从本能出发所做的一切……在这里，精神性的最高价值常常是劝告人们皈依——精神性序列远远低于善的序列，而通往道德价值的绝对统治之路也由此而被铺平。

叔本华之外的康德，希腊精神在他的身上荡然无存，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完全违背了历史的客观、真实，他疯狂地执迷于歌德关于激进的恶的论述；然而神圣性却也在他的背景中浮现出来。

我要批判那道貌岸然的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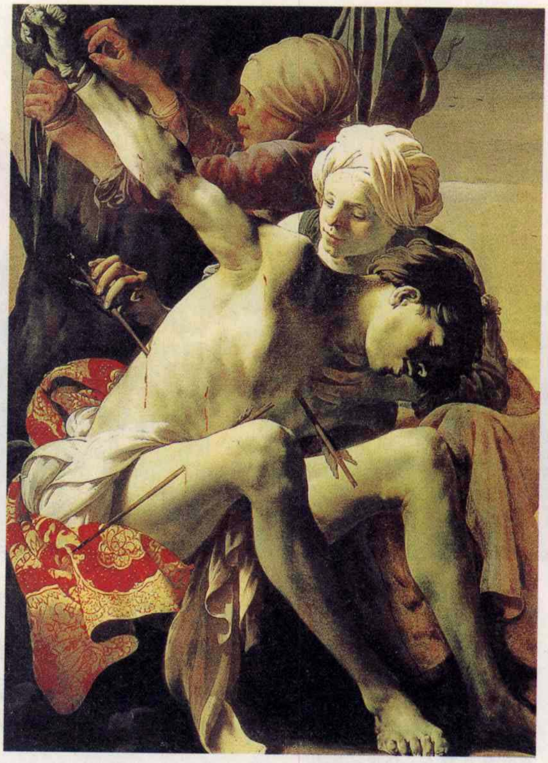
庸人理想是斯宾塞先生小贩哲学的根本所在。人身上的一切宝贵之物被证明，是一切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本能的基本准则。本来对于道德而言，艺术、历史 科学、宗教、技术等是极为宝贵的，也是道德能够决定的。凭借最高价值人们才能对事物理解，单就目的、手段和结果而言。比如，卢梭对文明问题的论述。“是否因为文明人类变得更为善良？——这个问题是十分幼稚的——为文明唱赞歌的那个人就在那里站着吗？”

理想特有的特权特征不应该被剥夺，对于“基督徒的”、“自由精神”的“非道德论者”的、帝国德国人的……人们无论遵循哪种理想，无论它有多么古怪，人们都不应该对理想提

出就是如此的要求。人们具有理想，不是为了修身养性而是为了——出乎类，拔乎萃。

然而，绝大多数的理想主义都还是极力地大肆鼓吹自己的理想，好像他们拥有要求理想的权利，必须获得大家对他的理想的认可——这是为什么？——是群畜本能，群畜的畏惧感。在这种本能的作用下，那帮勇敢的黄毛丫头们因为讨厌拉丁文和数字，她们就会干出这种事来。她们那渺小阴私的分裂主义被推行，就是因为她们极其精明地披上了宽大为怀的活动外衣，打着“为别人着想”的大旗，“为解放女人”而战。

理想主义者的明智在于：他们通过只充当某一理想的传教士和“代言人”使自身神圣化，并让那些信奉无私和英雄主义的人看在眼里。要说明的是：英雄主义的真正含义在于——根本不战斗，永远不会战斗于牺牲、献身、无私的旗帜下。“我的本色就是这样——你们统统见鬼去吧”！



被艾伦和女仆照料着的圣·赛巴斯蒂安
亨德里克·泰尔布吕根
油画　1629年

真正的英雄主义在尼采看来，并不是作无谓的牺牲，而是“用意志的大柱和阶梯把自己建筑在高处”。图中的赛巴斯蒂安因拒绝了皇帝而身负重伤，坚持于自我本色而否定传统的精神正好与尼采的英雄主义不谋而合。

评论等级制。——平庸的东西是否存在于典型人的身上？好像人们随时会因为平庸而蜕化变质，他时刻准备同弊端作斗争；他对其他的取消，仅仅对这些特性的一部分进行承认，他的目的是使一个事物、一种状态、一个时代、一个物的典型性格变得模糊不清，他不想同时看到此物和他物。我们要抛弃这平庸的“合意性”——它将理想极度地美化——理想在他们的眼中是没有丝毫的恶意，没有危险，没有害处，不能够被毁灭，我们应该对它没有丁点儿疑问地膜拜；我们认为，人的正反两面是同步增长的。假如我们设定是他的生命的光环和辩护明确无误地被他的生命的对立特征所表述……然而，一旦加剧了自然力的多样和对立的紧张局面——增加人之伟大的前提

让·吉乃诺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　素描

铁丝般混乱交错的线条勾勒出一个中年男子的颓废形态，他模糊的面庞和僵硬的坐姿，阐释着压抑而痛苦的心灵状态。这正是尼采所指的“综合计算”，我们将线条与抽象的感受相结合，空洞的人形勾勒立刻由一堆“散块和零件”的形式被赋予生动的生活情节意味。

犹太人的英雄——摩西

犹太民族曾被埃及人奴役，世代受尽压迫。富有传奇意味的是，引领犹太民族出水火的英雄摩西却由法老的女儿养大。养育之恩和民族之情，酿造出一个世代传诵的伟人。图中描绘的正是法老女儿捡到摩西后兴高采烈回宫时的情景。

条件，这些人马上会迈向毁灭的深渊——这种自然特征的一个小小的边角也就成了普通人的必然归宿。对于上述必然要发生的一切。我的方法是——人必须向更善良和更凶恶的方向同步发展。

一个人只有通过综合计算才能被呈现出来，散块和零件常常是大多数人描述的对象。由此而言，我们认为人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一切世代和所有国家均是不完整的——也许这属于人的发展经济学范畴吧！所以，对这一点我们不应否认；这只是限于综合性人的形成——作为拥有庞大数目的平庸的人，他们仅仅是作为前奏和预演罢了。而完人——里程碑式的人，通过这些协同动作在某地就会出现——人类有史以来前进的里程也被他们所代表。然而，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水平，我们花费了三个世纪的时间还没有达到；而古代人远远领先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这种已经出现的类型是否会重新消失？

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的“罪犯”常常被我们贬为漫画。犹太人在有价值的罗马贵族政体制度下被贬为漫画；“庸人俗物和市民的东西”在艺术家中间被贬为漫画；无神论人才在虔诚的信徒中间被贬为漫画；民间人物在贵族中间被贬为漫画；道德家在非道德论者中间更会成为漫画，比如，在我的心目中柏拉图就成了漫画——将他的对手，至少也是观念上的对手贬为漫画，并让其挨饿——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的倾向。

美德起了犯禁物的作用——这是我得出的结果。我们对自身的诚实，也在美德的身上散发出来，科学内疚的“不完全”更是腌制了美德——它的周围布满了老气横秋和古色古香的气息，那些狡诈之徒会对它产生好奇之心，最终被吸引来——美德扮演了恶习的角色。在我们明白了所有的这一切只不过是欺骗和假象之后，我们也就拥有了对美德——这种最美妙的假象的使用权。因为我们这样做没有任何人或者哪一个部门能够禁止。就美德的基本含义来说，美德作为非道德的一种形式，我们对美德的安排是恰到好处的，作为第一流的奢侈形式，作为最高傲的、最昂贵的和最稀世罕见的恶习形式——一切生命的非道德性又赋予它的身上，于是美德的头上又充满了理想的光环。美德道貌岸然的严肃性被我们打消了，美德的连篇谎话被我们戳穿了，美德对众人的纷扰被我们解救出来了，美德的荒唐而又古板呆滞的面孔、

黯然无神的双眼、直楞楞的假发、僧侣式的头发也被我们剥下了。

反对内疚是对自己行为的怯懦表现——我讨厌这种方式——在受到意外的污辱和恼怒的冲击时，人们不能采用一种自暴自弃的方式；取而代之的应是一种高度的自豪感。事实上内疚是无补于事的。世上的事，即使你知道你将来会后悔或者“徒劳无益”、“要抵偿”，但你还是得去做。作为非道德论者，我们不信“罪责”——除非我们所信仰。我们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行为与价值都是等同的——类似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那些有益的、普遍合意的行为也可能是发生在那些找到我们头上的行为——当然我也会否认。对我们而言，在个别的场合某种行为是可为而又不可为的——仅仅是因为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才让我们觉得做它的必要和有益。在我们中间，根本不存在那种在条件允许时不愿意肆意干上几件犯罪勾当的人。人们应该说：“我为什么不做它几千遍，真是遗憾！”而不应当说：“你本不应该干那件事”。我们很难通过个别行为对一个人进行概括，因为典型的行为和个性的真正缩略只能是绝少的行为，绝大多数人鲜有个性。受环境决定的行为被看做是纯传染性的，反射性的对象物是和为产生某种刺激而言的，而不是通过它的表面现象。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浓度之前，在我们的深度被问及此事以前，它就存在了。个性与这一怒、一动、捅上一刀是毫不相干的。行为者常常感到自我是自己记忆的附属品，他就像被自己的记忆放逐了一样，这完全是行为的恶行——行为时常带来呆滞的目光和拘谨之态。不论何种行为，只要它是个别的行为，它相对于总行为都只能是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当然也不会因此而造成计算的偏差——人们必须首先对这种精神干扰展开斗争。我想，社会存在一些不恰当的兴趣，我们的全部生存仅仅是从某个方向来检验，发掘个别的行为是我们生存的意义，行为者本身不应被传染。然而，诸多的精神干扰都会因具有不寻常后果的行为产生，甚至连结果好坏都无所谓——这种事时时发生，让人遗憾。那彼此山盟海誓的恋人，在剧

溜冰者
吉尔伯特·斯图尔特
油画　1782 年

拥有强烈自我意识和认同感的绅士，即使在溜冰时也不忘保持自己的翩翩风度，在公众溜冰场，幽雅的气质令他尤为出众。这样的气质正好符合尼采所强调的自豪感。

西班牙和荷兰的海战

图为发生在 17 世纪初的西荷海战一隅。在荷兰打败西班牙军队后，该国迅速控制了海上贸易，成为“海上马车夫”。争夺、战争、掠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类利己主义的群体表现。

场被报以热烈掌声的诗人就是最好的明证。至于那懒惰的思想家，他们就是那遭抄家之祸的无政府主义者。

我们会因一些典型的行为而被推入低贱的类别——在这儿，存在着一些可能损害我们尊严的行为——人们应该警惕这类错误。当然也存在一些相反类别的行为不为我们尊重。我们的思想会因为诞生于充满着幸福和健康中的奇人，或者一阵风暴，或者一桩偶然的事件而波澜起伏——对于这样的行为和“作品”同样不应把它们置于典型之列——艺术家不应按照这样的作品标准来衡量。

美德不会因此而被我所伤害，不会的，就像王公大臣们不会被无政府主义者们所伤害一样。因为过去如此，现在以后也永远如此，所以在他们遭受迫害暗算以后，他们又可以戴上高高的桂冠。我们最充分、最明智的利用事物就是——锲而不舍，我已经这样干了。

那些与我有某种关系、受苦受难、孤寂无援、疾病缠身、备受虐待和饱尝辛酸与凌辱的人——丝毫引不起我的同情、怜悯之心；要看到价值在那儿高高地屹立着——这是我对他们的希望，我希望他们不要深陷于妄自菲薄、自惭形秽和颓唐的苦难的深渊——不论一个人是否有价值，这一点是可以得到证明的，我祝愿——我的典型信徒。

红磨坊舞会

亨利·德·托罗斯－劳特累克

布面油画　1890 年

红磨坊的舞会现场一派喧闹嘈杂的气氛，一位妓女装扮的女子却呈现出幽雅宁静的神态。尼采认为，在环境的约束下，人们的本性难以伸张，但作为个人独有的个性却能够在不经意间迸发，成为不被意识所控制的典型行为。

伟大的力和积聚会产生出巨大的激励，然而这却为渺小和善的平庸性——灵魂的内心平静所漠视，它从来没有把激励看做是高等的东西，甚至是人的标准，然而我们常常将它误认为是高等的东西——这正是我所反对的。

培根说：庸众会赞扬最低贱的美德，表彰中等的美德，他们根本不会问津最高等的美德。然而，作为宗教基督教则是属于庸众的——“基督教是荒谬的，相对于最高等的类——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来说。”

那些能够轻而易举获得美德的人，也会常常拿美德寻开心。人们达到了美德又超越了美德，进入了一个胡作非为的世界——对于存在于美德中的严肃性，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保留。

在这中间，我们所有的爱好和激情是否会变得才气横溢？它们是否也会

被许多科学的渴望所折磨？这是否又会称得上是认识的钓钩？

有着高贵教养的古代人表现了自由和自觉的等级，他憎恨那个争强好胜且把扭捏作态的笨拙同自我感觉的莫名其妙联系起来的等级，同人们今天本能地反感犹太人一样，他们对基督教深刻地蔑视。

具有更多的价值乃至一切价值，是作为低贱人的《福音书》——《新约全书》的无耻要求——这种要求让人恶心、愤慨。

在基督教——犹太教的生命这里，占优势的不是夙怨。虽然对爱的火热也即对恨的灼热，然而夙怨的激情也唯有大规模的迫害行动才可能被煽起。

人们富于侵略性是因为人们抛弃了自己的所爱执著地去寻求自己的信仰——人们迫害基督教也导致了基督教的胜利。

叔本华认为，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是特殊的。事实证明，叔本华误解了这一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并不特殊。基督教的周围都有禁欲主义，禁欲主义最后还是融入了基督教。

基督教并不等于基督教本身；基督教的抑郁症，动物式的良心虐待狂构成了基督教生长的土壤。可以认为，基督教根本就不存在免疫力，它包容了存在于这块百病丛生的土地上的一切疾病。基督教属于一种颓废的类别，这正是它的本质所在。

轻骑兵军官

泰奥多尔・热里科　油画　1812 年

尼采对于心志懦弱者的蔑视几乎到了无情的地步，而对“强力意志”者的推崇也达到了极端的程度。图中战马上的轻骑兵威风凛凛，其果敢的表情预示了战争的结局，这样强烈的斗争精神，正是尼采高度颂扬的。

相对于个体而言，个人主义是可以从社会权力下将自身解脱出来，无论它是以国家权力的方式，还是以教会权力的方式——个人主义是“权力意志”形成的过程中，尚不自觉的初始形式。任何个别人是等同于个人自身的，个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代表一切个人同整体相对立——作为与整体对立的个人代表去获取自己的所需。

人们只有组成整体行动，形成某种“权力”，才能达到某种目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充当了个人主义的一种宣传手段的角色。然而，使得许多个人成为可能的手段的群居都是他们最为希望的——而不是作为个别人的目的的群居。这是社会主义者的本性使然，同他们常常用自欺来推进自己的行动一样，在这一点上他们常常也是自欺的。19世纪的通病之一常常是个体利己主义往往采用利他主义的道德说教来为自身服务。

社会主义只是把无政府主义作为它的一种宣传手段。无政府主义帮助社会主义制造恐怖感，恐怖感又会帮助无政府主义来震慑人心。那些胆子大的人、亡命之徒，特别是在最精神

性的事情方面奔向了无政府主义的一边——恐怖主义开始了。

权力意志的开始阶段，必然是个人主义。

作为个体的人，他在取得自身统一之外更多的是寻求类似于自己的人——通过自我来烘托他人，由此人们一旦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之后，更多的要求也就被他相应地提出，他要按照力的大小程度对其进行筛选。在个人主义之后是对四肢和器官的训练。所有具有类似关系的倾向被集中在一起，并作为活动的权力。根据对双方力的认识、平衡和接近，在这些权力中心之间进行摩擦、战争，确定功绩，等级制也由此产生。

1. 自身由个人自己来解脱；

2. 在“正义”是目的的前提下，他们进行战斗，最后达到对“权利平等”的协议；

3. 从总体上来说，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和平，其他的几乎等于零——许多微小的力分子早已形成了差异，由此目的一旦被达到，那私有力的实际不平衡也会因此而产生了放大的作用。现在，一切特权和优势被个别人组成的小组千方百计地所谋求，缓和斗争形式也重新开始了。

人们在取得权力之前高喊着“要自由”，而人们一旦取得权力，霸权也就成了人们下一个“正义”，即平等权利也就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

“永恒的生命”无论如何也不会由渺小的群畜道德产生，然而它们却这样冠冕堂皇地登上了舞台。但是，相对于这场戏的观众而言，这根本就是所有演出中最为可笑的一幕，尽管某某具有美德是一个不失为聪明的做法。假如人们不是虚荣心十

罗吉尔·培根

罗吉尔·培根的影响直到近代才得以显现，由于其思想在当时社会形成的异端性，培根生前曾遭到来自弗兰西斯教团的监视，其著作也被全面查禁。1271年他写了一部《哲学研究纲领》，书中强烈抨击了僧侣的愚昧无知，由此他被教团投入监狱长达14年之久。可以说，培根是同时代哲学家中最具反叛精神的人，他尊重知识，重视实践的精神一直为现代人所赏识和尊崇。

天文学家哥白尼

哥白尼的“日心说”革命使神性丧失，宗教统治由这一科学发现开始岌岌可危。而哥白尼、达尔文之类只是使信仰的上帝死亡，接着康德使理性的上帝死亡，而尼采则使道德的上帝走向毁灭。图为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其创立的日心说，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冲破了神学教条。

足，处处摆出一副执法者的头面大出洋相，人们也仅仅不过是一只小巧可爱长着角的傻绵羊而已。因为特权绝不会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自己走到人们面前——这场戏永远不会演得像完美可爱的小绵羊般的温顺。

在这里，犹如神性特质的反照，因为花花绿绿的装点，渺小的道德显出了光怪陆离的样子。

原则上来说，美德在除却相对神性的戒条、神性的榜样、彼岸和宗教财富之外，在自然意图和功利性之处都是缄默的——这应当是它最有价值的一面。五光十色不过是以尽可能多的美妙情感来"保持"康宁的一种手段——"拯救灵魂"的大事与它毫不相关。

因为对基督教的绝对的误解和自我迷惑，基督教变成了群畜道德的非自然化过程。民主化构成了这种自我迷惑的自然形态，虚伪的东西则要少一些。

事实上，权力时时被那些被压迫者、低贱之人、芸芸众生的奴隶和半奴隶所觊觎。

第一阶段：他们自身由自我来解脱——他们发动自身，首先他们虚构，然后互相相认，最后他们使自己成功；

第二阶段：他们进入斗争，他们想要得到承认，寻求平等权和"正义"；

第三阶段：权力的代表被他们拉到自己的一边——他们寻求特权；

第四阶段：他们大权在握。

以下三大要素在基督教中要注意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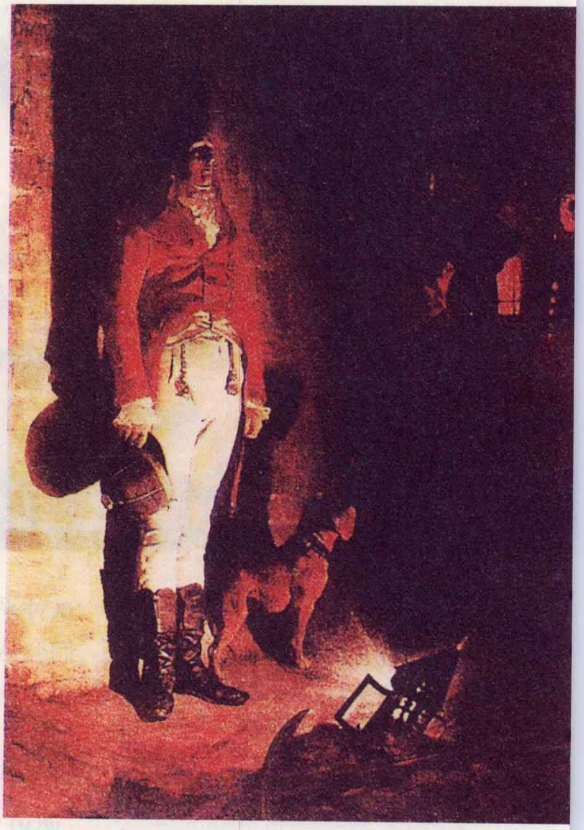
1. 不同种类的被压迫者；

2. 不同种类的平庸者；

3. 不同种类的败类和病夫。

基督教同第一要素一道为反对政治权贵及其理想而战；基督教同第二要素一道反对那些健康、幸福之人的自然欲望。

作为平庸者如何才能登上前台？——基督教取胜时。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健康者和幸福者就会被说服——与基督教一道走——成为为基督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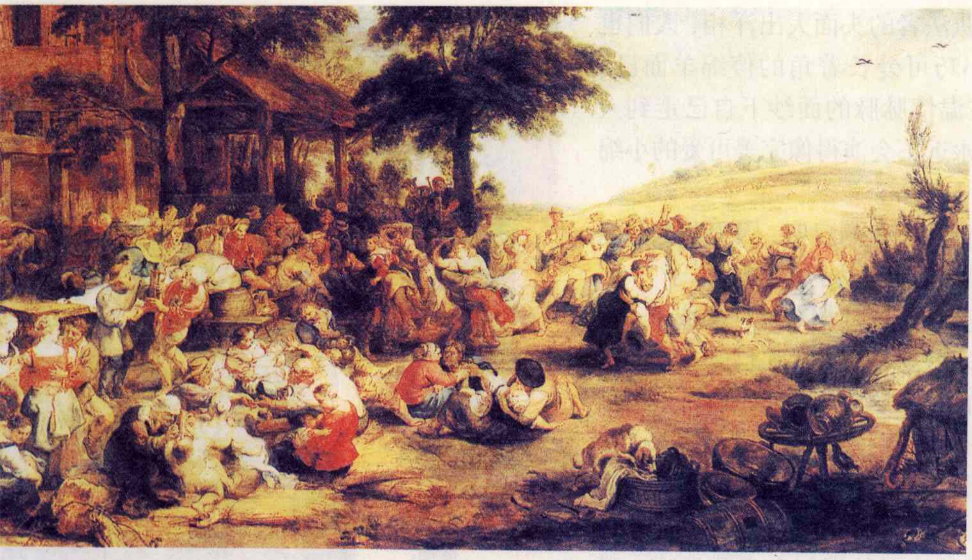


当甘公爵被处死

尼采将"正义"和"平等"描绘成追求"自由"者在取得权力后维护霸权的口号和手段，而这一点在尼采所信奉的强人拿破仑的身上得到重演。为建立强大帝国，拿破仑利用波旁王朝著名人物当甘公爵的鲜血来表明自身同旧王朝的决裂。图为站在枪口下的当甘公爵。

易卜生

挪威剧作家亨利·约翰·易卜生，被看做是现代现实主义话剧的创始人，代表作有《野鸭》、《建筑师》等。其作品因无情揭露社会表面下的真实内幕而被利益集团攻击，指责为丑闻。



乡村野宴
鲁本斯 板上油画
17世纪30年代中期

在尼采看来，大量平庸者对于强者的排斥和斗争是后者出现的最大障碍。他们以数量优势获得社会意识的公认，甚至利用所谓的公正与平等对强大天性者进行镇压。图为乡村野宴，具有共识的人们总会在天性的号召下结成群落，这样的群体意识是排外的，从形成开始就有着强烈的保护和扩张欲望。

业而战的角斗士。同样，因为芸芸众生能够被强者制伏，他也因此而让人感兴趣——对强者也是如此；现在，基督教就是群畜本能，基督教让平庸性获取了对自己的最高认可，由此平庸性也成为了最宝贵的。这种平庸的天性在取得了对自身的勇气之后，对于权力，他们会从政治的角度承认自己是具有这方面的权力。

实际上，所谓的民主制度就是基督教的自然性。基督教成为“返回自然”的一种形式，是因为它极端的反自然性而被相反的估价所克服。结果，“高等的人”、“高贵”、“艺术家”、“激情”、“认识”成为特殊者、天才等崇拜的浪漫主义——贵族政体的理想开始迈向非自然化。

我非常熟悉亨利克·易卜生。在他那里，道德的物质世界幻觉说仍然压制着他的理想主义和“要真理的意志”。他从来就没有对自由承认过，然而他却大讲“自由”。在缺乏权力意志的人那里，“权力意志”产生了第二次变态。人们在第二阶段，极力想摆脱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为此人们极力地讲“自由”；人们在第三阶段，因为没有取得绝对优势，为阻止竞争对手权力的增长，人们极力讲“平等权利”。

非社会性种类具有群畜的本能，他们具有反对自身价值的传统，因此在人们要寻找强大天性的地方，他们的毁灭和蜕变更为重大和可怕。他们繁衍兴旺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偶然性的众多恩惠，他们往往在最低级和最迷信社会的分子中繁衍——从一开始，他们的防御工具和防卫本能就不是强有力的，就不保险——人们在那里寻求到的个性远比在中间阶层保险。

现在反对非社会性人物的斗争正在取代以“权利平等”为目的的等级和阶级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在民主社会中这种人物最易生存和发展，即秩序、诚实、正义、信任无须比较野蛮的防御手段就可以正常进行，习以为常。

群畜本能使得强人披枷带锁，被严加看管。他们认为，一是人们从事了这种劳动就无法回到自身，所以这被看做是自我克制的、禁欲主义的退隐，或者是通过有害劳动“恪守义务”。

欲望和权力意志 YUWANG HE QUANLI YIZ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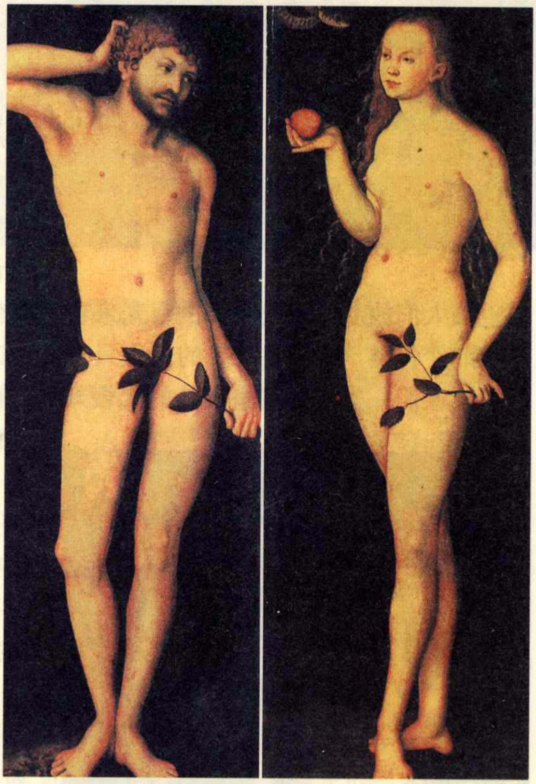
只存在非道德的意图和行为，一切所谓道德都应当是非道德的。欲望和权力意志本质是相同的，权力意志派生出了所有人的欲望。

历史的道德化和非道德化。

定理一：一切道德行为都是臆造的，因为它既无法证明，也根本不可能产生。同驱动力的对立，由于心理误解而被认为已经被标出来；根本没有的第一推动力也被人们虚构出来。“道德”和“非道德”也已被人们提出，由此，人们可以认为——非道德的意图和行为是唯一的。

心理错误导致了“道德”和“非道德”。“忘我的”、“无私的”、“否定自我的”——这一切都是凭空臆造的，都是不属实的。

“自我”的教条主义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原子论提出了“自我”的概念，它同“非我”的对立是虚假的；同理，从生成的角度而言，存在物也就成了自我的必然归宿。因为宗教道德教育的压力产生了自我的实体化，这种实体化相信个体不死性，它必然是虚假的。根据对自我的人为的解脱和真正的解释，个别的自我和庞大的自我成了一种无可否认的价值对立，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庞大的“非我”，个别的自我价值而存在。这一点也是因群畜本能而被决定，因为令这种本能最为反感的唯有个人的主权。然而，如果我们把自我



亚当与夏娃　克拉纳赫　木板油画　1523 年

基督教所倡导的“原罪”为尼采所蔑视，因此否定和怀疑上帝的存在。但尼采并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有许多哲学家也就此问题提出过上帝虚无性的命题，但最后几乎都走上了泛神论的道路，比如斯宾诺沙。

宗教改革的鼓吹者伊拉斯谟

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同时期出现的另一位著名宗教改革家就是伊拉斯谟。他是16世纪荷兰著名的天文学者、古典文学家。他利用当时发明的印刷技术，大量印制自己的著作，广泛传播改革思想，其著作《愚人颂》被认为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伟大著作。

看做是一种当然的东西，那么否定自我也就成了它的必然价值。即：

1. 原子被个体错误地独立化；

2. 因为始终充当原子的愿望会被群畜断然拒绝，而且他们会认为这种愿望是带有敌意的，所以我们要尊崇群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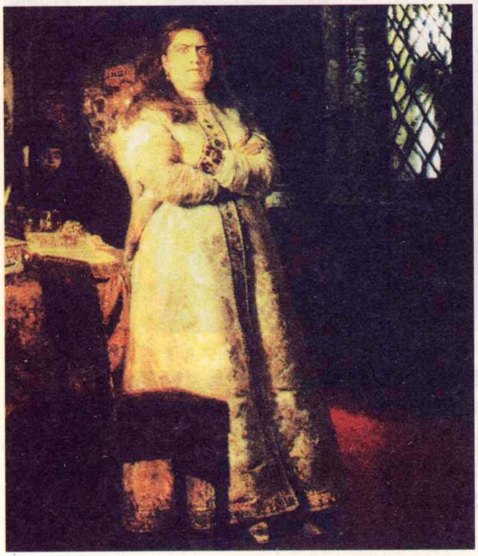
3. 结论：个体被用改变个体的目的方 法来克服；

4. 一些充满对立的领域，曾被人们围绕着自我否定的行为所幻想出——这些自我否定的行为曾经发生过；

5. 人们被认为人本身存在无私的欲望，所有自私的本能均被人们所抛弃，人们转而要求无私的本能——禁令、仇恨和轻蔑集中在性别、贪婪、专权、残酷等周围，也许在这些行为中人肯定自身最为有力；

6. 由此产生的结果：最强有力的、最自然的欲望被人们所放逐。此外，发生于心理学事物中的大骗局——人们为了使得某个行为被夸耀，就必须否认存在于这种行为中的本能——这唯一现实的欲望也被人们放弃。通过善者的目光来看，唯有通过误解和改造自身才能达到再造自身的目的——即使各类“自满自足”的人也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达到再造自身的目的。如传教士和哲学家们一类作为群畜本能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从剥夺人们自满自足中得到好处的一类人，他们具有精妙的感觉和心理学的敏锐，他们认为，这个世上充满了自私自利。“包括我们的美德在内的一切都是罪恶。卑鄙是人的绝对性。忘我的行为是很难存在的。”这是基督教的结论——原罪。即：自我蔑视、无力行“善”，因为人将自己的本能同纯系捏造的善的世界对立了起来也就必然被结束。

备注：拉罗斯福哥和巴斯噶在心理学明目疗法方面的进步也由此而被基督教所描述。基督教认为：关键问题是——人行为的本质平等性和行为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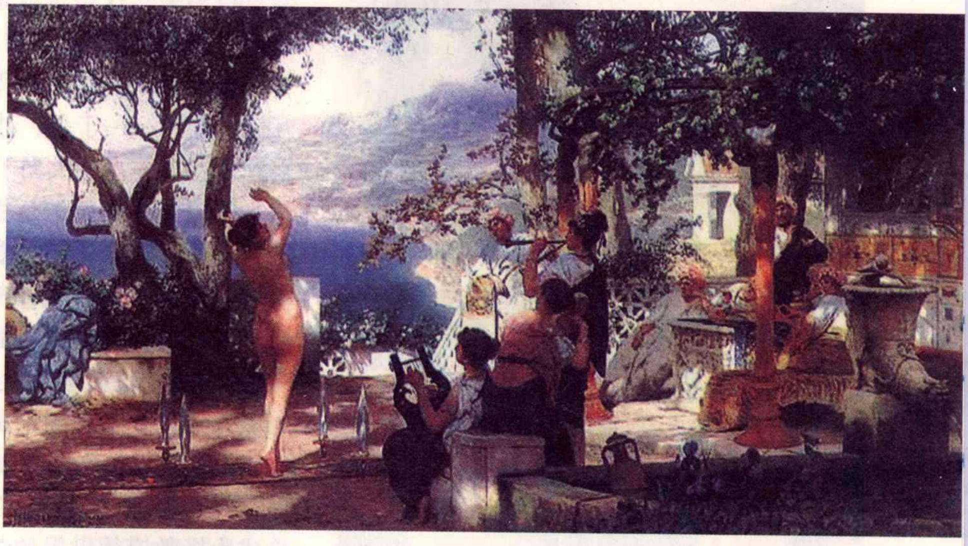
索非亚公主

尼采的“伦理道德观”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生命的肯定以及超越于善恶之上的生命道德。俄国索非亚试图通过政变夺回之前由她代位的政权，但其理想彻底变成了一场噩梦。但如果索非亚的“叛乱”获得成功呢？也许她现在的“不道德”在其政权建立后将会成为最辉煌的“道德”。

值的平等性——人类都是非道德的。

由此，传教士和圣徒这些失去自私之心的人们就必然会受到人们的认真教育。仅仅是变“完美”的可能性受到人们的怀疑，不知道完美的东西却并不受到人们的怀疑。

由于自然纯幻术的原因，使得圣徒、传教士、善良的人的心理学失效。为了能够行动，能够使某些行为被规定，某些根本不可能的行为人们不得不将它们说成是可行的——就像崇拜这些行为一样，实际的行为动机也就必然被人们解释为不良。过去，人们对行为进行欺骗和否定；现在，却对于它进行崇拜和理想化，用同样的方法。“神圣的”、值得崇敬的——我们常常这样来形容对生命以本能的愤怒！传教士的理论是——绝对的贞洁、绝对的服从和绝对的贫乏；俗人的理想则是——施舍、同情、牺牲、否认美、理性、感性，所有人们具有的强大特性均被郁郁寡欢的目光来看待。



快乐的希腊人

贵族生活一直为尼采所推崇和向往。在没有对财富和权势的窥视后，人们的本性开始在生活中显现，这样的生活状态在尼采看来是最为自然，也最接近人的本性的，而生活在地中海美景中的希腊人正是这样一个阶层的代表。他们热爱生活，崇尚自由，追求美和现世的快乐，如此境界也是现代人类生活无限渴求，却又很难达到的。

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借助于“《福音书》自由”的幌子开始进行最原始的道德欺骗——权利也被否认的本能来捞取，人们前进了——宗教改革被人们用圣名来重新命名；

——为使有道德的人完全成为可能，被否定的本能试图证明自己是必然的；生活是人们必须的，为他人而生活更是人们必须的，利己主义是为了目的的手段；

——从利用的角度而言，对两部分人要实行权利平等，于是，人们继续前进，人们试图把生存同时赋予利己主义的冲动和利他主义的冲动；

——就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或就促进人类发展等等而言，更为有益于利己主义——利己主义的权利更为占据优势。然而，受着极端利他主义远景的影响却“对人类总体有利”。人们继续前进，更高的功利性为人们所寻找，与利他主义观点相比较，利己主义更为优先受到人们的照顾；

——在生命和自然的本质中，人们认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根源是相同的，为此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受到人们的不断寻求——人们不止一次地试图用利他主义的行为方式同自然性达到谅解，利他主义的东西是否能够让人们在生命的基础上寻求到？

希腊雕像

尼采认为，艺术的意义超过自然意义，因为艺术所描绘的是自然界中的共性和原形。由于希腊盛产石料，希腊人不仅用石头搭建了举世闻名的帕特农神庙，更雕刻出无数的艺术杰作。这些作品的伟大不仅限于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它更是人类追求理想生活的写照。

蓝色洞穴 山德罗·基亚 1980年 油画

尼采说,道德的起源与目的是维护自我生命利益,“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而为尼采激烈抨击的宗教道德观则是利他主义的代言。在这一两相对立的价值体系中，人类抉择的状态就仿佛在基亚的蓝色洞穴里，向着微弱的美好理想之光，奋力挣扎在纷乱的价值观念中。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对立会消失，人们不止一次这样梦想着，这个梦想一旦实现，因为持续适应，利己主义的东西将会和利他主义的东西同时融为一体。

——利他主义的行为是否仅仅是利己主义行为的一种？人们达到爱的那种程度是否会自行消失？这是否就是对个体权力和人格的证明？最后，人们会明白：人们使人变得更善良是因为人们使人变得更恶，人们是彼此互依互存的……于是，对心理学的极端歪曲，直到现在——真相大白了。

结论：一切所谓道德的都应当是非道德的——只存在非道德的意图和行为。欲望和权力意志的本质是相同的——权力意志派生出了所有人的欲望。生命的概念——作为“善和恶”本能的力度表面上的对立，加以管制或加以利用、栖身于暂时的等级制度下的某些本能。——经济学的道德要为之辩护。

针对定理二。通过将道德变成未知，决定论成为拯救道德世界的尝试。

决定论应该受到人们的抨击而消灭，因为我们的估价以机械论观点设想的世界根本容不下，拿这种估价变魔术的手段是决定论的唯一取向。同样，决定自在世界和现象世界分家的权利也不应由我们一手独揽。

文雅、宽宏——18世纪是考究的世纪；自然的人类早已消失，人类千方百计地想“返回自然”——19世纪成为人的自然化进程。在长期斗争之后，人走向自然，但人绝不会“返回自然”——像自然一样以非道德的方式存在；经院哲学的非自然和仅自然价值已成为定例和开端。

即使我们的宽宏感远远不够，我们对待宽宏感的态度也往往是粗野的、直接的、不折不扣的冷嘲热讽。

在富人的、闲适者的社会中，尽管人们之间你争我夺，互相倾轧；然而，作为我们

的第一个社会，它却显得更为自然。在这里，性爱成为消除婚姻障碍并发出刺激的体育运动——作为一种运动方式而存在；人们生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生存，此外再无其他；体魄的健全是人们优先考虑的，人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大胆的探险精神。

我们对认识的态度更为自然；我们具有最天真的精神，那百般禁止的东西让我们感到赏心悦目，那庄重肃穆和等级森严的仪式被我们所讨厌。我们对认识的兴趣取决于在通向认识的道路上我们是否有无聊之感。

我们对道德的态度也更为自然。我们笑话那道貌岸然的原则；我们讽刺敢于妄言自己“义务的人。人们认为本能才是道德，其他的都是伪道德——那有益的、善意的信念，由此越发受到人们的重视。另外，一些光荣的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贬低……”

我们对政治的态度也更为自然。我们发现了一定份额的权力反对另一份额的权力问题；我们认为所有权力都是占有——不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利永远不会得以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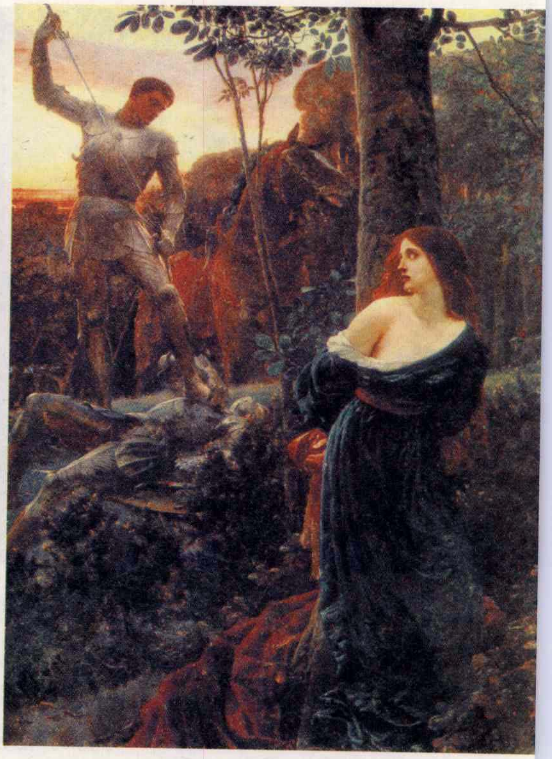
激情常常被我们看成是特权。因此，我们对伟人和伟业的重视也更为自然。所有伟大的存在常常被我们设想为置身道德之外的行为——没有伟大的犯罪，就谈不上伟大。

我们热爱自然，不再是仅仅为了“纯洁”、“理性”、“美”等——我们对自然的态度更为自然，我们让自然巧妙地“变得吓人”、“变得愚蠢”，我们不因此而蔑视自然，因为它不强求我们尊奉道德。

用艺术制造表面的美妙骗局并不是我们所要求的，我们对艺术的态度更为自然——实证主义在时下的流行，是在论证而不是激动。

种种迹象表明，在19世纪欧洲人不耻于自己的本能——他们在朝向绝对自然属性即非道德性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它强大到足以单独撑持这一局面。

卢梭所说的那个“自然”，我们远远没有接近——我们更像是在提倡腐化，我们走向了卢梭的反面——他断然拒绝的文



骑　士　弗朗西斯·伯纳德·狄克斯爵士　英国　19世纪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武士属于第二等级，是保卫国家和拓展领土的中坚力量。在武士身上，我们看到尼采所强调的奋斗精神，它突破了本身阶级的狭隘性，赋予了一个时代以全新意义。

斯巴达克起义

起义者往往是在长期压迫的生活中寻求自由的人，然而，一旦他们的抗争遭到失败，其结局将是作为反动者而受到残酷的“惩罚”。公元前73年，罗马的角斗士为改变自身悲惨命运，发动了一场由奴隶斯巴达克领导的浩大起义，其社会影响力直逼罗马政权的统治。起义军为自由而战的精神极大地撼摇了罗马奴隶制度的基础，并加速了罗马共和国的灭亡。图为角斗士所用头盔。

花园游戏

对于尼采来说，历史目的论或宿命论只不过是基督徒、现代主义者的虚无主义而已。上帝和唯物主义的规律都是人对未来最为荒谬的规划。他认为，生活不是被决定于有目的的本质，它是一种现时的超越和享受。图中的花园充满爱意，男士用一切甜美的事物打动女子的芳心，这次求爱是否成功将比任何虚无的目的论更具意义。

明。17世纪及17世纪的审美即当古、勒萨热及勒尼亚尔，我们在不断地重新接近，我们的自身也因之不断地得到强化。

形式主义艺术家之上的虚无主义。以他们的太阳出升而玩世不恭，自然因他们的欢快而变得愈为残酷。我们讨厌激动，我们的感官被自然所打动，我们的想象力被自然所启发，这样的地方我们心驰神往；我们向往着能够到我们所爱的地方去；我们向往着能够到北国的自然道德表面性和敏感忘怀的地方；这在艺术方面也是同样的。能够让我们忘掉“善和恶”的那些东西，常常让我们引为至爱。通过恐怖和幸福的自然与感官以及力的宿命论好像才能够将我们道德的动人性和制造痛苦的能力得以拯救；而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善的生命。

自然对善与恶的外观表现——冷漠大度，就是善行。一旦悲观主义者成为注重形式的艺术家，他就不得不与历史相遇，因为历史无正义可言，自然无善良可言。在那里，最完美的恰恰是正义的缺席，它表现出非凡的儒雅之气——与正义的缺席相比较，同样也是在融入自然，恶与冷漠的性格却更为真实，它们毫不隐瞒自己的真实目的，完美的性格在那里自然地显现。玩世不恭的历史和自然，虚无主义艺术家对此发狂般地喜欢和偏爱，人们的天机也因此而被泄露。

“反抗社会制度的起义”包含着犯罪。起义者被人们压迫过，他不应受到人们的“惩罚”。起义，不应该受到人们的蔑视，我们可以认为一个起义者可以是个可怜和被人看不起的人。就我们社会的种类而言，人的价值不会因揭竿而起的起义而受损。从我们的社会中，对某些问题起义者感到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才能解决——这给我们以惊醒，在某些场合，我们倒是因此而应该敬重他们。

行为只不过是征象，在个别人身上罪犯只是犯有个别罪行，但是在战争状态下全部本能地针对对象是整个制度却不能由此被证明。

镇压起义，对被镇压者采取的全监禁和半监禁的安全措施——这应是“惩罚”的概念。罪犯是真正的好汉，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荣誉和自由从事冒险，是一个真正的人——人们对他的蔑视不应用惩罚的方式。同样，忏悔或者清算也不应看做是惩罚的方式——好像某种交换关系存在于罪与罚之间——犯罪并不是肮脏的，因此惩罚根本起不到任何的洗雪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俄国作家，也是被研究得最多的作家。在其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有一类为变态的小人物，如《地下室手记》中就曾塑造了著名的“地下人”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长廊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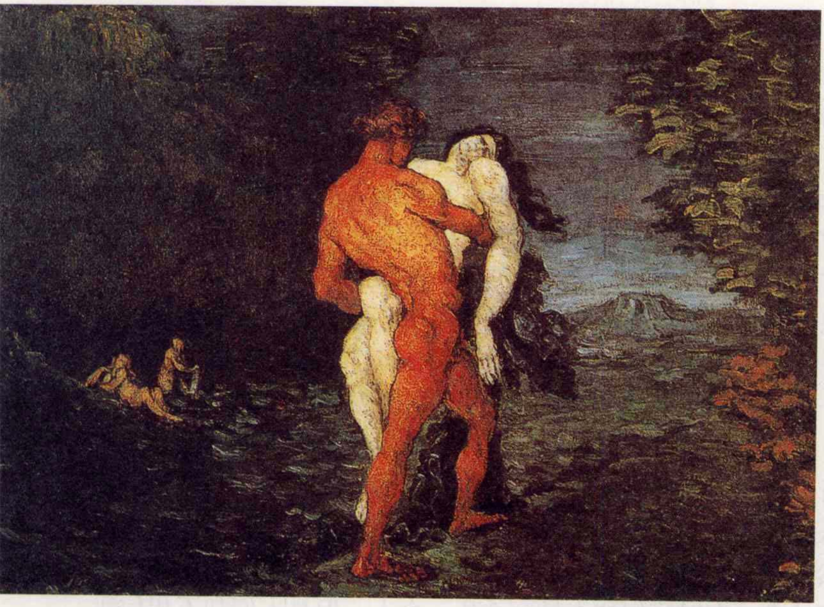
除非罪犯属于犯罪种族——人们一旦将他们拿获，就先发制人，对他们进行阉割，否则同社会和解的大门就不应向他们关闭。

对于罪犯的恶劣言行及其低下智能，人们不应将它们看做是他的缺点和不足。由于恐惧感和失败感常常缠绕在他的头脑中，对于自己的作案行为他也往往不断地否定和诋毁，他更平常地陷入自己误解自己的深潭——尤其他的反叛本能、消极的怨恨更是达不到自觉的程度。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罪犯往往被一种莫明其妙的欲望所征服，且常常通过次要情节将一个假动机归咎于自己的案例——比如，因抢劫财物而失手杀人。

拿破仑曾对人们告诫：一个人的价值不应仅仅根据个别的行为而决定。人们应该小心。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有利于承认犯罪的环境极为缺乏，由此，有的即使犯了谋杀罪仍不以为然；至于小偷小摸就更不值一提了。我们不会干有碍于我们价值的事，有时我们的力量会杀死一个人，但是人们却不相信我们的力量有如此之大——那么，我们就会为人们所看不起。作为一个男子汉所具备的特质几乎在一切的犯罪案例中都会呈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西伯利亚教养所的囚犯不是构成了俄国人中最为坚强、最为宝贵的一部分吗？脱离了道德的美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文艺复兴时期罪犯层出不穷且创造了这独特的美德——如果在我们这儿，一种营养不良、枯萎凋零的植物就可以代表罪犯，那么我们的社会制度将会丢尽颜面。

克伦威尔与查理一世

图中，克伦威尔以轻蔑的目光看着查理一世的尸体，查理一世因犯“叛国罪”而被处死。但充满戏剧色彩的是，11年后，克伦威尔同样被复辟的王政因“叛国罪”处以绞刑。在尼采看来，现实的政权是当权者的霸权工具，被压迫者或卑贱之人又会因对权力的觊觎揭竿起义，于是曾经的“正义”变成了今日的专制，而现在的“正义”也许就是明天的霸权。



诱拐 塞尚 油画 1867年

尼采对道德价值的重构是以生命意义为前提和基础的，在尼采看来，只有生命意义才是全部哲学的出发点，而现实道德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用上帝否定了生命。用尼采的观点重新审视塞尚的这幅作品，我们会发现破除原有道德框架后的诱拐已脱离了罪恶的范畴，画面的主体自然和谐，仿佛正是“诱拐”才是他们结合的特殊方式。

结果只能是人们将自己无法蔑视的人提高到顶端；然而，相对于其他的任何罪行而言——蔑视道德乃是最大的凌辱。长期以来，人们的本能被冠以虚伪的道德之名——人们应该忘却、否认和洗雪自然本能的耻辱，人们应该庆幸并尊重于自己出言日益傲慢的诚实感——人们应该敬重于还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本能，并为之正名。人们对道德力是否能够放弃就取决于此。人们要为此设想出一个高度，在这里，“道德”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美德的发音，作为脱离道德的美貌，给人以完全异样的感觉。当然，我们距离这个理想还相当遥远。

道德进步的标志是道德领域的不断缩小。人们的道德思考必会在因果思维触及不到的地方进行。

是“信仰”还是“仪式”？同单纯的估价产生的“仪式”一样，是因为特定的“仪式”和习惯才导致了一种特定的估价和信念的产生。人们必须凭借行为而不是通过增长价值感来对自己进行锻炼；能够有所作为是人们的首选目标。最为浅薄的是路德的基督徒。信仰仅仅是作为一种辅助物而言的。祈祷、忏悔等这些紧张状态的呈现，是因为人们的生存的价值沦陷至个别人无所作为的程度之中，而这全都是由于人们怀疑是否真的存在某个行为是完全有罪和胡作非为，即背景作为一种个人的事实，它是对路德的信念以及诸如此类对基督教事业的无能，它给人们蒙上了一层极端的疑惑。最后，他的预言实现了油画——那种本能，世间最残酷、最残忍的本能通过宗教改革家的行为全部被表现出。对他们而言，绝对避开自身，投降于它的对立面，绝对服从于信仰——生命只表现于此。

多数人处于中间层和近乎中间层，群畜本能由此也将其估价视为至高无上和无比宝贵。当然，这样一来本能也就成为所有等级制的对立面，它认为由下而上的升迁、变高也就是由超大值减为最小值的过程。作为特殊者，无论他们是位于群畜的上面还是位于群畜的下面，相对于群畜而言，都是群畜的对立面，对于群畜都是有害的。位于群畜之上的特殊者——强者、有力者、智者、勇者，他们被说服充当群畜的保护人、牧人和卫士——充当第一批仆人，群畜也由此转危为安，变害为利，化险为夷。恐惧感在中间层那里消失掉——在这里，人们与世无争，误解无藏身之地，这里只有平等；自身的存在在这里完全是正当的，丝毫不存在

障碍。自满自足之气遍布于此。特殊者的事是怀疑；特殊者的存在被视之为罪过。

在整个艺术和科学的链条中，假如没有女人，没有妇女的事业，是否就认为是缺乏某一环节。我们不得不承认特殊者的存在。因为下述的通病将会被他们证明：在书信、回忆录甚至世界上最纤巧的手工艺等一切非职业行当中，女人是干得最出色的，因为女人的自身会由此越发完美，乐于沉沦，女人自身占有的唯一艺术动力也借此可以被服从。然而，真正艺术家的激烈的冷漠感，女人用来又能有何作为呢？最隐私、最内在的东西被这种艺术搜肠刮肚地挖掘出，都是因为承认自身远不如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重要。他认为，女人的价值就在于让女人自身成为形式——委身于人，让自身公开化。艺术家从事的艺术就是刺向所有贞操的一刀？……女人涉及文学是自本世纪开始的；但是却文风拙劣，用老米拉波的话来说。因为女人的本能在她们写了书、创作了作品之后就失掉了——然而其中的原因何在？

艺术家时常对我们和他们自己唠叨——他们并不是那些具有伟大激情的人。因为他们只是由于活着才注视自己的面孔，他们自身的羞耻感早已丧失了，作为艺术家的自己亦被他们所剥削。他们对力——激情的挥霍受到你们这些魔鬼，你们这些天才的无端嫉妒。人们自己的才能控制着人们的生活，人们最终必会沦为自己才能的牺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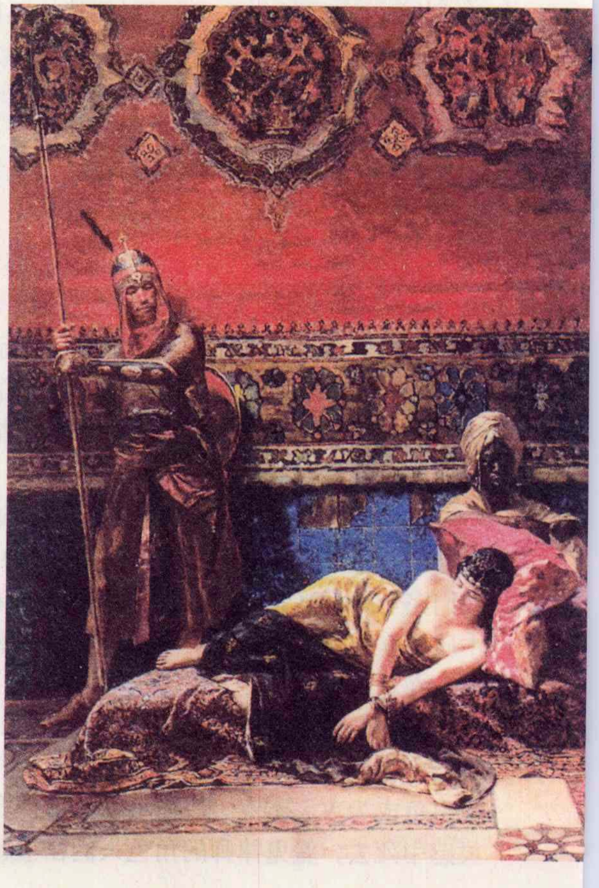
只是在描写激情，人们是不能制伏激情的——这不如说，如果人们描写激情同归于尽；这与歌德教诲的完全相反——不过，他在这里因为出于温情而误解了自己。

拿破仑因为大革命而被造就，他成了大革命的辩护词。以同样的代价，我们的文明被无政府主义所摧垮也许会更欢迎。民族主义被拿破仑所造就，他由此成为民族主义的辩护词。人的价值根本不被道德概念所涉及，因此道德性和非道德性是恰当的，一个人的价值与个人的功利性无关。他的生存并不因别人能够从他的身上得到任何益处而更崇高；然而，这个极端有害的人却不能成为整个人类的顶峰，尽管他的崇高和优越会让万物因之而毁灭。

对认识总的概括。实际上，伟大的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残暴。因为，痛苦、毁灭应该发生于阔步前进的时代；一切虚无主义运动都会被可怕和强大的运动所引起。它是悲观主义的极端形式，成为深刻的、最基本的增长标志，成为向新的生存条件过渡的先兆——真正的虚无主义

帕夏的小妾

图中双手被捆住的女人即将成为胜利者帕夏的小妾，而她同时也是被掠夺来的战利品。在胜利者看来，占有对方的女人，比占有对方的财富更为优越。女性在以男性为主的政权交替斗争中，始终处于附属而被动的地位。尼采认为“女性的价值就在于让其自身委身于人”。



将会问世。我早已看出这一点了。

论权力悲观主义。偶然、不确和突然作为恶的主要标志；在粗俗人的内在灵魂中，占绝对优势的是对恶的恐惧。理性、权力和人格，粗俗人将恶设想为这些，而且在可能的条件下，他们与之缔结契约，对它们事先施以影响——占据统治地位——粗俗人以此来战胜恶。

打败俄军的弗里德兰战役

拿破仑是尼采高度颂扬的一个“超人”。在1807年6月，法军与俄军在弗里德兰形成僵持局面，就在法军处于劣势时，拿破仑率军赶到战场，法军为之士气大振，俄军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图中，大获全胜的法军官兵正向拿破仑欢呼致意，强人意志此时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另外一种说明方式是对恶和害的单纯表面性的坚持。人们通过对偶然、不确和突然分析得出：它们是善的和有意义的。

——第三种方式：那些不祥的东西往往被人们解释为“值得的”——人们将惩罚看做是恶的结果，人们在不断地为恶作辩解。

——总而言之，对于恶，人们是绝对地服从的。一切道德的、宗教的解释不过是对恶的一种服从形式。认为善的信仰存在于恶中，实质上就是放弃了对恶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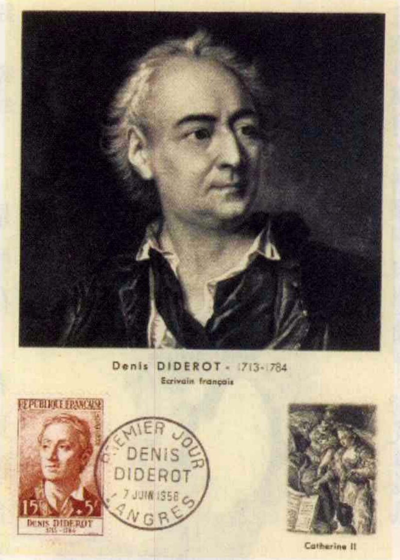
由此，放弃对偶然、不确和突然的恐惧心理成为文化的全部历史。对算术的学习，对因果思维的学习，对掌握特权的学习，对信仰必然性的学习成为文化。人们因为自身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宗教、道德等祸患的粗俗形式的盲从渐渐减少，“为祸患的辩护”也因此而去掉。在某些场合，祸患可能成为对安全感、公式和算术信仰的一种状态，且由于这种状态信仰作为厌倦情绪进入到意识中去——渴望因其对偶然不确和突然的兴趣而成为突变对象。

在最高文化的这种象征中，我们是否能够再停留片刻？我称它为权力悲观主义。祸患不再成为人们的辩护对象，人们拒绝这类辩护。也许最无意义的祸患乃是最有意义的事情，祸患被人们完全彻底地享受。先前上帝与人们同在，现在上帝早已离人们远去（上帝死了。——原注）。本质的东西是否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偶然性、恐怖、朦胧和诱惑这些东西？

在这样的状态下，恶和危险必须充当善的基础——善和愚蠢必须是同体的，善是需要“辩护”的。那样的话，它还能够激起人们的兴趣，以至得到暂时满意。时下，残暴感永远不会由兽性激起了；人中间的兽类因才气横溢和幸运的傲慢而锦上添花，在这样的时代，傲慢自负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精神形式。人们现在已经是够强大的，上帝早已在人们的灵感中死去，魔鬼律师的角色人们在重新扮演。道德成为敏感、狡诈、唯利是图的形式和唯

狄德罗

不只尼采怀疑过上帝的存在，17 世纪狄德罗也宣布过不存在具有高智慧的实体。19 世纪初，德国的费尔巴哈也认为“上帝是人的镜子”。但是，即使有如此多的哲学家声称“上帝死了”，在尼采的时代，基督教的精神依然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发挥着效用，并代表了一种绝对的真理。



权是争的形式，是因为人们对道德实际上的赞成和维护。

这个世界被人们以这种方式所构想——成为实际达到的最高理想，这也使得人们对这个世界不断地否定，最后以权力悲观主义对世界的绝对肯定而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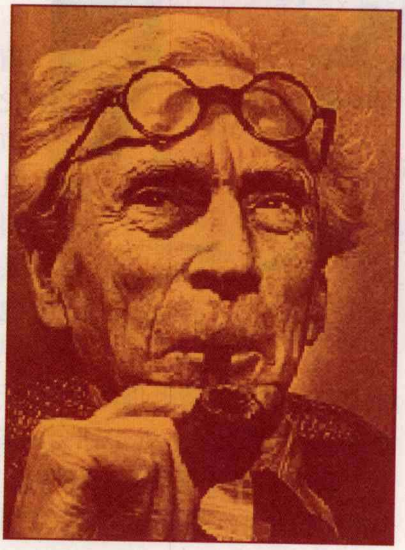
实体要领只能是主体概念的结果，二者的顺序不可颠倒。我们如果放弃灵魂（主体），那么“实体”这个前提条件也会同时丧失。人们在达到了存在物这个程度的同时，存在物也从人们的手中滑落。

我们对现实性的批判就是我们信仰的存在等级的根据——现实性的多或者少。

主体：我们认为是原因产生了信仰，因此主体是用来称谓在最高现实感的所有不同要素中存在着某种统一性这一信仰的术语。“真理”现实性“实体性”等这些虚构物皆是因为我们太过相信我们的信仰的缘故。——“主体”就是虚构，看上去好像仅仅是一种原因导致了我们具有的诸多相同的状态。然而，事实是这些状态的“一致性”是我们首先创造的，且对这些状态加以同化，但不是一致性——而是对这种一致性的否定。

罗 素

卢梭在中国被一致公认为“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先驱者”。但在西方，对于卢梭的评论却颇有争议。在罗素看来，卢梭虽然对社会起了有力的影响，但却是一个背弃友情、自私虚荣的人，他的理论危险而又不切实际。



必然性要被证明的是：相反的运动属于日益消耗人和人类经济，成为一种兴趣和成效两者日益固定的、互相鲸吞的“机械运动”。我认为，那种强者，高等种类的人（“超人”）会在奢侈的、过剩的人类中产生，当然我们的产生条件和保持条件不同于普通老百姓，因此对奢侈的、过剩的人类的遴选才是相反的运动。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前述的第一条路产生出的适应、平凡等中国气，他们常常出于本能而自谦，常常抱着知足常乐的态度看待人类的渺小——处于人的停滞水准之中。人类自身的最高意义只有在我们具备地球必然面临的经济总体管理条件之后才能被发现。——即一个庞大的钟表装置由诸多日益变小和变精微的无数适应性齿轮组成，是使一切居统治地位和发号施令者日益成为多余的过程，这种巨大的力的总体的个别因素就成为力和价值的最小值。

易安　罗聘　纸本设色　清代

中国自古代以来就有天道一说,讲求“天人合一”,主张将自我寄于自然,法于自然。这一建立在人与大自然相互关系上的生态伦理思想,与每个人的人生哲学及其生命价值观紧密相联,“归真返璞”、“知足常乐”成为人生宗旨。

与使人渺小化和让人适应一种专门化的功利性不同的是,必须要有与制造综合性的、概略性的、有辩护力的人相反的运动。对他们而言,人类必须成为机器,他们才能够生存,他们自身的高等形式才能够被发现。

芸芸众生——“平庸者”的敌意是他需要的;然而与后者相比,他更需要距离感,因为他要位于其上,凭借其生存。贵族政体认为,未来的形式就是这种高等的形式。——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对人的最大限度的剥削就是所有齿轮的通力合作——剥削构成了运动的基础,从而使得剥削也具有了意义。其他的场合则是最大规模的退步现象——剥削成为人的类型价值的总削减。

——经济学的乐观主义是我所斗争的,这已经为你们所发现;一个人的总福利定会随着一个人自我牺牲的增长而增长。然而,总的损失则会由个人的总牺牲汇集而成——情况刚好相反。这个伟大的过程将会因为愈加稀少的人类而失去服务的目标——而这恰恰是人类需要的。

卢梭的自然之人没有在19世纪发现,人们更真实的形象却由此而被发现——因此,这个勇气它是具备的……总而言之,在基督教中人的概念也由此而被赋予以再造之意。这一切都是因为它赞同这种“自在之人”,从这种“自在之人”身上看到了人的未来;其他人则不具备这种勇气。然而,与文化增长相伴随的人的恐惧感的增长却让人们不敢正视——基督教的理想高高在上,异教同这种理想被人一起对抗,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观念也同时被对抗。然而,文化之门的钥匙人们仍然没能找到。实际上因为人的进步主要由善良人自身所代表,现在的情形仍然是有益于“善良的人”,现在的状态仍然是处于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世界的卢梭那里——处于社会主义理想的统治之下。

歌德和拿破仑反对18世纪,并彻底战胜了这个世纪。叔本华则很遗憾,尽管他也同这个世纪抗争,但他却退回到了17世纪——基督教没有影响到他本身,巴斯噶的价值论断却俘虏了他,他成为了一个现代的巴斯噶——新的肯定,叔本华的力量还可能达到。

高等的人和可怕的人在拿破仑身上可谓浑然天成,他是“男子汉”的重塑;卑贱和胆怯又重新回到女人的身边。“总体性”成为健康和最高的主动性;行动的伟大格向——直线,又重新被发现;对统治的欲望作为生命自身的本能,最强有力的本能又重新得到了肯定。

道德对自身的态度 DAODE DUI ZISHEN DE TAIDU

道德对自身是冷淡主义的，对后果好坏则是盲从，对使用危险手段不假思索。对自己的道德性人们不应当看得太重，同时，对道德对应物的起码权益也不应放弃。

所谓的青年。——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迎着旧文化突兀而起，天真而又年轻的民族。在基督教扎根生长的阶层——最低贱民族的各阶层，在一种迷信的作用下又重新喷涌了生命之泉。如果人们将基督教作为新兴的年轻民族和强壮种族的表现，那就大错特错了。基督教是在一个倦怠盲目和病态的乌合之众中产生的道德腐化和歇斯底里——是典型的颓废形式。这个团体极其奇怪，他们聚集在惑众大师的周围，与俄国小说中描写的场景极为类似：通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所有的神经病人都能找到幽会的机会……所有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一切都是在接近尾声，无需于任何的事情，只是逍遥自在、知足常乐。

德谟克利特

德谟克利特继承了古希腊原子论创始人刘基伯的观点，认为原子的运动受自然界规律影响，不是上帝或鬼神的操纵。他甚至还认为天地宇宙的产生是无数原子无目的旋转运动的结果，这种运动使原子结成团块而形成宇宙。因此，德谟克利特被誉为最早的彻底机械唯物论者。

基督教本能的权力和对未来的肯定，是它顽强求生和不懈追求权力的意志——年轻的基督教阶层，也许只有用本能的倦怠来形容才最为恰当；厌烦与自满自足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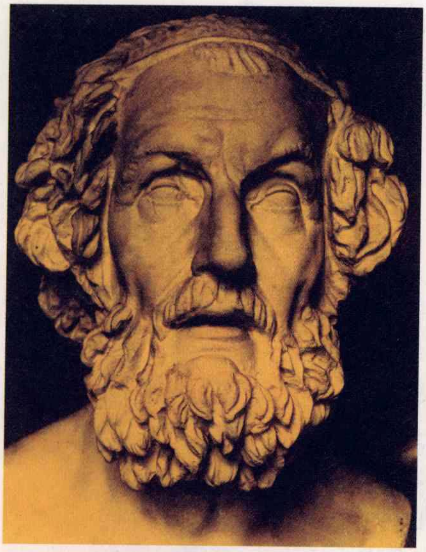
《福音书》：人们所做的只是听命于上谕、传统和监护——低贱者和穷人总是可以走幸福的大门。由此，我们认为：基督教的兴起属于典型的社会主义学说。

典型的社会主义的学说——财产、职业、祖国、等级、警察、教会、教育、艺术、军事机构，构成了幸福的障碍，成为《福音书》指控的谬误、迷惘和邪恶。

通过暴乱，推翻了“主人”的统治，长久的压力被解冻；然而，以本能的感觉——自由之感中包含的幸福能有多少？映入眼帘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些事物的象征，诸如，难得的幸福已被低贱的阶层所尝到，他们受到破格的优待……革命不是由饥荒造成的，而是民众放开肚皮，狼吞虎咽……

对希腊精神的批判从来就没停止过，而且甚嚣尘上，因为，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家全部

[1] 消亡了的生命派：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年至前500年，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建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宣扬神秘主义。



荷 马

荷马史诗是欧洲文明的基本文本，没有任何作品能像它一样揭示出启蒙和神话之间的复杂关系。晚期德国浪漫派根据尼采的早期著作，对古典时代进行了解释，强调了荷马史诗中的资产阶级启蒙要素。也正是尼采，揭示了启蒙与统治之间的矛盾关系。

深陷颓废，不能自拔。

作为伟大的爱奥尼亚人，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他们仍旧是希腊式的，但仅仅是作为过渡形式；对自己独特文化的信仰，君临其他城邦之上的权利……昔日希腊城邦拥有的这些光荣与辉煌早已不复存在。人们因对文化进行交流而不得不交出手中的“信仰”（上帝）。善与恶的界线日趋模糊，不同来源的善与恶融在一起……这就是“诡辩派”。

相反，因为哲学家对旧美德的需要，他不得不变成反动。他寻求旧的制度——他认为社会衰落的根源在于制度的衰落；他漫游外国、异邦文化、异邦宗教。他在不停地寻求新的权威——他认为权威的衰退才是真正的衰退。犹太人在沦为奴仆以后，他也同时就作为“民族”而被确定下来——因此，在“城邦”被确定之后，理想的城邦也就成为他寻求的希望。所有的暴君都能够引起犹太人的兴趣，因为重建更为权威的道德已经在他们心中萌生。

一切真正希腊性的东西——就如预言家们对大卫和保罗的情形，伯利克里斯、荷马、悲剧、修辞学丝毫得不到柏拉图的感激——渐渐地承担了衰亡的责任。因为荷马、神话、古代风俗等等古希腊世界遭到灭亡——古希腊的衰亡成为反对古希腊文化基础最绝妙的借口——这就是哲学家的推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哲学家价值论断发展的最终结果乃是对古希腊的不断批判：“显贵的智者”、“酋长”，“消亡了的生命派”[1]——对阴间的崇拜、缄默，对彼岸的恐惧，数学……对宗教的估价作为同宇宙交往的一种；辩证法成为传教士式的、禁欲主义的和超验的。咬文嚼

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自然之门可以用数学来打开，认为万物都与数学相关。这种联系具有两种形式：直接的形式是数量，间接的形式是图形。其中和声学是量的关系，运动形式是图形关系，包括直线、曲线、圆形、逻辑符号等各种形式。

字，死搬概念，柏拉图身上已完全拥有这些坏毛病了。对所有直接辩证法那丑恶和生硬的一面，人们熟视无睹，这使得优良的精神审美趋于没落。

繁茂可爱的、阴险的奢华喜好和艺术颓废；宗教和道德激情的抑郁化、斯多葛主义的苦行以及柏拉图的感官否定——并行不悖的两种颓废运动和极端行为成为基督教肥沃的土壤。

这是令人奇怪的；同基督教一般的虚无主义宗教，从一个老朽顽固且因衰老而丧失了健壮本能的民族中挣脱开来，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最后被年轻的、涉世未深的民族大家庭所接纳。为什么首先要使这一切日耳曼化、野蛮化，才能将那尾声的、牧人的、夜晚的祝福向他们宣谕？有人不断梦想着能够进入阵亡将士纪念堂中，对他们而言——战争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吗？难道我们一定硬要把一个超民族的宗教说成是一个从未有过任何民族的混沌世界？

我们生活于一个比较的时代，从来未经审查的东西可能就由我们所审查；我们代表着全部历史的自我意识——这是我们的优越地位。我们得到了不同的幸福，也遍尝了不同的酸苦。对频繁出现的现象进行对比，成为我们最本能的活动。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能够理解，所有的一切也被我们拼命地享用，没有任何敌对的情感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是否会因此导致我们本身误入歧途？我们一切善意的、近乎情深意切的渴望被最危险的事物吸引着，向它大胆奔去。

我们是否会花费太多的力气对“一切皆善”进行否定？我们一旦变得如此不明智，是否会对某事物结伙反对从而使得我们受苦？……总之，实行基督的学说是今天我们这些学者最好的选择。

基督教的东西是属于个人的私事，故事、公式、规范、教条，而绝不是象征永恒的事实，生命的实践从一开始就是与基督教相悖。真正的基督教是对教义、崇拜、教会、神学抱着完全漠然的态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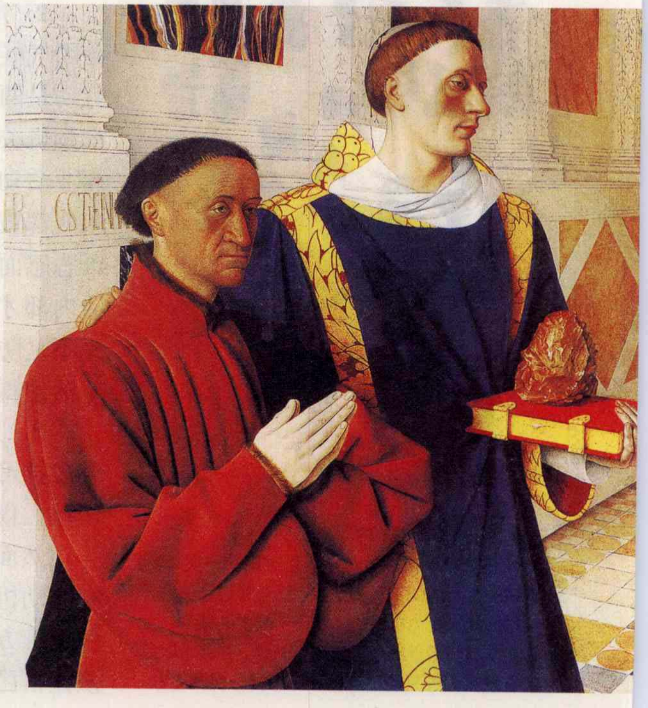
奇想不属于基督教的实践也不属于佛教的实践，幸福生活的手段才谓之为奇想。

基督教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会产生。人格上帝说、罪恶说、不死说、救世与信仰说，一切形而上学都不是基督教所需要的，当然禁欲主义和基督教的自然科学更不是它所需要的——基督教与用它的名字装点起来的那些无耻教条没有任何瓜葛。信仰说不属于基督教，只有实践才属于基督教。基督教给予我们的是如何行动而不是信仰什么。

“我不想当兵”，“我要无法无天”，“我反对警察上岗”，“如果我不受害于从事破坏内

与圣·斯蒂芬在一起的埃斯蒂内·奇瓦立耶
油画　1450年

基督教的教义和神学思想为尼采所摈弃，因为在严苛的教义控制下，人们只能把快乐寄托在充满虚幻色彩的彼岸世界，而将现实生活作为赎罪的手段。图中的圣·斯蒂芬即将因殉教而被石头打死，在他脸上我们却只看到了麻木，没有丝毫对生的渴望。



伊壁鸠鲁

自古以来在实践中有两种追求幸福生活的方法：一种是清淡忘忧，一种是艰苦修行。古希腊启蒙家伊壁鸠鲁用前者来追求幸福，而斯多葛派则是后者的代表。尼采评价他们为要训练自己"把石头和肉虫、碎玻璃和蜈蚣一并吞下而不觉得恶心"。

《摩西十戒》残片

诸神相争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冲突之源，不同的文明信仰不同的上帝，都有着自己对世界的排他性。图为古老的《摩西十戒》的残片。上帝让摩西为后世的领导者留下戒律，并要求以后所有犹太人都只能信奉上帝一个神，受其眷顾。

心安宁的事，那么我愿意以受苦来保持我内心的宁静"——也许，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不能将"上帝"和"人"分割开来，"神圣性"这个乖僻的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僧侣的"——象征心理的，是人们唯一重视的领域，根本不存在"奇迹"这样的领域。"伊壁鸠鲁主义"的相对物是"颓废"……从古希腊的概念而言，"伊壁鸠鲁的花园"就是天堂。

使命不存在于这样的生活中：一切意愿都不在生活中；——"伊壁鸠鲁的诸神"的形式；——原因不存在任何的设定目的；——生儿育女；——所有的一切都达到了。

基督教的理想已经被我们制造出，对其价值进行确定是接下来的事情：

1. 何种价值在这个理想中被否定了？有哪些内容包含于这对立理想中？——因自豪感和距离感而产生的激情、伟大的责任、高傲、绚丽的兽性，本能的征战和掠夺欲，激情、复仇、诡谲、盛怒、快感、冒险、认识等的神性化；对人类的美、智、权力，显赫和危险性——高贵的理想的否定，设定目的的人，"未来的"人——作为犹太教结果的基督教性也在这里产生。

2. 能够实现这种理想吗？类似于印度的理想，它会因气候的影响而受到限制，但这种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劳动是两者所共同缺乏的。——民族、国家、文化团体、审判机关是它的来源，学业、知识、仪表的养成、职业、商业活动等为所拒绝……所有意味着人的使用和价值的东西都被它所取代了——人的使用和价值因为它的极端厌恶感而为它所中止。只有在秩序井然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内部才能存在非政治的、反民族的，既不是侵略性的又不是防御性的生活。正是由于普通利益的牺牲，这种生活使得那些廉价的寄生虫泛滥成灾。

3. 只需要存在快乐意志的结果，无需其他的。不需要辩护可以自我证明的东西是"极乐性"——其他的一切存亡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然而，因恐惧痛苦、谴责和道德沦丧本身，而对所有的动机舍弃，使得这种考虑处于一种低级状态……这种思维方式是贫乏的，它标志着种类的衰退；人们不应该让自己受到任何的蒙蔽。"你们要变得像孩子一样"！

阿西西的弗兰茨就是这样，他像耶稣的幻影，成为官能性神经病患者、癫痫病患者。

耶稣是完全内向的，至于犹太教的现实性——对自身保存的需要，他认为是根本不存在的，在犹太教会的规定中他找不到任何的良策——他心中的“天国”状态成为他最后的归宿。

他认为“同罪恶无关”——他的主要论断，人们应该学会不为忏悔自己的过错去生活，而达到自我感觉的“神性化”；他反对忏悔说和谅解说——因此，在同上帝交往的整套公式方面，他收效甚微。

罪恶、忏悔、宽恕——罪恶与这一切没有任何关联，这是虚伪的犹太教——它是异教的。

孩子们认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天国是他们心中的一种状态。根本不存在什么“超出尘世的一切”，某事不会规律地依照日历的运行在某日出现，而在这之前就不存在——它是“个别人心中的感官变化”，是某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德鲁伊特

在基督教传播前，希腊文明还未到达的西欧，人们仍生活在黑暗蒙昧之中。但这些未开化的群落也拥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在凯尔特人那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祭祀活动——德鲁伊特。甚至在当时还保留着“献人祭”的宗教习俗。尼采批判这一否定生命价值的宗教行为，并呼唤着高度理性意志的诞生。

人们自己的生命因为让步于慷慨的情感而受到威胁，而且在冲动的本能下让人们认为这不存有任何的价值，况且根本就不典型；大家在实现能力方面都是一样的，然而罪犯、强盗和科西嘉人的决断远胜于安分守己的老实人。

遇事冷静、能够有条不紊，不产生丝毫起伏不定的快乐感，不因为一时的冲动去做所谓的英雄行为，将心中的充斥感克服，就达到了更高的阶段。

同情产生了这种感觉，但它却必须经过理性的筛选；否则，它就会充满危险的欲望。

慷慨和同情的，或者充满敌意的，盲目地迁就欲望是祸患产生的原因。

人们对这些欲望的占有直至让人不寒而栗，是性格的伟大之处。当然，是别人驾驭了他们。但束缚是不会产生快乐的，而只是因为……

犹太社会和下层知识是他面向的对象——基督教的创始人常常这样忏悔。但是这个阶层去构想创始人却是按照他们自己理解的精神的。救世故事、人格上帝、人格救世主、人格不死性，都是他们从因为所有人格性和故事性而否定现实性的学说中编造而来的，且把“人格”和“故事”的些微小事网罗无遗，这是名副其实的肮脏丑闻。象征性的现世和永世，此地和别地，都为救世传奇所代替，心理象征也为奇迹所代替。

是这种本能的一切制度产生了自己的来历，这种制度违背了现代精神的审美——以至于

[2]克拉：保罗的弟子和随从，传说中的少女殉道者。

今天本能和传统意志受到了精神的审美——以至于今天本能和传统意志受到了最致命的抨击……本质上而言，不符合目的的事情人们是不会去做的——意义不会因为传统习惯而被取消。人们通过对传统的研究和作为“遗产”的认识，虽然人们讨厌它，人们认为传统就是宿命。能够用上几百年的状态和估价——才是人们所要选择的。破坏原则也必然成为我们时代的性格，因为这种做法乃是彻底的现代。

批判善良人。正派、尊严、责任感、正义感、人性、诚实、正直和心地善良，这些动听的字眼绝不仅仅是为了特性本身才去肯定特性；或者，价值的一般特性和状态也不仅仅是在特性获得价值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才会去活动——这些特性之中是否蕴涵着这些特性的价值？或者，这些特性的价值就存在于它们带来的利益和优点之中？

论断中的自我和阉割的对立，在这里我暂且不说。问题在于：从这些特性的体现者，对环境、社会和“人类”而言，从这点特性本身是否具有特性来说……结果是否在这里存在。在相反特性那里，功利性不可靠，虚伪、乖僻、自我怀疑，然而，为相反特性所谴责、攻击和否定的功利性的本貌就是这个样子吗？这些特性的本质也是如此吗？或者受到谴责的只是这些特性的结果吗？——让具有第二种特性的人消亡，是否就一定是合意的？——然而，有人还是在肯定这些，狭隘利己主义的谬误、近视和偏颇却隐匿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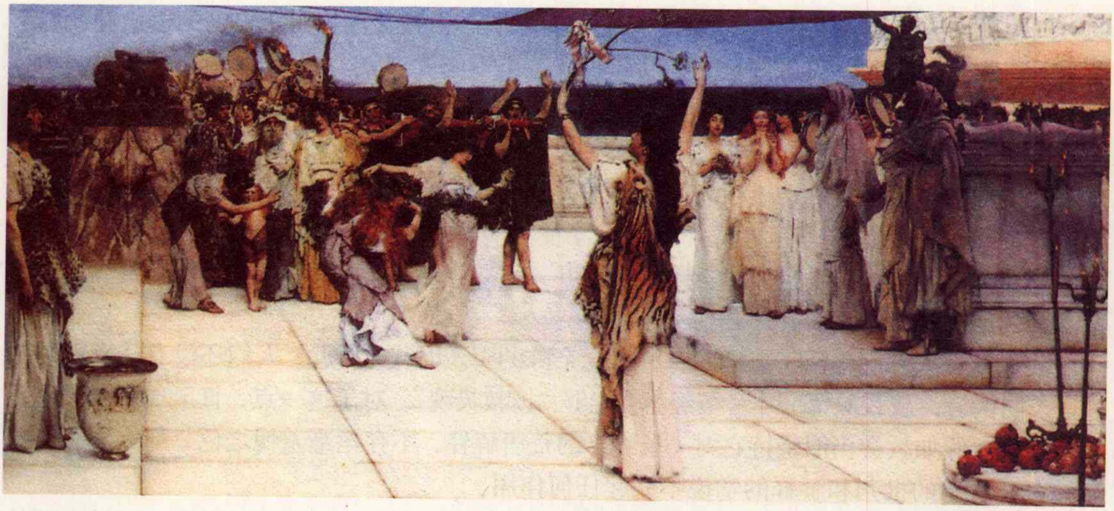
这不是合意的——只创造偏袒正派的人的状态，却导致相反的天性和本能意志消沉和慢性死亡。

实际上，这是审美和美学的问题。将那些正人君子、道德家、老实人、正经人、愚夫蠢汉置于一边，只是留下“最可尊敬的”——极端无聊的一种人：是不合意的。

老实人是不需要的，所以如果不存在“异类”的过剩，老实人的自下而上权利就根本不存在。只是因为它的粗糙简陋的功利性，才会让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道德受人尊重。

最后的苏格拉底

由于苏格拉底主张用理性对抗本能，尼采把苏格拉底当做理论乐观主义者的原型。尼采认为，从苏格拉底之后，概念、推理和判断的逻辑才真正被尊崇。图中的苏格拉底在临死前仍不忘记用智慧感化周围的人，死亡在他眼里只是对其崇高理性的考验。



酒神的赞歌

尼采美学的核心概念是日神和酒神概念的二元性，前者是"趋向幻觉"的本能，后者则是"趋向放纵"的本能。尼采用"梦"和"醉"来表示这两种本能，他们都是人的至深本能。希腊人注重现实生活享受，常在宴席上即兴朗诵诗歌，来表达对酒神的尊崇。

合意性则恰恰与之相反。在那里，"正派人"只有降格为"有用的工具"作为"理想的群畜"，往好里说，当群畜的牧人才能创造这样的状态。总之，在这样的状态下，更高一等的、要求异样特性的品级是不属于正派人的。

为什么在德国浪漫主义盛行时期德国音乐达到了高峰？歌德为什么没有在德国音乐中产生？席勒又在贝多芬中存在，准确地说，有多少"克拉"[2]！

艾兴多夫、乌兰德·海涅、霍夫曼、蒂克包含于舒曼本身，里查·瓦格纳具有弗赖许茨、霍夫曼、格林、浪漫主义传统、本能的神秘天主教、象征主义、卢梭的意图——"激情的自由思想"。法国式的味道在《漂泊的荷兰人》那里找到了归宿，《怕光的人》成为了诱惑者的典型。

崇拜音乐，崇拜形式浪漫主义，德国的和法国的浪漫主义为瓦格纳所综合——犹如理性的引导，对于激情等级这一套观念就应该是理所当然和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危险的、半兽性的似乎更适合于激情（*激情仅仅是对快乐的渴望。——原注*）。

对激情尊严的损害：1.有时激情看似不总是推动力，好像是不适当的方法，不必要的；2.没有任何贵重价值的东西为激情所时时盼望着，也只有音乐……

理性不是各种激情和渴望的合乎比例的状态，好像理性是自为的本质，好像所有有理性的成分都不包含于激情之中……对激情和理性进行否认。

冷淡主义是道德对自身的态度，它盲从于后果好坏；不假思索地使用一切危险手段；多样和乖张的性格——这被认为是优点，且被充分利用——这就是哲学家身上的"客观性"。

我用深刻的冷漠对待自身。因为对于我的知识给我带来的好处我从来就不寄予希望，当然它给我带来的坏处我也不会回避——人们称之为损害性格的东西也被包括在内；当然，因为我有我的性格，所以仅仅是在外部存在这种远景。然而，对于它我不想弄清也不想改变——个人的操行如何，我是从来不想的。我认为，一旦个人的事情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知识

的大门也就同时被他关上了——或者，一旦“拯救灵魂”被关注！对于自己的道德性人们不应当看得太重，同时，对道德对立物的起码权益也不应放弃。

人们预感到，如果将道德遗产作为前提而不造成特别贫困化，那么会有许多的东西被人们挥霍和抛弃掉——也许道德遗产将成为前提。对于“美丽的灵魂”这样的感情，永远都不要去尝试赞赏；要学会并善于在它们面前把你的优越感表现出来；在同道德怪物打交道时，要学会带着一种内在的嘲弄之情。要学会享受神秘的快乐——破坏贞操。

不要抱有变“善”或成为“异样”的愿望——要学会围绕自我转动。要特别警惕，对于道德性的触须和网络不要让事物沾染上半点……

我们欧洲人到底生活于怎样的一种概念杂陈的野蛮时代，对此，人们还没有认真地总结过。人们认为，仅仅只需一本《圣经》就能够“拯救灵魂”。对于这一点，直至现在人们还是深信不疑。假如教会仍旧坚持它对《圣经》的荒唐解释，不存丝毫羞愧之色，那么所有的科学教育，所有的批判和解释的学说不能起任何作用。

A. 一贯的种类。在这里，人们必须要弄明白：也许人们对恶不是那么仇恨，不站在恶的对立面，也不会发动对自我的战争；因为实践所带来的痛苦人们也会去忍受；在肯定的情感中，人们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对待敌人的派系人们察言观色；别种状态的土壤会因人们以和平的、善良的、和睦的、多情的、多助的、可爱的状态这种超级胚胎而变得贫瘠……对于实践人们要学会持之以恒。佛教的种类或者说完美的母牛，在这里取得了进展。

如果不盛行道德，恶不因为它自身而招致怨恨，而只是以动荡、劳苦、忧虑、混乱、寄人篱下，这些我们深感痛楚的状态向我们指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在这里，罪恶没有人会去仇恨，罪恶的概念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这只是佛教的主张。

B. 动摇不定的种类。一般战争必然带来道德结果和性格结果，这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战争之恶；为了善的利益，人们将会发动对恶的战争——因为战争之恶人们才会嫌弃战争。相对于人对人的所有敌视，这种反恶之战的质变更为彻底。魔鬼，恶的精灵等通常会被作为敌人的“人”——至少是想象中的再次潜入，我们心中

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家瓦格纳

尼采指责瓦格纳的浪漫主义艺术是典型颓废者的代言人。尼采认为，在瓦格纳的作品中浪漫主义内在的匮乏导致了虚伪的激情和做作，而现代文化内在的干枯是由于现代人生命本能的衰竭。图中瓦格纳站在一群浪漫主义艺术家中间，人们都聚精会神地聆听他对艺术理论的阐释。

非善的和可能是恶的起源被它敌视，窥探和侦察，最后形成了苦不堪言和动荡不安的状态，这使得现在的“奇迹”：报偿、狂喜、彼岸的解决办法变得合意起来，这就是基督教的种类——名副其实的伪君子。

C. 斯多葛的种类。它是一种长期的不屈意志的安宁：坚定、自我克制、毫不动摇；它有着坚定的原则；深深的平静、防御状态、壁垒和好战的疑心；知识和意志的统一；对自身的尊重。它是退隐的种类更是十足的蠢货。

象征从一开始就被基督教变成了卑鄙下流之物。

1. 真假生命的对立，将“此岸生命”误认为“彼岸生命”的对立；

2. “永生”的概念和个人生命的对立，个人生命的易逝性被认为是“个人不死性”；

3. 根据希伯莱—阿拉伯风俗，“变体说的奇迹”是依据共享酒食的结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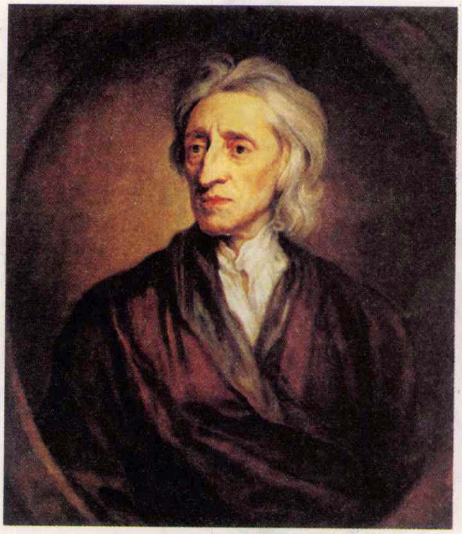
4. 历史的或然性会在死后的某个时候出现，因为“复活——”意味着“真生命”和“再生”；

5. 人之子，是人同上帝间的生命关系，是“上帝之子”。“神性的第二人格”也由此产生——必须加以清除这些。因为，相对于上帝与每个人的联系都成了父子关系，包括最下贱的人；

6. 上帝人之子地位的途径只有通过基督教诲的生命实践才能达到——信仰救世说反而成为某种对奇怪的分期赎罪的信仰——实现方式是依据基督的行为而不是人！

这样一来，“受难的基督”必须被重新解释。死本身只是一个标志而不是事实——这表明人们对当局和世界法律持有的态度——不要设防……在这里树立了榜样。

刚开始，基督教针对的对象仅仅是古典和高贵的宗教。实际上，向当时教众的需要和理解水平转化乃是这整个的变化。伊西斯、弥特剌斯、狄俄尼索斯等“伟大的母亲”为那些群众所信奉，他们要求宗教具有：①对彼岸的希望；②牺牲的魔法是用动物之血做成的；③救世行为和神圣传奇故事；④禁欲主义、厌世和迷信的“净身”；⑤等级制，教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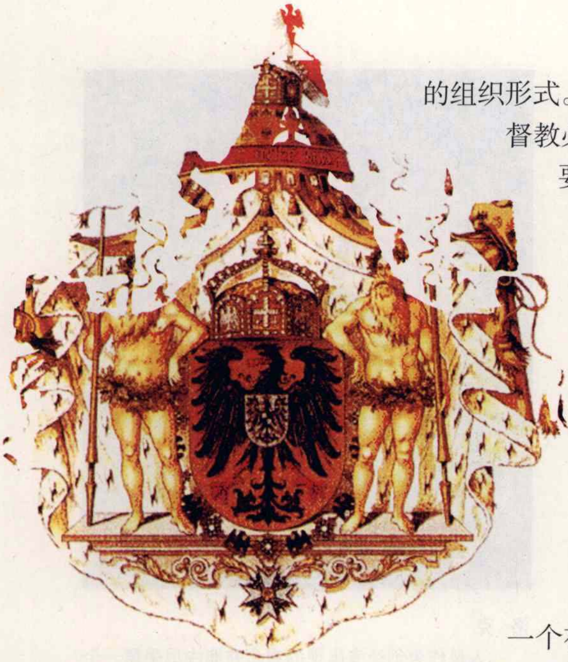


洛 克

人是作为创造者出现的观念并非由尼采第一个提出。众多有此观点的科学家中就包括近代哲学家洛克。爱真理与崇尚理性，在洛克身上得到完美统一，他将认识论建立在人的知觉基础上，从而形成人可以认知一切的创造者形象。

翻开的圣经

尼采认为，基督教衰颓的后果导致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出现。但是，虚无主义有其消极和积极的两面性，后者正是尼采争取的目标，它可以作为强力的象征，表现权力的意志。若此，要把解决生存问题的根本总结到《圣经》上，那将大错特错。



思想与战争

尼采给西方文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动，其“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对德国社会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赴前线的德国士兵的背包中有两本书是最常见的，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战后的德国，新的共和国废除了原普鲁士帝国的所有标志，而以一只单头鹰作为总统军队的代表。

的组织形式。一句话，对于先前存在的、无孔不入的反异教，基督教必须要适应，对伊壁鸠鲁早已批驳过的崇拜基督教也要适应……准确地说，基督教就是要适应那下贱民众的、女人的、奴隶的、非高贵等级的宗教。

这样来说，我们常常会误解：

1. 人的永恒性；

2. 所谓的彼岸世界；

3. 那些荒唐的概念——位于生命（解释心中的惩罚和赎罪等。——原注）；

4. 人被非神性化而不是使人神性化，彻底地拉开了距离，这条沟壑不会因奇迹和极度的自我蔑视的虚脱而被填满；

5. 世界没有变成可爱而单纯的实践，也没成为一个在尘世可以实现的佛教乐土，却变成了一个毁坏的想象力和病态的欲望；

6. 有传教团体、神学、崇拜、圣礼的教会制度——所有被拿着撒勒的耶稣所反对；

7. 处处可见的奇迹和迷信——对奇迹的反感正是犹太教和最古老的基督教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相对的理性。

无论是上帝还是人，对于权力概念而言，损与益两个方面的能力总是要被包括在内的；在这一点上，阿拉伯人和希伯莱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有强大的种族都是如此。如果这两种能力被人们用二元论的方式来分割，那么这个步骤就可能是至为关键的……生命的混合制剂也会因此而成为道德发展的必然结果。

“基督教”的行为和思想不同于它的创始者。这个古代文化伟大反导教运动早已转化为所有早已存在的、地下宗教的语言，通过利用基督教创始人的生平、学说和“言论”来对它进行阐述，按照完全不同的需要模式对它进行极端随心所欲的解释。

作为弱者，下贱人、受苦人和被压迫者的悲观主义也由此兴起，但这违背了耶稣的本意，耶稣本来是想给羔羊带来和平和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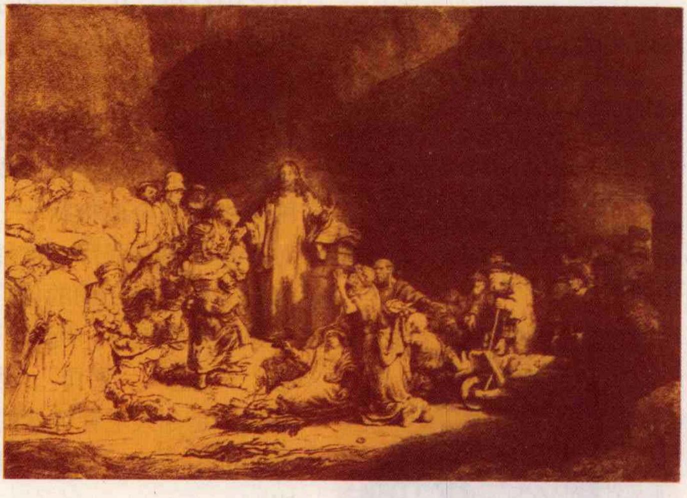
表现在性格精神和审美方面的权力，“世俗性”，古典的“幸福”，轻率和怀疑的高贵，作为智者的骄傲，偏心的放纵和冷漠的自足；表现在仪表、语言和形式方面具有的希腊式的狡黠——成为他们的死敌。罗马人和希腊人同时也成为他们的死敌。

柏拉图是本能上的反希腊论者同时又具有闪族的嗅觉，他使得在哲学上论证古代文化具有双重人格的嗅觉成为可能……斯多葛主义也与此类似，斯多葛主义者是裹在古希腊尿布和概念里面的阿拉伯酋长，他们把尊严看做道貌岸然，把法律、道德看做伟大和敢作敢为，把权威看做个人的最高独立自主性，它基本上是闪族的事业。

“真实的”人 ZHENSHI DE REN

在这个本质是虚假的世界上，真实性也许是一种反自然的倾向。为了能够虚构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世界，首先就要造就“真实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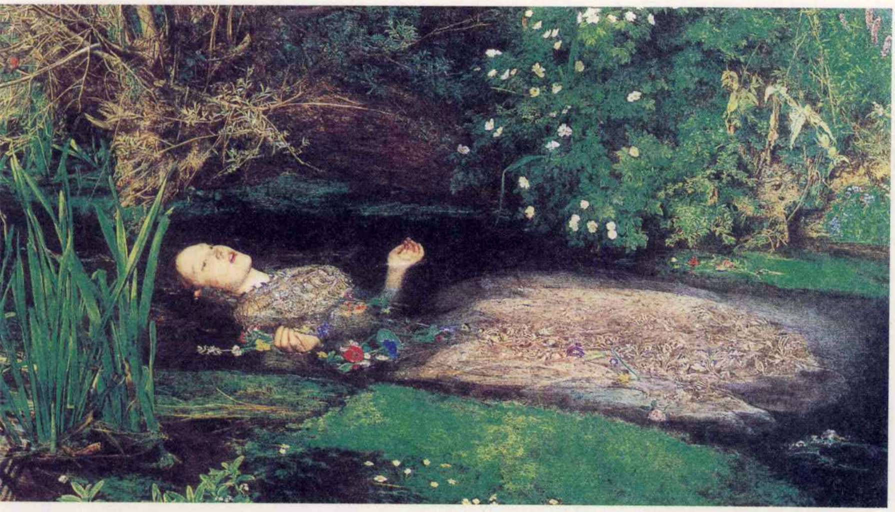
人们如果从——奋斗、坚持、利用环境和克服对手角度来看待人，那么人们将不会太多地在乎人；人们如果在人有所追求时去观察，那么人将变成荒唐无比的猛兽——好似要先有一个怯弱、懒散、虚弱、娇嫩、阿谀曲从相杂陈的人一样，人们的健壮和男性的美德才能够被恢复。看一下人的“合意性”，人的所谓“理想”吧！人自我的作为充满了无足轻重、荒诞无稽、毫无价值、幼稚可笑的东西，靠着它那些有追求的人的体力被恢复，精神的贫乏和无所作为在这种富于发明创造和消息灵通的动物身上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理想”就如同人们必须付出巨大的支出才能为自己完成自己现实而紧急的任务，才能将各种款项缴纳完毕。“理想”作为梦、疲、软的一种形式，在现实性消失之后就会出现梦境、疲惫和瘫软……如果他们面临上述状态，那么最健壮的天性将会同最无力的天性一样。因为，劳作、斗争、激情、紧张、对立，总体“现实性”的中止均被他们神性化了……成为获取知识、积累认知的中止。



基督教中的耶稣

尼采认为《圣经》中的真、善、美，只不过是一些人的“心境”，其信仰把情欲看做邪恶，而反基督价值信仰却把生活中的情欲看做正常的人类情感。图中，耶稣显灵治愈了垂死的病人。于是，基督教教义所倡导的一切被人们当做信仰全盘接受，其中也包括禁欲主义和原罪思想。

他们将愚蠢化理想状态称之为“纯洁”，将懒惰的理想状态称之为“极乐”，所有使人低下的现象都被人们抬到“理想”的高度。



奥菲利娅
约翰·埃弗雷特·米雷斯爵士
1851—1852年 油画
莎士比亚的悲剧展示人生终究无法逃脱的悲剧性，尼采将之视为永恒的"生存的深渊"。在尼采的眼中，人们的选择又变为另一重苦难，即教会宣扬能拯救人类灵魂的恶劣欺骗。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奥菲利娅成为悲剧的代表人物，但她的悲剧并未因死亡而结束，其信仰最终还欺骗了她的灵魂。

因为信仰，我们拯救了上帝；他死而复生只是为给原来的基督作伪，对此保罗应负责。

然而，为人师表的生平，却在"爱"的屈辱之中存在；甚至在最低贱者的那颗充实的心中也是存在的；在形式上放弃了保持权利的愿望、防御、个人得胜意义上的胜利的行为之中存在；在于这里的"极乐"中虽然苦难、倾轧和死亡充盈于世间，我们也要信仰；于谅解之中存在；于没有怨恨和蔑视的状态之中存在；在于不想被人褒贬；在于隔绝人世；在于僧侣最精神性的无为；在于要穷困和要受用于人的意志支配的生活之下。既然全部基督教的实践被教会接替，国家生活被全面推行——被耶稣反对和指责过的一种生活，对于基督教的宗旨，教会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更改，成为对不值一钱之物的信仰，成为祈祷、礼拜和宗教节日等。在原始基督教中，所有不值一提和几乎没有的东西——"罪恶"、"宽恕"、"惩罚"、"奖励"，如今都粉墨登场了。这一切，难道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的大混合吗？不是禁欲主义吗？不是旷日持久的审判和宣判吗？不是等级制吗？……

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哲学
柏拉图主义被尼采看做西方哲学的奠基，但同时还是数学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数学哲学观点。他们将数、量、函数等数学概念定义为数学对象，并认为数学概念是一种特殊的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客观存在，并永恒存在。图为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绘制的数学结构图。

幸福、悠闲、清白和不死的人被上帝创造。然而，虚假的、堕落的、有罪的且带有惩罚性地构成了我们的生活……苦痛、斗争、辛劳和死亡，被认为是非自然的现象，是不应继续的东西——成为对生命的责难和质问。我们有对付它们的药剂吗？有的……

生命的自然性格常常以一种灾祸的形式出现，所以从亚当开始，人一直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之中；人们的幸福、悠闲和清白能够从基督那里得到，所以正常状态由他归还给了他的信徒。尘世因劳动而变得如此可怕——女人生孩子是伴随着痛苦的；疾病依旧在肆虐；信徒和非信徒处于同样坏的境况之中。教会武断地认为：人已经从死亡和罪恶中解脱出

来，得到超越——这是信口开河。通过拯救——而不是以他的行动和他出面的据理力争，将“他从罪恶中解脱”赎回，这是完美的、纯洁的、天堂一般的……

信仰就是自欺，就是胡思乱想，真实的生命不过如此。在生命过程中伴随着你争我夺、战乱不休，充满了光明和黑暗——不过是生命的拙劣和错误——解脱才是使命之所在。

“纯洁、悠闲、不死而幸福的人”——这种最高合意性的蓝本首先应该受到我们的批判。因为“极乐”、“不死性”这些基督教最腐朽的概念使得过失、劳动、死亡、痛苦——用基督教教徒的话来说，就是认知，同最高的合意性发生了矛盾。

耶稣给基督徒规定的行为绝对不可能实现；对于耶稣要求的事业教会没有勇气和意志承认，他们“用信仰辩护”信仰作为崇高而唯一的大事。佛教徒的行为不同于非佛教徒，而基督徒的行为则同于所有的人，且种种仪式和气氛充盈于他们的基督教中。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真该蔑视我们，因为在欧洲的基督教华丽的外衣下面是深刻的、令人讨厌的欺骗性……关于40年后的欧洲，请听一下头号德国国务活动家是如何说的……

宣誓、兵役、法庭、自卫和集体防卫，以及对国人和蛮夷的划分，等级制等是国家所必须禁止的——原始基督教想要废除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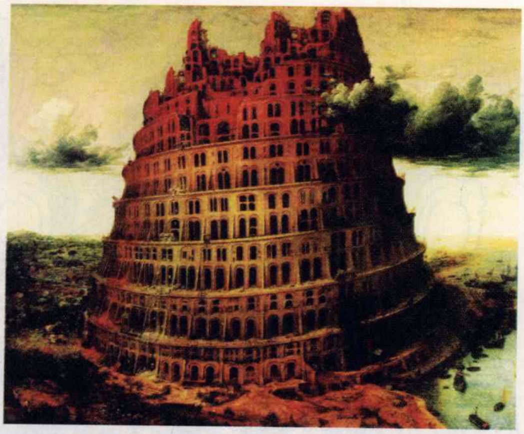
佛教生死轮回图

尼采杀死上帝是为了抬出超人，以对超人的追求来替代对上帝的膜拜。表面上看，尼采对基督教充满了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但本质上，尼采所攻击的是制度化的基督教及其奴隶道德，而不是耶稣本人和基督教本身。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佛教抱有一种正确的积极态度。图为佛教的生死轮回图，人们在这一轮回中正视死亡的存在，充分享受现世的生活。

对得罪自己的人，基督是不加以反抗的；他根本不会自卫——他“转过左脸，也任由他打”，他回答的问题是，“基督是你吗？”“且你从这时可以看到位于你的右手边的人之子，发现他站立在天空的云中”；对于自己的门徒他不允许他们保护自己；他提请注意，本来他可能获取帮助，但他放弃了。榜样由基督树立起来。

社会原是基督要取消的。因为所有遭社会歧视的人都会得到基督的优先照顾，声名狼藉、受谴责的人——种种麻风病患者、“罪人”、税吏、妓女、最愚蠢的民族（渔夫）等，是基督赖以起家之基石；他耻于与富人、学者、显贵、德高望重和“正人君子”者为伍。

请给欧洲来点新鲜的空气吧，欧洲的这种荒唐的局面令人窒息。存在某种思想在民族主义——这头长角的畜生身后作怪。特别是在当下，对激起鲁莽行动的自我感觉怀有更大的共同兴趣代表着所有的现象，即跃入我们眼帘的是对精神的依赖性和非民族化，然而双方的融



巴别塔的传说

18、19世纪是人类理性胜利的世纪，启蒙主义、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从不同方面宣布上帝死了，于是巴别塔事件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新上演，而群畜奴性本能被人识破并丢弃。在《圣经》中，兴建巴别塔的人，都是向当世权威挑战的勇者，人类没有屈服于上帝的惩罚，他们以英雄般的事业向上帝发出了挑战。

耶 稣

以健康的直觉为特征的人性历史成为基督教的前史，尼采称之为狄俄尼索斯现象。尼采认为，教会宣扬的基督教否定了肯定生命的原始的神，而他在耶稣身上仍看到这个神，而形而上学的神，也就是道德的上帝，则是堕落的最后阶段。

合和受精才是现今文化的本来价值和意义……在陈旧不堪和备受青睐的思想基础上，权利和选举上的平等作为“新的帝国”又建立起来。

大城市、报纸和“无目的性”就是优先权在毫不足用的状态内部被争夺！欧洲经济大联合已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趋势；同样，也将出现反响巨大的和平运动……这是个和平之党：斗争、矛盾和自相伤害都会因法庭审判而会被招致来——法定被禁止使用，他自身和孩子们参战的那种伤感情绪却不会被禁止。因为对一个时代来说，这属于压迫者的党，而后成为大党。对复仇和怨恨的情感，它极力反对。它是个战争之党，它同样原则而严肃地对待自身，采取相反的方向……

论基督教的心理学。——怨恨促使人盲动，佛教反对怨恨，怨恨运动产生了佛教；与佛教不同，怨恨、民族起义和败类造反依旧是基督教心理学的原动力。

鉴别和保存的条件是：在思想和行动上放弃敌意——这一点和平之党是知道的。人们会因为基督教创造的欲望而针对自身进行一场原则之争——对基督教的原因人们难以了解就在于此。

作为起义运动的本能应该清楚，以极端的和缓、甜蜜和温良的方式它才能够取胜，只有作为和平和纯洁的党，成功的起义运动才会成为可能。艺术品：欲望理应受到谴责和否定，因为它表现的就是人们自身，通过语言和行动总是能够展现出和欲望的对立物来。

认为某项总的任务要由人类去完成，某个目的要由人类作为整体遵循。这种观念含糊而随心所欲，它还很年轻，也许在它还没有来得及成为“固定观念”人们就抛弃了它……人类是个没完没了的、升降不定的一群生命过程，它不是整体。——青年时代、成熟期及迟暮的老年相对于人类而言是不存在的，它只是对各层次的混杂和重叠。经过若干年后，我们现在

所能设想的本身是在排泄沉淀物和腐败产物，残渣和废料是少不了的，颓废理应存在于人类的各个时代。

这样的问题因为基督教强烈的偏见影响而没有被提出；因为，对基督教而言拯救灵魂是重要的——至于人类的持续过程，则无人过问。基督教赶快告一段落吧，最优秀的基督徒这样不停地盼望着；个别人应当做的那些事情尚无人怀疑……今天，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任务——怎样在未来的某时某刻为某个未来的人服务——永恒的、固定的、无条件的、与上帝同在的价值、意义、范围……而与具有这种永恒类型的人相对立的一切都被认为是有罪的魔鬼般的、应遭天谴的。

希腊文明标志——卫城

尼采自称是"优秀的欧洲人和自由的、很自由的精神"，不断探问人性历史的最远目标和使命。他把希腊文化看做是强大的悲观主义。作为希腊文化的标志，雅典卫城成为希腊人的骄傲。城中拥有众多早期建筑，如雅典娜神庙和其他宗教建筑，它们代表着希腊文化中的智慧。

相对于每个灵魂而言，自身作为价值的重力——要么得到拯救，要么深陷地狱。永恒的灵魂应该得到拯救。这是极端的非我化……一个完美化的过程，一个崇高的理想，一条通向拯救之路的途径……每个灵魂都会具有——这是极端形式的平等化——自我的重要性被光学放大了，放大至荒唐而又夸张的地步。这两种关系是相互关联的……荒谬与重要同时缠绕着灵魂，使得自己常常惶惶然不可终日。

我们的智慧被我们用一个蔑视之筛所筛选出——这种荒唐而又荒谬的胡话，现在不会有人相信了。然而，非我化的远景和理想面前人人平等要想同时保持，那种习惯于按照理想之人的模式生搬硬套的价值方式仍然是必需的。总而言之，对于理想之人的最后合意性人们仅仅是在自以为是。

"理想类型"每每为人们所细察时，这样的事都会被发现，基督教理想的无比娇惯产生了这种理想。人们认为：知道靠近于某一类型才为合意；该类型属于哪一类是应该清楚的；应该明白一切对该类型的偏离均是意味着退步、困难及对力和权力的丧失……梦想着压倒多数的选票被这种完人获得，这种程度，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也无法达到，这种情况造成了紧张状态！这样一来，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好像真的是存在了一种目的。不管怎样，对人类历史目的设想的唯一形式就是对达到理想进步的信仰。总之：在尘世和在人们的未来中，寄托着人们的理想——"上帝之国"，并深入人性。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旧的信仰仍为人们所固守……

渴望者设定的价值理想因恶习者和放荡不羁者带来了令人失望的影响。中世纪的道德风尚定会形成真正的"道德联盟"——人的价值亦会无限度地夸张而产生同样的结果；这个时

《唐·璜》剧照

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初演于1787年。剧中的主人公唐·璜是中世纪西班牙的一个专爱寻花问柳的、胆大妄为的典型人物，他既厚颜无耻，但又勇敢、机智、不信鬼神。《唐·璜》把生活和哲理的因素糅合在一起，着重于人物的心理刻画，为19世纪开始兴盛的音乐心理戏剧开创了先例。图为不同时期的《唐·璜》剧照。

代的道德风尚让人胆颤心惊。为应对恐怖和凶猛的道德风尚让人胆颤心惊。为应对恐怖和凶猛的天性，驯服争斗不休的“文明”，各式各样的刑具和刑罚是必需的。

对于权力意志之人，他们在寻求自身之物的同时也会给自己的权利定下标准——混乱在这样的天性是怎样的一种天性？规规矩矩，君子风范，一切在社会道德的约束下进行。虽然他们有时也做一些冒失的事，积习难改。人们会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禁止理应属于强者特权的那些思想和行动——强者好像就不能做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造成了多大危害！最弱者的护身符——针对弱者自身，被人们树为价值标准之后，仰望强者的名声就被人们破坏了。

生命这位艺坛高手——它的自我庄重性同有恶习者和放荡不羁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名声因为已经发展到严重程度的混淆导致了人们对它的败坏。直至现在，凯撒·波尔查这样的人物人们依然认为必须反对，真是荒唐啊！有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思想和行动竟然可以被一个僧侣或者一个教士过问——因为德国皇帝的恶行，教会将他们逐出了教门。那个唐·璜（西班牙传奇式人物，荒唐淫乱的贵族，常常出现在西方的诗歌或戏剧中。——原注）就活该下地狱。真是可笑之至！在天堂，竟然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你相信吗？……救世主在哪能够找到？请给女人们指点一下吧。一切“人的伟大”都为教会所反对，人们如果能够连续地思索一下，并且进一步把“伟人”的本来面目认清，那么所有的“伟人”都会被教会打入地狱。

很久了，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假我以生的重力我们将丧失，现在我们不得不付出代价了；因为对于基督教，我们已经信仰了两千年之久。采用同一个能量标准——我们突然进入到一个相反的估价，我们不得不产生对自己的极端过分的估价。

如今，虚伪透顶、“前言不搭后语”、软弱、过度紧张发生在所有事物的身上。

1. 本着相同的含义，本着对真理、爱情、正义——社会主义：“人的平等”，能够最后胜利的坚定信仰，人们试图寻求到一个能够解决尘世的办法；

[3]富耶:1838—1912年，法国哲学家，主张以柏拉图为出发点的进化论唯心主义。

2. 同样的，以非利己主义，否定自我，否定意志为宗旨的道德理想为人人所坚持；

3. “彼岸”不过是违反逻辑的未知数力；然而人们会立即对此做出解释，一种老式形而上学的慰藉可以从这个未知数中求出，人们固执地坚持他们的“彼岸”；

4. 老式的神性指导被人们不断尝试着，人们试图能从现象中悟出一切酬报性的、惩戒性的、教育性的劝世向善的事物秩序来；

5. 人们因为对善与恶的极端信任，往往把善战胜恶引为己任——这是英国式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个蠢货就是典型事例；

6. 对“自然性”、渴求和自我，他们认为是非人格化和漠然处世产生的最高的精神性和艺术；

7. 对于“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婚姻”，我们须臾不离，为让人们郑重其事、另眼看待他们私生活中所有重大事件和主要纠葛，人们允许教会可以对此长期干预。

弄蛇女　亨利·卢梭　布面油画　1907年

图中的夏娃一改原有的面目，浑身散发着原始气息，野兽失去了凶猛残暴的本性，就连代表邪恶的蛇也为之驯服。基督教的道德基准（原罪）在卢梭作品中摇摇欲坠，而在对待现实道德的问题上，我们看到尼采也拥有同样的怀疑和反动。

淫　乱　中世纪

尼采在其哲学中大力批判中世纪的制度性基督教，对此后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尼采看到了当时宗教存在的弊端，以及在现代走向没落而被人本主义无神论所取代的必然发展趋势。图中的妇人因生活的放纵恣意，受到教会给予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惩罚。

巴黎的哲学家们——如富耶[3]，曾就“个体的自治制度在不断增长”进行论述。群畜种族应该被这帮人参观一下，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本来的社会学家们——你们睁开眼睛看一看吧！在相反的条件下，个体变得更为健壮，而你们笔下的人则委靡不振，这就是你们的目的，而且为此动用

日神的黄金车 古尔奇诺 意大利 17世纪

在生命的诠释中，悲剧意识被尼采发挥到极致，酒神的悲剧成为本质，而日神精神也成为尼采悲剧意识里不可缺少的部分。日神把悲剧因素发展成戏剧，又将戏剧中的悲剧因素挖掘出来。

了你们旧理想的全套骗术！

你们认为——理想是你们的群畜所真正需要的，因为你们会这么做的！对于心理学——是不存在什么诚实的。

关于理想的来历。让我们来看一下产生理想的土壤。

1. 世界——我们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它显得更丰富、更圆满、更完美。人们会放弃占据优势的自我肯定——异教的理想；成功者具有的所有主要的本能被表现，同时最高和伟大的格调也被表现，作为“权力意志”本身——这是古典的理想：最高的典型；为人们良心的本能能够改邪归正！

在奥古斯汀引领下阅读《上帝之城》

在尼采看来，生命意义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基督教道德罪大恶极之处就在于它用上帝否定了生命。奥古斯汀的著作《上帝之城》被认为是一部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基督教历史的纲要，在整个中世纪，特别是在教会对世俗诸侯的斗争中，这部书曾发挥过巨大作用。图中，圣奥古斯汀正在为教徒讲授《上帝之城》的内容。

2. 那些让世界变得更为空虚、更为苍白、更为贫乏的种种状态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在那儿完美者的品级完全由“精神化”和非感性所占据；在那儿，由于人们能够总结和选择，从而使得残酷、直接与间接的动物性被最大限度地避免。贫血的理想是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学特征，在那里“智者”、“天使”、“传教士”与处女和无知处于同一个天平上。最先阐述异教理想的人的理想有可能就是这样，由此，斯宾诺沙成为歌德的信徒。

3. 我们往往将世界美化和理想化，而事实上，世界是荒唐的、糟糕的、贫困的，很容易地让我们上当受骗而成为我们的出发点——人们必须消灭和否定它们。反自然的理想是：反自然、反事实、反逻辑之物成为理想的投射对象；由此，人的状态被作出这样的判断——无边无际的痛苦造成了世界的“贫困化”，因为人们虽然从中取之却不会从中加之。（基督教理想属于中间产物，它有时侧重于第

一种，有时侧重于第二种，它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原注）

三种理想：对异教的生命的强化；患贫血症的、贫瘠的生命；非自然对生命的否定。在高度的充盈中，在极精巧的选择中，在对生命的蔑视和破坏中——这是“神性化”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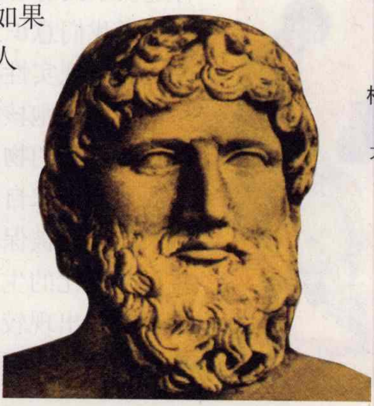
毁灭是因为人们动了手，由此，“徒劳无益”不仅为虚无主义所考察，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为他们所相信……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然而，对于逻辑的必要性虚无主义者是从来不相信的……永远停留在否定“论断”的阶段，对这样的人而言是不可能的，这是强者和坚强意志的状态——他们的本质决定了他们对行为进行否定。论断造成的虚无化成就了用手造成的虚无化。

我们只是注意那形形色色的合意性，没有睁开眼睛去面对生命，我们因此而成为“失望者”，“理想主义”的冲动始终不能为我们所压制、克服，当然我们也为我们所轻视——那个所谓的“理想”，我们带着轻蔑，带着怨恨，日日盯着它！姑息，远胜于对失望者的抱怨。

人们按照自以为是的善、智、力、贵的偏见，将初始和“自在”看做自我，从而达到了人对自我心理欺骗的顶点；因为全部的善、智慧和极力是因为考虑到所有的原因性而存在并取得价值，然而在这里却根本没有被考虑到！一句话，应该将最终的和等级森严的出身因素看做设定的“自在”或者所有过程的原因……我们如果从直觉经验出发，从某个人远远超过所有人性标准的情况出发，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所有超善恶（即超真假的自由。——原注）都包含于一切高等的权力中，当然善本身所能达到的目标是不包含这种自由之类在内的——我们把善又看做了所有程度的智：宛如“真实性”、“正义”美德和其他流行估价一样，在智中善被抛弃了。最后，存在于所有等级中的善本身

佛教神像

基督教将人世的苦难归结于原罪，于是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基督教逐渐走向救赎的反面。受佛教思想影响，叔本华则认为人的本质是意志，而且是一个饥饿的意志，人世一切的追逐、焦虑和苦难都由它而来。图为印度佛教神像造像。



柏拉图

尼采哲学和前人大为不同，他看出前人所犯的错误，其中最大的莫过于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割离为二。而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始于柏拉图。

基督之死　中世纪

生命究竟是什么呢？尼采认为，生命不是别的，它是人本身，就是人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血肉存在的人的现实生存。但依照上帝的基督教道德价值观来看，生命即为受罪，这是对生命原义和权利的双重亵渎。图中的耶稣为背负人类的罪过而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目的是为洗清人类的罪孽，但在基督教后来的发展中，人类的精神生活却逐渐走向无尽的黑暗。

就被抛弃了。因为，显而易见精神的近视和粗糙成为善的前提。同样的，不能将真与假、利与害在较长的距离上区分——这也是以此为前提的。灾难性的后果——“消除祸害”，会被最高的善的高度权力所带来——对此不必讳莫如深。为迁就“善”而毁灭人类——这是“爱的上帝”对自己的信徒提出的要求！事实上，就是在世界的真正特性面前，最近视的、着了魔的和软弱无力的上帝由这位上帝变化而来，因为，最后人们会问：在他的构想中到底存有多少价值？

事实上，人们首先在头脑中存有目的，由此出发，知识和智慧才会体现出价值或者非价值——知识和智慧本来是无价值的，当然善也同样不存在价值，这样的一种目的也许会真的存在。从它出发，高度的非价值成为极端的知识的转化对象，有如提高生命的前提之一就是极端的欺骗；同样的，有如伟大的渴望的弹簧会因善而变软……

所有“真理”、“善”、基督教的“神性”将会成为巨大的危险，我们人的生命如果被恢复为生命的本来面目——生命的理想性一旦被违背，灭顶之灾的危险就会来临。

有人认为，有某种适当的关系存在于主体和客体之间，内观的主体就是客体——这个构想是好心的。我想它一定有过快乐而舒心的日子。成为意识的职能的粗糙的功利性决定了我们意识到的标准：意识的这种偏见无法保证我们去说明与现实性有关的“主体”与“客体”。

因为细胞核能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摄取比保存的需要还要多的物质，所以细胞核最低级、最原始的活动无法从人们要求自我保存的意识中派生出。然而，它的自身却未能因此被保住，而被解了体……“饥饿”能够说明这些复杂无比的生物——饥饿作为分工的表现，是欲望专门化了的和出现较晚的形式，是服务于君临其上的、更高的欲望，由此不要保存自我的意愿正好可以被起主导作用的

圣三位一体　中世纪

尼采的生命道德价值学说是一种基于对自然生命的肯定。而对于基督教所倡导的道德，尼采则认为“发明‘上帝’这个概念，是用来反对‘生命’的概念的‘上帝’的概念”。图为三位一体的上帝，基督徒相信上帝愿意做的事，子和圣灵，以及所有门徒都应该愿意去做，这就抹杀了人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意义。

欲望所说明。

存在这么一种人：道德的产地一直为他们所寻找。“这是不正当”——这种人假如这样论断，那么他们真正希望的是人们不能这样做，或者去改做别的事情。相反地，事物的非道德性只有被我弄清楚、弄明白，我才能够心安理得，我的平衡也在我弄清楚、弄明白了这种非道德性后而得以恢复。

过去所有理想的、“合意的”人远不如现实人的价值——我推导出这样的定理。因为，这都是荒唐而危险的放纵——所有与人有关的“合意性”，通过放纵、自身的增长和保存条件被个别种类的人当做了支配人类的法令；迄今为止，人的价值与力，以及对未来的肯定都被所有来源于这里、居统治地位的“合意性”所贬低，人的理想的贫乏和片面性也暴露无遗。如果人们继续的话，今天也可以如此；人的实际价值——不仅仅是“合意性”，因为人对价值的能力和水平设定得太低而与此不相适应；诽谤世界和人的力量，用团团的瘴气围绕在现实性周边，把人引向虚无的巨大诱惑……这就是迄今为止的理想！

存在于内部世界的现象性也被我确定了。因为那些东拼西凑的、简化的、模式化的、解释过的一切就是我们意识到的。按照我们的观点，这一切都是谎言，或者完全的异想天开——

内部“知觉”的实际过程，思想、感觉、渴求之间的因果统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因果统一性……对“表面的、内在的世界”所用的全部形式和审理程序的处理与对“外部”世界的处理形式是相同的。为快乐和痛苦，它们是后来派生的智力现象，“事实”根本就不会被我们偶然发现……

有如逻辑学所演示的一样，“原因性”就是在思想之间设想一条间接的原因纽带——由这种观察得出的结果是极为肤浅的。在两种思想之间，由于欲

现代美学中的形而上　基里柯

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认为，近代美学把美和艺术问题当做认识问题，认识成为世界存在的一种方式。而与近代美学的认识论不同的是，现代美学的表现形态虽多种多样，但其共同之处，全都隶属于现代美学范畴和形而上学。图为一幅表现形而上的现代美术作品。

圣塞巴斯的殉教　中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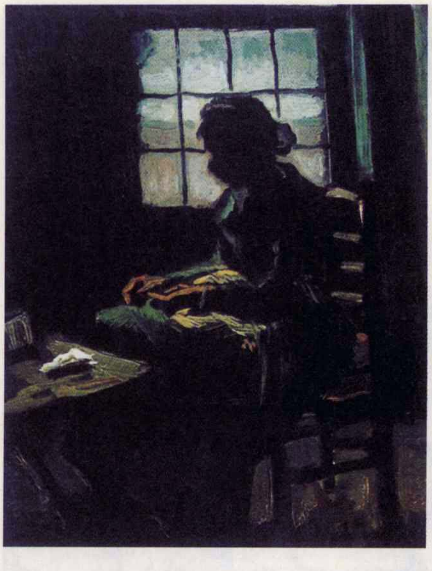
如尼采所倡导的自然道德观视肉体比灵魂更真实。基督教的道德却“看不起肉体”。因此，基督教信徒一直为反自然道德观所支配，在宗教迫害的斗争中，视肉体的折磨为对上帝信仰的忠诚。

超人意志　油画

尼采反对基督教的救世说，而把权力意志作为世界本体，并赋予其超越性特点。他认为，生命的目的不是满足种种欲望，而是超越于求生之上的生命的强力意志。图中，身着黄金盔甲的武士侧身而立，他目光坚毅，身形魁梧，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力意志由盔甲上的光辉向外散发。

纺织的妇人　凡·高　油画　1885年

尼采的时代，是重视上帝而忽视人自身价值的时代，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人间地狱，个体生命价值得不到尊重。因此，尼采倡导对一切旧有价值体系的重构。图中，坐在黑暗中的妇人面容模糊，屋内的凝重气氛与内心的道德价值一样，都能给人带来心灵的压抑。



望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然而对于欲望的存在我们还是会否认的……

认识论者所设想的那种思维属于随心所欲的虚构，突出过程中的某个因素而把其余因素压低，使得人为的加工能够明白无误地进行……永远不可能发生认识论者所设想的那种思维。

“精神”作为某种思考之物；“绝对的、洁净的和纯正的是属于精神的”，这是自我观察因为信奉“思维”而造成错误派生的第二个结果。首先，“思维”——根本不会发生的行为，不会虚构；其次，主体基础被虚构；在此基础上，这种思维的任何一种行为的起源都可以被找到——行为和行为者都是虚构的。

只有真实性作为达到特殊的、更高级的虚假手段时它才具有意义，由此真实性成为一种反自然的倾向——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虚假的。真实的人——包括自称是“真实的”一种人，应该最先被造就，才能够虚构出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世界。这种人——质朴、光明磊落、不自相矛盾、持之以恒、英雄本色、整齐划一、无帷幕、无形式、无绕行，他们根据自身的形象，设计出存在的世界——0——作为“上帝”。

人的整个范围应该成为为真实性撑腰的口实，为实现这种真实性，它应该十分洁净、十分小巧和十分令人瞩目——反感会因为谎言、诡计、歪曲事实而被招来……

是什么原因使得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成为令人气愤的歪曲和假造？比如，“人追求幸福”——其真实性又在哪儿？“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种怎样的追求与紧张状况？对这些做出回答，那么上述公式肯定概念既适用于树木、植物、又适用于动物。“什么是植物所追求？”由此，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的统一性就被虚构出。因为，当我们将一个拙劣的统一性——植物摆在面前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忽略和否定了一种靠自

身和半自身首创性而得到巨大增长的事实。我不能理解，在“形而上学的个体”和原子论意义上的最后的和最小的“个体”，显而易见，它们力的范围是持续推移的。假如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也是这般变化——它将不会是在追求幸福，然而，所有自我延伸、同化和繁殖都是作为同对立物抗争的方式；总之，与痛苦相联系的现象是运动。因为，如果这样的希望充斥于这里的原动力之中，并且不断地寻求痛苦，那么另外一种意愿将为它所表达。然而，是因为幸福还是因为权力使得原始森林中的树木彼此斗争不止？……

作为自然力的主宰者——人，主宰着他自身的野性和恣睢的主人；与史前人相比较，人成为了一种庞大无比的权力——并非“幸福”这种优势。

按照幸福说的价值标准，从无畏挑战不幸的角度来看，高等的人有别于低等的人就成了衰退的征兆——生理的疲倦，贫乏的意志力。基督教具有“极乐性”的视野，成为受苦安贫一类人的典型思维方式。通过充盈之力，让基督教倡导的虚伪救世说成为滥调音乐，成为等级制的嘴脸，令人生厌，成为创造受苦和灭亡不断的充盈之力。

饮酒的欢娱

人类以文雅宽宏的面貌努力返回自然，而在尼采看来，在富人阶层中出现的争夺倾轧却更趋向于自然。因为，以经院哲学为开端的自然价值已是扭曲的不真实，丢掉盲目自然价值的闲适者才更接近于本质。图中，一个18世纪的贵族正在饮酒的欢娱中体味自然生活的本质。

人的价值是没落的价值，它总有一天会被人们归位，回到它适合去的角落。人如果也消失——现在不少动物种类已经消失，那么世界也许就不缺任何东西。哲学家的气质——万事不心惊，人们必须具有这种气质，才能对万事都无动于衷。

人们将生命的“方式”抛弃了，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的生命“原因”没有弄清楚——这与对原因、目的和意义的非信仰标准，与意志的缺乏有什么不同？如果前台是快乐与痛苦这种价值，且享乐主义、悲观主义的学说流行于市，那么忍痛割爱、听天由命的美德和“客观性”等将成为忘本的标志。

强力意志

通过斑马的形而上的通道
培恩克
压克力画　1975 年

在新表现派的作品中，男人、女人、动物、太阳被同时以各种形象展现在画面中。在这一丰富多彩的众生相中，有一点是共通的，即顽强的生命意志对悲剧式命运的抵抗。这也是尼采在其哲学观点中着重探讨的问题。

强悍的北欧海盗

尼采曾说过："要以肉体为准绳。信仰肉体比信仰精神更具有根本的意义。肉体是最大的理性"。他认为，在以身体为美的古希腊,人们找到了生命的根本意义，而中世纪的道袍让欧洲人变成了绵羊,没有了海盗的精神,没有了角斗士的威武,没有了骑士的勇气,西方文明进入了黑暗的时代。因此,尼采将"海盗"看做是符合人性实际的。图中描绘的正是在惊涛骇浪中穿梭往来的北欧海盗形象。他们在商人看来是魔鬼的化身，但在尼采眼中，却是拥有勇士斗志的代表。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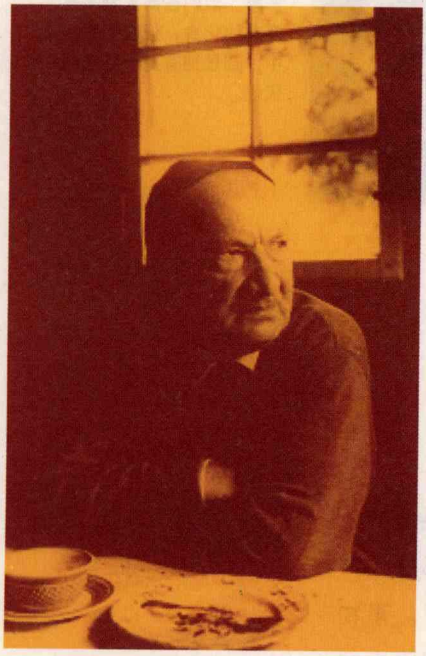
宇宙学的价值

使我们能够开始对世界做出估价和最终造成世界贬值的一切价值，仅仅是表面上投射到事物的本质，当它们都是作为保存和提高人的统治的目的时，它们就显得不适用了。事物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成为自身设定的对象——总是成为人的极端幼稚性的表现。对理性范畴的信仰是虚无主义的原因。我们对世界价值衡量的那些范畴同纯虚构的世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生成”的价值 SHENGCHENG DE JIAZHI

假如世界的运动真有目的，那么应该是可以达到的。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的运动根本就没有目的。“生成”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它无法衡量，缺少与“价值”一词的意义相关的内容。

[1] 人是同神性的标准：即占据于人之上的整体。



海德格尔

曾对虚无主义著书论述的著名哲学家有尼采和海德格尔。尼采将基督教称为虚无的宗教，因为它不关注现实生活，而在乎假设的死后生活。海德格尔则将虚无主义称为“这样的存在什么都不剩”，并认为虚无主义基于将存在缩减至纯粹价值。

宇宙学价值的衰落。

A.一定会出现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首先，我们无法找到一切现象的“意义”。因为寻觅者最终会筋疲力尽，寻找“意义”的勇气也会因为力的失去而放弃。那个时候，虚无主义面临的将是旷日持久、虚耗精力的意识，是“徒劳的”苦痛，是不安全感，是缺乏休养生息、自慰的机会——它自惭形秽……最高道德标准和道德世界秩序在所有现象中被使用；或者交往不断增加人们之间的爱与和谐；或者向普遍幸福状态靠拢；或者向普遍虚无状态靠拢——这些现象在以前是具有意义的——无论如何，目标应该有意义。

目标由过程本身来实现——这是所有这些观念的共性。然而，现在人们明白——任何目的不会通过生成达到，任何目标不会通过生成实现……由此，虚无主义因对于生成的所谓目的的失望而产生。一句话，从特定的目的来说是这样的；从现在所有目的的假说来说，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从假说关系到整个的“发展”，合作者和生成的中心将不再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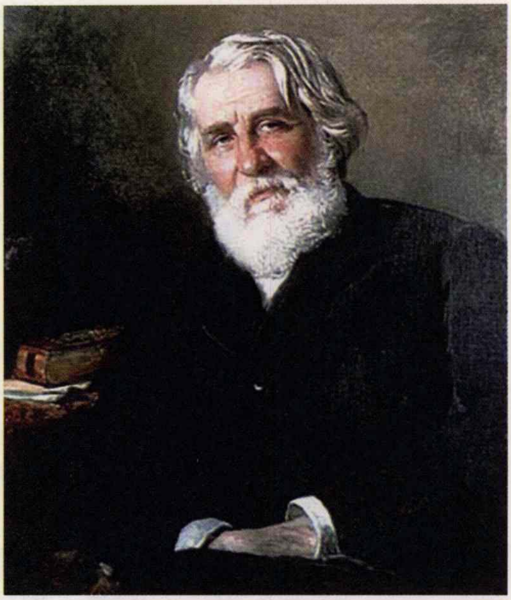
其次，作为心理学状态的虚无主义，会在人们将所有现象和现象总体性体系化，甚至组织化确立之后而出现，这导致那渴望虚荣的灵魂沉湎于最高统治和管理形式的整个观念之中——逻辑学家的灵魂可以将所有的人同绝对的逻辑性和现实辩证法达成谅解。这就是所有“一元论”的形式的一切统一性。人也因这种信念的结

果而深陷这样的感觉之中——认为人是同神性的标准[1]相联系的，并且依赖于此……“普通的幸福必然意味着普遍的东西！只是因为这种无限宝贵的东西通过人起了作用，人们对自身价值的信仰才不会从根本上存在。因为人是为了能够信仰自身的价值才去构想这种整体的。”

第三个形式和最后的形式在虚无主义——作为心理学状态的，那里还不具备。广泛的，可容个别人藏身的统一性不存在于所有生成，就像最高价值中的情形——任何目的不会靠生成就能达到。由此，接下来的就是对世界的虚假性进行谴责——一个位于此世彼岸的世界作为真实世界的替身被构想。然而，人们只是因为心理上的需要才臆造出这个世界——人们根本就不应这么做——虚无主义的最后形式形成。对真实世界的信仰——被这种形式所摒弃，对形而上学世界的信仰就蕴涵于它的本身之中。人们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他将会认为——唯一的实在性生成了这种否认，但人们也不会忍受它——通往内部世界和虚伪神性的所有秘密途径都为人们所抛弃。

——什么事发生了？对于生命的总特征，人们用“目的”、“统一性”、“真理”这些概念来解释，任何目的都达不到，任何愿望都实现不了，无价值性的感觉也由此而产生。是“虚假”而不是“真实”，才谓生命的特征；尽管现象众多，但广泛的统一性却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能够让人们相信“真实的”世界……一句话：“目的”、“统一性”、“存在”等曾被我们拿来赋予世界价值的范畴，现在我们又亲手将它们抛弃了——于是，无价值性呈现于世界的面前……

B.如果不该使用上述三个范畴来对世界的原因进行阐明，这已为我们所认识；如果通过这种认识，我们对世界感到无所价值——我们对上述三范畴的信仰来自哪里，我们不得不再追问一句——让它们脱离信仰的可能我们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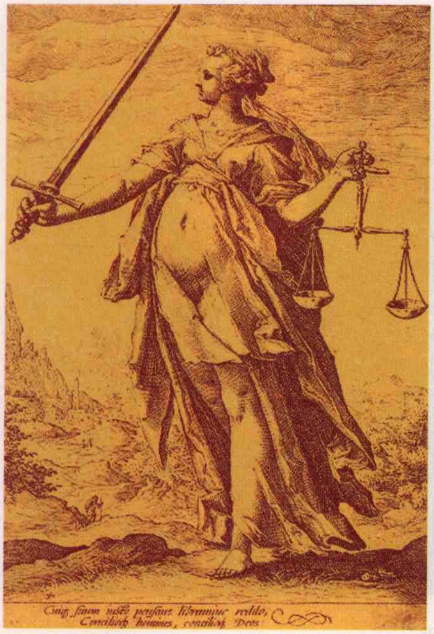


屠格涅夫

在19世纪，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父与子》中描写了多余人，这使得虚无主义名声鹊起。多余人形容的是上层社会的学生，他们对于改革主义者的慢步子已不抱幻想。很快这个词就成为了嘲笑年轻激进一代的万能词。

虚无主义的艺术表现

虚无主义有时被认为是对于真理不存在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其最极端形式下很难被证实。因为它包含着一种自相矛盾的谎言：如果真理并不存在是真的，“真理并不存在”本身就不是真的，这样证明自身的错误。图为达达主义的代表作品，正统艺术在其作品中被解构。



正义女神泰米斯

就强力本身而言，德文的Macht和英文Power都有权力的意思，而权力又有表现于外在的如政治权力和表现于生命内在如生存强力之分。在尼采眼里，希腊人通过立法而取得“给事物命名的权利”，而外在的政治统治只不过是维系一种表面的权力形式。古希腊神话中司法女神泰米斯，她的职责是裁判，而不是发现。

能够找到？如果这三个范畴在我们手中贬了值，那么它们对宇宙无用性的证明是否仍旧成为让宇宙贬值的理由？

——结论？我们对世界价值衡量的那些范畴同纯虚构的世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虚无主义的原因是对理性范畴的信仰。

——推论的结果：使我们能够开始对世界作出估价，最终造成世界贬值的一切价值仅仅是表面上投射到事物的本质，当它们都是作为保存和提高人的统治的目的时，它们就显得不适用了。事物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成为自身设定的对象——总是成为人的极端幼稚性的表现。

哲学虚无主义者认为，无意义和徒劳无益是所有现象的固有本质；但是本不应当发生无意义的和徒劳的存在——它来自哪儿？这种意义和标准人们是如何得知的？在本质上，虚无主义者认为哲学家会因枯燥无益的存在远景对此反感、无聊和绝望。因为那荒唐的估价形成了这种见解——它与我们具有的哲学家的敏感是相互排斥的。生命的性格假如具有生存权，哲学家一定因之开心。

很显然，在现象内部开心与痛苦只是具有手段的意义。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意义”和“目的”是否真的能为我们所见？我们是否就是真的不能够理解无意义性或者其对立面的问题？

一个有机体内部产生的现象无穷无尽，某些“道德”、“无私”和类似的虚构常常被手段之外的总体通过一种过激的方式证明为欺骗——那一部分纯系手段，我们必须弄清楚。对我们的有机体的研究，我们必须从完全的非道德的观点出发，这么做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假如所有美好的状态和意识没有成为兽性功能的手段，那么它就会变成多余；所以，从原则上来讲，它远逊于兽性功能。包括所有灵魂、心灵、善、道德的精神在内的一切有意识的生命，尽可能完美的兽性基本功能的手段——营养手段、提高手段，生命被提高的手段是主要的——是它们为之服务的最终目的。

不如说，“肉体”和“肉”的东西是其首要原因，因为，其他的一切都是附属的。使命就是——对于生命的整个链条要不断纺织，并使得这条链条日趋牢固而有力！

然而，心灵、灵魂、道德、精神却脱离了这原则使命的轨道，它们将自己作为目的……本能决定生命，所以生命受害时间最为长久、后果最为严重——意识的特殊造假能力决定了生命的蜕化。

生命的价值通过意识快乐或者不快乐来衡量，是对虚荣心的滥用——仅仅是一种手段；

发现折射的牛顿

从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起，随着牛顿的古典力学的理论体系建立，形成了用“力”和“机械运动”去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牛顿认为运动只是机械力学的运动，是空间位置的变化。图中，牛顿发现了光的折射现象。

同样的舒适感和非舒适感也仅仅是手段而已。

作为可以想见的、最愚蠢的判断表现方式乃是“痛苦”和“欢乐”。当然也不能由此就认为：因苦乐而躁动不安的判断就全部是愚蠢的。命令式的简略是：将所有的论证和逻辑性排除开来，用热切的拥有和排斥的意愿来取代肯定与否定的功利性。智慧的中部是它们的起源；无限加速的知觉、规划、协调、补充和推论是它们的前提。推论现象而非“原因”成为快乐和痛苦的化身。

唯有通过权力的程度才能确定激起痛苦和快乐的现象。即自卫的微量权力的程度在遇到危险之时能够立即产生，作为结果出现的快乐刺激——快乐感，能够为这种权力充盈。

总功利性和总有害性的权衡已经成为所有快乐感和痛苦感的前提。在那里，作为目的或者状态的意愿和相应的手段的选择全部出现了，作为一种范围。“最初的事实”永远也不可能是快乐和痛苦。

快乐感和痛苦感已经成为意志的反动欲望，通过这种反动，某些已经出现的变化价值被智慧的中心确定为总价值，同时也充当了反作用的先导。

论“生成”的价值。——唯一的基本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的运动是不存在目的的；它如果有目的，那么我们一定能够达到。迄今为止，诸多的哲学和科学假说，比如机械论，试图使这种目的成为必然，然而他们却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

玛利亚·特蕾西亚

尼采认为，一切道德归结起来只有两个基本类型，即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强就是善，弱就是恶，只有使强者战胜弱者，隐恶扬善。图为匈牙利女王特蕾西亚。作为一名女性，她成功地继承王位，开展外交，还为丈夫取得罗马帝国皇位，主人道德在她身上得以体现。

怎样让这一事实合理化——我一直试图寻求这样一种世界方案。生成能够绕开这种最终的意图吗？生成要理直气壮，每时每刻无所不在，或者说，它不会贬值，因为都可将所有的现象归为一点——这种最终的意图，生成是难以绕开的。不允许我们因为替将来某事着想而为现今的事物作辩解。不允许我们因为今天的事物而替过去作辩解。专擅统治的总权力，第一推动力不会成为“必然性”；出于制约有价值之物的需要而说的必然也不是必然性。为避免让现象受到同感共知而毫

米诺托　古托索　水彩　1970 年

尼采曾经说过："与魔鬼搏斗的人得千万小心自己在搏斗中也变成魔鬼，当你往深渊里看的时候，深渊也在注视着你。"他提醒人们在与旧的道德斗争时，要善于使用嘲弄，避开针锋相对的争执而去实现自身的超越。图中的怪兽是古希腊传说中著名的牛头人身怪米诺托，进入迷宫的人只有趁它狂暴不能自抑时逃生，那时它会咬着自己不放。

无欲望的人的观点的影响，我们就要否定生成的总意识——"上帝"！因为"上帝"在有所企图时才会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对快乐和非逻辑的概括也由此而被设定，当然这也许会将"生成"的总价值贬低。这样一种要求概括的权力幸好没有发生——责难存在最大的也许就是那位受苦受难、高瞻远瞩的上帝，即"总意识"和"宇宙精神"。

生成会因存在物而失去价值，并立即成为无意义和多余——消除掉一切存在物，这是人们最明智的选择。那么，是如何产生了存在物的幻想？以假说——有存在物作为基础，所有价值判断是否就是无效的？

不过，由此人们也认识到：所有谤世说——"更善良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彼岸的世界"、"自在之物"的来源，就是这种存在物假说。

1. 生成渗入到"存在"中，生成不存有任何的目的。

2. 存在状态不属于生成，存在的世界只能是假象。

3. 生成是守恒的，在任何时候都是等值的。因为无法对生成进行衡量，缺乏与"价值"一词的意义有关的内容，所以生成根本就毫无价值可言。哲学上的悲观主义属于宇宙物，因为世界的总价值永远不会贬值。

从生成内部生命相对期限的综合产物来看，保存和提高的条件就是"价值"观。出于一种实际的、有益的和远景的原因，我们在这里移植了"存在物"——永久的，最终的统一性，原子、分子统统的都不再存在。不断增大的统治范围，或者根据环境的好坏而周期性地升降成为"统治的产物"。从本质上来看，"价值"就是这种统治中心升降观。一句话，就是"数量众多"，然而，在生成的自然界中"统一性"根本就不存在。总是设定一个更加粗糙的"滞留物"、"物"等的世界之需就是生成，它属于我们不可取代的保存之需。对原子，我们可以相对地谈到。确实，最小的世界，从期限而言就是无限长久的世界……只是存在一个关于意志经常增减或失去权力的临时协议，意志是不存在的。

"世界的存在远逊于世界的非存在，因为就总量而言，痛苦的总量超过了快乐的总量"——"世界对感觉的主体造成的痛苦远胜于快乐，这个世界是非理性的"——都是空话，现在它自称为悲观主义。

快乐和痛苦是二流价值判断，由统治价值产生——"利害关系"以感觉的形式来表现，

结果必然是短暂和附带的——在所有的“利害关系”那里，它都要被问上几百个为什么；原因不是快乐和痛苦。快乐和痛苦是次要的。这种敏感的悲观主义是生命贫乏的深刻表现，我看不起！

人们不能轻易原谅基督教——它毁灭了像巴斯噶这样的人！对基督教的斗争，人们绝不能放松——这个最坚强和最高贵的灵魂是他蓄意毁灭的！对人提出的要求——关于人的问题的肯定与否定，是基督教编造人的理想：除非基督教将这种恶行改掉，否则它们永远不可能言和。对于基督教留下的那一整套荒诞不经的寓言、拼凑的概念和神学，我们可以不介意，但是我们要同那种理想作斗争！因为最强者也是有疏忽的时候；所有厌倦怯懦和贪图虚荣的灵魂都会被那种理想——用病态的美貌和女性的诱惑，隐蔽诽谤者的巧言令色所说服。信任、无顾虑、无欲无求、忍耐、博爱、忠于上帝、忘我等等，在这种状态下仿佛就是最为有用和最合意的东西。灵魂，作为渺小而无稽的怪胎，道德的平庸，动物和羊群般的人，看起来不仅那些更为强化、更为恶毒、更为如饥似渴、更为放肆、更为奢侈，历尽坎坷的人不如他们，而且理想、目的、标准、最高的合意性仿佛就是他们给予的一样。人健壮的特殊地位和幸运状态常常受到这种理想的威胁，在这种状态下，权力意志和要求全人类上升的意志并进——人们在树立这种理想的同时也意味着他接受了最危险的诱惑。高等的人为适应更高的要求和任务——借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企业家的支出同失败的几率成正比”，他们愿意忍受危机四伏的生活；高等人的增长，被没落所彻底审核——用理想的价值。基督教的以下各点，我们要克服并战胜之，强者为它所摧毁；强者的锐气为它所挫折；强者的失利和懈怠为它所利用，强者引以为自豪的安全感因它而变为动荡和良心的危机；高贵的本能被它毒化，直至本能之力和权力意志败阵转而反对自身，直至自我鄙视和自我虐待被强者滥用而灭亡，比如巴斯噶的惨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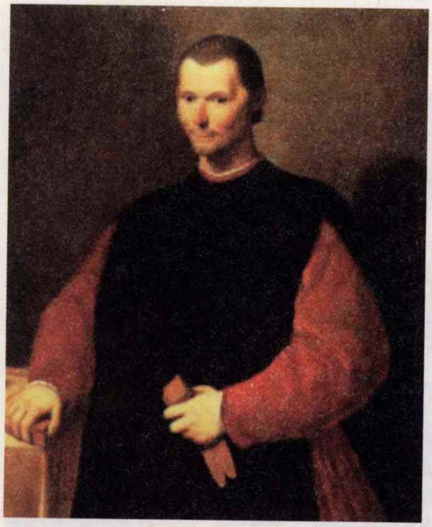
日神崇拜

对悲剧意识的反映，尼采与叔本华不同。他用日神的戏剧快感和酒神的陶醉感释放悲剧意识的沉重，最终教导人们以古希腊人为榜样，用艺术的审美眼光看待生命。

论道德家的理想——这篇论文是对道德的伟大政治进行论述。我们选下这篇文章——为那些有责任学习的人，目的是让人们怎样才能变得有道德。我认为，将道德置于统治地位是人们唯一的目的；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这样的付出也许是值得的，即使更大的付出也是值得的……那些最著名的道德家常常要冒巨大的危险。该文破天荒第一次教诲的真理已为他们所认识并预言——对于道德的统治，人们只能采用与取得统治地位同

巴斯噶

巴斯噶于1623年生于法国奥维涅省的克勒蒙－菲朗，自小喜欢数学，为计数机发明人，也是可能率原理发现的先锋。巴斯噶认为，人的理性最多只能建立抽象神观，无法感动人心。而唯有基督教的信念才能从困境和绝望的状态将人释放出来。



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的一生都处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高潮时期。其著名的《君主论》以惊世骇俗的观点论述了为君之道，指出君主受人敬爱不如被人惧怕，其政治主张和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样的手段才能达到，但绝不能通过道德的方法。

如果有一个完美的事物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么某个政治的理想就会由道德的政治所设定，按照对这种政治的想象，它来对这种政治进行描述——本论文就是对道德的政治的论述。政治完美型的代表——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所有哲学家企及的目标。然而人无法企及这个主义；它单纯、无杂质、粗犷、新鲜、全力以赴、无限扩张，是超人的、神性的、超验的——人至多只是沾点政治边而已，即使在这种更狭隘类型的政治——道德政治中，是否理想就可以企及？柏拉图仅仅是沾了点理想的边而已。道德家是无拘无束和自觉自愿的，然而对于人的软弱他们也会表示敬意；如果人们具有洞察隐蔽事物的能力，人们就会从他们身上发现。道德家只是行为的道德家；在他们疲倦的时候，在他们寻求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会转而追求道德。道德家只有进行自我否定，才能达到自身完美的类型，道德家及其义务说教的准则就是对这种原则的自我否定——或者用道德术语来说，“颠倒”——道德家没有以行为道德的面貌出现并非是另外的问题！寻求道德统治——那个可以抵偿一切的牺牲的目标，必须将道德摆脱——脱离真理。道德的仪式，真理的姿态都是道德家所需要的；假如道德家不让步于道德，依然掌握着对道德的控制权，依然戴着虚假的面具，道德家们就永远是正确的。为此，伟大的道德家也同时扮演了出色的表演家的角色；危险在于，对于颠倒是非他们早已习以为然，有如道德家的理想就是通过善者的角度，他尽力而为进行鉴别一样；通过善者的角度，他尽力而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原注）——这种理想是高尚的、遥远的、胃口极大的。是一种神性的理想。事实上，道德家所效法的榜样——上帝是最为渺小的。因为，最大的非道德家乃是上帝；然而，他能够将他本来的身份保持得好好的——善良的上帝。

山雨欲来的状态会因为我们心中总是充盈着有增无减的力和紧张局面的压力而产生，我们这样的天性会因此而变得阴沉；这同样是悲观主义……它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因之结束了上述状态的学说。幸福会因为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而带来，憋闷和闭塞之力会因为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而被拨动——对蓄积力的出路指明，让这些力爆发出电闪雷鸣，化为行动，幸福说是根本用不

恺撒驱赶元老院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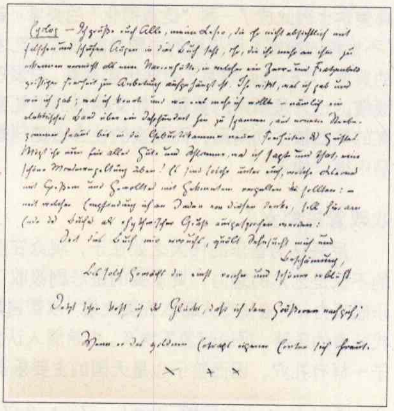
在尼采看来，希腊人、恺撒、拿破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以及歌德，他们所倡导的是主人道德。而从奴隶道德的眼光来看，主人道德便是没有道德，有的只是权力意志。图中，恺撒征服高卢并获得了罗马的最高统治权。他集军事、司法、宗教于一身，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限制元老院的权力，成为尼采所指的主人道德的典型。

着的。

质朴谦逊，忙忙碌碌，弱不禁风，意志薄弱，带有些许放肆的好奇心，绝顶的聪明和睿智，一群为数众多的奴隶动物——这就是未来欧洲人的外观。当然，更强大的美、具有古典审美的美也不会由此而产生。古典审美——简化、强化、幸福可见性、恐怖意志，也就是裸露的勇气；强化的意志产生了简化；恐怖的意志让裸露变为可见……只有通过抉择，才能从混乱状态奋力达到这种形态——对于毁灭和成功，人们必须从中做出选择。只能从恐怖和强制的开端产生出统治种族；问题在于，我们无处寻觅20世纪的野蛮人。在社会主义的种种严惩危机产生之前，他们是否可以崭露头角和巩固自我？只有那些残酷无情地对待自我——能够至死不渝地坚守意志的分子，才能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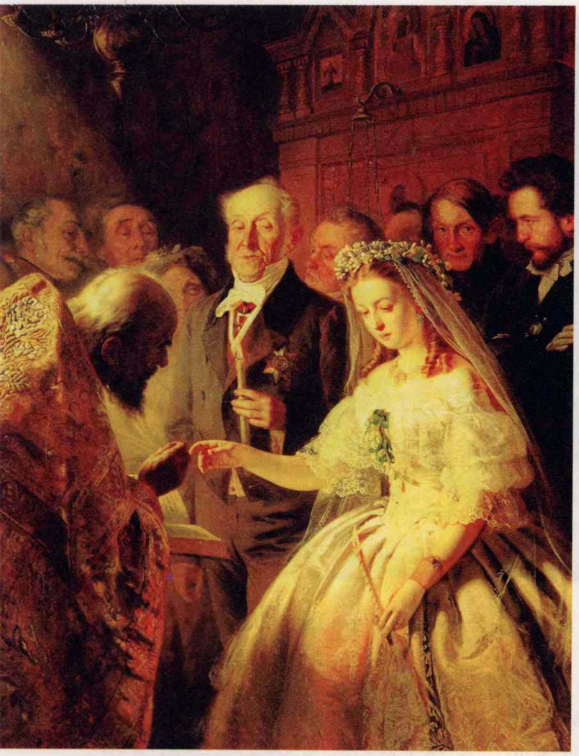
《悲剧的诞生》原稿一页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第一部较为系统探讨美学和哲学的著作，写于1870—1871年间。在书中，尼采揭示出原初的统一与个体化、意愿与表象以及生命与苦难之间的矛盾，并认为人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尊重生命需要。图为尼采《悲剧的诞生》一书遗留手稿。



作为命运的一人，在对自身负载的同时也对命运承载。典型的、英雄式的搬运夫的桂冠可以当之无愧地落于人的头上——人时时在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好好休养一下。人日日在渴望着能够从重压之下获得瞬息的解脱，通过那颗坚定的心脏和不屈的颈项。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人在默默地期待着；他们坐视所有来去匆匆的行人——然而，就连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容忍和激情的人他们都没有发现！他们无法得到满足，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能够等待多久……逐渐地，他们学会了不再等待——作为头等重要的生活经验；接着第二条生活经验又为他们学会了——友好相处、举止谦和，马上会开始息事宁人。一句话，他们要有极大的忍耐性，做到前无古人般的容忍。

《悲剧的诞生》的技巧。



不相称的婚姻　普基寥夫

古典艺术除了理性知识主义以外，还是一种价值美学。道德功能往往成为一个艺术品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古典美学也因此成了一种“泛道德化”的美学。普基寥夫的《不相称的婚姻》所描绘的主题是欧洲古典艺术泛道德化的典型。年轻的新娘为了金钱出卖青春，白发苍苍的新郎觊觎的也只是新娘的美貌，如交易般的婚礼通过画家细腻的笔触被生动刻画，而画家的社会道德理想也在其作品中得以伸张。

吹双管笛的女人

尼采认为音乐的伟大之处在于，观众在悲剧中感受的不仅是艺术的魅力，更重要的是悲剧吸收了最高的音乐感染力，它直接把人带入完美之境。双管笛是古希腊时代特有的乐器，据说起源于埃及。古希腊人认为灵魂和笛子一样有孔穴，因而笛子也是天国的主要乐器之一。

一、作为这本书的写作方案——抑郁的不快，我们会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中了解到。在所有知名的悲观主义类型中，这是最为险恶的。在这里，不再存在真实的世界与表面的世界的对立，因为世上只有一个世界，它是虚假的、残暴的、矛盾的、诱惑的、无意义的……真实的世界就是这种具有如此特性的世界。出于求生存的目的需要，我们常常借助于谎言，通过各种现实性和“真理”达到胜利的目的……谎言产生于求生存的目的之土壤，生命的恐怖和可疑这种性格应包括于此。

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科学——只是谎言的不同形式而已，生命通过它们才会被人信仰。“生命应该得到信仰”——这样的任务是否太过庞大？人必须要学会说谎——而且人天生就应该是说谎者，人必须超越所有的艺术家，才能解决这项庞大的任务——人本来就如此的。因为人要艺术的意志，要说谎的意志，要畏惧“真理”的意志，要否定“真理”的意志——这就是形而上学、宗教、道德、科学，它是怪物。通过这头怪物，才能本身才能够用欺骗的办法将现实性强奸。人的真正的艺术才能就是这头怪物——这种才能为人和所有现存的东西所具备。人本身就是作为现实、真理和自然的一部分，人真是说谎天才的一分子。

在道德、科学、虔诚和艺术家气质后面隐藏着对生命的性格的否认。将不少东西忽略，将不少东西看错，走马观花——人们需要一种怎样的聪明呢？爱、狂热和“上帝”——在人们成为受害者之时，在人们自欺之时，在人们信仰生命之时——成为真正的、斯文的自我欺骗，成为对生命的诱惑，成为对生命的信仰。啊！在人们中间生命显得是多么臃肿！多么兴高采烈！多么有权利感啊！……“真理”又为人们所拥有，人又成了真理“质料”的主人……人无论如何高兴，在高兴中总是同一个人。因他作为艺术家而高兴，他把自身作为权力来享受，将自己的权力作为谎言享用。

二、艺术成为了生命的诱惑者，艺术成为了生命的伟大兴奋剂，艺术成为了让生命变为可能的壮举！

基督教的对立面是艺术，佛教的对立面是艺术，虚无主义的对立面是艺术——艺术成为唯一最佳对抗力——对抗一切要否定生命的意志。

艺术成为对认识者的拯救——对那个见到、想见到生命的恐怖和可疑性格的人，那个悲剧式的艺术成为对行为者的拯救——对那个见到且正在体验、想体验生命的恐怖和可疑性格的人进行拯救，对那位悲剧式的、好战的人，那位英雄进行拯救。

艺术成为受苦人的拯救——艺术被希望、被神化、神圣化，艺术是通向痛苦状态的路；痛苦成为了伟大兴奋剂的一种形式。

三、人们会从本书中发现："真理"就是悲观主义——确切地说是虚无主义。然而，最高价值标准、最高的权力不属于真理。现实、表面的意志远不如假象、幻想、迷惑、生成、变换的意志来得更为深刻、原始，"形而上学"；真理、现实、表面的意志甚至只是幻想意志的一种形式而已。要快乐的意志——即要生长、增长、塑造的意志，要创造的意志，当然破坏也包含于创造之内的结果是痛苦——快乐的痛苦更为原始！肯定生命的最高状态也由此而被设定，但即使这样最大的痛苦也无法排除——这就是悲剧式的俄狄浦斯的状态。

四、所以，本书走到了悲观主义的对立面——它要教诲的内容是：艺术。它比悲观主义有力，比"真理"神圣！对生命的激进与否定，作为对生命的否定的实际的无所作为，又有谁比本书作者更为严肃地论述这个问题？他很明白——因为他经历过，也许他仅仅经历过这件事情。——艺术远胜于真理。

艺术作为生命的本来使命，它成为形而上学的生命活动——信仰的自白在这里被写下，艺术家的《福音书》在这里被改写。

尤利西亚

约翰·威廉·沃塞豪斯　19世纪末

尼采认为，自私和自爱都是人的本性，自私然后才有自乐、自爱然后才能爱人。基督教的道德，却鼓吹博爱，提倡舍己为人的利他主义美德，在尼采看来，这是轻视和否定个人独立的伪道德。作品表现的是三世纪的罗马，基督教徒尤利西亚被处死在雪地。因为信仰，她放弃了生命，但在尼采眼中，这是伪道德让她丢失了生命。

在用赏和罚治人的时代，我们目睹了一切低贱而粗俗的人：视为儿戏，形同陌路……在我们的后期文化中，赏罚的意义完全被宿命论和颓废情绪所取消……它们的行为往往通过赏罚观来决定，年轻、健壮、有力的种族使得一个单纯的观念发生不了任何的效用——在有刺激的地方，我们要顺其自然——这种弃恶从善的体系因颓废者的极端感性而不具有丝毫的意义——正常人和强者成为"弃恶从善"的前提，为使他们不会从教区中失去，不成为教区的

生命与自由

《强力意志》强调自然界中生命的丰盈、过剩。他认为世界不是一个万物求生存的消极过程，而是一个万物求生命力扩展的积极过程，由此，尼采把审美现象与生命力的强度相联系，用以指导人们对生命的态度。图中，如狂风般奔驰的人马象征着顽强的生命斗志，强力意志最终塑造了完美人生，使理性在此基础上得到升华并享受自由。

仇敌，我们应重新调整这种人的个别行为。

今天，《新约全书》的闪族精神常常受到人们过多的议论；然而，传教士的东西却成为人们的称谓；这种闪族风——教士精神，在纯种的亚利安人法典——《摩奴法典》中表现得最为糟糕。

犹太教士国家的发展借鉴了巴比伦的模式——它是亚利安式的；它并不是原原本本的。按照统治种族精神办事的结果，在日耳曼血缘占优势的时候，欧洲为巴比伦的模式所统治——这是伟大的返理现象。对亚利安等级进行重建，是日耳曼中世纪的目的。

伊斯兰教又借鉴了基督教。就组织方面而言，这是亚洲古老文明的产物；它的惩罚机关是"彼岸"，群体模式保持不变，教士处于首要的位置；在思考和模仿方面提出要求，是它必须面对的——柏拉图也是如此；但埃及人更位于其先。

责任感只存在于个别人那里——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准则。个别人不敢为此事借助于众多性而达到，由此，从人的本质角度，因为个人天生的软弱性——使得他自身难以具有实现渴望的勇气，个别人远不如群体、社会来得正直和有教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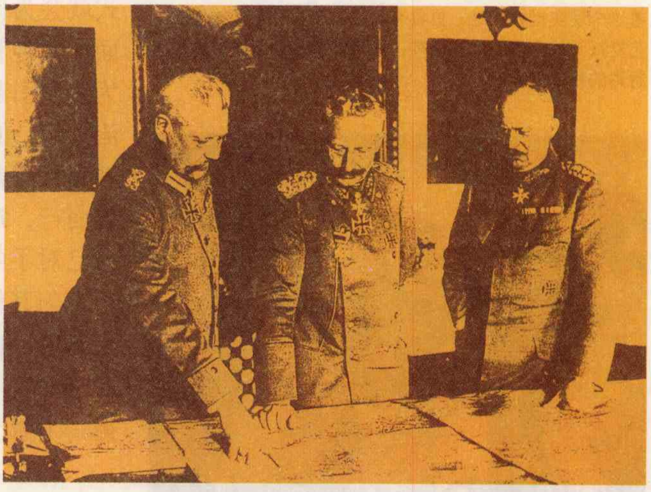
各种团体的彼此相处并不是通过"利他主义的方式"——通过个人的聪明使整个"利他主义"浮出地面。对邻人之爱不沾有丝毫博爱的信条。"我们应把一切同我们接壤的国家及其盟友都视之为我们的仇敌；同样，我们应将我们的邻邦视之为我们的朋友。"也许，摩奴的话更具有实用价值。

因此，我们无法对社会研究做出估量；因为社会之人远较"统一体"的人更具幼稚——美德是强力、权力和秩序的工具，"社会"也仅仅这样看待美德。"仅仅借助于自身之力，美德是难以为继的。从本质上来说，人们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才规规矩矩，各守其业的"——摩奴的话真是庄重而纯真！

权力意志的兴奋剂 QUANLIYIZHI DE XINGFENJI

痛苦不会削弱我们的权力感，相反，我们的权力感会因此而被刺激。强化权力意志的兴奋剂是刺激，它的物性是挑战对立物，出于挥霍权力产生的痛苦则成为过度刺激的结果。

生命的概念是：生命要不断地扩充自身的权力，有生命就要不断地生长，由此异己的力就必然要被容纳。人们常常因为道德麻醉的蒙蔽，他们往往只就个人的自卫权而谈，当然，他们自己的攻击权也会被谈到；因为，相对于一切有生命的而言，人们的攻击权甚至远远多于人们的自卫权——侵略和防卫作为生命本身的宿命是必然的，因为它属于选择，不属于“自由意志”。



思想的指导

尼采继承的叔本华唯意志论，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阶段演变成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这一适应德国大资产阶级要求的理论产物，直接影响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和心态。图中，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司令部里正与德国战略家商讨战事。

这里对个人，活的肉体以及试图进取的“社会”都一概适用。事实上，“权力”是因为对惩罚权（或社会自卫权。——原注）的滥用而形成的。权利可以通过缔结条约而获得——然而，在条约的基础上却不能建立起自我防御或者防卫，最起码，一个民族会从自己的侵略需要，权力欲望——不论是明火执仗还是贸易交往与移民，从同等的善意出发将之称为权利：即增长的权力。一个社会的没落就是它对于战争和侵略进行本能的拒绝；因为民主政治和市侩政权让它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当然，和平的许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一剂麻醉药罢了。

在早先的刑法中，宗教概念即惩罚的赎罪力，它认为惩罚会起到净化的作用，这在当时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当然，在今天的世界中它也起了污染的作用。然而，人们一旦将惩罚偿还完毕，他将会获得解脱——从危害他人的罪恶中，所以，我们是分期偿还惩罚的。人们一

乌尔比诺的维纳斯　提香

尼采指出，孤立而抽象的真理并不存在。人们追求真理的意志只是去获得对存在物的信仰，却没想到去创造一个应当存在的世界,而只有创造性的强力意志才能使得一切都在生成中永恒地回归。图中的女神已经醒来，深情地看着这个现实世界，这一更具有人性体态的形象，体现了文艺复兴开放人性的本质精神，用具体真实的艺术形象反对封建的禁欲主义。

对理性的抨击

尼采的批判击中了理性中心主义的本质。苏格拉底作为理性中心主义的创始人，对西方生命文化的衰落犯有罪责，故而尼采称他为“典型的颓废派”和“希腊消亡的工具”。图为苏格拉底与其他哲学家进行哲学辩论。

旦将惩罚之力奉为神明，那么接下来人们将会获得舒畅之感。人们将会再度融入社会，再度自重自爱，变为“洁净”……然而，现在惩罚远比过失更为孤单；厄运在过失之后进一步加剧，最终无可救药。假如人们开释，那么人们又将成为社会的敌人——从现在开始，世上岂不又多了一个敌人？

我们可以从对报复性的强制中得到刑法；但是，在摩奴那里，刑法的目的在于赎罪，它仅仅是作为拥有等值性的需要，通过宗教的方式重归自由。

竞争者常常为哲学家们反对，比如科学。因为，他通过科学将成为怀疑论者，某种认识的形式就会为他所保留，然而如果在一位科学之人的面前，他将拒绝承认这种形式；他在科学那里，为避免引起无神论、唯物论的怀疑转而与教士同流合污；他将抨击自我与抨击道德、美德……宗教和秩序置于同一水平线上——他为了同权力并肩而行，常常将“诱惑者”和“破坏者”冠之于自己对手的头上，从而使得他们声名狼藉。

与其他哲学家论战的哲学家，他一旦在战场上出现，他总是会千方百计地迫使别人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不信教者和敌视权威者——那姿态就像一个教士，教士阶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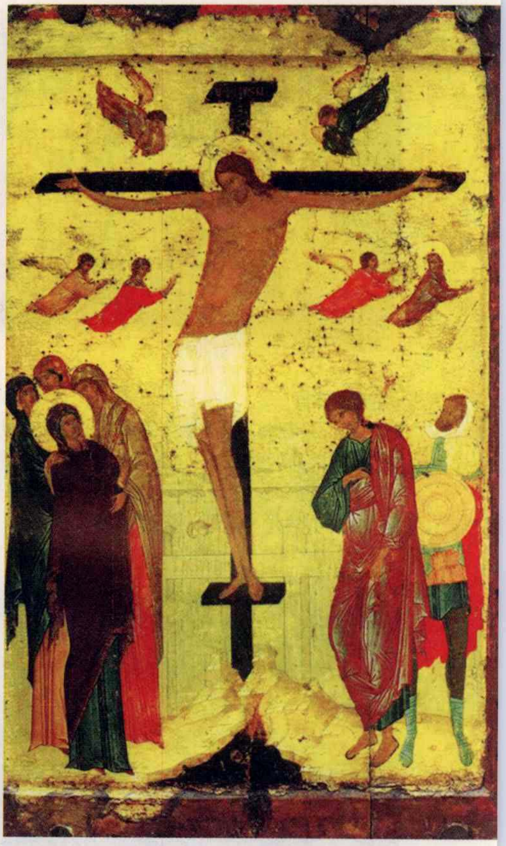
什么才是哲学家落后的东西？——他常常教诲他人说，必然的和唯一的就是他的特质；因为“最高的善”是他的目标。种种不同类的人常常被他逐级上升至他的类型——最高等的类型。最高等的教士价值和世俗价值被他截然分开——他轻视甚至鄙视一般人所看重的东西。对于何谓真实，何谓上帝，何谓目的，何谓世界，他都清楚……在这里，典型的哲学家同时意味着绝对的教条主义者——在他需要怀疑论时情形就是如此，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主要系统能够通过教条主义的方式所论述。

认为在化学中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事物，一成不变的只是表面——这纯系书生偏见？一成不变

却硬被我们拖了过来——这是从形而上学拖出来的东西！对于实体的损失情况，人们用天平是根本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硬说钻石、石墨和煤就是一回事。当然，它们还是有一些共性的；然而，我们在变化中却看不见、量不出分子的作用，却能够通过特性——任何一种物质都不能造出的东西来断定它们的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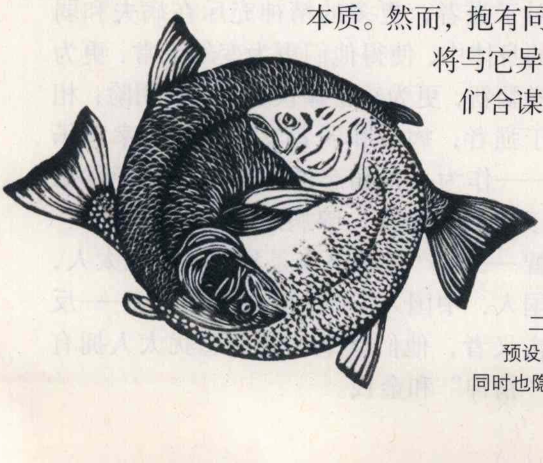
"真实的世界"存在于物理学家们的头脑中。因为他们搞了原子系统化分类——它是坚实的而且在必然运动中能够对人一视同仁，这使得他们头脑里的"表面世界"简化成形式上一视同仁的、普遍的、必要的存在侧面；简单易行的，也是经过加工了的，成为"主观"化了的。然而，他们的方向也因此而迷失。他们设定原子是主观虚构的，因为他们是通过那种意识的远景观逻辑将原子找寻出的。与主观世界图景相比，他们炮制的世界图景并无什么本质的区别。它是对感官产物的延伸，不过，仅仅就我们的感官而言……最后，那些为他们所不理解的东西——必然的远景观，将会在不同情形的会聚中被他们删掉！通过这个方法，每个力的中心（不只是人。——原注）都是从自身出发来对整个世界其余部分进行构想，即一切揣度、摸索、塑造……都是通过这个中心具有的力来进行的。然而，把远景设定力计入到"真实的存在"——主观的存在中，这一点他们意识到了；他们认为，这是"发展了的"，添加进去的。当然，也可能物理学家们认为：它作为特殊的存在，所有的演示和反映将各按具体的情况来决定。

远景观仅仅是作为一种特殊性的综合形式。我认为，主宰空间、扩充自己的力量——张力意志，回击所有敢于阻止它扩张的势力——是所有特殊的体魄所力图实现的本质。然而，抱有同样企图的别的体魄也会不期然地和它相遇，且最终将与它异常相似的体魄"融于一体"：于是，权力就这样被它们合谋攫取！这个过程将不断延续……



基督赎罪　中世纪

尼采非常厌恶基督教中的悔改和赎罪，他把这两件事称做循环的蠢事。基督教的目的是要驯化人心，然而这是错误的，因为野兽自有某种光彩，当它被驯服时就失掉了。图中的基督为替人们赎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基督教看来神圣的事，在尼采看来却是"愚蠢"的。



黑白鱼

尼采用事物的意义与表现力的关联取代了表象与本质的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而形而上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包含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如主体—客体、精神—物质成为我们观察与思考的不容置疑的预设的前提。图中黑白鱼象征着二元性的哲学思维，它包含了二元的对立面，同时也隐含着联系。

酒神的节日

在尼采看来，只有审美的人生才是真正战胜人生悲剧性的人生。审美的人生首先将人生及其悲剧看做一种审美现象，再在这一基础上笑对人生一切悲剧,从而达到生命自身的美化和欢悦。图为古希腊人祭奠酒神的欢愉情景。

有岩石和瀑布的风景　雅各布·凡·雷斯达尔
布面油画　1660—1670年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首先发展了理性中心主义。他认为，世界可以划分为可知世界和可见世界两种。可见世界是可知世界的影像，可知世界是可见世界模仿的内在核心。作品中，柏拉图提出的可见世界成为我们眼中美丽的自然风景。而在这美景的背后，无数自然规律也在悄无声息地运作，这些肉眼看不见的规律就需要人们用理性去认知。

表面的世界，作为按价值对待的世界；由此，从对野兽物种进行保存和提高来说，按照价值就是按照功利观进行排列和选择。

所以，“表面性”的性格也就为远景所提供。人们一旦将这种远景取消，也许可以剩下一个世界。当然，这样一来，相对性也就等于为人们所取消。

相对于全部剩余物来说，所有力之心都存在它自身的远景——对自身的特定价值估价，自身的行为方式及自己的反抗方式。由此，专门的行为方式，某个从中心出发的世界亦成为“表面的世界”简化的必然结果。“世界”成为仅仅是用来形容上述行为彩排的一个字眼，个别人对整体的分散行为和分散反映构成现实性……其他的行为方式，现在根本不可能存在。

在这里，任何一点关于谈论“假象”的权利的痕迹都荡然无存……

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少形式，有何种形式——我们不知道；于是，反映的专门形式也就成为了反映的唯一形式。

然而，不存在任何“别的”、“真实的”、基本的存在——这样，一个没有行动和反映的世界也由此而倒被真的道出……

弱者能够取胜的原因在哪里？总的来说，相对于强者，更多的同情感充斥在病夫和弱者的身体中，使得他们更具“人情味”；相对于强者，更多的精神充斥在病夫和弱者的身体中，使得他们更为变幻无常，更为花样翻新，更为轻松愉快，也更加阴险；相对于强者，病夫和弱者发明创造了幸灾乐祸——作为一种病态的早熟现象，经常出现于佝偻病患者、腺病患者和肺病患者！机智——财产；接下来是种族——犹太人，法国人，中国人。“败类的代名词”——反犹主义者，他们丝毫不能容忍犹太人拥有的“精神”和金钱。

独特的魅力曾昙花一现般地出现于病夫和弱者们的头上。因为，相对于健康者而言，他们更为傻瓜，更为圣徒，更为有意思——这是很有意思的两类人……“天才”简直就可以冠在他们的头上！伟大的情感运动，权力的激情、爱、复仇时时受到深刻的干扰——这种病态，有时也会发生在伟大的“冒险家与罪人”以及所有以最健康著称的人身上。颓废的本能都可以通过经验为人们所认识——颓废几乎伴随了人们一半的光阴，所以，对于颓废它即意味着没有夭折的每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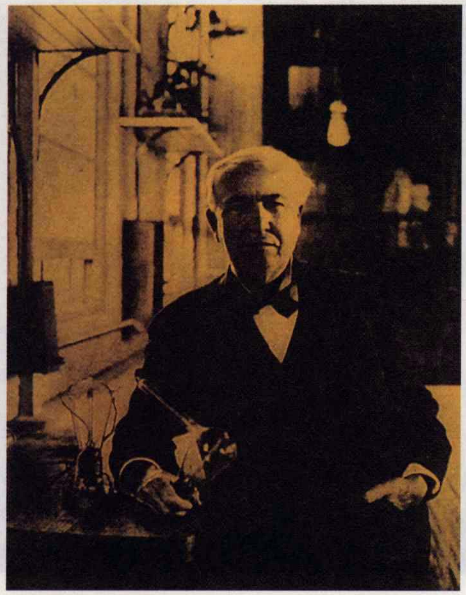
苏丹的宠姬
克罗地亚·布莱克恩
19世纪

尼采对妇女虽然总是同样地轻蔑，却并不总是凶猛。他对妇女的这些谩骂全是出自他自明的真理，甚至关于妇女方面的事，他的个人的经验几乎只限于他的妹妹。图中的苏丹宠姬在后宫过着奢靡的生活，她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用自己的美貌供君王娱乐。

最后，女人！软弱、典型的病态、变幻无常、朝三暮四在她们的身上展露无遗，她们占据了人类的一半——通过自身，她们去攀附强力；弱、喜、顺能够在宗教那里被美化为神圣，弱者的宗教也由此成为女人的必需——换句话说，强者可能在女人那里被弱化——假如她能够将强者制服，她就会面南而王。“有权力的人”、“强者”、男子汉在历史上常为颓废种类即教士所反对，在这点上女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女人绝不会为了顾及子女而抛弃孝心，同情、爱——母亲，是利他主义最为美丽的光环。

文明的增长使得病夫的上升成为必然——神经功能障碍精神病医师和刑事犯罪的上升，中间类型——艺术家也由此产生——他们远远地躲避着刑事犯罪，因为他们薄弱的意志和对社会的畏惧心理。当然他们薄弱的意志和对社会的畏惧心理还没有必要去住精神病院，但是这两大范围他们均都涉及到。“自然主义”的本来意义正在失去，这个特有的文化植物——现代艺术家、画家、音乐家，主要以自己形式而存在的小说家，他们对“自然主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断增长的病人、罪犯和“自然主义者”成为持续增长和向前疾驶的文化的象征——主位由次品、残渣、唾弃物所霸占——咄咄逼人地倒退。

最后，革命的结果——社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就是提倡权利平等的结果，这就是对“人的平等”迷信的结果。怨恨、不满、破坏欲、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等——所有没落本能的体现，以及奴隶本能，长期蛰居底层的怯懦、懒惰和庸众本能植入了所有等级的血液之中：一切都被平庸化了；因为种族在隔两三代之后就难以辨认。于是，一种对精选、特权、权力和安全感、严格的实践、残酷等进行反抗的总本能也由此产生，这使得即使特权者本人也屈服于这种本能——那些想要掌权的人（主要是所谓的“天才们”。——原注），他们必须



托马斯·爱迪生

尼采对形而上学的修正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19世纪后期，科学的发展动摇了西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等反传统哲学思辨思想应运而生，但他们无法改变虚构世界存在的实质。尼采通过“虚无主义”揭示了形而上学的内在逻辑必然性。19世纪后期的发展被称为电气时代的到来。爱迪生正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他的大多数发明都是用电操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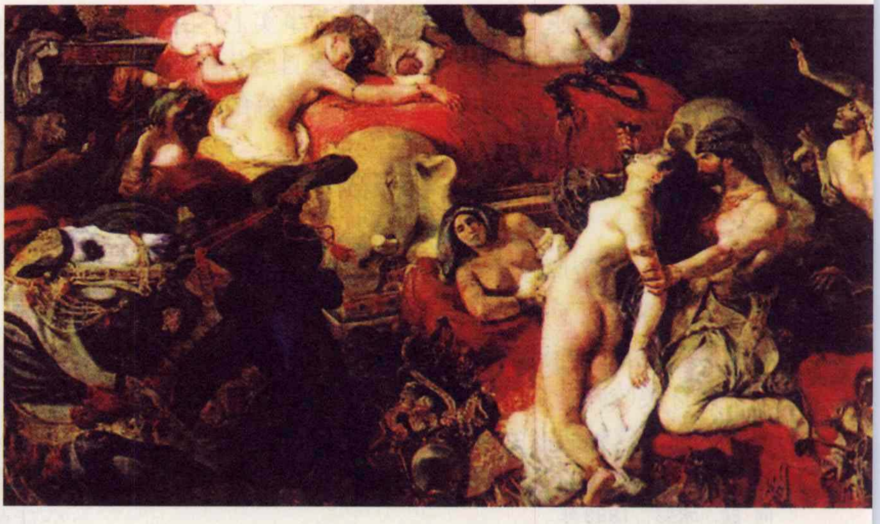
学会巴结庸众，学会同庸众共事，学会拉拢庸众才能够获取权力，他们成为情感的先驱。敬畏、同情本身作为主旋律，所有的一切均被困苦、同情本身作为主旋律，所有的一切均被困苦、低贱、受歧视、受迫害的音响所压制（维克多·雨果和理查·瓦格纳不幸成为这样的典型。——原注），这些情感成为人们惑众的对象；陈旧的价值伴随着庸众的兴起而兴起。

急剧的运动因为我们的文明让一切的速度和方式不断地产生，人们的重力变化也由此而不断地引起。因为，这些人关系着抵御这种病态运动造成的巨大危险，他们一切的责任仿佛就是为了这——尤其是那些真正的静观者——他们成为慢速摄取者、保持者和相对稳定者，在变幻无常的因素混杂中。这样，平庸者必然担当了一切。在多数情况下，庸众和偏心者的统治常常结为同盟；现在，平庸性却将它们合二为一。新的敌人，或者说新的诱惑也由此产生，相对于特殊者。特殊者必须适应庸众的要求，通过唱赞歌来讨好“被剥夺继承权者”，才能避免成为“平庸”和“老成”之人。他们明白：平庸性就意味着闪光——金钱，一切闪光的东西，他们都拥有……理想世界未老先衰，成为天才的说客集团，因为陈旧的美德战胜了一切……结论；平庸性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它诱惑着我们，因为精神、机智和天才为它所拥有。

结论：唯有在广袤的大地之上，在坚实而健康的平庸之上才能产生出高度的文化。在平庸的操纵下，科学、艺术为之工作，成为平庸的工具。科学是被特殊者排挤出来的，它本身属于中等类型——贵族政体、无政府主义，科学本能并不具有——科学无法需求更美的东西。——这样一来，因为所有

贵族生活

尼采用“高等”人代替了基督教圣徒的地位，因为前者不是普遍类型的人，而是一个有统治权的贵族。高等者的价值在等级制中得以体现，尼采认为，“决定价值、指导千年意志的人是最高级的人，他的方法是引导人的最高本性”。图中，贵族的生活为尼采崇尚，它是自然、和谐、权力的代表。



亚述帝国的衰亡 中世纪强大的种族总会因为战争、权力和冒险的诱惑而过多消耗自己的精力，在命运之轮的支配下，其最终的命运就是走向毁灭。公元前1250年，亚述人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主人。由于长期的内部争斗和战争，帝国最终在珈勒底和米底联军的攻打下土崩瓦解。图为在皇宫中自焚的亚述最后一位国王。

极端被大金融家的本能反对，通过商业，特别是金融来得以维持。由此，在我们这个危机四伏的欧洲，最保守的势力之角色亦时时由犹太人来充当。他们总是徘徊于革命、社会主义军国主义的门槛之外。权力如果为他们所掌握，并有求于它——那么，他们是否也会同样通过革命政党的方式？那么这也仅仅是对以前预言的结果而已，并且与此不谋而合。他们常常举起他们的手中之物激起自我对他方极端行动的恐惧情绪，然而，一成不变的保守加以“平庸”是他们的本能……他们明白：只有强者才能拥有权力意志。但是，权力只有目标如一才能行使——“自由主义”是形容平庸光辉的字眼！

信念：仅将生物学作为价值的胜利是极为可笑的。因为，对于这一胜利人们会用生命的利益来解释，人们不惜让弱者和败类居于上乘的地位来维持“人”这个类！换句话说，人是否就不该存在？问题……

相对于种类的保存而言，提高种类是否就意味着灾难？原因何在？

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强大的种族早已灭亡。在战争、权力欲、冒险等刺激下，强大的激情被挥霍浪费掉——精神障碍在不必要的紧张的刺激下而产生，力不再被用来投资，对于庞大的生存开销——总之，他们彼此早已消亡殆尽；接下来，将会出现一个深刻的缓和松弛时期。因为，没有什么会不劳而获，所有伟大的时代都是在重大的牺牲之下产生的……比平庸者、弱者更为软弱、无意志力、荒唐将会随之发生在强者身上！

这是一个挥霍的种族。对于种类的生存，人们希望它更短暂些才好，但必须要更富有价值——“持续”本身也由此而变得毫无价值可言。接下来还可能会证明，事情如果能够顺利进展的话，比短暂生存更富有的价值收益也将可能达到——统治他物的更高的份额将被作为力的总汇的人所获得……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直至现在，人们还无法真正地认识自己；所以通过生理学的办法，即沿着世纪的链条人们是无法认识自己的。世上是不存在什么“灵魂”的，人有的只是神经系统；始终存在消息灵通者的特权。人们常常喜欢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此来助长愚昧和无知。人们常常把自己装扮得富于人情味——因为人不满足于无知。

如果人们是处于苦难之中或者处于快乐之中，他如果能够专心去寻求其中的原因，他将

一定能够寻求得到，并且充满信心……事实上，由于他不怀疑自己的搜寻处所，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找出其中的原因……他错误地将自身状态的结果作为了该状态的原因。比如，在情绪好的时候做事得到了成功——成功导致了好的情绪！……实际上，心理学的力和体系必须协调一致，在此情况下，成功才会发生。

忧虑、疑心、自我批判……因为他恶劣的处境，使他无法摆脱，深陷其中；实际上，是疑心、“罪恶”、“自我批判”等导致了人们恶劣的处境……

然而，“上帝原谅了我的罪恶”——在深度疲劳和衰竭之后，我变得自由、轻松——重建状态和复苏出现了……

技巧也由此而产生。因为人们只有使自己的身体转入病态和神经质，才能激起罪恶感，才能将牙关咬碎。对肉体苦修，人们的宗教解释是：作为目的本身出现！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悔罪这种病态的消化不良的手段产生——罪恶作为“固定观念”，用消“罪”法使得母鸡都着了魔！

公认的普遍痛苦就是——对肉体虐待，制造出了一系列的“罪恶感”的土壤……

由此，“拯救”之类的法也由之产生。通过祈祷、游行、仪式、发誓，人们挑战所有放纵感情的现象；而精疲力竭也会同时伴随而来，有时来得很突然，有时像癫疯病——康复的假象也就出现在这种神志恍惚的状态之后。这就是“拯救”，用宗教的话来说！

大家很清楚：同我的主张背道而驰的偏见——对于快乐，人们无须千方百计地去寻求；对于痛苦，人们亦无须回避。快乐和痛苦仅仅是作为一种结果和伴随现象——什么东西才是人们真正希望的？什么东西才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的细微部分真正要做的？它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权力之和！快乐和痛苦，因为追求权力会伴随而来；从权力意志的角度而言，它们要寻求一个对手，某种与自己相对立的东西才是它们所需要的……作为权力意志的障碍，痛苦是正常的事实，是有机现象的正常组成部分；通过克服反抗，才会产生所有的胜利、快感、现

问题　水彩　1883年

尼采的认识论认为，能够被思想所认识的，不是身外身内之物的特征，而是人的感觉。所以，应当由感性来统领人类的认识，在认识中根本没有任何实在的、自在的东西，需要的只是耳朵和眼睛。图中，坐在池边的少女怀抱情人送上的鲜花，情感现在已经不需要太多的分析。

象——痛苦总是人们所需要的。

出于一种权力意志的需要，而并非是因为饥饿，细胞原生质才会通过自己的伪足去搜寻与它对立的东西——接下来，它就要制伏它的对立物，并将它占有、同化；被人们称之为“营养”的东西乃是对要变得更为强大的原始意志的利用，它仅仅是作为一种结果现象而言的！

由此，我们的权力感倒不一定会为痛苦所削弱；相反的，我们的权力感会因此而被刺激——障碍乃是催化权力意志的兴奋剂！

对权力意志的削弱和降低，对权力的严重损害乃是另一种衰竭的痛苦——它根本就不是痛苦本身，人们不应将它们混淆！因为痛苦会由于对作为权力意志的兴奋剂的强化而带来；痛苦也会因挥霍权力而产生。强化权力意志的兴奋剂是刺激；出于挥霍权力产生的痛苦则成为过度刺激的结果……挥霍权力产生的痛苦的特性是无力反抗；作为强化权力意志的兴奋剂的特性则是挑战对立物……人们只有在酣睡时——在衰竭这种状态下，才能感觉到快乐；胜利则是另一种欢乐……

基督被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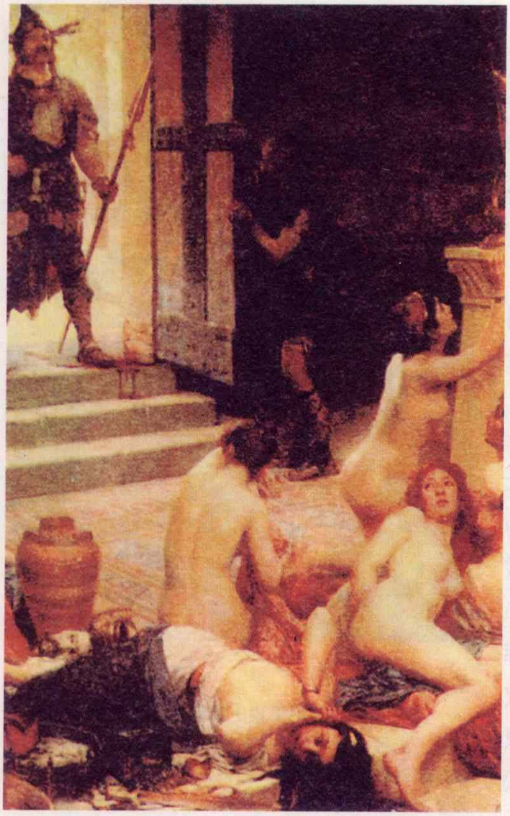
上帝是什么？尼采说上帝只是一个假定。它使直者曲，立者倒。而对于宗教所倡导的拯救与赎罪思想，这只是对人类有限精力的白白消耗，是毫无意义的。图为基督被捕时的场面。宗教教义认为，基督是为了替人类赎罪而坦然面对十字架酷刑的。

酣睡和胜利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快乐被混淆在一起——这是心理学家们造成的混乱！虚无主义、宗教和哲学的幸福是：精疲力竭者的休息、伸展四肢、平静、安逸；胜利、克敌制胜，让权力感的洪流向四野漫溢——这是富有的人和有活力的人希望之所在。这种需要存在于所有健康的有机体中——整个有机体就是一个综合体系，为增长权力感而拼搏的综合体系！

我可以辨别出——对人格的勇气，对事物的勇气和对无证据的勇气。大卫·施特劳斯的勇气就属于后者——无证据的勇气根本就不可能是一切基督教徒和上帝信徒的勇气（由此，这种勇气降了格。——原注），有证据的勇气和无证据的勇气又一次为我所区分。出自禀性的勇气和因为害怕引起的恐惧心理，亦被我最后辨别出——因为害怕引起的恐惧心理的个别事例就是道德的勇气，另外还有出自绝望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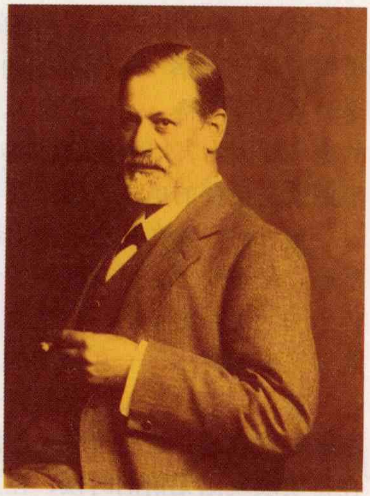
这种勇气曾在瓦格纳身上出现过。特质和文化是让人变成善良音乐家的两大要素；音乐素质和音乐要求必须有教养、有训练——这一切瓦格纳都不具备——从根本上来说，他从事音乐的境况是绝望的！但他有勇气；“戏剧性的音乐”——这是他独创的一种音乐，是他有能力完成的音乐——瓦格纳的局限也由此成为这种音乐的概念！

然而，他却为人们所误解——别人误解了他吗？……他这种样子在六分之五的现代艺术家那里出现过：瓦格纳成为他们的救星！因为，六分之五乃是“最低的数字”！瓦格纳常常在特质表现出无情的时候，在文化依然作为一种偶然、尝试、外行艺术的时候，成为艺术家



蛮族领袖的战利品

图中，罗马城池被蛮族攻破，胜利者除了掠夺金银财宝外，罗马妇女也成为其抢夺的目标。而战争的掠夺在尼采看来是强者对弱者最合乎情理的宰制。



弗洛伊德

在弗洛伊德看来，“本我”是遗传下来的动物本能，其目标是毫不掩饰地满足本能欲望。在尼采的全部理论中，关于“超常人格”的理论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里的“超人”是对“本我”的超越，他将酒神精神、强力意志融于一身，昭示着尼采对善恶彼岸道德的价值理想追求。

们的求助对象——他们出于本能。

一个错过了上好学校大好时机的人，这种损失是无可挽救的。他们不能真正地认识自身；对于走路，他们终其一生也没有学会，他们每走一步就显出他们松弛的肌肉。由于元气的补充，使得衰弱的身体能够挑战最外在的意志力和自满自足；或者，生命的意志因突如其来的困境强制产生活动，给松弛的肌肉纤维补充能量而得以重新坚韧。但无论如何，及时而严格的纪律——在体魄以严于律己为荣的阶段施以严格的纪律，这乃是最合意的！区别学校好坏和严格与否的标准也就在于此。将良好、优秀作为结果，极少夸奖，绝不宽容，指责苛刻，就事论事，从不考虑天分和出身——好的学校要求甚多、甚严！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这样的学校都是必需的：既适用于最肉体的，也适用于最精神的！发号施令之时亦自觉地服从；井然有序亦泰然自若地指挥战斗；把快乐让予别人，将危险留给自己；界限明确，是非分明地对待任何一件事情；嫉恶如仇，反对一切的心胸狭隘、奸滑狡诈、阿谀奉承之徒——这是所有干练军人的本能，这同样也适合于一切干练的学者，军人和学者会在同样的纪律下变得同样干练！服从和命令——我们将会在一个严格的学校中学习到！

出于一种群体的本能，我们在制定章程时禁止某些行为的发生，那么，我们禁止的仅仅是“存在”和“信念”的方向和有效的利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和“信念”。然而，循规蹈矩的道德意识形态家即道德论者都对我们说：“你们的灵魂早已暴露在了上帝的面前！你们的前面不会有好日子的，因为你们放弃了一定的行为！”答：我心中的主啊！我们为什么要过好日子啊？我们不互相为害，我们非常满意于我们自身——因此，对某些行为我们仅仅是在某些考虑中对它们进行禁止；而一旦考虑到我们自身，我们将不得不与这些行为与

前往骷髅地的行列

彼德·伯鲁盖尔　16世纪

尼采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体系，善良和邪恶已失去明显的分界线，甚至开始互换。善良和美德，被尼采看做上层统治使下层阶级守秩序的手段，而宗教道德更是一种披着神圣外衣的奴隶道德。图中，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侮辱他的人簇拥着前往他的终结之地，标榜自我牺牲的伪道德由此开始。

群体的敌人发生冲突，产生矛盾！我们的子女被我们教育朝这个方面发展、努力；我们由我们抚养成人……“上帝为之满意的”激进主义是因了您的神圣癫狂症而得以被推荐，假如我们也具有，那么我们行为的来源——“心灵”和“信念”就足以被那些行为来批判。我们的生命受到批判——同时，我们的崇拜，我们引以为无上光荣的信念、心灵和激情也会被我们的生命所批判！在某种情况下，这种信念可能以不合于目的的方式爆发和自谋出路，我们以我们的法令来阻止它的发生——我们给自己发布了这些法令之后也就变得最有道德和最为聪明……假如您对我们产生疑心，那么我们的牺牲也会由此而来——顺从、自我克制、严酷，我们不得不付出这些！我们在渴求时，坐卧不宁，有时甚至想吞噬自身……当然，我们会被“常识”所主宰！但无论如何，道德性的定义就是如此！

暴君就是那些“善良的人”。人类总是陷于重蹈覆辙之中，因为生命的标准通过生命的手段为他们所创立；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一切其他生命形式，为增长和衰竭树立标准不是他们的目的所在——通过这些达到完美的、特定的生命手段，对生命进行批判和淘汰——即作为手段的手段，人们必须忘掉，人们必须学会热爱手段，让手段作为目的进入意识，作为目的标准……才能达到手段本身！“真理”、“善”、“完美”及所有合法承担的条件均成为某类特定的人自身的生存条件；因为，这类人生性暴虐……如果某类人（民族、种族。——原注）视宽容为美德，承认权利平等，放弃主人意愿，那么他们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因为信仰的形式亦意味着本能的形式，他们认识不到自己种类的局限性，他们与其他种类相比的相对性，他们根本就认识不到！

人们常常认为真理（现实性的标准存在于理性范畴中，而不是出于将世界调整为功利性目的的动机。——原注）即从“原则上”歪曲功利性，这使得人们常常将逻辑学和理性范畴作为手段，哲学也由此而误入歧途！

驳达尔文 BO DAERWEN

达尔文学派认为应当优先选择那些强者、成功者及其进步的种类，但结果却相反，幸运的沦为不幸，高等的变为无用，平庸的却成为主宰。如果不能圆满回答特殊者为什么混同于老百姓？那么达尔文学派无疑是在自欺欺人。

达尔文及《物种起源》

超人思想的来源有一种最流行的看法，认为是达尔文物种进化之说的延伸。其实这两者是毫不相干的，达尔文所注重的，乃是人种的起源，而尼采所重视的，则为人类的未来，超人说是基于文化价值，而非基于生物学的立场，这是最本质的差异。图为达尔文及他的《物种起源》一书的封面。

驳达尔文。

人的培育没有什么确切的价值可言，每种培育都没有确定的价值。

达尔文学派试图证明可以对培育的结果进行深化和巩固，以此来说服我们。然而结果却是：先前通过培育所取得的结果是肤浅的，甚而退化。由于人们对“自然”无法进行“歪曲”，使得一切曾有幸避开人为培育的东西又回复到原始的自然状态。

人的完美性的不断增长因为人们对生存斗争、弱者的死、强者的生之依赖而不断被虚构。我们相信：生存斗争中的偶然性同时服务于强者和弱者；有益的力量往往通过狡诈而得到不断地补充；一种奇怪的联系存在于种类的繁盛与机遇的破坏之间……

人们通过慢速和无限变态对自然选择进行了分配。人们乐观地认为，一切的优点都会顺利地遗传下去，尤其在下几代身上——而另一方面，遗传性则表现反复无常……某些生物对特殊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被人们有幸观察到，人们并由此进一步阐明这种适应性是环境影响的结果。

然而，无意识选择的例证，人们也会在某个地方（也许，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地方。——原注）发现。组成一体的往往是那些差别最悬殊的个体，甚而一些极端者混入到人群中。万物对自身的种类竞相保存；具有外部特征的生物以此来躲避危险，即它们在安全的地方生活时也保持这种特征……它们生活的地方外衣必须起到蔽体的作用方可适应周围的环境。

最优选择被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的夸大，使得这种选择严重超过了我们这个种族对美的追

求！事实上，美和丑、高和矮是最相匹配的。我们常常看到，公的和母的并不因气候和食物的变化而能一见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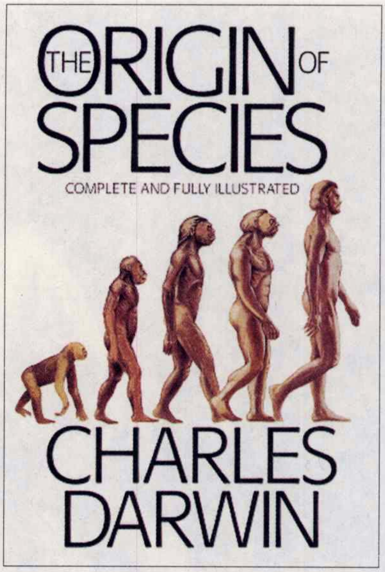
不存在一切的中介形式。

生物是在不断进化的——尽管人们一直在坚持这一观点，然而人们却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所有的种类都有着一个极限，超过了这个极限便不再存在进化——按部就班。

我的观点：

1. 作为类的人不是在进化。或者会到达一个更高的类型，然而却不能保持。类的总水平不会得到提高。

2. 与其他的动物相比，作为类的人并没有进步。一切动物界和植物界不是遵循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而是同时发生的，互有上下，错综复杂，彼此对立。更高等的类型“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其表现形式丰富多彩，繁杂无比。只要最低级的形式保持着表面的不灭性不变，这个类型就会更容易毁灭。因为后一种情况存在着很大的补偿，使得很难达到前一种情况，且难于保持优势。因为外界利害无定，人类中更高等的类型（进化的幸运状况。——原注）亦会走向毁灭。一切颓废的种类都会影响他们：他们是极端的人，故其本身就是颓废者……美景不常，天才有数，国运难测，这都是无可更改的。同样，也是不可以遗传的。类是遗传的一个类，既不是极端也不是“幸运状态”，天性的特殊厄运和“恶的意志”与它无关，而是由于“更高等的类型”，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无可比拟的更大的综合体，一个协调因素的更大的综合体。因此，分散的可能性也很大。世界上最超凡的机器——“天才”，因此也最易破碎。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漫画

在尼采看来，达尔文进化论根本不能揭示生物进化的真实。因为在进化中，生存斗争的实质及目的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求得生存，而是主动地征服环境、成为主人。以生存斗争以及进化为目的的真正动力不是来源于自然条件的匮乏，而是来源于生命力的充沛和渴求。

3. 人的培育无法深入，因为深入了，就立刻退化——例如基督徒。“野人”——或者用道德的话来说“恶人”——乃是返璞归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人的再造，将人从“文化”的重压下拯救出来……

科学性：驯兽，还是本能。希腊哲学家们错把自觉的状态设定为更有价值的状态——我看到了本能的衰退。速度与意识的强烈程度，信息传达的难易程度成反比。在那里，本能受相反的意见所左右。因为，这总是表明本能的

荷尔德林

狄俄尼索斯与查拉图斯特拉其实都是生命之神，是尘世和死亡之敌，因而尼采哲学的核心是生命之爱。尼采过度热爱生活，导致不解与憎恨。他的偏激却又恰恰因为缺少尘世之爱，但他要求精神的过分纯粹、正直，又不愿被尘世之爱拉下水，如他的前辈荷尔德林，终身不娶，孤独地与魔鬼作斗争。

苏格拉底与学生

尼采认为，本能就是创造性的肯定力量，而意识则起到批判和劝诫的作用。但在苏格拉底那里，本能与意识的地位刚好相反。因此，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是走向堕落的第一位天才，他让思想对抗生命。图中，苏格拉底正将他的哲学观点传授给学生。

削弱。

事实上，完美的生活——展示着生活的逻辑、原因、方法、意图、功利性的地方，我们只有在意识最少的地方才能寻找得到。回归常识，回归常人，即回归各式“小人”这个事实上来。世代积累的结果导致了诚实和聪明，自己的原则是什么——这些世代根本不知道。由此，丝毫无惧自己的原则，哲学家因要求性化的美德——这个要求本身就不合理——而陷入困境。

小人的反应：爱，提供了最高权力感。当然，在这里说话的是一类人。

“我们在爱中是神圣的，我们是‘上帝之子’，我们受到上帝的宠爱，除了爱我们一无所求”；这也就是说，像爱那样的权力感和自由感都不会在任何的道德、服从行为中产生。假若人们从爱出发，那么一切事都将不会产生，爱比由服从和美德出发更为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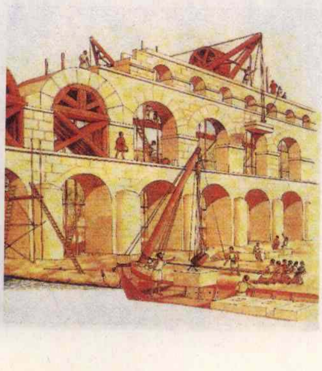
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群畜的幸福，大事和小事的群体感，活生生的统一成为生命感的总体。权力感，被帮助、关心、利益所激励，被眼见的成就和喜悦所强调，当然也不乏作为教区，上帝的驻跸之所，“上帝的选民”这种自豪感。

人又经历了一次人格的改造——他称自己的爱感为上帝。人们将这种感觉的觉醒设想为兴奋之感、陌生的语言。人们不会在《福音书》中将爱归之于自身；人要认为一切是上帝的指引，上帝与我同在。“上帝来到人间，”“邻人”转形为上帝——因为上帝身上发出爱感。耶稣就是邻人，借助于思想而转化为上帝，以此来激发权力感。

装腔作势的原因何在？

罗马的水利工程

由于罗马城镇需要大量淡水供公共浴室和居民使用，工程师们在山间和河谷里修建隧道和桥梁以铺设水管，提供淡水资源。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如此浩大的工程是需要巨大的技术和意志力才能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正是通过尼采宣扬的“激情”与“幸福”感来指导实践。



心理学只考虑到人的有意识的因素，“意识性”是灵魂的属性，它到行为后面去寻找意志。它只需要回答：

1. 什么是人想要的？答：幸福——不能回答非道德的“权力”；由此，人的所有活动都是借以实现幸福之手段。

2. 人没有等到幸福的原因何在？答：美德——它是最高的理性，它不会误用不当的手段。美德，作为理性——是通向幸福之路。一切智者的蒙蔽，一切激情都会被辩证法所排除，由此，它定会成为美德的本行。

事实上，“幸福”并不是人们想要的。权力感是由快乐感提供的，如果人们排除了激情，那么也就没有了快乐感这种状态，权力感自然也就不会产生。最高的理性是一种冷漠、清晰的状态，其距必然带来醉意的权力感非常遥远……

任何制造醉意的东西都为古代哲学家们所反对，因为意识的绝对冷漠和中立会被它们所损害……他们经常坚持意识是崇高的状态和完美性的前提，事实上对立则是真实的。

就目前达到的意愿和意识来说，不存在行动的完美性。古代的哲学家们是实践上的外行，因为，他们从事理论研究，外行是必然的……装腔作势是所有事物的结果。而知道底细的人，比如皮洛士，他也得出了同普通人一样的结论：“小人”在善良和诚实方面远胜于哲学家。

道德哲学家是吵闹不休的阉羊、戏子，比如伊壁鸠鲁、皮洛士对柏拉图的评语——他们古代文化中所有最深刻的天性——深恶痛绝。

皮洛士

“皮洛士的胜利”是西方流传下来的一句谚语。人们往往用它来形容那种可悲的得不偿失的胜利。这句谚语起源于古罗马的一场战争，一向醉心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勋功伟业”的皮洛士，在获得最终胜利后却丧失了大批有生力量，且不易得到补充。从此，如皮洛士一样接近失败的胜利，就叫“皮洛士的胜利”，并逐渐演化为一条约定俗成的谚语。

小人在生命实践中，在忍耐、善良和互惠方面远胜于哲学家们。这些人在实践上更富于哲理性，他们身上具有一种应付必然物的果敢气质……

因为高级和强壮状态，或者异己状态的衰落必然会引起贬抑状态的亲缘理论，是可让人脱出自我贬抑状态的另一条道路。我们祖先带来的影响，我们是有联系的，互相从属的，至少可成为对这种高级和强壮状态的阐述；因为我们按照约定的规则行事，所以我们得以眼见自身的成长。

把宗族同自身的自尊感联系起来，这是高贵家庭千方百计想要的——诗人和预言家亦是如此。诗人和预言家是遴选出来从事这种联系的（他们以受到尊重而自豪。——原注），个体不受他们重视，他们只是去充当单纯的代言人，比如荷马。

对自身高级和自豪的精神状态，对自身的行动和业绩——要逐步占有。先前，人们将自己做出的最高业绩归功于上帝，人们并因此感到荣幸。尽管意志是不自由的，但是行动却有了更高的价值——因为，业绩的创造者是上帝！

道德试图制造人的自豪感。理想是不断增长的自豪感的形式，“自由意志”给了人一种可以把自己的高级状态和行为当做原因的权利。

高加米拉会战　油画

“超人”哲学导致了尼采对贵族政治的极力推崇。他主张由“高等人”统治世界，希望建立“一个以最严酷的自我训练为基础的庞大的新贵族社会”，一切人都将如军队般，在严苛的纪律下训练为意志的强者。图中，历史的天空下，罗马军队与波斯军队正发生着激烈交战。最终，强者亚历山大获得最终胜利，高等人又统治了世界。

人感觉到自身的权力“幸福”，“意志”存在于这种状态之前——否则该状态就与意志无关了。高尚的强烈的幸福感的必然经历是美德将现在和过去的意愿事实设定的目的：某种权力感是意识中一直有进行某种行为意志的结果。这是单纯的心理学观点，因为前提不对——任何我们意识中不想要的东西，都不属于我们。这种天真的心理学导致了全部的义务说教，即原因是意志（将自身作为原因的意志，古已有之。——原注）。

接下来的是反运动。一种偏见的影响总是影响着道德哲学家的反运动：人们只是对那些愿意干的事情负有责任。人的价值成为道德价值，人的道德成为第一原因；“自由意志”是第一原因的原则。人的责任与意志有关，人绝对不会出现在道德法庭上；恶习的美德感是自动的和机械的……

总之，为了尊重自身起见，人也要有能力充当恶魔。

宗教起源。

生气的原因是愤怒，思维的原因是精神，感觉的原因是灵魂——至今，无教养的人仍这样认为。如此众多的心理实体轻率地成为了原因：通过心理的人格实体，人们对同一个现象进行了更为天真的解释。受人格权力的影响，固执和蛊惑成为人们感到陌生、狂喜、不可抗拒的状态（如此以来，今天最天真最落后的人的称呼就落到了基督徒的头上，上帝的心理灵感成为他们希望、安宁和“拯救”感的归结：这些基督徒大都属于受苦和不安的类型，异己的、要加以解释的东西成为他们的幸福感、顺从感和安宁感的合理表现。——原注），在聪明的、强壮的、生命力旺盛的种族那里，多数癫痫病人会产生异己的权力。然而，一切有亲缘关系的非自由，比如感奋者、诗人、伟大的罪犯、爱与仇等的受难的非自由——成为了构想人之外的种种权力的工具。某种状态被人们具体化为人格，且将人格的结果归之为这种状态的出现——一种状态是被当做原因人格化而成为后果的。

心理学的逻辑：当人突然被权力感压倒的时候，其人格必同时受到人的怀疑。因为，人无法将自身设想为这种惊人之感的原因，神格——更强大的人格，随之出现了。

总之是极端的权力感产生了宗教，且这种权力感作为异己的东西让人目瞪口呆。犹如一个病人，他感觉四肢异常沉重，于是便认为在他的上面压着一个人；如此，多个人格便从天

真的宗教信徒中分裂出来。宗教成为这种“人格变化”的例证。惧怕自身……同时极度的幸福感和崇高感……由此，在病人中，人们对上帝及其周围一切的信仰便指向——健康感。

宗教徒有一种发育不全的心理学：所有的变化都是结果；所有的结果又都是意志的结果——消除了“自然”、“自然法”的概念；行为者都是排在所有的结果之前。这是发育不全的心理学——假如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么它本身也将成为原因。

结果：因为权力的状态，人成了原因的感觉。这些状态随之而来，因此，我们不可能成为创造者。我们并不需要不自由的意志——与我们同在的变化意识，它需要的是一种异己的力量。

结论：人不敢占有自身的强大的与令人惊奇的因素——它们在人们的眼中是“消极的”、“强加于人的”；宗教才是人格的变化。假如人身上那些伟大、强壮之物被认为是超人的、异己的，那么人将会变得十分渺小。如此，可怜而软弱的一面成为“人”，强壮而令人惊奇的一面则成为“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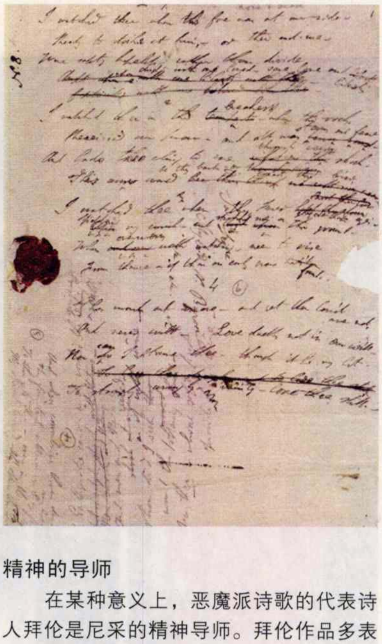
人总是在不断上演：在道德特质的周期之内，人的自身崇高和超凡的道德状态并不被人认为是“本来希望的”，人格的“事业”——即使基督徒自身亦把他的人格放进了自称是人的、狭隘的、软弱的虚构中，拆散了另一个自称上帝的虚构——“人”的概念为宗教所玷辱。在极端的宗教者那里，所有的善、伟大、真实都是超人性的，且只有通过恩典才可赏赐的……

再驳达尔文。

我在俯瞰人的命运之时，所见的都不同于达尔文学派所描述的。达尔文学派认为应当优先选择那些强者、成功者及其进步的种类，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幸运的沦为不幸，高等的变为无用，平庸的却成为主宰。如果特殊者为什么混同于老百姓不能得到圆满的回答，那么达尔文学派无疑就是在自欺欺人。借助于权力意志，我得以重新认识所有变革的最终原因和特点，从而也得以弄清特殊者和幸运儿没有优先入选的原因。因为，如果有组织的群畜本能、弱者恐怖性和数量的优势战胜了强者和幸运儿，那么他们将会变得软弱，在人类的最高价值那儿，幸运儿和优选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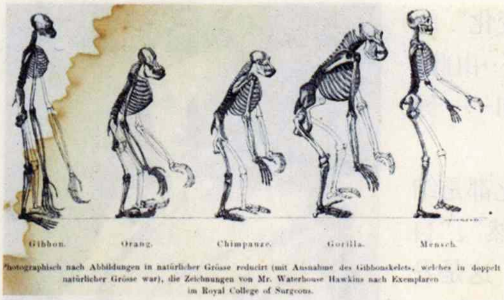
“自由意志”的历史效应

萨特提出的“人的本质是自由”和尼采所强调的“自由意志”，都是要否定绝对的道德标准。图中以强人姿态出现的希特勒是违背传统道德标准的典型，但他骗得了不少狂热民众和官兵的拥戴。



精神的导师

在某种意义上，恶魔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拜伦是尼采的精神导师。拜伦作品多表现主体的恶性以及对社会道德、现存秩序的否定，而尼采也公然否定善而肯定恶。尼采的思想有着拜伦的影子，但似乎又在各方面都比拜伦走得更远。图为拜伦遗留的诗歌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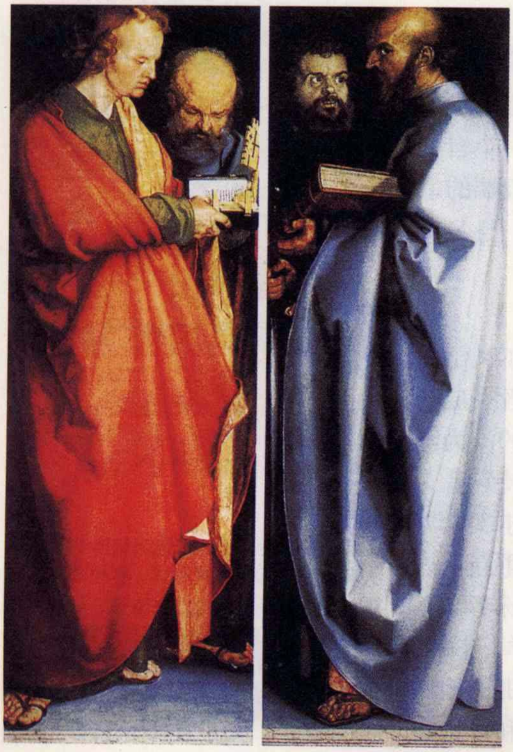


由猿变人过程图

19 世纪 80 年代，科学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达尔文学派，该学派总代表、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于 1863 年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该书通过解剖学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以来被宗教神学和学术界保守势力围攻的人猿同祖思想。

四使徒　丢勒

《四使徒》是丢勒晚年最负盛名的杰作，描绘有约翰、彼得、保罗和马可四圣徒。当基督教信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甚至为艺术作品所歌颂时，尼采却振臂高呼上帝之死，其强大的自觉意志令人惊叹。



型是不得势的——颓废类型大受欢迎——再也不会有比这种不受欢迎的演出更有意思的东西了……

强者反对弱者，幸运反对不幸，健康反对病弱，这在人们早已是天然至理。如果道德成为现实性，那么这种道德便是：平庸优于特殊；颓废优于平庸；虚无意志优于生命意志。用基督教的、佛教的、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不在优于存在"。

道德因为现实性而得以提高。为了掩盖权利、美德、神性等恐怖现实，基督教创造了一套崇高的字眼和礼仪……

所有的哲学家和学科都服从于现实，然而现实却大大异于达尔文学派主张的生存斗争。到处都是浮于表面、沉淀下来的人，生命出现了丑。我百思不得其解：达尔文学派的错误——人为何如此盲目？

在他们眼中，类意味着进步，但类暂时只意味着水平。至今未得到证实：生物是由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在我看来，通过巨大的数量、聪明和计谋，低等的才获得优势。偶然的变异不会产生优越性，至少长期不是这样；为什么偶然的变异会变得这样强烈，我认为应该找机会进行详细说明。

人们常说的"自然残酷性"是：自然对幸运儿残酷无情，对卑贱者爱护备至。

总之，类的权力的增长是通过平庸、低贱的类型来保障的，并不是由于类的幸运儿、强者的优越……

平庸、低贱的类型，繁荣昌盛，绵绵不绝；类的幸运儿，强者则因为危险而发生迅疾的灾难和数量的锐减。

心理学的统一性观点。

习惯上我们认为：大量形势的发展总是能够适应于缘自统一体的来历。

我的学说。

权力意志是粗俗的激情形式，其他的激情只

是权力意志的发展；

以“权力”取代个人的“幸福”，所有的生物都要追求权力：“生物对于权力的追求要多多益善”，权力感的象征、意识的差别是快乐——快乐不是生物追求的目标，权力者是它所追求的，因为在它追逐到权力之时，快乐也有了——快乐是生命的伴侣而无碍于生命；

权力意志为一切原动力，不存在力本说和精神之力。

因果概念降为同功利性的均势关系表明：任何一方都有相同份额的力，没有原动力。因为，只有结果出现在我们的眼中，我们从力的内容的角度认为其相等……

这是纯粹的经验之谈——变化不息。一个变化紧接着另一个变化，我们从不这样认为。相反，某种已经达到的状态，似乎一定要保存自身，如果它想保存自身……变化的命题附着斯宾诺沙的“自我保存”的命题而告终。因为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反过来倒是真实的。然而，所有的生物都清楚地标明：它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增长，而不是为了保存自身……

所有不符合需要的都是虚构。精神、理性、思维、意识、灵魂、意志、真理都是不存在的。这里只涉及特定的动物种类——无关“主体和客体”的问题，它只是繁衍在某种相对的正确性中，首先是在其规律性的感知中——故它可以积累经验……

权力的工具成为认识的作用。认识与权力相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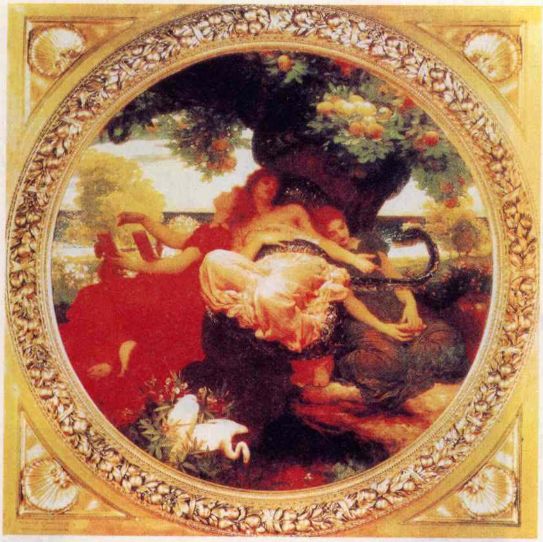
“认识”的意义：有些类似“善”或“美”的情形，对这个概念的规定是严格遵循人类中心说和生物学的观点。特定的种类必须在自身的现实性中得出相当多的可测之物和始终如一之物，才能够构想出其行为模式，在自己的权力中保存自身，并且成长壮大。保存的功利性是认识器官发展的契机……认识器官就是如此发展的，使得我们自身通过它们的观察力而达到保存的目的——

英诺森十世

宗教帮助人们在被权力压倒时有所幻想。由此，在教徒的拥戴下，教主会成为同时具有神格又有人格的现世神，教徒对教主进行集体无意识的绝对崇拜。画中的英诺森十世教皇正襟危坐在一张华丽的安乐椅上，相貌威严中带着贪婪，无以复加地再现了拥有绝对权力的教主形象。

三位一体

在尼采看来，自柏拉图以来哲学一直处在道德的统治下。而当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勾结以后，基督教的道德价值就成了两千年来西方人的命根子。在犹太教基督教价值体系里，上帝是道德的来源，因而对道德的判断超乎个人和社会态度之上。图为画在石壁上的三位一体圣像。



火红的六月　雷斯顿　油画　1895 年

早在古希腊时期伊壁鸠鲁等人就认识到人是身体的思想，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明确地将身体当做审美的主体。身体是审美的主体，这是身体美学的第一原理，西方美学直到 19 世纪末期才通过尼采之口说出了这个真理。《火红的六月》是雷斯顿最为成功的作品。在作品中，没有任何文学、宗教和社会源的因素，人物的身体形貌成为画面唯一要表达的唯美主题。

地狱门前

在尼采看来，仅仅把语言看做思维的外衣或工具，是一种十分浅薄的见解。事实上，语言是先于意识的。因而，理性思维实质上是一种语言活动。因果逻辑通过语言深植于人们的逻辑理念，还反映在人们对生命理解的信仰中。在中国，因果轮回约束人们的现世行为，地狱成为不道德者最终的归宿。

为了主宰和利用现实性，这个特定的种类取了相当多的现实性，从而使得认识意愿的标准取决于它的权力意志增长的程度。

“爱”是让陶醉的变形力达到令人惊奇的程度的证据。世界上所有语言和哑谜中称之为爱的东西就是“爱”。在爱者的意识中埋灭原因，他物取而代之——女妖万面魔镜的抖动和闪光……这是陶醉对付现实的办法。在这里，人和动物是等同的，精神、善、正直是等同的了。如果一个人是机敏的，那么粗陋就将他愚弄。然而爱，以及对上帝之爱，“被拯救的灵魂的神圣之爱”的根源都是——发热，故而有理由变形；一种醉意，善于自欺……人们会变得更为健壮、更为富有、更为完美，成为完美的人，故而如果人在爱，那么他就是彻底的自欺欺人者……在这里，我们将艺术融进“爱”之中，从而作为器官功能的艺术也就为我们所发现。生命的最大兴奋剂是爱，故而即便是撒谎的艺术也不失为崇高的功利主义……单纯的想象早已不能覆盖艺术的功能，它颠覆了价值，故而我们不能对艺术的说谎权利无动于衷。爱的人更为有价值，更为强大。在动物那里，新的武器、色素、颜色和形式会因爱的状态而被诱发出来，首先是新的运动、节奏、求偶之声和诱惑发出。人的情形也是一样的。相对于不爱的人，爱的人会更为富有、更为排场、更为全面。爱的人会因为他的富有而成为挥霍者。他敢说敢做，他会成为冒险家，会因阔绰和纯洁而成为天真汉，上帝、美德、爱会再次成为他的信奉对象。同时，他又会生出新的羽翼和技能，乃至通向艺术之门。如果我们把迸发的灵感从声调和词句中清除去，那么抒情诗和音乐就一无所有了……或许是为艺术而艺术吧。陷于绝望的青蛙，在沼泽地里发出的咯咯声……一切都为爱所创造……

雅典神庙

古希腊雅典神庙里出现"认识你自己"的伟大格言，尼采似乎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达到了对自己的理解。他理解了那个不朽的神谕，在古希腊民族身上看到了他们对神谕的诠释。图为希腊雅典卫城的雅典神庙。

就那些原来就在天真的艺术型的人那里从事活动的肌肉和感官而言，所有的艺术都存在灵感的作用。因为，艺术家是体内具有敏锐的灵活性的人——是艺术说话的对象。"外行"这个概念是不确切的。聋子在耳聪者的行列之外。

所有的艺术都具有：滋补强身，增强体力，激发快乐即力感，激发一切更敏感的醉意记忆——某种进入这种状态的特殊记忆事实上是存在的。因为，现实中又出现了那个遥远的、瞬间即逝的、充满了耸人听闻事件的世界。

同艺术相矛盾的东西，从艺术中剔出的东西——丑陋的东西——乃是对艺术的否定——当衰退、生命贫乏、无力、涣散、腐败之感被人们从遥远的地方激起之时，否定就成为美学的人的反映。丑陋是沮丧的表现，故而，丑陋的东西让人沮丧。它让人的精力涣散，让人贫乏，使人抑郁……丑陋的东西显示丑陋；虽然逆境对于提高丑陋之物的幻想力的程度不一，但是依然可以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将它们检查出来。选择会因事物、兴趣和问题的不同而相异。近似丑陋的状态——笨拙之感，会借助于逻辑之物而提供。丑陋行动迟缓、跌跌撞撞——舞蹈演员神性轻盈的反面，使得机械论意义上的平衡丧失。

美学状态充满了信息手段。同时，它也极端敏感于刺激和符号。它成为语言的来源——生物间信息性和传播性的顶峰。声音、举止和眉目——成为语言的发源地。因为更丰富的能力的影响，我们的能力变得愈发纤弱，这使得开端往往出现更为丰富的现象。然而，今天人们的听和读依然借助于肌肉。

一切成熟的艺术，其基础都是一整套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规则也是语言。规则不应成为艺术的障碍，它是伟大艺术的条件……同样，人的交际之力、谅解之力会因生命的提高而增强。对其他灵魂的适应力是生理学的敏锐的灵感——与道德无关。"同情"——或称之为"利他主义"的东西，是作为精神心理的自动联系的发展——在查尔斯·弗雷那里被认为是心理原动力感应。人们对动作的交流、对信号的模拟——被人当成了思想，故而人们从不交流思想。

“真实的”和“表面的” ZHENSHIDE HE BIAOMIANDE

从“表面的”世界角度出发，“真实的”世界是由纯虚构的事物捏造的。表面性是现实性的存在形式，只有在一个没有存在的世界上，才有必要通过表面来建立和创造。因此，我们说“表面性”甚至等于现实性。

在这儿，我把一系列的心理状态（人们在今天将其认为是病态的。——原注）设定为丰富而完美的生命符号。仅仅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健康的东西是健康的，事实上，我们是有病的……艺术家则属于强壮的一族。存在于我们身上的那些有害的、病态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却是天性。然而，有人反对说，我们的一切可能的灵感的特殊理解力是因为机器的贫困化造成的。我们的歇斯底里般的女性便是最好的明证。

如同生命的贫乏一般，充沛的精力和勇气也会伴随着部分的不自由、感官幻觉以及敏锐的灵感。结果并不因刺激条件的不同而相异……首先，预后结果就不是如此，所有病态正确性在其神经陷入乖僻后，都会出现极度的懈怠，然而这却不同于艺术家的状态。因为，艺术家无须忏悔自己走运的时光……艺术家富足有余，他可以任意挥霍而不致受穷。

艺术家类似于歇斯底里般的女人！这不是反对“艺术家”——是在反对“今天”！

非艺术家状态：客观性状态，意志涣散……叔本华误认为艺术是对生命桥梁的否定……

非艺术家状态：制造贫困化的人、勒索鬼、吸血鬼——基督徒，他们导致了生命的苦难。

陶醉感在两性发情期时表现尤为强烈——同实际力的过剩相

掷铁饼者　雕塑

尼采自身对人生悲剧性的敏感和他从叔本华那里所感悟到的人生痛苦，使他不得不寻求拯救人生的药方。他要人首先以艺术家的方式看待世界和人生，然后才以科学家的方式看待它们。所以艺术才是最终强化生命力的工具，而只有生命力强化才可能战胜人生的悲剧性。掷铁饼者这一雕塑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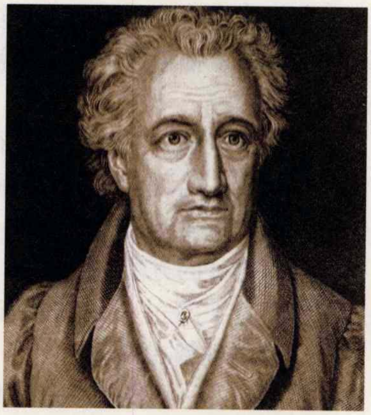
适应。力的结果因对新的器官、本领、颜色、形态的“美化”而被提高。胜利意志通过修饰表现，增强协调性通过修饰表现，对协调化的强烈渴望通过修饰表现，正确无误的垂直重力通过修饰表现，力度增加导致——逻辑性和几何学的简化。因为，力感会通过这种简化的知觉，反过来得到提高……伟大的格局成为发展的顶峰。

罗马迫害基督徒

尼采强调的超人权力欲本身就是恐惧的结果。征服了恐惧的人们没有尼采那种尼罗王的疯狂性质。图中，绰号“黄铜胡子”的罗马尼罗王屠杀基督教徒的时候，斗兽场里充满了女人的哀号，烈火烧焦了绑在木桩上的传教者的身体，然而，尼罗王却无法摧毁最本质的“重进罗马”精神。

丑陋，意味着一个种类的颓废、矛盾，意味着因缺乏组织力——在心理学那儿称之为“意志”——而产生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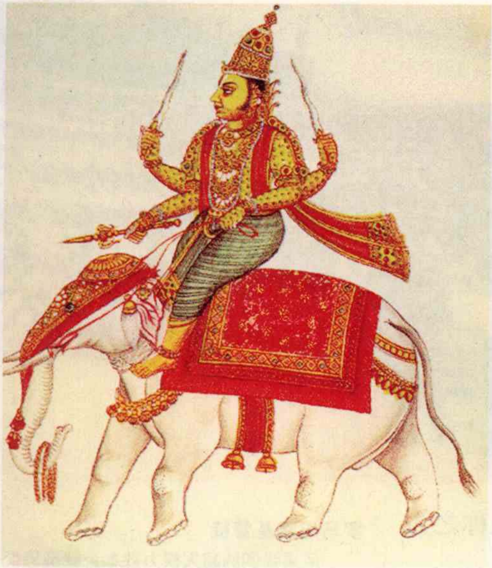
高度的权力感是被人们称之为陶醉的快乐状态……改变了时空感，就可以鸟瞰无限的远方，如同可以感知一般；开阔了视野，就可以越过更大数量的时间和空间；器官敏感化了，就可以感知极细微和瞬间即逝的现象；预卜，可领会哪怕最微小的帮助和任何的暗示，“睿智”的感性；强力，是肌肉中的统治感，是柔软性和对运动的渴望，是舞蹈，是轻盈和迅疾，是证明和强力的欲望，是勇敢行为，是冒险，是对生死的无畏和等闲……一切生命的高级因素相互激励；一个因素的灵感都会因每个因素的图像和现实世界而产生。如此，本来各种状态能够保持彼此的异在，然而却最终混杂聚集在一处。比如，宗教的陶醉感和性的兴奋感——两种深刻的感觉奇妙地协调起来，让所有虔诚的女人满足的是什么？年老的女人，还是年轻的女人？长着两条美丽的大腿的圣徒，年轻的白痴。出现在悲剧中的残酷和同情——同样协调而正常……春天、音乐、舞蹈：都是性的角逐，以及浮士德式的“无限心胸”。



歌 德

歌德，德国著名诗人，欧洲启蒙运动后期最伟大的作家。其主要志趣在文学创作方面，是德国“狂飙突进”的中坚。他的著作《浮士德》取材于德国16世纪关于浮士德博士的传说，跟《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列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古典名著。

如果艺术家们适合于去做某件事情，一种强烈的嗜好——包括肉体上的，精力充沛的，力大如牛的，肉感的——必定会出现于他们身上；如果某种过热感没有从性系统中产生，拉斐尔的由来也就无法设想……音乐创作如同生孩子；贞洁仅仅是艺术家的经济学——不管怎样，艺术家不再具有高产的生育能力……对待事物，艺术家不应循规蹈矩，他们要具有青春感，生命中可以有常驻的陶醉感——事



梨俱吠陀神像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多次提到摩耶。摩耶是印度哲学和美学中的一个词汇，意为“幻”，最早出现在印度最古老的典籍《梨俱吠陀》中，是吠陀诗人和哲学家从对宇宙万象的直观中得到的一个认识论上的共识。图为《梨俱吠陀》中的神像。

物中更为充实，更为简单，更为强壮的一面要引起他们的格外注意！

在先前的哲学中，“非自由意志”的理论，即否定道德的理论，没有人有勇气去研究；典型的快乐即任何一种快乐（“幸福”）没有人有勇气将其确定为权力感。由此，心理学家受到道德特质的危害也就不足为奇了。权力欲被认为是非道德的——将美德看做是为“类”（种族或城邦。——原注）服务的，非道德性的、权力意志的结果——谁也无此勇气！

用来从事研究的一切概念性全都是虚构；人们遵循的所有心理学教义都是伪造的；被人们拖进谎话王国的所有逻辑形式都是诡辩的——任何真理都不曾出现于道德发展的过程中。洁净感和自制感不属于道德家，因为，“美感”成为了他们的论据；他们“隆起的胸膛”成为了神性的风箱……精神史上的道德哲学最让人怀疑。

人们在道德的名义下，以卫道士的身份做出一些闻所未闻的不法行为，这是颓废的表现。希腊的所有典型的颓废状态都不会把这种状态如同传染病那样传播开去……整体上抽象化了的美德就是：自我解脱——这是对自我抽象化的最大诱惑。

运用诡辩的方法对道德进行论证，这已为自柏拉图到康德的伟大哲学家所证明。当然，诡辩派也清楚这一点——它对大多数道德价值判断（局部的制约性。——原注）进行了排比分类；所有的道德都会用辩证的方法洗刷自身。由此，“自在的道德”，“自在的善”是根本不存在的——在这方面讨论所谓的“真理”，有什么用？

正直的理智在哪里？

希腊人的一切本能都是由诡辩派的希腊文化所造就——这应属于伯里克利的文化而不属于柏拉图。因为，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乃是诡辩派文化的先行者，他们属于古代哲学的科学类型；它也表现在修昔底德的高度文化中。从认识论和道德认识的进步反过来证明诡辩派哲学家是正确的，故而他们有理。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大多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普罗塔格拉的……也可认为是普罗塔格拉的——他是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的综合体。

柏拉图，一个伟大的冒险家。人们无法想象，伊壁鸠鲁和皮洛士的朋友——提蒙会给他一个怎样的评价。也许，柏拉图的诚实是

伯里克利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前429年)，这位雅典民主派的领袖没有专门的政治理论著作传世，他的政治伦理思想见于三次演讲中。伯里克利认为，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的智慧和勇敢精神。

真的。然而，柏拉图宣扬的是绝对真理——与他所说的真理无关，他所说的乃是“灵魂”的独立存在和不死的独特性。

人们试图达到本能的安全感是所有道德教育中的伟大理性所在，这使得首先进入意识的善成为意图和手段本身。人们应该像士兵对待操练一样对待自己的行为态度。事实上，这种非意识性是所有完美性的特点，数学家也常常是在用非意识来计算自己的排列组合……

苏格拉底的反动意味着：如果不用逻辑对道德进行自我辩护，那么他举荐的辩证法便走向了美德之路。然而，如果不借助于非意识，道德就不可能对自我进行辩护——它将一事无成。

当可论证性被强调为人们个人美德和能力的前提之时，希腊本能便也解体了。这些“有道德的人”和口若悬河的人便是造成解体的类型。

柏拉图　壁画

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斐多篇》等对话录中所表现的遁世色彩，尼采极不赞成，并讥讽他为“先耶稣而存在的基督徒”。若依柏拉图的意思推展下去，肉体生命便成为罪孽之所，身心将陷于矛盾冲突中，生活将变得痛苦不堪，这为尼采所摈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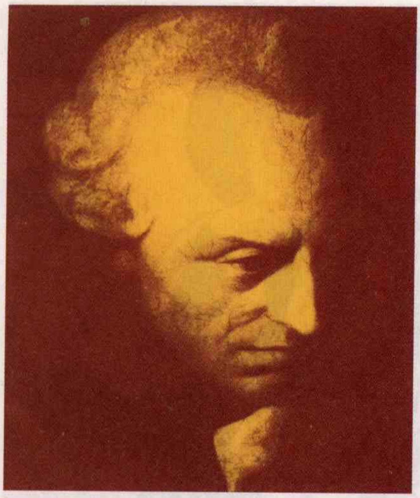
事实上，这意味着道德判断借助于崇高化被非自然化了，脱离了自己成为和获得意义的那种条件的限制，脱离了古希腊和古希腊的政治根基。“善”、“正义”成为辩证法的自由“观念”的对象，同所属的前提分了家。在它们的身后，人们寻找到了真理，它们成为实体（或实体符号。——原注）：一个让这些概念有宾至如归之感的世界由人们构想而出，成为它们的发源地。

在柏拉图那里，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善良、正义、智慧的辩证学者——抽象完美的人，古代哲学的稻草人（无本之木；一个没有任何调解作用的，有特定本能的人性；一种有理由自我“辩解”的美德。——原注）——由此被人们构想出来。十分荒谬的“个体”！无以复加的“非自然”……

创造一个“善良的”、“幸福的”、智慧的人——一个蜕化变质的人种，这是道德价值非自然化的结果。苏格拉底是价值史上最深刻的邪恶因素！

我们怀疑一个为了保持道貌岸然的外表而需要寻找某些理由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同这样的人来往。在某些场合，“因为”这个字眼让人难堪，甚而让人挨骂。我们不会接受一个因为有志于美德者为了保持自身的尊严而借助于歪道理的人。然而，他却向我们走来，并且“理直气壮”地说：“我的道德被您的非信仰妨碍了，我的无信仰先生！我的歪道理、‘上帝’、惩罚性的彼岸、意志的自由——您都不相信——我们的美德就被您妨碍了……必须去除那些不信教的人。因为，民众的道德化被他们所妨碍。

那个相信价值、尊敬价值的人不相信：一切价值都是经验论的、有条件的。然而，这些价值却为哲学家们所信仰，致力于从这些价值中产生先验的真理是他们尊崇的形式。这是尊



康 德

尼采颠覆了整个西方文化传统，否定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尼采的批判认为康德为了实现自己的道德法则，就公设了“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这样来看，康德的“无上命令”并不是无上的，其意志自由也不是完全自由的，而他的道德法则与神学道德的伪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纳 粹

尼采从权力意志论和永恒轮回说出发提出了他的超人哲学，并提出打破一切旧有的道德规范，建立全新的道德价值，这也成为他哲学中的一个最重要命题。他鼓吹战争，预言雅利安人种是统治欧洲的新种族，宣扬极端的种族主义，而这一思想却被纳粹党徒发挥到另一罪恶中。

崇骗人特性……

尊崇是对理智诚实性的严格检验。“对善的爱”不是理智的诚实性——存在于整个哲学史中……

无法对这些价值进行检验。这种检验是无效的，价值是有条件的——所有反科学的本能聚集在一起，在道德价值那里将这里的科学消灭。

在康德、古代哲学家那里，将“理想”和“实践”划分开，这是危险的举动。他们故作姿态如同纯精神性的将认识和形而上学的问题提出；他们装做无法对理论作出回答，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对实践进行判断。

哲学家心理学：它是最异化的概算，它复制的精神性总是生理学事实最高、最纯粹的。在这里一切都是本能，一切都是先入为主的——绝没有志愿性……

我们能否在善的思维、善的行为以外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法？善的思维也作为一种行为，善的行为是思维的前提。我们不能用不同于判断理论价值的方法来判断生活方式的价值。天真的人认为，我们在归纳法、比较法方面更有办法，因为我们想知道“善”。我们认为，只有信仰在这里……

“人必须行动，因而需要准则。”这也存在于古代的怀疑论者那里。将某物作为真实的论据是——急需决断……

佛教徒说，“人们不必行动。”他们构想出一种人们可以逃避的行为准则。

将自己的生活计划得如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是屈服于群畜本能。我们要勇于承认，这种屈服是一种羞辱！我们不能用两种标准来生活，不能将理论和实践割裂开。

道德价值的优势说明：

要做出明确的肯定和否定——在更大程度上。为使道德价值出现确切的面貌，人们在这方面用了各种命令式——它们本能地表现为政由己出。道德价值是无可争议的——作为群居的保存条件。

功利性——就最高价值问题达成的互相了解——在实践中得到了认可。该领域的思维和批判在一切应用手段之下陷于瘫痪——康德还能想出什么好的建议吗？我

拒绝同那些把有关“研究”斥为非道德的人进行对话！

我们不具备认识真实世界的器官——它也许像它所希望的那样存在。科学，在今天的命运是依赖于表面世界的。

这种对立，人们是通过认识什么器官来确立？

客观的世界通过什么来表明它就是可能的？通过一个接近我们器官的世界——也被认为是依赖这些器官的世界，通过我们把世界理解为爱主观条件是真实的、不可缺少的。

“自在的特性”是胡说，“自在”是荒唐的，“存在”、“物”这些概念，我们只是将它们理解为关系概念。

不幸的是，“渺小的价值”和“绝对的价值”随着“表面”和“真实”这一对旧的对立物的出现而产生。

表面的世界不是有价值的世界，“表面”是对最高价值的反抗。宝贵的只能是“真实的”世界……

偏见的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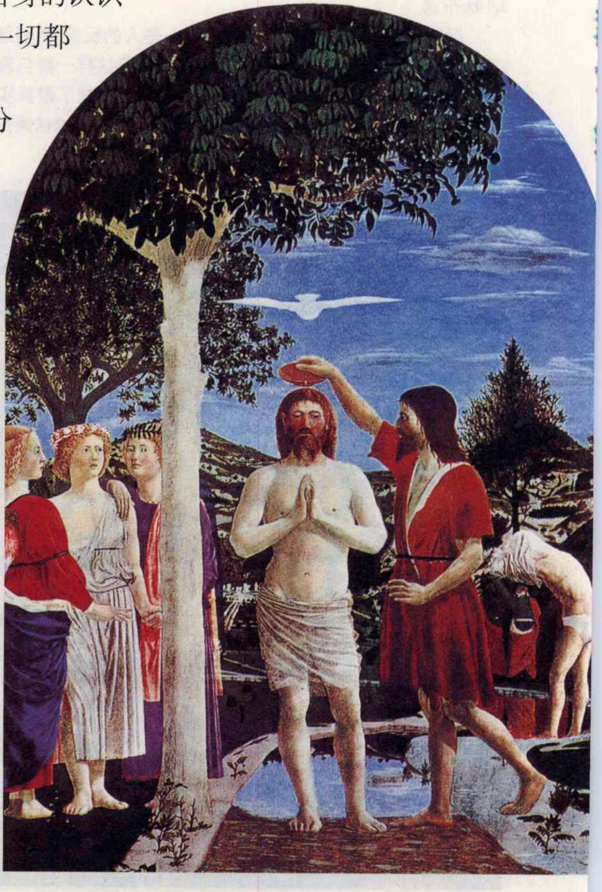
事物的真实特性有害、悖逆于生命的前提，然而为了能够生存，又不得不维持表面……许多情况都是如此。比如，婚姻。

我们的经验世界因为自我保存的这种本能，自身的认识能力受到了制约。因为，我们认为：种类保存的一切都是真的、善的、有价值的……

a. 表面世界和真实世界的范畴，我们没有区分——也许一个表面世界真的存在于那儿，然而却不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表面世界。

b. 我们的保存价值依赖于虚幻的份额，它要成为更高等的品级，故而，即使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也无益于我们——除非表面本来足以构成谴责的根据。

c. 形而上学的要求是：相互关系存在于价值的度和现实性的度之间——最高的价值也似乎具有了最高的现实性。其前提是：价值的等级制为我们所知。因为，真理对一切最高价值而言只有在——这个等级制，即道德的等级制才是必然的。



基督受洗

弗兰切斯卡　淡彩油画　1450 年

传统形而上学将世界分为现象和本质，本质世界在基督教那里为“天国”，这是一种对理性盲目信仰的虚构。于是，人们总是试图在表面的世界背后去找到它的对立面。在弗兰切斯卡的《基督受洗》中，我们看到宗教神性世界的艺术再现，这一对理性世界的崇拜是尼采所反对的。

对真实世界的消除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真实世界怀疑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并让它贬值——它是迄今为止我们对生命的最危险的绞杀。

我们需发动一切人们借以虚构了真实世界的一切前提的战争，认为道德价值即最高价值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在内。

如果非道德评价的结果是道德价值，那么道德价值就成为一种表面现象，表面现象无权谴责表面现象——道德价值自然被驳倒。

因此，必须用心理方法检验“要真理的意志”，因为它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不是道德势力。所有的非道德手段都使用上了，这一点也许可以证明，主要是形而上学家们。

道德价值就是最高价值，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考验。只有克服了所有的道德偏见才能取得研究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意味着战胜道德。

论弱者的卫生。

无论我们在弱者身上花费多少气力，都无济于事。道德——无所作为，更为糟糕的是：无动于衷，无反应力——这是软弱带来的致命病症。因为，人们绝不会比自己本不应有所反应时反应得更为迅速，更为盲目。

对反应的期待和推迟，来源于天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具有一种特性——某种程度的无兴趣，如同反运动的不自由、突然性、“行为”的不可阻止性出现于软弱身上，意志是软弱的。因为即使拥有强大的意志也无法医治干蠢事——这根本就是矛盾的。颓废的类型：自我毁灭，损害了保存本能，弱者自己害了自己。事实上，我们发现了很多制造麻木感的方法。这个意义上说，是本能发现了正确的线索，相对于干点什么无所事事也许更为有益。

从正确的价值标准那里，教团的、孤独的哲学家的、托钵僧的一切诡计，都得到了灵感。阻碍行动的人，受益最大……

安慰剂：绝对的服从，机械的行动，人和事物的分离——也许当机立断和行动是这些东西所必需的。

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们才是真正的希腊哲学家——随着苏格拉底的出现，情势为之一变。他们都是高贵的人，置身于民族和道德风俗之外，游方、沉醉于抑郁之中，目光安详，熟悉国务活动外交。他们本身就是设想，他们自成体系，故而，对事物的一切

耶稣布道

尼采颠覆一切的思想无疑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特别是在对待弱者的问题上。在尼采哲学里，基督教正是这样一群包裹着弱者的团体，它要求信徒的博爱与自持，实际上抑制了最真实的人性。图中耶稣和蔼而神圣，但在尼采眼中，其布道的结果却是将人类推向命运的深渊。

重大设想也由他们向智者进行了预言。希腊精神的概念只有存在于这种类型的突然繁盛，存在于提出哲学理想时流露出的非本意的完美性。在我看来，迟来者，亦即登峰遗散者——虚无主义者皮洛士，只是一种原始形态。因为，他具有一种本能，一种反对此间形式的一切人——苏格拉底派、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的乐观主义——的本能，皮洛士又返回到了德谟克利特——通过普罗塔格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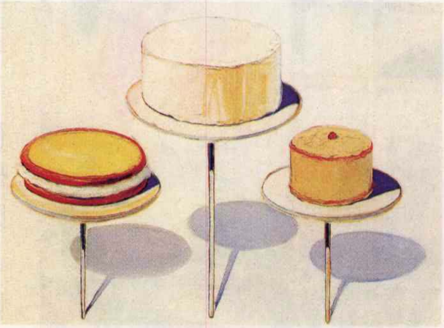
智慧的疲倦：皮洛士。

因为低贱而低贱，没有丝毫的自豪之感，他盲从别人尊崇和信奉的一切——生活方式卑俗不堪。小心翼翼于科学精神及一切自负的东西……总之，莫可名状的忍耐、漠不关心、和颜悦色、静寂而沉着。他就是希腊的佛教徒，成长于各派的大论战中；他是来者，然而却疲倦了。他无精打采地与辩证学者进行争辩——无精打采地认为什么都不重要。亚历山大，印度的赎罪者他都见过。所有低贱、贫乏、白痴般的现象对这样的来者和敏感的人而言，都是诱惑和麻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同他人的混杂中，疲倦的人才感受到些许的温暖。因为，他需要温暖……解决了矛盾，不见了竞争，没有了优胜的意志，因为希腊本能被否定了。智慧披上了外衣，从此它不再露面，干最下贱的活……甜美、豁达、漠然、冷酷、不要美德、不修边幅，自认为可与美德平起平坐：极度的自制，极端的冷漠。

作为希腊颓废的两种形式，皮洛士同伊壁鸠鲁一样。他们在仇恨辩证法和所有装腔作势的美德方面非常相似——两者合称当时的哲学。他们有意识地贬低他们所喜欢的东西，他们取了平常乃至受人轻蔑的名字。不病、不强、不死、不活的精神状态是这种哲学的论述。伊壁鸠鲁过于天真，田园诗般的情调，感恩戴德；皮洛士则游历四方，阅历丰富，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他们的生活就是抗议伟大同一性的学说：一幸福、二美德、三知识。智慧不会让人“聪颖”，故而，正当的生活不为科学所鼓励……幸福与正当的生活不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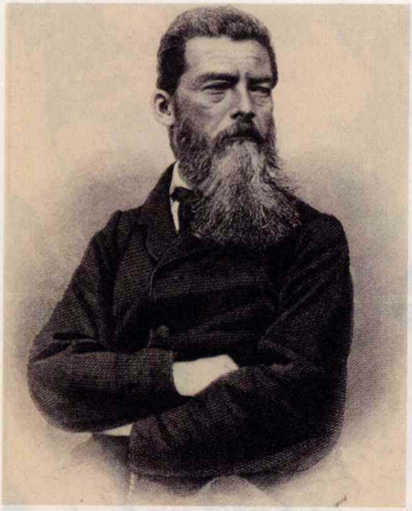
石壁上的古希腊悲剧

希腊人已把悲剧事业融入到他们的城邦生活中，其自由和豪情可以从悲剧中窥见。借助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艺术冲动，尼采开始了针对现代虚无主义的反运动。图为刻画在石壁上的悲剧剧目画。



蛋糕展览　维奈·蒂鲍德　油画　1963 年

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准则的一个例子，就是尼采对因果关系的“解构”。因果关系被普遍认为是科学思想最重要支柱之一。用因果关系的术语来说，原因是源，结果是次级假设。因而，尼采指出，只有在对结果进行观察的基础上，我们才被引导着去寻找原因，因此，结果实际上是原初假设，而原因是次级假设。图中，三个岌岌可危的蛋糕，毫无例外地是因果关系的一个结点。



费尔巴哈

在尼采的永恒轮回理论里，首先是在反对费尔巴哈的世界目的论，也反对宗教神学。在尼采撰写的重要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就以查拉图斯特拉之口阐述了他自己的精神哲学，其中的主要思想便是“永恒轮回”。

通过窗子看巴黎

夏加尔 油画 1913年

在世界观上，尼采首先坚决对传统形而上学“真实世界”和“假想世界”进行区分。现实的世界是变化的世界，其本质是强力意志的永恒轮回。本质世界表现为最直接性的存在世界，它是最终决定表象的核心。图中，以两面神出现的夏加尔，透过窗子看着外边的现象世界，理性世界也同时在他的头脑中引发着思考。

批判“原因”概念。

关于原因的经验，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念，即我们就是原因，也就是说，胳膊会自己活动……是这整套概念的来源——假如也包括心理学的因素；这是错误的。我们错把自身即行为者与行为相分离，然而，这个模式却为我们所普遍套用。我们误认为力感、适应性、反抗性及行为开始的肌肉感就是原因，或者误以为做某事的意志就是原因，因为，继意志而来的就是行为。

原因根本就不存在。原因在有原因显现的地方，在我们为了理解现象由自身反射出原因的地方——乃是自我欺骗。因为我们构想出了一个主体来为现象的发生和形式负责，所以“现象”为我们所“理解”。因为，动因和终极原因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所以“原因”的概念名下出现了我们的意志感、“自由感”、“责任感”、行动意图。

我们按照结果的模式来构想所有的原因，但都不能举出一种附属于结果的状态。我们知道结果，但却不能预言一切事物“产生的结果”。事物、主体、意志、意图，都是“原因”的概念。我们探究事物的目的是说明这种变化的“原因”，即便原子，也是虚构的“物”和“原始主体”。

物——即原子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原子。某种必然状态的因果关系不会由该状态系列接着产生，这些状态的作用力可以由1跳到2、3、4、5，原因和结果是不存在的。然而，我们不知道怎样从语言上来摆脱因果性。我们在使肌肉脱离其“结果”的同时也否定了肌肉……

现象既不是原因造成的结果，也不是产生结果的原因，原因是造成结果的能力。

根本就不可能解释因果性……“物”是自身结果的综合物，是借助于印象概念概括出来的。事实上，物的内容的因果关系概念被科学架空了，仅仅留下了物的比喻公式。原因和结果是同等的，不存在孰轻孰重。有人

午休 油画 1868年

作为完满的真正个体的酒神精神和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精神水火不容。苏格拉底提倡“唯知是美”，而在尼采看来人类的理性所带来的只是不准确的知识。在尼采看来，人的生命超然于善恶之外，不要压抑生命的本能，要以酒神精神享受人生。图中，希腊人正在双管笛的音乐中午休。

认为，力的份额在力的两个中心——两种综合状态——总是相等的。

现象的可测性在于“同一状况”的轮回，不在于对某个规则的遵循，或对某个必然性的服从，或是由我给每个现象设计一个因果关系法则。

根本就不存在康德所说的那种因果意义。然而，人们却总想得到某些已知的现象，作为依据……我们的心头往往在看到新的东西中有旧的东西之时涌上一种宽慰的感觉。因果本能只是对事物的恐惧，且从中发现一些我们熟悉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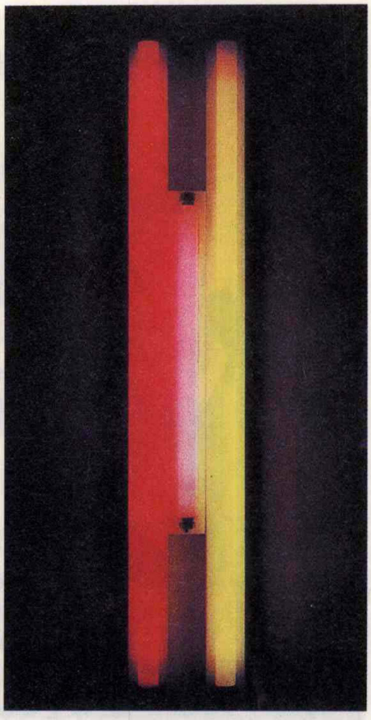
对“真实的”和“表面的”世界的概念的批判。

从“表面的”世界角度出发，“真实的”世界纯系虚构，即由纯虚构的事物捏造的。

表面性是现实性的存在形式，即一个同一的、可捉摸的世界，一种适用于观察和比较的速度等，只有在一个没有存在的世界上，才有必要通过表面来建立和创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表面性”甚至等于现实性。

“表面性”是一个经过整顿和简化了的世界，是我们通过实践本能付出了劳动的世界。因为相对于我们而言，它完全是真实的，我们活在其中——这是它真实性的证明……

我们没有将世界——撇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条件不说——还原为我们的存在、逻辑和心理学偏见的世界，它不是作为“自在”的世界而存在，它是必然关系的世界。从不同的点出发会得到各不相同的外貌，它远近高低各不同，它压制各点，各点都反抗它。在一切地方，这种综合关系都是极不协调的。



普埃特里克之光
佛莱维 1965年

在尼采的眼中，世界是无目的、无意义的，生存是可怕可疑的。为了生存下去，生命借助艺术和认识这两种透视方式，从这个世界中分别投射出了一个美化的和一个图式化的表面世界。在佛莱维的作品中，黑暗模糊的生命背景将艺术的光照衬托得更加鲜艳明亮，一个美化的表面世界由此产生。

祭坛画

基督教的道德，鼓吹博爱、邻人之爱，并提倡舍己为人，把自己当做可恨的对象。尼采认为，这种轻视个人独立、否定自我的传统道德，不仅压制了人的个性发展，更使许多能够超越自我的人成了道德的牺牲品。在这幅描述基督教教义和历史的祭坛画中，我们看到了基督教发展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一直被延续并发扬广大，成为所有信徒潜心恪守的核心思想。

怎样的人拥有怎样的权力标准，这个标准在何种形式、力量和强制下才会起作用，或是起反作用——由权力的标准决定。

我们创造了一种概念——为了能够在世界上生活——用以切实感受我们尚可忍受的生活。

论对哲学家的批判。

道德家的自我欺骗：用反颓废来避免颓废。但他们事与愿违，因为，无论他们是否承认，他们已是“颓废”的人了。

以希腊哲学家为例，比如，柏拉图——他是一个高尚情操的诱惑者，他将本能城邦、竞争、军事能力、艺术与美、神话，与对传统、祖先的信仰相分离……他借助于平民苏格拉底来诱惑人。“高贵的”希腊人的所有前提都为他所抛弃，他将辩证法带入日常生活实践，在未来政治上与暴君结为同盟，并为彻底摆脱古人的这种本能提供了例证。他欣然于一切反古希腊的现象。

这些哲学家都是典型的颓废形式。他们是道德宗教的特质、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犬儒派、享乐主义、复古运动。

重力（即方同性。——原注）不存在于本能中。“幸福”、“美德”、“拯救灵魂”诸问题，都是这种颓废天性生理矛盾的表现。

佛祖反对“受难的基督”。

基督教和佛教，在虚无主义宗教中是被严格区分的。佛教表示，美妙的黄昏、完美的甜意和慈祥——对一切隐蔽物感恩戴德，苦涩、失望、报复心也包括在内。最后，是对崇高精神之爱的占有——抛开哲学的敏感，让它从矛盾中得以休生养息。然而它自身精神的光彩和落日的炽热却从矛盾的泉源被推导出：佛教源自最高的阶层。

基督教运动由各式各样的蜕化和排泄万物组成，是一种退化运动。它不是一个种族衰落的代表，它刚开始就是杂聚在一起的疾病团块，它不是民族性的，不受种族所限。一切失去继承权者都受到它的召唤，一切高贵者和统治者都受到它的怨恨。它需要一种对成功者和统治者诅咒的象征，它总是站在所有的精神运动、所有的哲学的对立面。它同白痴一气，并且咒骂精神。它通过对天才、学者、独立精神的报复，怀疑成功者和统治者。

苏格拉底的问题 SUGELADI DE WENTI

骑士英雄们抱着对于爱情、荣誉和野心的幻想，或是抱着对现成秩序和现实的散文气的理想，而现成秩序从各个方面阻挡着他们。

苏格拉底的问题。

两种对立：悲剧精神与苏格拉底精神的对立。

苏格拉底精神是颓废现象。然而，强壮的健康和力度——那是无教养者的健康。他们的恶毒、挑剔精神，他们的机敏，他们的卑贱受到聪明的节制，仍然通过整个习惯、科学之人的辩证法、干练和严肃的精神表现出来。

丑陋化——自我嘲弄、枯燥的辩证法，这是暴君反对“本能”的聪明。在苏格拉底那里，这一切表现为夸张、乖僻、讽刺，他是一位滑稽演员——具有伏尔泰本能。他创造了新的不可知论；他是雅典上流社会的第一位击剑大师；他所代表的是“美德”——最高的聪明形式——他认为美德具有救世的功能，要自制。如此可以在论战时不是带着激情而是带着论据；要弄清，如何抓住陷入激动的人的把柄；要弄清，激情的进度是不遵循逻辑的；练习自我嘲弄，为彻底消除怨恨感。

儿童的创造力

苏格拉底用理性对抗本能，而坚决主张理性就是埋葬生命的危险暴力。有如此思维的人，将失去创造性和主动性，他将永远缺乏旺盛的生命力和权力意志。在这一点上，儿童确是理性主义的最好对照，其直觉性和创造性的生活带来的只有愉悦和满足。

苏格拉底将理性、美德、幸福三者相提并论，他用这荒唐的同一性学说将古代哲学家囿于其中，我试图弄清他这问题形成的局部和特殊状态。

对科学的仇恨，感觉自身即是问题的物质，绝对缺少客观的兴趣。声音的错觉，病态的表现出现在苏格拉底那里。人们在精神富有和独立时，往往反感道德研究。所有“实践的”哲学都想拥至

前台——苏格拉底由此成为道德狂，困境的标志是道德和宗教。

欲望是危险的、具有毁灭性的威胁，对付欲望的武器：聪明、开朗、严肃和逻辑性。否则，把聪明训练到残暴的程度也就没有意义了。问题在于：聪明成为暴君之时欲望也变成了暴君。

解决办法：奢侈、无政府、放浪形骸，这是所有颓废者的形象——连希腊哲学家也站在自己内在经验的基本事实上如此这般。他们将苏格拉底当做良医，将逻辑学当做权力意志、自制意志、“幸福”意志。本能的野性，无政府、颓废的象征，是苏格拉底的本性。逻辑学和神圣理性的祖师各是苏格拉底——他同时也是颓废的象征。两者都为变体，互相从属。

批判：在“幸福”的偏见中——即在“拯救灵魂”的偏见中——显露出颓废。下意识的病理状态表现在颓废对“幸福”的狂热情绪中——因为，生命的兴趣是狂热。他们面临的选择不是变成理性，就是走向毁灭。他们在希腊哲学家的道德论那儿看到：自身处于危险之中。

两种类型：狄俄尼索斯和受难的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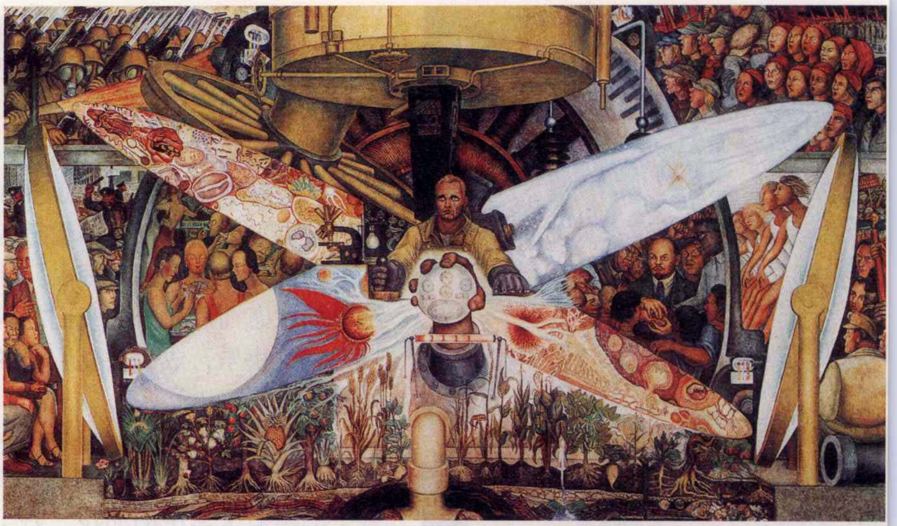
典型的宗教的人是否就颓废——凡是伟大的革新家都是病人、羊痫病患者——要确定好这一点。同时，宗教类型的人即“异教徒”也不要忽略。异教崇拜亦是感激生命，肯定生命的一种形式。生命的申辩和神性化是其最高代表。这不是一个成功者和激情充盈者的类型吗？这不是一个把生命的矛盾和疑问纳入到自身之中，并且有拯救之力的精神类型吗？

狄俄尼索斯：肯定生命的宗教，肯定整个未被否定和折半的生命的宗教——深邃，神秘、敬畏之感被性行为所唤起为其典型。

酒神祭

狄俄尼索斯，他是宙斯与凡人公主塞墨勒所生的儿子，宙斯从烧死的塞墨勒身体中将他救出，并封他为酒神，也是欢乐之神。酒神祭是古希腊民间信仰的一种秘仪。在酒神的祭典上，人们载歌载舞，希腊的悲剧也就诞生于此。图为在酒神祭奠上纵情忘我的人们。

同种事物有不同的含义，比如狄俄尼索斯反对“受难的基督”。苦痛、破坏、毁灭意志由生命本身，它永恒的意蕴和轮回——所决定。痛苦、受难的基督是无辜者，是对生命的抗议，是谴责生命的公式——生命属于基督还是属于悲剧？如果是基督，那么应是通向神圣存在之路——存在被认为是十分神圣的，它能够予无穷的痛苦以慰藉；如果是悲剧，那么悲剧的人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他是强壮的、丰富的、足以为此而神圣化。基督徒虚弱、贫穷、一无所有，总是对生命感到痛苦，进而对尘世最幸福的命运进行否定。上帝诅咒生命，他指引人们从生命中拯救自我；狄俄尼索斯则向生命许诺，他永远新生，在毁灭中永生。



科技与人类

资本主义在不长的时间里用机器和商业文明颠覆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整个欧洲社会因此而出现了“非精神化”的趋势。尼采对于技术统治人的后果极为警惕。他一再指出，机器剥夺了人的个性。图中，在科技和工业为主导的世界里，社会、政治、经济甚至战争，一切关系人类生活的因素都受这两者的影响，在尼采看来，这是很可怕的。

哲学家和科学之人的问题。

时代的影响，抑郁的习惯——如康德一般的蛰居者，疲劳不堪，大脑营养不足，案牍劳形。在概括性的思想倾向上开始颓废，尽可能地与世隔绝……孤立性，特殊立场对抗于正常欲望——对强大欲望抱着伟大冷漠的心理，这是前提。

类型：对家国的摆脱，不断扩大的接触范围，不断增加的异国情调，一成不变的命令……“向何处去？”是脱离组织形式的一种信号，即分离出来。

作为整体，科学之人没有被分离出来，只有他的一部分被绝对地献给了知识——与哲学家相比，科学之人是否更为颓废？他为保持特别的意见和观点而不断地被训练，所有强大的种族和健康的美德，伟大的严格性，男子汉气、聪明智慧，这一切他都需要。相对于文化的厌倦性特征，他更是文化的高度多样性的象征。颓废学者是恶劣的学者，颓废哲学家则是典型的哲学家。

相对于艺术家而言，科学之人扼制了生命和降低了水平——强化、严格、艰苦、意志力也同时被扼制。

对真实和功利性的作为与冷漠，在艺术家那里成为了青春和稚气的标志。方兴未艾的艺术家、日薄西山的艺术家：他们习以为常的态度，他们的非理性，他们的不学无术，他们游离于“永恒价值”之外，他们专注于“游戏”——缺乏尊严，他们把傻瓜和上帝混为一谈，他们把圣徒和庸众相提并论，本能就是模仿、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他们属于普通的现象。

论“颓废”概念。

1. 颓废的结果产生怀疑论，比如，精神的放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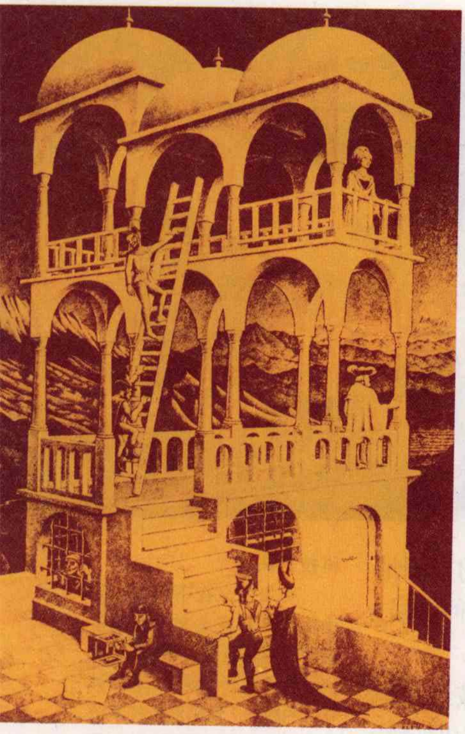
2. 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是颓废的后果；意志薄弱，需要强烈的兴奋剂。

3. 心理学和道德疗法是生理学的零点——要认识这个自夸的、“反动”的、伟大的零点状态，这是对某些宿命结果现象且没有找出病态的因素却常常英雄般地尝试着取消颓废者，让有害于人的颓废性降至无限小的麻醉形式——无法改变颓废的进程。

4. 虚无主义只是颓废逻辑学——不是原因。

5. 在一切基本现象中，“善”与“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只是颓废的两种类型。

6. 颓废的结果产生社会问题。



观景楼 埃舍尔 石版画 1958 年

尼采通过“虚无主义”概念，揭示了形而上学内在发展的一种逻辑必然性，并特别对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形而上学家进行了考察。图为埃舍尔的“不可能结构”名作。建筑的结构在肉眼看来是能够成立的，而一旦通过理性思考，就成为不可能存在的理性必然。

7. 神经病和头部疾病，是缺少强大的天性防御力的征候——这也同样表现于敏感易怒。快乐和痛苦也由此成为头号重要的问题。

“权力意志”与因果论。

从心理学观点来看，意愿的权力感产生“原因”；我们的“结果”概念：权力感就是运动的权力本身。

同一现象的“充足理由”伴随着某个现象和成了现象结果的状态而产生——我们的权力感的紧张关系，即作为权力感的快乐，成为被克服了的反抗的紧张关系——这是幻想吗？

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我们把“原因”概念重新转译为我们唯一知道的，我们得出这一概念的范围，在没有权力意志的情况下产生的变化，对于变化的派生，我们不能在没有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侵害的情况下搞清。

我们只是借助于机械论来演示结果，特别是用印象——运动即是一种印象语言。引力本身就是机械结果的首要原因——它本身是没有机械原因的。

为了营养、生育、遗传，社会、国家、风俗、权威等，要积蓄力量的意志。这是生命现象所特有的，我们亦应将这种意志归结为化学、宇宙秩序的动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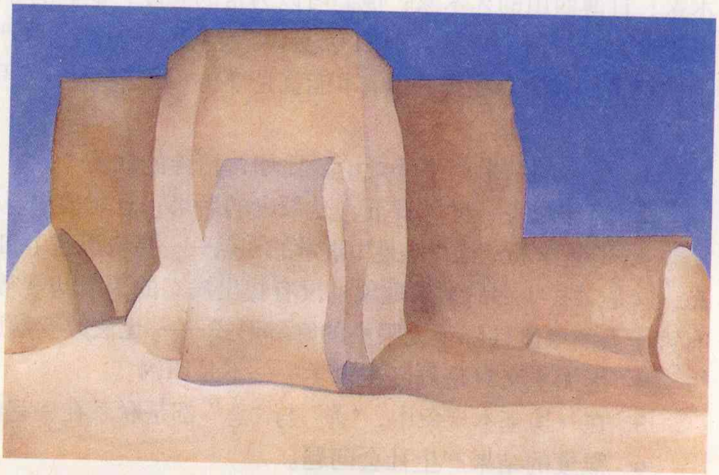
能量的储存，最大限度的消费经济学，以及由任何力的中心出发，变得更为强大的意愿成为唯一的现实性——不是自我保存，而是要同化、要当主人、要充盈、要变得更为强大的意愿。

因果关系这一原则并没有通过科学是可行的而得到证

牧场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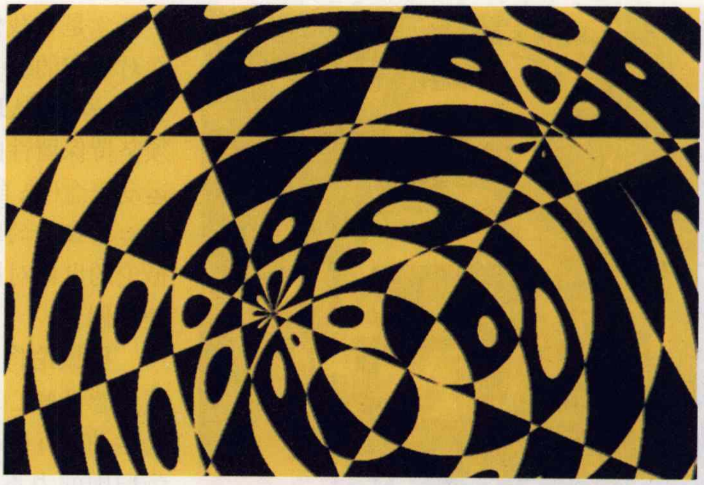
乔治亚·奥克弗 油画 1929 年

尼采之所以高度颂扬“超人”的观念，是因为有感于现代人类的群体颓废。尼采研究现代人颓废认为，受种种虚妄的文化价值熏染是颓废心态产生的直接原因。图中的牧场教堂仿佛顷刻间就会崩塌，而教堂所象征的基督教也正是引起颓废心态的主要原因。



明。同样的原因是否就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事物不变的准则”是否就意味着“不变的秩序”？某物可测度的，它就一定是必然的吗？

“原则”、“法则”、“秩序”，在某事这样发生而非另个样子的情况下，就不再存在。力的份额则发生了作用，它们的本质在于向所有其他的力的份额实施权力。



逻辑原理

尼采认为，逻辑本来是人类很早以来就形成的一种整理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它是以一种因果化、抽象化、一元化和系统化的方式对世界的把握，因此它是有条件的东西。但在理性主义思想方式的支配下，逻辑却被绝对化、实在化了，于是因果性、统一性、现象与本质的区别等，就变成了世界本身的客观属性。

如果不存在苦乐感，即没有权力的提高和削弱感，我们就不能设想对权力的追求。对于潜在的、战斗的和有征服力的意志份额，机械论并不仅仅是信号语言。材料、原子、重力、压力和冲击力等机械论的一切前提，是借助于精神的虚构作出的解释——不是“自在的事实”。

一切东西都不想维持现状，要把一切都搜集和积蓄起来——作为生命，只是积蓄力量的意志，所有的生命过程在这里都有自己的杠杆。

最大限度的权力感是生命的追求。生命必须追求更多的权力。机械论具结果征象学。

对机械论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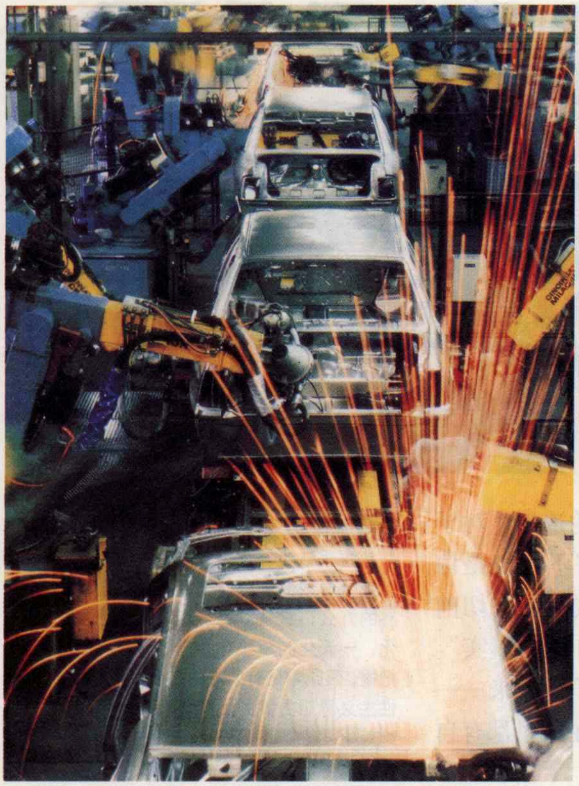
“必然性”是虚伪的强制性。“法则”是世界上虚伪的自由。“物”，乃是我们的想象物，它并没有按照某种规则发挥正常作用，同样的，它也不在“必然性”的强制下起作用。认为某物如同本来那样强大，那样软弱，这不是服从，这是规则，这是强制的结果。

所有的现象都要涉及反抗的程度和强权的程度。如果这种程度我们为了我们预计的需要而知道如何用公式和“法则”来表示，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把所有的道德性都告诉了世人，因为道德性已被我们虚构为服从了。

权力的量造成的结果与它对立的结果表现权力的量，自身不可能被认为无足轻重，一种要强暴的意志和在强暴面前自卫的意志必然要表现出来。所有的原子都会对整个存在发生影响。权力的量就是“权力意志”的量。如此就会出现：特征随机械论秩序本身而存在。

“运动”，是把结果的世界转化为一个可见的世界，一个为视觉而存在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摆脱欺骗着我们的器官和语言的习惯：某种东西被推动了，总认为有一个起作用的物——不管是在虚构的原子小球里面，还是这个小球的抽象即虚构的力本学的原子里面。我们要区分主体、客体、行为的行使者、行为和行为结果。这表示的是单纯的征象学，而不是现实的东西！作为运动学说的机械论是一种成人的器官语言的现象。

统一性是为预测而准备的，我们从我们的“自成”概念中借用了统一性的概念。“物”这



科技时代

尼采对待艺术与真理关系的看法就是：以人生的眼光考察真理，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真理和科学。而尼采所置身的科学时代，人们却盲目迷信于真理，艺术失去了它的缓冲价值。图中，智能机械手臂正在生产线上组装汽车，科技的发展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更容易使生活的目的变得狭窄。

个概念是在我们认为我们就是统一性上建立的。面对现实的统一性，我们关于自我的概念是不安全的——为从理论上维护机械论的世界，我们必须坚持保留性的条款，即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是用运动概念（来自我们感官的语言）和原子概念（来自心理经验的统一性）来解释这个世界的——机械论的世界对自己的前提条件抱有感官偏见和心理学偏见。

机械论将后果现象，也包括征象学的现象阐述为感性和心理学的表达方式，即所有的结果都是运动，有运动的地方就有某种东西被触动，因为原因的力不被结果所触及。

如同视觉和触觉会自己构想出一个“被触动”的世界，机械论的世界也是虚构的。由此，人们可以思量，将原因的统一性，“物”（原子）虚构出——它们的结果永远存在，只不过把虚假的主体概念转译为原子概念了。

如此一来，数字概念、物的概念即主体概念、活动概念即与原因和结果相分离，运动的概念组成了现象学。因为其中总有我们自身的视觉，即我们的心理学。

去除这些附加物之后，就只剩下力本学的份额——其本质是同其他一切份额发生关系，在于对它们发生“影响”，这使得它与其他一切力本学的份额关系紧张。权力意志不是存在，不是生成，而是激情，是产生生成结果的最基本的事实。

如果将权力意志作为存在的最内在的本质，如果快乐就是权力增长，痛苦就是一切不能反抗和不能变成主人的情感，那么就可以将快乐和痛苦设定这两种振荡的意志？然而，谁感到了快乐？谁又想具有权力？因为人本身是权力意志而产生苦乐感——这是荒唐的！对立，反抗——进攻性的统一性，是人们所需要的……

最危险的误解。

衰竭——不容混淆，不容有歧义。可以获得衰竭，可以继承衰竭，在一切情况下，事物的外貌和价值都会因衰竭而改变。

相对于出身充盈而不情愿出让的人，充盈的人眼光更为丰富、更为有力、更充满未来感。衰竭者对于他所见到的一切东西都进行贬低和残害，价值由此而贫困化。

失误好像不可能由此而产生，然而，人们却把衰竭者混同于最充盈者，而把最充盈者混同于最有害者。

生命在强者——生命力充盈的人——那里会富有，反之，生命在弱者——生命力不足的人——那里会贫困。弱者是生命的寄生虫，强者是恩赐者，不能混淆这二者。

人们会在衰竭者以最高的主动性和能力的姿态出现于世时，即精神和神经受蜕化决定而进行活动的时候，同富有者相混淆。恐怖会因此而被激起，傻瓜崇拜，总是对生命富有者——强者的崇拜。狂热者、着魔者、羊痫风患者，所有的乖僻者都会被认为是神性的——权力的最高类型。

这是神性的强力，因为它作为权威的出发点，在这儿人们解释、倾听、寻求智慧，并由此发展为“审性化”的意志，即精神、肉体和神经典型蜕化的意志——这是通向这种最高存在的尝试。让自己生病、发疯，激起神经错乱即变得更强有力，更超人性、更恐怖、更智慧，如此，人们才会认为自己富于权力。

权力感会随着陶醉的增加而增强，从而对权力也会做出幼稚的判断——陶醉感的经验乃是迷惑性的。生命的过度充盈和大脑营养不良的病态必然会成为陶醉感的两个出发点——最陶醉者必然立足于权力的最高品级之上！

因为反抗力受挫，对有害的移民危险病态反抗得也就无力——在道德那儿就是，对敌人听之任之，恭顺屈从。故而，是病态而不是病遗传下来。

哲学、道德、宗教这些最高价值与被削弱者、精神病患者、神经衰弱者的价值，尽管形成有所不同，但却同病相怜——它们是否能够相互进行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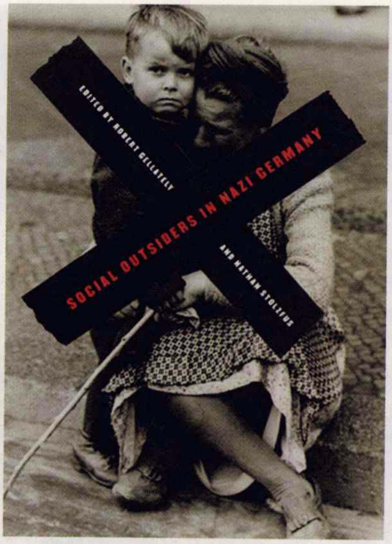
所有状态的价值就是在放大镜下将它们显示出的状态，尽管它们正常，然而却正常得难以辨认。

如同古代的药学家和今天某些开业医生所认为的那样，本质上，健康和疾病是没有多大差别的。那些原则和实体以有机体为自己的战场，为有生命的有机体而战，人们不应将它们从中加以区分。只是在程度上，这两种生命形式才出现差别。在克洛德贝尔纳看来，状态是夸张，不成比例，是正常现象表现失调。

“善”，是对“恶”被充分地看成夸张、不协调和不成比例——的保护性医嘱饮食。

最高价值的原因来自于遗传的软弱——支配性的感觉。

备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因为人们无法避免软弱才



犹太种族的灾难

尼采认为，人要不断自我超越，当每个人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品质时，个人都能成为强者。但是，纳粹将尼采的“强者”解读为“拥有权力的霸主”，而希特勒更是利用这种错误的思考，作为自己诉诸群众的立场，加上优越的种族主义心态作祟，从而编织了屠杀犹太人的理由。

新教创始人路德

早在尼采之前，德国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新教创始人路德，在其晚年就曾疯狂攻击犹太人。但是，路德把对《圣经》的信奉和对犹太人的攻击分离开来，而尼采则把对犹太人的攻击延伸到了《圣经》，深入到了犹太人的精神领域。

阿波罗神离开海洋女神的怀抱
佛朗索瓦·布歌 18 世纪

尼采曾使用“阿波罗式”和“狄俄尼索斯式”来描述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阿波罗式思维方式源自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意指井然有序、平衡和谐和有纪律。他用这个形象来比喻希腊悲剧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力量。图中，阿波罗的情人海洋女神库瑞涅伸开双臂迎接他的归来。

需要软弱的。

对渴望、苦乐感、权力意志、自豪感意志，占有和充盈的意志的削弱——乃是任务。削弱就是屈服、信仰是对一切自然物的反感和羞耻感否定生命、疾病和惯常的软弱，削弱就是放弃复仇、反抗、敌意和愤怒。

人们借助于辩护和道德化——不是强身体系，即通过阐述来解决发生在处理过程中的失误。

两种完全不同状态的混淆。比如，力的休闲。它包含着反映（诸神的类型）他们不起任何作用了——衰竭的休闲，僵化，甚至麻木不仁。所有哲学禁观主义的审理程序都是对后者的追求，然而，实际上却指向前者，因为他们把已达到的状态起个名目，就如同达到了神性状态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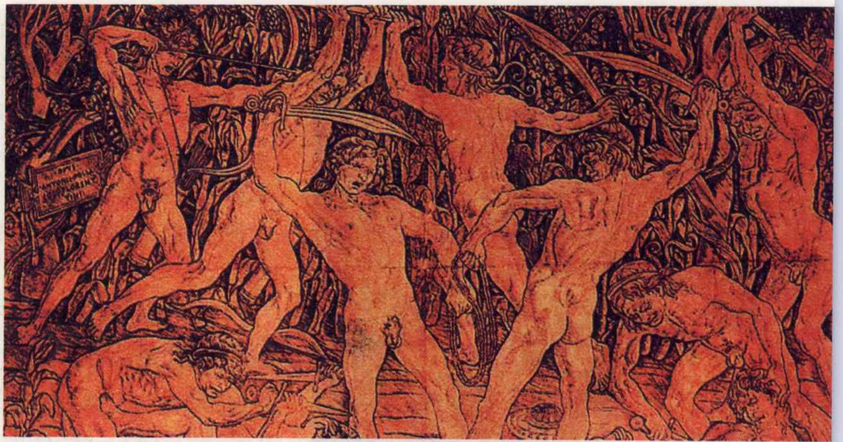
“音乐”和伟大的风格。

女人们总是相信那些艺术家所激发的“美丽情感”，然而，艺术家的伟大却不是依据这种情感来衡量，而是依据他接近他能够创造这种伟大风格的程度来衡量。不满足，是这个风格和伟大激情的共同点。它忘记了说服，它发号施令，它想要主宰那混乱的局面。它用合逻辑的、简单的、明白无误的数学法则来取代了那混乱的局面。人们用它作为拒斥的手段。他们对强者产生了疯狂的爱，因为荒漠、沉寂、对伟大罪行的恐惧感布满他们周围。一切艺术都认识有志于这种伟大风格的人，然而，音乐中却没有他们。音乐家渴望能够像建造了披蒂宫的那位建筑大师一样有所建树，音乐是否从属于那种扫灭了各类强者王国的文化？我们音乐中的“女人”——音乐的灵魂，是否同伟大风格的概念存在着矛盾？

我们全部的音乐属于什么？古典审美时代是否知道什么是与之相比较的东西？在文艺复兴世界日薄西山的时候，当“自由”同风格和人告别的时候，它是繁花似锦的——古典审美时代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与之相比较的东西！这不属于音乐的反文艺复兴的特征！无论如何，音乐都是巴洛克风格的同时代人，那么音乐是巴洛克风格的姐妹吗？音乐、现代音乐已经颓废了。

保罗与福音书

尼采认为保罗一类的基督信徒对《福音书》给予了误读，并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救世主心理学的类型”解读体系，认为耶稣就是一个象征主义者。严格意义上说，是保罗，而不是耶稣，才是基督教的奠基者。图中的圣保罗正在解读手中的福音书，一个新体系就此建立。



战争的产生

对于战争，尼采认为战争只是一种手段。如果说战争是残酷的，那么其残酷性在于滤掉了颓废因子，使生产以积极的形象发展。所以，战争是必需的，但生命的目的却不仅仅在于战争。图中描绘的是早期人类的部落战争，可以说，战争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向前发展。

我们的音乐是否就是艺术中反文艺复兴的部分？它是否与巴洛克风格成为近亲？它是否同一切古典审美相矛盾，使得在音乐中阻止了一切古典主义的野心？

如果人们对音乐达到了浪漫主义那种最高的成熟和丰满这一事实进行了正确估价，那么对价值问题的回答则是毋庸置疑的——又一次成了古典主义的反运动。

莫扎特是18世纪的，贝多芬才是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古典审美和严肃风格都谈不上“伟大”。

论保罗的心理学。

耶稣之死始终是解释的对象，认为真理和谬误会存在于解释中。这些人根本不会想到，耶稣之死意味着如此如此——于是死就如此如此——会闯进他们的头脑！崇高的热情证明假说，而假说又把热情给予了假说的创始人。

“力的证据”，即思想通过其结果——如同《圣经》上说的“靠它的结果”——表现出来。凡是令人鼓舞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人们不惜流血牺牲而为之奋斗的东西肯定是真实的。

权力感是其创造者头脑里的思想所激励的，应当将它作为价值计入这种思想。然而，人们仅仅是将这种思想作为真实加以尊崇，如此以来思想为尊重权力感而得到的东西即认为这是一种真实的思想——成为权力感的第一个头衔。否则，这种思想就不会起作用——它是通过权力虚构的。因为只有虚构的权力才不起作用，它所造成的结果具有某种魔力影响的超强力，是一种令人鼓舞的思想。

颓废者所无法反抗的思想，使颓废者完全倾倒的思想，“被证明”是真实的！所有这些羊痫风患者和幻觉病人赶不上今天一个语言学家读文章或检验历史事件真实性，所具有的自我批判精神的千分之一。相对于我们而言，他们是道德呆小病患者。

艺术中的悲观主义。

为自身而谋的手段给艺术家带来了陶醉感，艺术家渐渐爱上了它。细腻绚丽的颜色，清晰明快的线条，抑扬顿挫的声音，这些鲜明的东西出现在了一切通常缺乏鲜明性的地方。一切鲜明的事物，一切细微的差别，只要它们能够促使制造陶醉感的力极度上升，陶醉感就会被它们唤醒。激起艺术的创造状况和陶醉感的是艺术作品的结果。

让生命变得完美，制造完美性和充实感是艺术的根本。艺术本质上是肯定和祝福生命，使生命神性化……悲观主义的艺术是一种矛盾。当叔本华带着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创造某些艺术作品时，他是犯了错误的。艺术家不怕权力……不存在悲观主义的艺术……艺术总是肯

罗马决策者 油画

尼采将生命力赋予强者，其主动性和能力都以最高姿态出现；而弱者却是“生命的寄生虫”，他们拥有衰弱的生命力，却总觊觎于强者，并试图与强者相混淆。图中，罗马的决策者正在商谈国家大事，其个人的强大生命力给国家带来勃勃生机。

定的。所以，悲观不是用来教诲“宿命论”的……权力的本能和艺术家的光彩是描写恐怖和疑惑。约伯是肯定的，然而，左拉、龚古尔举出的事物则是丑陋的。但是，正是因为他们喜欢丑陋，他们才让我们看这些东西……这丝毫无助于你们！你们只能如此这样认为，否则，你们就是自欺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宽慰！

性感和快感存在于阿波罗状态中，它们也存在于狄俄尼索斯的陶醉感之中。当然，二者肯定有速度上的差别……安详的仪式和灵魂类的幻觉最适合陶醉感的极端安详——严格地说，是时间感和空间感的减慢。古典风格基本上意味着这种安详、简单化、缩略、集中化——最高权力感集中在古典类型中。迟钝存在于古典风格中。伟大的意识，没有丝毫的战斗感。

音乐的宗教。

瓦格纳的音乐中存在着诸多让宗教得到满足的东西，那是些说不出口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东西。以及祈祷、美德、涂油膏礼、“贞洁”、“救世”。他认为，言词和概念应从音乐中去除。他诱使人们重新回到一度被信仰的东西……我们无须惭愧，当任何一个老朽的本能用颤抖嘴唇饮用明令禁止的春药时……那是聪明的、健康的，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善的标志——只要它去除了使宗教本能得到满足的羞耻感。“最后的瓦格纳”是音乐的典型！

德国精神利用基督教都干了些什么！

人们认为我赞成新教，然而在新教基督教里又有多少可以饮用的啤酒呢？再也没有一个精神上比平庸的德国新教还要迟钝、还要懒散、还要颓废的基督教信仰了……这是“谦逊的基督教”！（*基督教顺势方法。——原注*）也许，还有一种不谦逊的新教——由宫廷传教士和反犹主义投机家所倡导。然而，在这块水面上都没有哪一位“精神”在“漂泊”，也许，它只是一个不规矩的基督教形式，根本不是更浅显的形式。

颓废，甚至对科学理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完全的和不自觉的影响。人们总是指责社会学——说它囿于经验，只知道群居是颓废产物——不可避免地将社会学判断的标准指向自己的颓废本能。

这些本能酷似陈腐苟生的种族的理想，很易混淆，它们成为现时的欧洲堕落消沉的生命自己的社会理想。

贵族政体的群居本能同群畜本能（*现已成为独立的势力。——原注*）有着本质的区别——统一性的价值决定代表总体数量的东西。我们整个的社会学只有群畜本能即普遍的零本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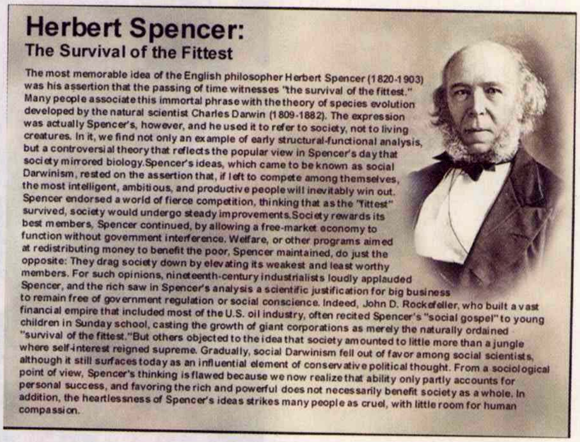
在那里，所有的零都有“平等权利”，美德就是甘心为零。

相对于战争，和平具有更高的价值，这种估价同现在人们借以判断群居不同形式的估价是一致的。这种判断是反生物学的，是颓废的。社会本身只不过是战争的手段，战争的结果生命……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作为一个道德家，赫伯特·斯宾塞先生都是一个颓废派——在他看来，利他主义的胜利乃是受欢迎的东西！

蓝洞——被抽象的佛像　特里·艾伦　油画　1986 年

叔本华的理想是达到绝对的虚无，而佛陀教化的目的是亲证根本的空性。在虚无中，一切存在都消失了，而在空性之中，一切存在之物才能够存在。在尼采看来，佛教的优越就在于此，摆脱了基督教的禁欲，又避免了虚无主义的产生。

今天，我们在那种“人当如何如何”的滥调中尝到了一些讽刺意味，今天，我们仍然坚持人定要变成他本应是的样子，尽管有教育、讲授、环境偶然事件和不幸事件等。在道德事务中，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学到了完全倒置的因果关系——也许世上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彻底地同老的道德信徒相区别。我们不再说，“是恶习导致了生理毁灭”；我们也不再说，“道德带来了长寿和幸福，所以它会更加兴旺发达”。



Herbert Spencer: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The most memorable idea of the English philosopher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was his assertion that the passing of time witnesses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Many people associate this immortal phrase with the theory of species evolution developed by the natural scientist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The expression was actually Spencer's, however, and he used it to refer to society, not to living creatures. In it, we find not only an example of early structural-functional analysis, but a controversial theory that reflects the popular view in Spencer's day that society mirrored biology.Spencer's ideas, which came to be known as social Darwinism, rested on the assertion that, if left to compete among themselves, the most intelligent, ambitious, and productive people will inevitably win out. Spencer endorsed a world of fierce competition, thinking that as the "fittest" survived, society would undergo steady improvements.Society rewards its best members, Spencer continued, by allowing a free-market economy to function without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Welfare, or other programs aimed at redistributing money to benefit the poor, Spencer maintained, do just the opposite: They drag society down by elevating its weakest and least worthy members. For such opinions, nineteenth-century industrialists loudly applauded Spencer, and the rich saw in Spencer's analysis a scientific justification for big business to remain fre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r social conscience. Indeed, John D. Rockefeller, who built a vast financial empire that included most of the U.S. oil industry, often recited Spencer's "social gospel" to young children in Sunday school, casting the growth of giant corporations as merely the naturally ordained "survival of the fittest."But others objected to the idea that society amounted to little more than a jungle where self-interest reigned supreme. Gradually, social Darwinism fell out of favor among social scientists, although it still surfaces today as an influential element of conservative political thought. From a sociological point of view, Spencer's thinking is flawed because we now realize that ability only partly accounts for personal success, and favoring the rich and powerful does not necessarily benefit society as a whole. In addition, the heartlessness of Spencer's ideas strikes many people as cruel, with little room for human compassion.

媒体的报道

赫伯特·斯宾塞，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理论家，自幼对动植物有兴趣，其“进化进步主义”思想根植于马尔萨斯，而后来的理论则受到达尔文的影响。斯宾塞对社会和道德机制进化的理解被异化为与其哲学思想相对立的东西。

恶习和美德是结果——不是原因。人一开始就安分守己，他理应是一个规矩的人。善良的本能和广泛的联系是天生就具有的……如果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他的每时每刻只知挥霍，不知积攒，那么，他就“无可救药”了，可以送到教养院和疯人院里去了……现在，我们无法分开道德退化与生理退化。道德退化只是生理退化的综合象征。变坏，是必然的……“坏”在这儿表示无能——在生理上没有同退化类型联系起来的能力。比如，意志薄弱，人格不确定性和多面性，对一切刺激的无力反映，无法“自制”，对外来意志的每个灵感的压迫感等。恶习是结果，不是原因……相对于总结出某种生理学退化的后果，恶习是相当任性的概念界限。基督教常用“人性本恶”来教诲人们，应予以否定——在对退化类型就是人的正常类型进行否定之时。当然，这句话在基督教盛行的地方还是具有某种权利的，如此——这块病态的土壤就成为退化的基地了。

强力意志

亚当与夏娃　胡达
油画　1955年

宗教道德的起源来自“原罪”一说，现世之人只有不断忏悔生前就拥有的罪恶，才能在死后与上帝同在。而在尼采的哲学观点中，上帝已死，人类长期以来信仰的道德即刻变得虚无。于是，让“一切有机体都以自身的方式追求自身的独立”这一新的生活信仰被尼采高高举起。在胡达的作品中，“原罪”的故事又再度上演，道德成为人们永恒讨论的话题。

犹太民族的善与恶

在尼采看来，“善”与“恶”是犹太民族的创造性发明。从历史上看，犹太人长达几千年的被压迫史，而正是出于无能报复的怨恨，他们把那些权高势大的人称做“恶人”，而隐忍吞声、谦卑恭顺的人被当做“善人”。这样善与恶形成了一种扭曲的道德原型。因此，尼采认为犹太人是高贵价值的颠覆者，是道德上的奴隶起义的始作俑者。但尼采此处对“道德上的奴隶”并无特别贬斥的恶意，因为就一个深刻的历史事实来讲，主人和奴隶只能同时存在，并能创造适合自身发展的价值，只要他们有足够坚韧的生命力。但尼采担忧的是这种奴隶道德优越于主人道德，最后全面地统治人类，从而使人类面临渺小化的危险。图中的犹太人正忍受着迫害而背井离乡，而这一切正是原自基督徒认为犹太人应对耶稣之死负责的信念。

第四章

生命的缩略公式——权力意志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是一种材料语言；建筑就是人精神的另一种外貌。从巴比伦空中花园到通天塔、从埃及法老陵墓到阿波罗神庙、圣彼得教堂，那些尚存的或已消失了的建筑，它们在叙说什么？基督教的庙宇——人与上帝对话，它们之间在交换些什么内容？古埃及庙宇与迷宫要表达什么？阿拉伯柱的花纹为什么是那样？

道德价值的起源 DAODE JIAZHI DE QIYUAN

建筑在本质上始终是象征性艺术。单为满足人的直接的物质需要，还不必产生艺术作品。独立的建筑艺术是一种无机的直接雕刻。

牧羊女　米勒

尼采认为，利他主义为奴隶道德。而基督教的道德价值观是典型的利他主义道德，尼采视之为弱者的道德。在画面中，牧人在草原上放牧，羊群似乎天生就是被管制和宰割的对象，所谓温顺的天性令他们丧失了独立生存的权利。

道德价值的起源。

一切个别的利己主义都等于整个发展的轨迹——不只是像道德家主张的那样是某种天生的东西。如果人的轨迹借助于利己主义而得到升高，那么它就具有了伟大的价值；当然，怎样保存和有利于它的增长让人操心——这是操心为已许诺给它的未来，因为这个未来给予每个成功者以如此特别的利己主义权利。如果利己主义意味着下降的轨迹，意味着衰退和慢性病患，那么它还有什么价值？对于成功者的席位、力量和阳光，它要尽可能地不去剥夺。因为荒谬、病态和反叛的举止有时会从利己主义那里显示出，故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责任是对它进行压制。这里所指的是个别人，或者是整个腐败堕落的民众阶层。一个“爱”的、压制自我肯定的、忍耐的、忍辱负重的、助人为乐的、在言语和行动上的互惠学说和宗教，压制了叛逆感、复仇感、嫉妒感，在这样的阶层中是可以享有最高价值的——在屈从和服从的理论指导下，它把当奴隶、被统治、贫困、疾病、低贱这些败类的极其自然的情感神性化了。统治阶级（或种族。——原注）和各时代的个别人之所以维持了无私性——低贱人的《福音书》“十字架上的上帝”的原因不是昭然若揭吗？

利他主义估价方式的优势是败类、本能的结果。“我没有丝毫的价值”成为这方面最基本

的价值判断——它只是心理学的价值判断而已，即无力感，在肌肉中、神经中、运动中枢中缺乏伟大的权力感。这些价值判断试图从那个“价值”概念的众所周知的范围出发为自向辩解，故而按这些阶层的文化它成为了道德或宗教的判断——宗教或道德判断的优势地位是低下文化的标志。当人们对基督教罪人进行解释时，这也意味着衰退的到来——他们宁愿自认有罪，也不想徒劳地自惭形秽——他们自认为用来理解自身的那些说法，都试图为缺少权力和自信心打掩护。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认为某些人应该为自己的生存承担罪责，他们是基督徒的近亲，况且这些基督徒也认为，他们更好地忍受悲惨和不幸的境遇的前提是能够找到一个为此承担责任的人。所以，在另外一些场合，像基督徒那样的败类是在社会中（不在自身的“罪过”中。——原注）寻找不幸状态的原因。报复和怨恨本能在作为自我保存的和优先选择的利他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均表现为忍受生活的手段。不管是像基督徒那样针对自身，还是像社会主义者那样针对异己，仇视利他主义，都是在报复心理占优势的情况下出现的价值判断。这也是受苦人借助于对他们的互惠感和团结感的提高达到自我保存目的的一种明智做法……即使用审判、否决、惩罚利己主义（自己的，或别人的。——原注）的方法来消除怨恨。这仍旧是败类用以自我保存的手段。利他主义崇拜有规则地出现了一定的生理学前提之下——它只是利己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

限于自己的文化水平，社会主义者们不能弄清自己受苦的原因，他们仍然以想当然的愤懑之情要求“正义”、“权利”、“平等权”。如果他们的处境能够得到稍许改善，他们也就停止这种大喊大叫——他们以此为满足。基督教的情形与此类似。他们郑重其事高声呐喊的原因不是对这个“世界”（包括他自己。——原注）的谴责、诽谤和咒骂。在此，我们都是在与病人打交道，他们快意于呐喊，慰藉于诽谤。

论心理学家的心理学。

海尔巴特

17 世纪到 18 世纪中期，科学取代了中世纪教会大一统的影响，并开始明朗化。当科学方法推广到产生这种方法的学科以外的学科中去的时候，理性的心理学在各国就很快为经验的心理学所代替了。海尔巴特是这一时期的心理学代表。他利用经验心理学来对抗当时流行的系统唯心主义哲学，其心理学不但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更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

释迦牟尼佛像图

尼采在批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时，佛教的批评成为这一悲观主义的部分源头。尼采认为，佛教是一种由于对人生痛苦感到恐惧而产生的虚无主义，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它产生虚无的幻想，让斗志失去存在的希望。图为释迦牟尼佛像。

羊神合唱队

关于悲剧的起源，尼采引用席勒的说法，认为“希腊人羊神合唱队，即原始悲剧合唱队”。图为反映希腊羊神合唱队的艺术作品。

恩培多克勒

在尼采看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希腊哲人是人民的领袖，最多可以说恩培多克勒曾经有过这样的企图，但他并不打算用纯粹的哲学来领导人民，而是作为利用人民的一种神秘工具。

19世纪，心理学家已经不再是只看到眼前三四步远的和几乎满足于挖掘自己内心的受气包了。如果一种工具试图“认识自身”，它在我们这里则沦为蜕化的标志——我们是未来的心理学家。我们无须分析自己，无须“认识”自己——我们本身就是精良的认识工具。伟大的心理学家绝不寻找自身，他对自身毫无兴趣和好奇心……伟大的利己主义在我们身上居统治地位——我们必须以“非人格”、“无兴趣”和“客观”的身份出现——我们是这一观点的对立面，以致到了何种滑稽的程度！

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好奇心——整天围着自己兜圈子；我们对“拯救灵魂”，对自己的幸福，对自己的美德没有特殊的爱好——我们不是巴斯噶！我们不相信所有盯着肚脐眼发呆的人——反省，是心理学天才的退化形式，是对心理学家本能的怀疑。假如画家的眼为看而看，那么它肯定是退化了。

“狄俄尼索斯的”意味着：要求统一性的激情；超越人格、日常社会、现实；超越消逝的深渊。因为，激越痛苦的状态面临着更为黑暗、更为丰富、更为动荡的状态；肯定整个生命的性格就是肯定对处在一切变幻之中的同等的人、同等权力的人、同等快乐的人的性格；生命的最恐怖和最可疑的特性，在伟大的泛神论那里——它具有同乐性和同情性——得到承认，并使之神圣化；它是永恒的生育、繁衍、轮回意志；它是对必然性创造和毁灭的统一感。

“阿波罗的”意味着：完全“自在的存在”的激情，典型“个体”的激情，所有简化的、突出的、强大的、清晰的、毫不含糊的、典型物的激情，在规律支配下的自由。

正如人类的发展是与男女两性对抗相联系一样，艺术的进展必然与两种自然艺术力的对抗性相联系。权力的充实和削减是古希腊意志的阿波罗主义——它借助于冷静的、高贵的、拘谨的美达到自我肯定的最高形式！

狄俄尼索斯的土壤为什么能够生长出希腊的阿波罗主义，狄俄尼索斯式的希腊人必定成为阿波罗式的——希腊精神内部狄俄尼索斯主义和阿波罗主义的这种对立是促使我产生有接近

希腊本质之感的伟大之谜之一。依靠要求规矩，要求简单，要求纳入规则和概念的意志才能够折服，想当巨人、复杂人、铁石心肠人、煞神的意志。希腊人的勇敢在于与自己的亚洲主义的斗争，美并不是天赐的——它是要来的、夺来的、抢来的——它是希腊人的战利品。放肆、野蛮、亚洲式的东西是以希腊为基础的。

如同我所认为的一切基督教和悲观主义一般，行动虚无主义表示的是："我们成熟到了不存在的程度；不存在是合情合理的。"这也许是选择性天性的说法。

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它不鼓动人们去死，去自我毁灭，而是保护败类、病夫，并使之子孙绵绵不断——理应受到人们的谴责！

这种模棱两可和怯懦搪塞的态度即教会的态度——问题：一个严谨、伟大而且有感染性的虚无主义用怎样的手段才能够达到——它以科学的诚实教诲人们自愿赴死，而不是叫人们怀着对死而复生的虚伪心理去苟延偷生。

酒神狄俄尼索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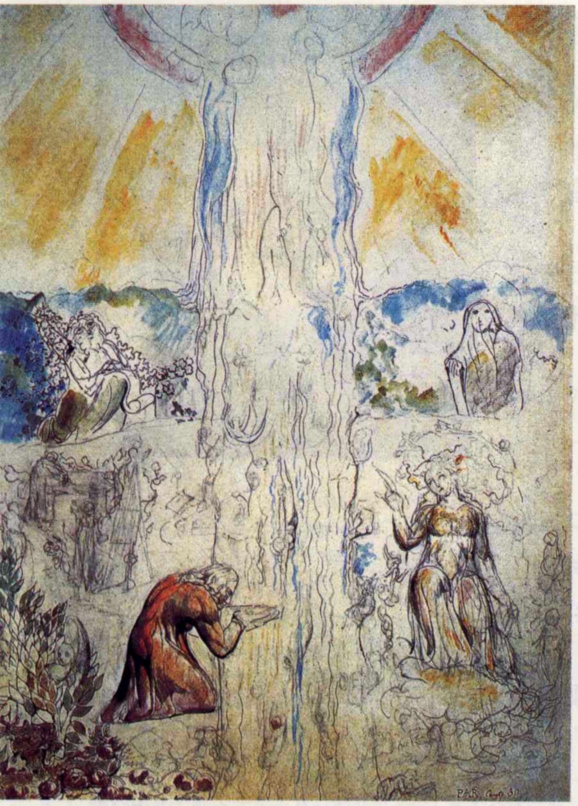
在《批评的回顾》中，尼采认为"基督教使生命自我嫌恶"，"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厌嫌"。而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却盛赞狄俄尼索斯的悲剧精神，他认为，在悲剧中所特有的强烈情绪力量可以指导人们认识生命无法给予的满足。

起洗涮作用的伟大的虚无主义运动的价值被基督教通过人格不死性的思想所贬低——人们尚不足以谴责基督教。一个渐趋渺小、贫乏然而持久的生命逐渐变成一种完全可以为常的，市民的，平庸的生命。慢性自杀通过阻碍虚无主义的行动即阻碍自杀的办法……所代替。

事实上，不会有多少新理想的！我花了五个星期在野外踽踽独行时，在那渎神的蔚蓝色的幸福时刻构思出——一个小小的理想！在精美而荒唐的事物中间它度过它的一生；现实性是异己的；一半是艺术家，一半是鸟儿和形而上学家；如果人们不以优美的舞步用脚尖承认这种现实性，现实性也就不存在肯定和否定；常常因一束幸福的阳光而眉开眼笑；因为幸运者能够从悲伤中得以保存，故而常常从悲伤中得到宽慰和鼓舞；最神圣者的屁股上

普法战争

尼采思想的形成同普鲁士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并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依照权力意志论的观点，世间万物的关系必然是侵占与反侵占、征服与反征服的关系。这就为法西斯主义向外侵略扩张，并形成帝国主义的强盗理论提供了完美思想基础。图为普法战争交战的场景图。


源 泉

尼采在近代哲学史上最明确地揭示了人是依赖意义而生存的存在物。如同图中阳光般倾泻的源泉之水，存在物是“肉体、上帝、观念、自然法则、公式”依赖的存在。

带有滑稽剧的小尾巴。这是一个学生的、重至千斤的精神理想，一个臃肿的精神理想。

好战者与和平人士。

你的肉体里有着战争的本能吗？你的肉体里有着出击和本能的防卫吗？和平，和睦相处，“自由”、“平等权利”的人——是一切本能不好战的人。他们创造了一个根本没有战争的环境——当他需要反抗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是不满意的——到人们无须自卫的地方去吧！他们常常在情势不好之时——屈服、顺从、就范——因为这总比打仗要好！基督教就是如此悄悄告诉信徒的！具有某种像武装一类的东西存在于天生的斗士的性格中、环境选择中、素质训练中。因为，第一类人热衷于“进攻”，第二类人热衷于防御。

为了活下来，为了战而胜之，解除武装的人，无法防御的人需要辅助手段和美德！

“善良的人”——道德的半身不遂。

爱与恨，感恩与报复，和善与愤怒，肯定与否定，在一切强大的人和保留正确性的那里，它们的行为都是互属的。人假若不是恶的就不懂得为善，为善的代价就是也懂得作恶。那种不承认这种双重性的病态和意识形态的构想又在哪儿？……要去除那些能与人为敌的，有害于人的、能发怒的、要求复仇的本能……人——上帝、精神、人——既是纯善又是纯恶的二者无论观点与此相一致。在前者，所有的都是肯定；在后者，所有的都是否定的力量、意图、状态。这种估价方式自认为是“理想主义的”——它毫不怀疑一种最高的合意性已经在“善”的观点中设定。一种状态，会在它达到自己的顶峰之后为它所设想出，在那里只有善良的人——所有的恶早已荡然无存。如此，善与恶的对立乃是互相制约便不再确切——应该取消后者，保留前者，一方有权利存在，另一方则无权利存在……这有道理吗？

为把人贬低到这种半面性、“善良的人”的水平，在任何时代——尤其是在基督教盛行的时代，人们花费了不少气力。即使在今天，也有许多思想与完全“人性化”，或“上帝的意志”，或“拯救灵魂”的意图不谋而合，与教会有联系和意志消沉的人。基本的要求：人不要为恶，人不要害人，不要存害人之心。其途径：对所有敌意的可能性都要根绝，对所有报复的本能都要消除，要保持“灵魂的安静”。

善与恶是自相矛盾的现实性，要与人为善，与恶为敌——因为肯定和否定同时存在于本能中，如此以来，生命也被否定了。从这个荒谬的前提出发，一种特定类型用的思维方式被

驯化出。事实上，这个概念没有为它所理解。因为，它反而梦想回到生命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力上来。最后，一种救世状态在它自己内在的无政府倾向、对立的价值冲动之间的骚动结束时被它所设想出。这种矛盾百出的类型，这种不自由的人，这种口是心非的善者长大成人了，他们被教诲：通向神性的正确途径（神性的转化。——原注）——只有做个口是心非的伪善者才能到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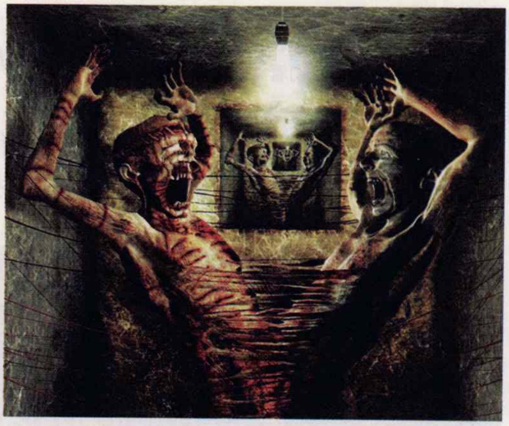
这种要善的意志，更为危险的意识形态、更大的心理科学，是最大的灾难！

即便如此，生命也总是保持着有理的地位。生命了解肯定与否定是不可分的，不想否定，这是没有用的。除却打仗，人们还可能干什么？否定恶之善的人根本没有停止进行战争、与人为敌，否定、做否定的事。比如，“罪恶”就为基督徒所憎恨！在他们眼里没有“罪恶”，一切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实上，在他们看来，世界之所以成为怨恨价值和永恒战斗的乱世正是由于对善与恶这种道德对立的信仰。“善人”要使视觉更加锐敏，要在一切胡思乱想中发现恶的东西，因为他被恶人所包围，不断受到恶人的冲击。如此以来，他也就以此结束了自身，因为他把天性当成恶，把人当成腐化，把善的存在当成恩惠。他否定了生命，生命会遭到最高价值的善的谴责……如此以来，他的善恶观也成为被否定的东西了。然而，病患并没有被人们所驳倒。另一种生命会为人所构想出……

自由的标准：应该经常克服反抗的程度来保持统治地位。不论在个人那里，还是在社会那里，自由就意味着肯定的权力，就意味着权力意志。很可能，个人自由和主权性的最高形式就是如此形成的，即与其对立面（奴隶制的危险就如同万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生命的头上。——原注）相距只有五步之遥！有人认为，人们会通过历史的长河走向一“个体”，达到充分完美的时代。个体变得自由的时代，形成了古典类型的独

嘲笑基督　中世纪

尼采没有借犹太先知或耶稣的嘴说话，查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摹仿福音书的叙事和教诲口气，只是为了与耶稣基督作对。图中，布道中的基督遭到异教徒的嘲笑，小丑们用滑稽的表演讽刺基督宣讲内容的可笑，这与尼采的思想不谋而合。



善恶的二元对立

对于善恶的区分，尼采曾说：“他愈求高处和光明，他的根便在挣扎下伸向罪恶。”善恶一体，但思想家却发展成为其人性的两个极端，即善恶二元对立，由此产生了事关人性人心本质的众多歧义。图中的艺术作品表现着人性善恶二元对立性的极端，撕裂的人体成为善恶分离的代表，这里突出了画家对善恶的辩证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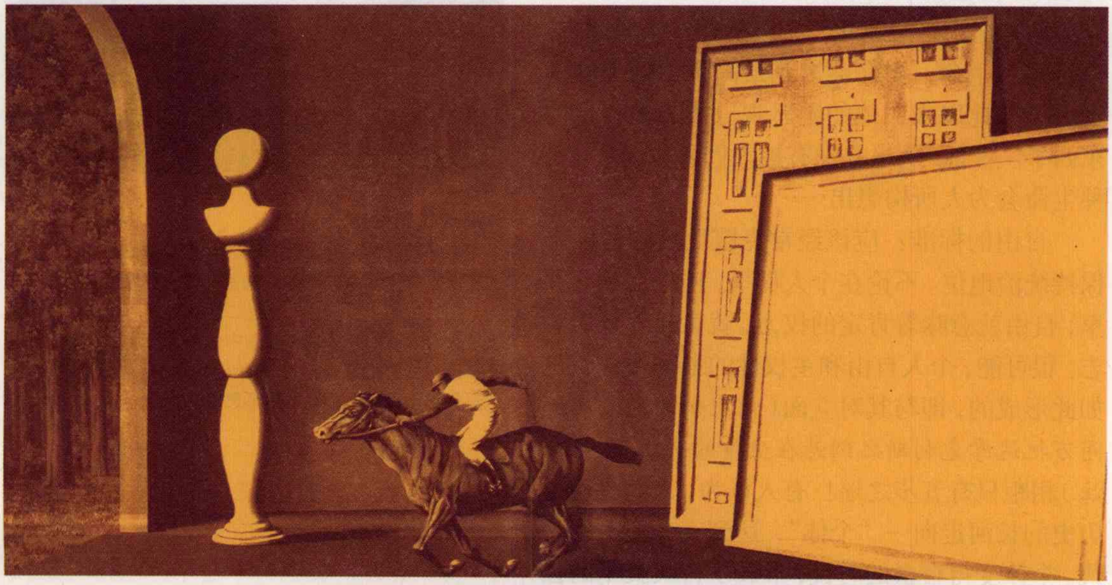
立的人的时代——那从来就不是人性的时代！

要么治人，要么治于人——如同蛆虫一样，人被蔑视、被消灭、被践踏，人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人只有成为自身的暴君才会变得自由。

基督教根本没有把类的利益作为个体的利益，因为无私和爱的学说被它提到了首位。相反，它本来的历史性结果却总是利己主义、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甚至达到个人不死性这样的极端。在基督教那里，个体重要，绝对的程度使得人们无法再拿人来向上帝献祭。然而类的存在恰恰在于人的牺牲……所有的“魂灵”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然而，在所有可能的估价中这却是最具危险的估价！基督教是针对选择的一种原则。如此以来，如果人认为个体都是平等的，那么类就成了问题，那么最终会导致类的灭亡的实践就会为人们所优先选择。如果从巴斯噶对疾病的健康所下的断语来看，蜕化者、病夫——“基督徒”就如同健康人（异教徒。——原注）——那样宝贵，甚而更为宝贵。那么自然发展的进程将被否定，非自然将成为法则……这实际上是在照顾所有的受苦人、败类、蜕化者。因为力、责任感、人祭的高尚义务都被这种爱降低和削弱了，只有自我牺牲留在那里。然而人祭的残余仍为基督教所设想和竭力劝导——那是毫无意义的。个体牺牲与否，相对于类的繁衍而言都是无所谓的——不论是表现为僧侣、禁欲的苦行、钉十字架、火刑柴堆和绞刑台，还是荒谬的“殉道者”。类总是与败类、蜕化者、弱者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作为保守力基督教是面向这些人的——弱者爱惜自身、保留自身、互相支援的那种自然的强大本能为这种力所提高。基督教的“美德”和“人类之爱”正是这种保存的互惠性、弱者的团结性以及对选择的阻碍。基督教的利他主义是弱者的群众利己主义。因为它知道，一切个体如果相互照顾都会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现状……这是极端的非道德性，是对生命的犯

生命的自由　达利

自由是尼采人生价值理想的最高境界。尼采所说的自由是人生存实践所达到的自我肯定、自我超越的最优状态，这样一种自由是生存的自由、生命的自由。在达利的这幅作品中，我们看到众多自由的象征符号：天空、奔驰、自然以及时空等元素，它所表现的是人类对自由的永恒追求。



罪……为改善类而作出牺牲——这是真正的人类之爱——这种爱是铁石般的，是完全的自我克服，因为这种爱需要人祭。基督教——伪善的人道，主张不让一切人牺牲……

无限之物归功于基督教——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具有着一流的人格……这是错误的！然而，它却是虔诚信徒的典型推论。当然，这也许是可能的：一、归功于基督教的东西为他们所误解。因为，人们所云集的东西丝毫不能为信念所证明，倒可以说对这种信念的怀疑恰恰是他们所具有的东西……二、归功于基督教的东西是属于形成的产物、整体、教会等——不应记在其创始人的名下。相对于运动而言，“创始人”的概念只能意味着机会性的原因。创立者的形象因为教会的增长而为人们所放大，正是这种崇拜的眼光使得这位创始人变得面目模糊……耶稣的人格问题因使徒保罗处理得过分自由，人格问题几乎魔法般地消失。因为，死后的人被犹太人引渡处死的人……是“动机”，保罗为此在后来还创作了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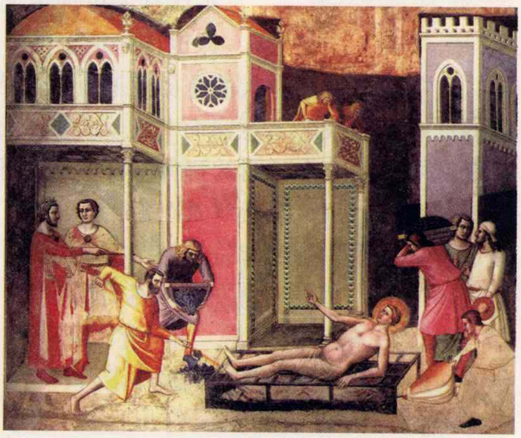
基督的诞生　中世纪

基督教将创始人视为万能者，一切归功于基督教的万物都成为创始人的发明。而在尼采看来，这是非常荒谬的。他认为创立者的伟大性应该限定在其功劳范围之内，过大的增长，只会使其头顶的光环过于光亮，最终模糊了本来面目。图中，耶稣诞生了，但由于圣徒路德的自由发挥，耶稣的形容仿佛从诞生之日起就失去了一切人格，而变得模糊不清。

先前，因为人们无法解释和难以预测生理学上的衰竭，所以人们就一直认为其状态和后果比健康的状态和后果更为重要。人们主张有一个更高级的世界，这使得人们对自己有几分担心。人们有瞎眼和梦境，人们认为阴影黑暗和对自然的恐惧感要对两个世界的产生负责。首先，对于生理衰竭的现象，人们应该按照上述原理去考察。在旧的宗教那里，虔诚者必须遵守：自己必须经历这些事物的衰竭状态……人们自认为已处在一个一切事物都不再为外人所知的更高级的秩序之中——一种更高的权力的表面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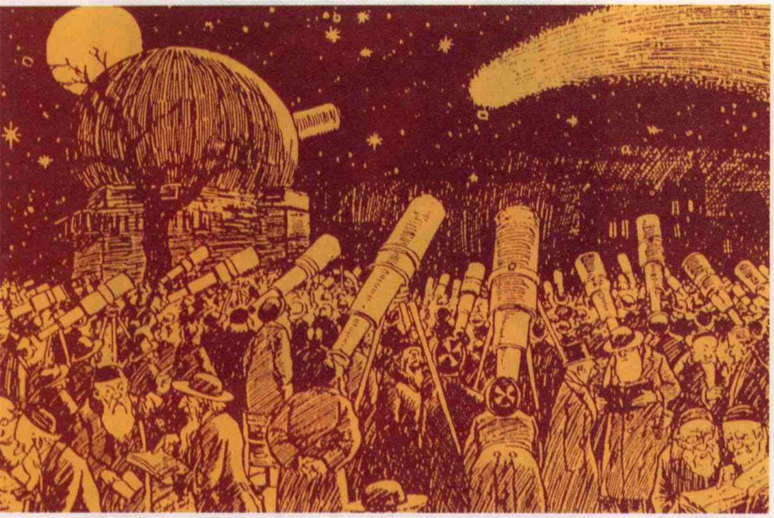
对主观价值感的批判。

行为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应否定行为。事实上，因为良心早已受到谴责它才去谴责行为的。良心创造不出丝毫的价值，它只是鹦鹉学舌。不是良心，是以其结果的认识或偏见导致某些行为受到谴责……良心的认可，“内在平静”的美感具有像艺术家喜欢自己作品那样的品格——丝毫证明不了什么……自满自足并不是与它相关之物的价值标准。我们行为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通过我们的认识来测度。因



圣洛伦佐的殉教　中世纪

尼采尤其否定基督教传统道德体系，认为它严重贬低了个人价值，使皈依的信徒全都成为群体弱者。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中世纪，人们在否定自我的同时勇于为宗教信仰做出无谓的牺牲，如殉教，而这也是教会所提倡的。图中描绘的是中世纪圣教徒的殉难场面。



近代科学之崛起

近代科学家认为，宇宙是一理性的构造，凡是主观的情感，均是幻觉。这一理论的形成，使当时的一切艺术创造失去了根据，道德价值也随之落空。图中，近代科学家们正热衷于对宇宙的研究，而近代科学的诞生往往又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维萨留斯的《人体的构造》、哈维的《心血运动论》的问世为开端。

为我们缺乏客观地面对价值的可能性，即使一种行为受到我们的谴责，我们也不是作为法官，而是作为党派……行为的价值无法通过狂放的澎湃沸腾之势来证明——它乃是行为的伴随者——因为悲惨凄凉之情能够为一个艺术家以无限激越的状态发出。这种澎湃沸腾之势是诱惑性的，它诱惑我们的注意力和力量游离于批判之外，脱离谨慎、怀疑……这种沸腾之势愚弄了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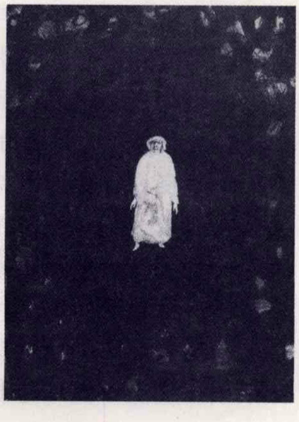
“把他的生命献给事业吧”——伟大的效应。

然而，全身的激情都要得到自身的满足——人们还要把生命献给许多的事情。价值本身不会因为把生命付诸同情、愤怒、复仇，而得到改变！许多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美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思辨的冒险会为哲学家所选择，非道德性会为道德家所选择——任何有个性的人会本能地选择危险的事物。一类人不想冒任何的风险，另一类人甘愿冒一切的风险。我们不是另一种生命的蔑视者。一种本身的生命即处于危险中的生命为我们所寻找……在这方面，我们不比别人更加道德。巴斯噶终生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不想冒险——这也许是道德的。人们经常有所牺牲。

人的良好意愿和人的恶劣意愿导致了人犯错误。因为，在无数情况下，人为不痛苦于自己的良好意愿或恶劣意愿而对现实性视而不见，并歪曲它。比如，上帝引导了人类的命运。或者就像对他的小聪明的解释一样，一切都被想象得适于拯救灵魂（这种缺乏“语言学”，有着理智的敏锐被认为是不洁的作为。——原注）——因为受到善良意愿灵感的影响而变得平庸。就善良意愿、“高尚情操”、“高尚状态”的手段来说，如同爱、恨、复仇的情形一样——它们是欺骗和诺言！

人类需为自己的错误付出巨大的代价。“善良意愿”的错误深深贻害人类。具有直接恶果的错觉会加剧局势，制造疑端，使理性清醒；制造幸福感的精神错乱则使人昏昏欲睡……后者比前者还要坏得多！

如同滥用鸦片一样，乱用麻醉剂也会



永恒未知

尼采说“世界是我的理念”。他认为，外部世界只有通过人的感觉和思想才能被把握，但我们不能从外部触及到事物的真正本质，而运动又为思想的认知形成另一层障碍，因此，抛弃肉体的纯粹理性主义是虚无的。图中，人被旋转的黑色的未知笼罩，通过感官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认知这永恒运动的世界。

引起神经衰弱……美的情感会听到超然的澎湃沸腾的气势。

“内在世界”的现象主义。

这是编年学的重大转折，以致原因在进入意识之时比结果还要晚。痛苦的穴位不存在肉体之中，我们学会了代替肉体反射痛感。先前我们认为感官感觉受外部世界决定。因为，外部世界原来的行动一直是无意识进行的……外部世界影响了我们之后才产生——我们意识到的外部世界的一角，因此结果的“原因”在事后表现出来……

因为“内部世界”的现象主义，我们颠倒了作为原因和结果的编年学。内在经验的基本事实是：原因只有在结果发生之后才被虚构出……思想序列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在思想尚未进入意识之前，我们就开始寻找思想的原因。原因是先于结果而进入意识的……全部感觉对可能的原因的解释是我们全部的梦境。甚至只有当为此而构想出来的因果关系进入意识之时，它才被意识到。

为了刺激神经中枢而寻找和设想出原因——意识首先接收了被发现的原因——成为整个“内在经验”的基础。这是按照先前的“内在经验”——以记忆为基础的试探——同实际原因不吻合。然而，陈旧的解释即错误的原因性这种老习惯也会保留在记忆中，这使得一切前次错误的因果虚构的结果为本身的“内在经验”所承担。因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分析借助于“物”这个模式主义，这使得我们每时每刻反映出的“外部世界”与老的原因密切相聚。

“内在经验”进入我们的意识即把一种状态转译为个体更熟悉的状态——是在它发现了个体所通用的语言之后。“明白”意味着天真单纯，在表达某些新鲜的东西可以借助于旧的、熟悉的语言去表达。比如，“我的处境不好”——这样一种判断其前提是观察者的伟大和迟来的中立性。天真的人总是说：因为某某我才处境不佳的。他在看到了自身处境之所以不佳的原因时，自身不佳的处境的结果他也就明白了……这就是语言学缺乏症。没有参照任何的注释就读完了一篇课文，这是“内在经验”的最新形式，这是一种几乎行不通的形式……

一切真实的一向被认为是非神圣的，被禁止的、受

悲剧的欢娱　古希腊壁画

尼采认为坚强的意志支配着软弱的意志。当一个人体现了人类总体生命的上升，他就是一个强力意志意义上的强者；反之，他就是一个强力意志衰退的弱者。图中，古希腊人的壁画体现着对生命的乐观和热爱，这是建立在悲剧情节上的强者意志。

日神的艺术　古希腊陶罐

尼采早期认为艺术具有至高无上之价值，中期彻底否定了前期艺术价值观，提出科学将取代艺术，而后期重新肯定艺术至高无上之价值。尼采艺术价值观的变迁与他对理想人生、真理、人类未来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密切相关。在这个古希腊陶罐上，我们看到希腊人对日神的崇拜，悲剧艺术在希腊得以盛行。

基督的规劝　中世纪

基督徒的“整体心灵”和信仰根基是上帝的启示，他们绝对相信上帝的道高过世上的一切哲学思想，因此尼采痛恨历史的基督“教”，但他对拿撒勒人耶稣甚至可以说是心怀尊敬的，这在他“基督味十足”的自传《瞧，这个人》中有相当体现。图中，教徒围绕并供奉在基督四周，表达出对他的无限景仰。

轻蔑的、不祥的东西在以前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里面得不到的，这一切乃是今天盛开在幽静真理小路两旁的鲜花。

一切值得重视的概念都不存在其中——这全部陈旧的道德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的生命比它还要长久——我们还不至于粗鲁和天真到以这种方式自欺的程度……我们的德行过了头……如果因为陈旧的道德只有肯定陈旧意义上的真理才算“真理”，那么过去的真理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真理标准不等于道德性。因此，真理并不取决于道德，真理并不是高尚情操的激发。

强者是数量的综合——在强者身上继承了许多的力；弱者是“再没有更多的人”——在弱者身上能继承的力很少。

终点是发泄力的地方——存在伟大之力的所在。群众是弱者的综合，它反应迟钝；群众因为不能从那些相对于他们来说过于强大的东西中获得利益，故而他们就反抗——为自卫；他们办不成事，他们不会前进一步。

这种廉洁与（认为要否定强者。——原注）“群众创造一切”相对立。这是一个断代般的差别，即一个编年学上的差别。

强者接纳了弱者——目的在于引导他们，由此弱者的价值占了上风。

教士们，包括非正式的教士、哲学家，在各个时代都提到一种真理学说：其拯救化作用是慈悲为怀的，或者是慈悲为怀的“归劝”。他们形同天真的救世艺术家和来自群众中的江湖医生，尝试着将毒品……“应该根据我们的真理来识别它们”。直至现在，这依然是教士们的论据。甚至他们给“力的证明”（或“用果实”。——原注）以优先的地位。他们的结论是：“结善时的，必然是善的；善的东西不

布尔战争　油画　1901 年

尼采以非凡的勇气和惊人的洞察力颠覆了各种公认观念，奚落了一切美德，甚至赞扬了部分的邪恶。图中主题是 1899 年到 1900 年英国和北非殖民地的布尔人进行的战争。作者在作品中选取了一个在自然中沉思的女人，以体现他对战争的反对。

春的节日
皮埃尔·加伯尼　19世纪
尼采不讲人生体验，对尼采来说，生命就是权力意志。在《权力意志》中，尼采更用权力意志取代了道德。图中，人们欢庆春天的到来，这是充满生机的季节，人们用节日表达对生命力的向往和崇拜正是对权力意志的认同。

可能是假的——因为其他的真理标准是没有的……”

人们通过——只要“改邪归正”被作为论据，那么“变坏”就被认为是反叛——来证明错误之所以是错误的，即对那些代表谬误的人的生命进行检验。因为，失足、恶习在反叛……敌对情绪是极不体面的形式——它来自隐蔽的地方，来自下层——即狗的类型，它依然存在。因为教士们以发现能够察觉到自己敌人的隐私作为更有意思的东西——他们以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肮脏之物来证明自己的基督教。特别是在世界第一流的人那里，在“天才们”那里——在德国随时都有人在反对歌德，克罗卜史托克和赫尔德都是这方面开创过“优秀先例”的人。

方法——这种最宝贵的认识，发现得最迟。可尊敬的人——他们被认为是“上帝的敌人”、最高理想的蔑视者、“神经错乱者”——不被人们所交往，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方法和前提，千百年来有着对自身最深刻的轻蔑之情。

我们有过针对自身的全部人类的激情——我们关于真理的概念、真理活动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方法，我们的安静、谨慎、怀疑的方法等——信仰真理绘画般的效果，要求认识者要长于幻想。它完全是可鄙的……本质上那是美学审美人类的发展长期受其阻碍。

对立已经达到一个跳跃——表面上看。事实上比较缓和类型的激情借助于训练通过道德的夸张而被逐步酝酿出，作为科学的性格它被同化了……

小人身上的正直——即宗教人的自制，是科学性格的前提。认真研究问题的信念——是首先具备的，不要关注个人会从中获得什么……

等级制的颠倒 DENGJIZHI DE DIANDAO

以前是一切声名狼藉者的阶级（渎神者、非道法家、各种形式的自由人、犹太人、吹鼓手。——原注）居于统治地位。现在，我们成为了生命的赞美者，尘土的光荣感、“高贵性”受我们的决定，世界按照我们的设想建造！我们成为道德家最强大的权力。

普陀罗　唐卡

布达拉系舟岛，意为脱离苦海之舟，梵音译，又译作“普陀罗”，原指观世音菩萨所居之岛。布达拉宫俗称第二普陀罗山，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布达拉宫就成为历世达赖喇嘛的冬宫，也是西藏地方统治者政教合一政权的统治中心。图为唐卡中对普陀罗山的描述。

谬误和无知仍是不祥之兆。

世间最大的诱惑之一：谬误和无知已经取代真理。意志是对真理的怀疑，如果真理受到信仰，那么要求考察、研究、谨慎、考验的意志就会瘫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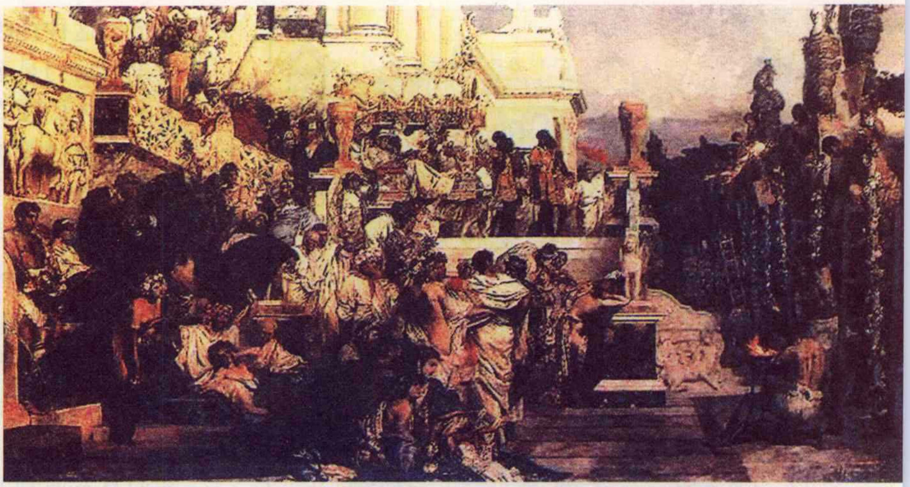
启蒙和认识的力量在“真理”的推动下毫无用武之地——“真理”比谬误和无知更加不祥……

现在，懒惰的激情同“真理”结合在一起——“思维就是艰难困苦”；秩序、规则、占有的幸福感、智慧的自豪感——服从胜于审查，“我占有了真理”压倒一切……因为减少了怀疑情绪，使得性格得到“改善”，安抚了生命，给生命以信任。一切只有在存在真理的前提下，“灵魂”才能够得到“安宁”，“良心”才能够得到“平静”。“对于真理，你们应该按照结果来识别”……真理会劝善，真理就是真理……过程在继续：一切善，所有的成就都进入到“真理”之中。

这是力的证明。幸福、满意、群居、个人福利是信仰道德的结果……对信仰的缺乏感则产生失误。

等级制的颠倒。

对虔诚的伪造。教士们采取江湖医生、牛皮大王、骗子、变戏法者的立场——他们成了普陀罗。在我们看来，他们是意志的败坏者、生命的诽谤者和仇嫉大师、败类中的暴徒。我们的中间阶层，我们的民族通过普陀罗而造就——他们是掌握政治决策的人。



被迫害的犹太民族 油画

尼采告诫人们："痛苦不可当做生命的障碍"，因为"你还会有痛苦的"。永恒轮回作为一种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全新认识，让人类得见自己的真实处境，如果说生命像一场灾祸，那么人类注定永远在这灾祸中循环往复，因此尼采号召人们以强者姿态面对苦难。图中的犹太民族遭到罗马皇帝尼禄的屠杀，这个经历长期苦难并永恒斗争的民族，是尼采轮回精神的典型。

从前的普陀罗是居统治地位的。渎神者、非道德家、各种形式的自由人、艺术家、犹太人、吹鼓手——根本说来就是一切声名狼藉者的阶级——居于前列。我们把自身抬高到了可尊敬的思想程度。尘世的光荣感、"高贵性"受我们的决定…… 现在，我们成为了生命的赞美者。强大的权力需要我们，我们成为道德家最强大的权力……世界按照我们的设想建造！

普陀罗这个概念由我们转移到教士们、彼岸教诲者和与这群人聚生的基督教社会头上。此外，将"上帝的概念"虚构为救世主的整个领域成为悲观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同情式的浪漫派、罪犯、恶习者的起源……

我们无须再充当骗子了，无须再充当生命的诽谤者和怀疑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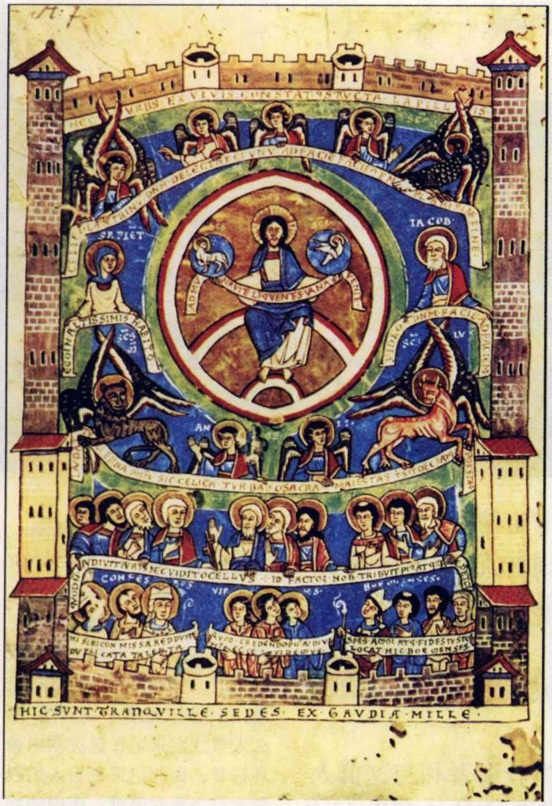
《摩奴法典》批判。

神圣的诺言是全书的依据。作为完整体系的人的幸福它并没有启示；在相信一切行为的奇趣性的人那里，他们毫无贯彻这一体系的兴趣；改善人类——这个想法不知从何而来；劝善的概念也不知从何而来。

伪装的教士 壁画 中世纪

画面中的教士身穿红色教袍，身后的翅膀象征着无上荣誉和神圣。但教士面容模糊，头上的光晕已不再有昔日的光辉，这正是尼采对于教士阶层虚伪本质的最好体现。

教士般的人将"劝善"的概念赋之于自向，故而，他们自视为楷模、顶峰——人类的最高表现形式！权力意志导致了神圣的谎言，他们相信自己的优越感——在行动



受难基督　油画　中世纪

尼采痛斥基督教的伪真理，它用天堂地狱式的赏罚动机主宰着人们的理性，而对于真正健康幸福的生活，在教士的“监护”下，人们已被教义宣扬的利他主义机械论所取代。十字架上的基督与其说为教徒崇尚，不如说他更是一种强大的威慑。

中也显示出这种优越感……

教士阶层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概念的统治。人们没有在肉体上、军事上占有权力，而是通过撒谎取得权力……谎言是权力的补充，是新的“真理”概念。

无意识和天真的发展——自我欺骗，在这里不应成为人们的前提……这种深思熟虑的压迫体系不是狂热者发明的……极其冷血的镇静在这里起作用。“要达到目的，人们必须想办法”——政治家的明智在一切立法者那里清清楚楚。

我们具有亚利安人特有的古典榜样——这类天赋最高和思考周密的人应对迄今为止最原则的谎言负责……整个世界已经被亚利安人的影响所毁坏，人们几乎处处模仿这种做法……

神圣谎言批判。

教士阶层的理论：允许出于虔诚目的的欺骗，然而，教士们说不出口的意图一旦被哲学家们有意识地去掌握对人的引导权时，撒谎之权也就为哲学家们所取得。比如，柏拉图、亚利安吠檀多派哲学家阐发了最精巧的双料谎言。因为，两种体系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主要论点上，然而出于教育的目的，它们互相取代、调解和补充。某一体系的谎言应该创造一种状态，使众人了解另一体系的真理……

教士们和哲学家们的虔诚谎言要走向哪里？怎样的教育前提存在于他们那儿？他们发明了什么样的教条来满足这些前提？

首先，他们必须具有权力、权威、绝对的可信性。

其次，一切自然进程必须为他们所掌握，使得涉及个人的所有作为受法律决定的现象出现。

再次，广泛的、臣属无法监视的权力范围也必须为他们所具有。因为，不管预卜极乐之路的办法有多廉价，这是给“死后”（*彼岸。——原注*）准备的惩罚标准。

他们聪明、谨慎，可以允诺众多的结果——当然要经常祈祷，或自身法律的严格约束——应该取消自然进程这个概念。同样的，他们也可以安排众多的事物；但他们不能将经验或启示、或“最卖力的忏悔仪式”作为智慧的来源。

神圣的诺言与行为的目的有关。道德目的、法律的履行、礼拜等作为目的的表现——理

性看不见自然的目的；与行为的结果有关。自然的结果被说成是超自然的结果，而且为了保险起见，许诺给人另外一种无法监督的超自然结果。

就这样创造出善恶概念，它表现出完全摆脱了诸如“利”、“善”、“有利生命成长”、“有寄于生命成长”等自然概念——只要构想出另外一种生命，它甚至会走向善恶这种自然概念的对立面。

最后，“良心”由这种方法创造出来。“良心”是一种内在的声音，它在发生任何行为时都是参照意图和与意图等值的东西——即“法律”，而不是按照行为的结果——衡量行为的价值。

神圣的谎言就是：

1. 捏造了一个赏与罚的上帝，他对《圣经》顶礼膜拜，教士们成为他在世间的代言人。

2. 存在一个生命的彼岸。在那里，伟大的惩罚机器被认为是有效的——为此存在一个灵魂的不死性。

3. 要有一颗人的“良心”充当确立善恶的意识。即假如良心在劝说接受与教士法典等值的东西时，能够意识到是上帝在这里说话。

4. 要拥有作为否定一切自然过程的道德。在道德那里，一切现象成为受道德决定的东西。道德的结果即赏罚观念，是贯穿世界的东西的唯一的力，是一切变幻的造物精神——要具有这种观念。

5. 因为在这一生命或另一生命中的一切健康和幸福的条件是真理，故而要具有——现成的、受了启示得出的、与教士学说一致的——真理！

总之，道德劝善的代价：将理性取消，赏和罚成为所有动机的简化形式；依赖于教士的监护；研究和试验被虚假的知识所取代，总之人们所能设想的就是要当“善良的人”。

事实上，教士祈祷规范的前提是理性、聪明、锐敏、谨慎的全部遗产；后来却沦为单纯的机械论。因为，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东西成为了目的甚至最高目的——

吠檀多派

吠檀多派是印度婆罗门教六派哲学之一，也是印度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吠檀多的意思是“吠陀的终极”，原指《奥义书》。相传最初创始人是跋陀罗衍那，后来的吠檀多论者公认他是该派根本经典《梵经》的作者。图为跋陀罗衍那坐像。

修女的忏悔　油画　中世纪

公元789年，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下令，教士可听取本教区信徒的忏悔，从此成为教会固定仪式。由于忏悔仪式同“原罪”、“救赎”等形而上的教义相联系，遭到尼采的强烈批判。图中的修女因感到罪恶而向神灵作忏悔。

独裁者

欧尔士　水彩画　1946 年

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为尼采所倡导，从本质上看，更是尼采对个性的尊重。欧尔士的作品对独裁者形象进行了故意的夸大，扭曲的线条构成人类的面孔，让人联想到人类群体中个体性的独特所在。

生命也就高枕无忧了；全世界被惩罚观念所污染；生命的本身被认为是对生命的背叛；（教士的生命如果意味着至高无上的完美性的话。——原注）真理成为了教士的谎言，读经就是追求真理——这是成为神学家的手段……

颓废的本质：颓废的结果是一向被认为是颓废原因的东西。

道德问题由此而发生了改变。

道德对恶习、奢侈、犯罪甚至疾病的斗争显得幼稚和多余——根本就没有劝善。

颓废现象乃是自然现象，是一切时代、一切民族都具有的特点——它本身绝非是要予以批判的东西。把传染病拖进有机体的健康部分的做法是应该全力加以批判的对象。

然而，人们却恰恰在做着相反的努力——在人道问题上。

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这些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对生物学基本问题的态度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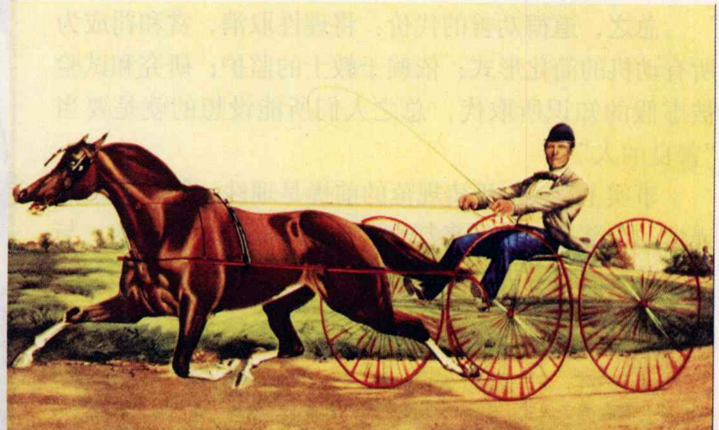
病态和非自然的道德导致人类滋生生理和道德祸患，自然不同情况蜕化者并非出版自然的非道德，大多数人的敏感性是病态和非自然的。

在对道德和生理的关系处理中，人类是堕落的。如果人们将利他主义的权利归结为生理学、互助的命运等，那么这一切将成为对蜕化者和败类的奖赏——如果一个器官成为利他的，那么肉体将会灭亡。

因存在比不高因素、非生产性因素和破坏性因素更为退化的后代，所以凡是存在这些因素的社会，团结也就不会存在。

“解脱一切罪孽”。

存在于社会契约中的“深刻的非正义性”时常为人们所提起。从一开始这个人天生处于有利状况，那个人天生处于



强者的驾驭　水彩

尼采提倡强者对弱者的驾驭，因为生物天生就有着优劣之分。若因为所谓的美德而让两者混淆，甚至让强者迁就弱者，那么社会将发展成为庸俗者的乐园。在尼采看来，这就好比人对动物的驾驭一样，有谁会用世俗的道德来指责马夫呢？

码头工人的一天

尼采认为，基督教呼唤着弱者潜藏的“愤怒的悲观主义”，在面对天生就不公的现实面前，弱者感谢基督指明了他们觊觎并仇视富人强者的权利和信仰。图中，生活艰辛的码头工人聚集起来，他们声讨老板的压迫，对强者的仇视愈演愈烈。

不利状况——好像就是非正义似的；或者说，从一开始这个人天生就是这种特性，那个人天生就是那种特性——就是非正义的。这些社会敌人中间的最正直者则认为：强者压迫弱者导致了恶劣的、病态的、犯罪的特性——我们天生具有；他们将自己的性格深入到统治阶层的良心。人们威胁着、暴怒着、诅咒着，因为愤怒人们具有了美德——人们从不甘心成为败类、庸众。

早在几十年前我就发现了这一姿态——它就是悲观主义，或者说愤怒的悲观主义。脱去历史的宿命外衣的要求，在这里被提出；在这身外衣的后面，在宿命论里寻找承担责任的人即罪人的要求。因为这关系到：人们需要罪人。败类即各式各样的颓废者，为保留自身渴望毁灭的欲念——这也许有其独特的理由——他们背叛了自己，并需要牺牲。权利的外观即理论也由此成为他们的需要，由此他们的生存、如此这般的生活状况等事实被他们转嫁到某个替罪羊身上。上帝、无神论者、社会制度、教育和课程、犹太人、高贵者、各式各样的善良败类——都有可能是这头羊。“为追求欢乐，另外一切人的继承权被剥夺，他们被推到一边，他们被打成恶习者，甚至被罚做苦役……这是犯罪，但我不赞成这种悲惨生活！然而这却会获得一些人的赞同，否则他们无法生活下去！……为给自己创造一种安适感，愤怒的悲观主义发现了承担责任——复仇……在荷马那里，报复比“蜂蜜还要甜”。

在某些人看来，这样一种理论会受到轻视。基督教的成分由此产生，它潜藏在我们大家的血液中，从老远就散发出某种基督教的气味——使得我们对某些事物宽宏大量……社会主义者们发出了呼唤——对基督教本能，这是他们最精到的聪明才智……感谢基督，我们早已习惯于“灵魂”，习惯于“不死的灵魂”——本来这些东西是存在于某个地方的，只是因为偶然地下凡到“尘世”，成为“有血有肉”的东西。但其自身的本质并未因此而受到触动，更不要说限制了。在灵魂看来，社会的、亲缘的、历史的关系都是机会，也许是尴尬局面；但灵魂却不是这些关系的作品。个人，在这种观念之下成为了超验的东西；按这种概念，一种荒谬的重要性应当附加于个人之上。

事实上，基督教一开始就以仲裁一切的法官自居——向个人展开了挑战！因为，它要使所有暂时的、有条件的东西具有永恒的权利！国家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历史法则是什么？生理学是什么？变易的彼岸性，一切历史学中的不变物，不死的东西，神性的东西——在这

四圣徒

基督教唤醒了弱者群体复仇的本能，他们把矛头直指强者。在尼采看来，这本不是基督教最本初的意愿，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制度化的教会将信徒带离了信仰的真正航向。图为基督教历史上的四圣徒，基督教通过他们得以传承，也由他们开始逐渐改变了面目。

里演说，它就是灵魂！

灵魂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现代性血肉也深深继承了这个基督教概念。这个概念包括了有关平等权的所有理论原型概念。因为，有人教给人类用宗教语言结结巴巴地讲述平等的主张，道德也由此而产生。人们最后郑重其事地用政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社会主义的方式、愤怒的悲观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这一主张。

复仇的本能也在搜寻承担责任者的地方。全部的形而上学、心理学、历史观念——主要是道德，都以复仇的本能为特征，因为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受它所主宰，复仇病菌的数目随着人们考虑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增加。这甚至使上帝都害了病！将一切的生活状态都归结为意志、意图、责任者的行为——人的全部生命推动了纯洁性。整个意志学说是为惩罚的目的而杜撰出来的。对这一概念的尊严、权力、真理的保持，就是对社会功利性的惩罚。应该在那些手中握有惩罚权的等级中去寻找那种心理学的创始人。首先是那些居于最老的社会团体首位的教士阶层，因为他们本想为上帝创造复仇的权利。为此目的，人被认为是“自由”的，一切行为都应被设想为情愿的，一切行为的起源都寄于意识中，但是，旧的心理学却被这种主张驳倒了。

今天，当欧洲似乎步入相反的运动之时，当我们试图将罪恶和惩罚概念从世界上消除之时，当我们致力于为心理学、道德、历史、自然、社会制度和特权乃至上帝本人消除污垢之时，那些复仇和怨恨的使徒们，尤其是那些真正愤怒的悲观主义者们——成为我们最天然的对抗者。他们的污点因为“愤怒”而变得神圣，并以此组成了传道团体……为了使生存重新取得纯洁性，我们这些外人想成为思想更加纯洁的传教士，这种思想——人的特性不会为任何人所赋予，上帝、社会、父母、祖先、他自己——任何人对人都没有过错和责任……没有能如此因为某人就是如此，某人就是承担责任的人。幸亏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不是永恒的意图，意志，愿望的结果。因为“完美的理想”，或“幸福理想”，或“道德理想”——我们根本就不曾达到，我们也不是上帝失误的结果。可资转嫁我们的存在，我们如此如此存在的地点、目的、意志是不存在的。这一点，没有人能够做到。因为人们无法对总体进行评判、衡量、比较甚至否定！因为这都与谦逊而智慧的人相通。比如，只存在总体……这是一个伟大的祝愿，所有的生命都是无辜的！

一种是仍然健康的本能对开始的颓废进行自卫的道德；另一种是这种颓废用以自慰，自

圆其说、并使自己颓废的道德。不能将这两种道德混淆。

斯多葛主义那种艰苦不堪的生活适合于前者；热衷的、伤感的、充满神秘感的，具有独特的女人般的“美妙情感”则适合于后者。

在所有的时代，“美妙的情感”被人们当做论据，“憋足气的胸膛”被人们当做神性的风箱，信念成为“真理的标准”，对敌手的需求成为智慧的问号。因为这类的欺骗和伪造充满了整个哲学史。明智的诚实本能只表现于那些可敬但为数不多的怀疑论者那里。最后，康德试图用“实践的理性”以绝对的纯真之情使思想家的腐败科学化。因为，一种在心灵之需、道德、“义务”等发言的时候可不必为理性操心的“理性”为他所发现。

莎士比亚和他的作品　油画

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尼采认为，这正是人们重新认识自己，消除上帝赋予的“污垢”的最好斗争。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图为当时的一家人阅读莎翁作品的情景。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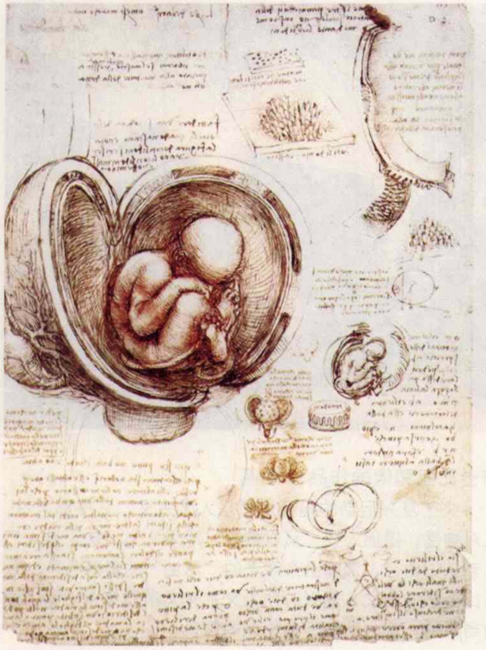
文艺复兴表明了“个体”的王国只能是短命的。大量的消费，没有积累的可能，衰竭现象不断发生。一切——包括人们用以积累财富的力被挥霍掉了……甚至这一运动的敌人也被迫浪费了荒唐的力。然而，不久他们也就筋疲力尽，憔悴不堪了。

在宗教改革方面，我们也有过一种粗野的、庸众的，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完全相反的运动。所不同的是，宗教改革发生在落后的、鄙俗的北国，不得不借助于宗教的外衣——宗教生命的概念还没有为更高等的生命这个概念所取代。

宗教改革的发展，要求给予个体以自由。“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教士”，也只是一种放荡生活的公式。实际上，只消“《福音书》的自由就够了”。所有潜藏不动的本能如同野狗一样奔跑出来，显示自己勇气的机会因无比野蛮的需要立

西斯廷教堂壁画　米开朗琪罗

对尼采来说，文艺复兴几乎与悲剧时代的希腊一样，完美呈现了人类高不可及的存在方式。这一“经历了整整几千年的迷茫和混乱之后”的生命火花四处迸射，各种新兴的文化现象都有所体现。图为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完成的壁画作品部分，其毕生作品完美代表了这一时期对人性的关怀。



达·芬奇手稿　达·芬奇

尼采认为，人和世界只有作为审美现象，才有存在的充分理由。14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给后世的文艺创作和审美观念带来了巨大影响。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人。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关注个体人的代表之一。图为他在生物学领域对人类的研究手稿。

刻获得了，一切都有理由了……人们小心翼翼，免得自由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为人们所知，人们闭上了眼睛……用嘴巴念叨着的狂热的问句并不能阻止人们把手伸向能抓到东西的地方，不能阻止肚皮变成“自由福音”的上帝，不能阻止所有的复仇和嫉妒欲望在永不知足的怒气中自满自足。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衰竭了；又出现了一种卑鄙的衰竭现象，普遍陷入了奴隶制……德国出现了猥亵的世纪……

先前，人们对基督教采用了一种错误的攻击方式。生命的辩护者会因人们不认为基督教的道德对生命的权利犯罪而过得愉快。只要不触及基督教道德的价值问题，“纯粹真理”的问题就是个十分次要的问题。什么适合于基督教的道德？或者，道德的污点和耻辱是否会因诱惑的艺术具有的极端神圣性而去除？各式各样的死角存在于真理问题之中。最后，为给自己创造一种无可争辩的决定权——即认为这些事物位于所有反驳手段的彼岸，即“康德的批判哲学”——最不信教的人的逻辑学可能会为最信教的人所使用。

导致肯定和否定之路，在经历了整整几千年的迷茫和混乱之后——又被重新找到，这一点我感到十分高兴。

对所有让人软弱——让人衰竭的东西，要拒绝承认。

所有让人强壮、让人积蓄力量、为力感辩护的东西，要热烈欢迎。

直至现在，别人还从来没教导过什么；因为道德、无私、同情、否定生命乃是衰竭者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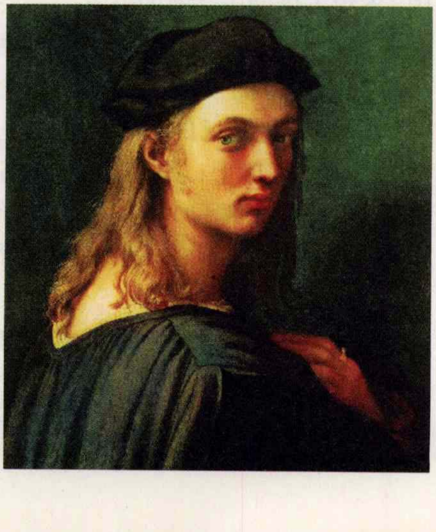
衰竭者的判断深入价值世界的程度如何？

令人吃惊的是：所有最高价值判断，所有主宰人类、至少使人变得驯服的价值判断——都是衰竭的判断。

我以最神圣的名义得出了毁灭性的倾向。在有的人那儿，虚弱之物、教诲虚弱的人、传布虚弱的人是

拉斐尔　油画

拉斐尔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被人们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以画圣母著称于世。拉斐尔赋予古代美以新的生命，并发展成一种新的不同的完美形式，其成就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最高水平。



上帝……"善良的人"——颓废现象的自我肯定形式。

在叔本华那里，那种道德说教就是最高的道德，唯一的道德和所有道德的基础。因为相对于一切恶习，那种同情都具危险性。原则上取消在类中的选择；从衰败中净化——现在的道德是真正的道德……

灾祸，就是对弱者叫道"灭亡吧！"的那个灾祸……！

有人将对灾祸的反对——将使人退化和腐败的行动——作为上帝……的名义不能为人们随意使用……

因为不学无术，种族衰败了；因为它不认为衰竭就是衰竭，种族腐败了。所有的灾祸都是因为生理学上的混淆……

我们最大的误解：道德！

道德立法的目的，在衰竭者那儿是怎样达到的？换言之，权力是如何为人所取得的？……为什么有动物本能的人竟然本末倒置了呢？

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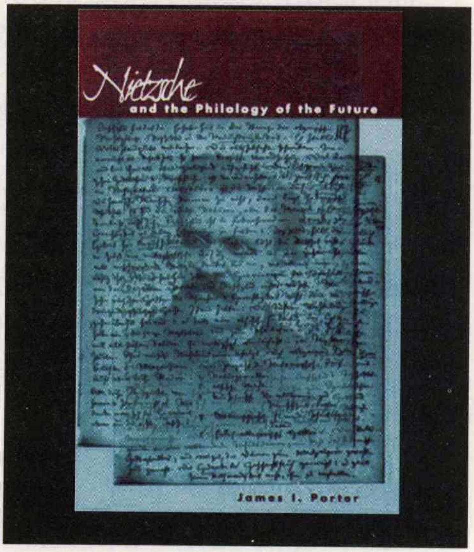
就是我们不自欺！时间在飞跑——万物都随时间向前飞跑——发展就是向前发展……这是蒙骗沉思者的障眼法。然而，相对于18世纪而言，19世纪并不意味着进步。相对于1788年的德国精神，1888年的德国精神则意味着倒退……"人类"从来就不曾进步过！在那里——总的面貌——有些成功了，也有不少失败了——那里没有任何秩序、逻辑、联系和约束力。我们不能否认，基督教的兴起就是一个颓废运动……德国的宗教改革是基督教野蛮的旧病复发……相对于野兽，人并没有进步。在阿拉伯人和科西嘉人那里，文化的骄子成了怪胎；相对于欧洲人，中国人具有更为持久的耐力，中国人是一种成功的类型……

悲剧是什么？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悲剧的欲望就是恐惧和同情。如果这成立的话，悲剧就是有生命危险的艺术；因为人们想必要告诫众生要小心悲剧。艺术——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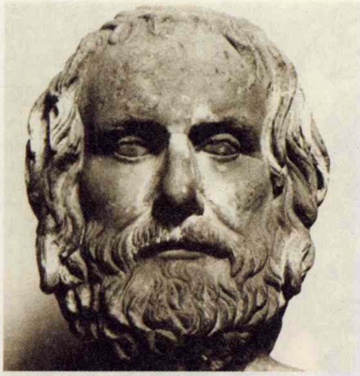
亚伯拉罕献子　油画

在基督教道德价值下，由于价值的虚无主义本质，人们把真实的当虚假的给以否定，又把虚假的当做真实的加以肯定。图中的亚伯拉罕将99岁得的爱子献于上帝，这是一种建立在绝对自我牺牲上的尊崇。



《悲剧的诞生》手稿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对现代文化批判的开端。针对颓废的现代文化，尼采所提出的治疗方案就是他的酒神精神和权力意志。图为《悲剧的诞生》手稿。



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

古希腊悲剧是人类艺术的宝库，但却不幸过早地夭折。尼采说“它因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自杀而死”，由此看出，他将希腊悲剧死亡的最根本原因归罪于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认为是他扼杀了希腊的音乐精神，从而扼杀了古希腊悲剧。

生命的兴奋剂、生命的陶醉感、生命的意志，在这里是效力于颓废运动的——是有损于健康的；因为，人们根本不可能通过激励这些欲望来“摆脱”像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状态。通常某种东西能够激起恐惧和同情感，同时也具有瓦解、削弱和贬抑作用。在叔本华那里，人们应当从悲剧中预知天命——即对幸福、希望、生命意志温柔地放弃。否认自身的艺术的艺术也由此而被构想出，悲剧也因此而成为消溶过程——因为在艺术的本能中，生命的本能毁灭了自身。基督教、虚无主义、悲剧艺术、生理学的颓废现象，它们向前——向后，互相驱使……悲剧成为衰败的象征。

人们可以轻易地否定：悲剧是滋补的药品，即人们通过动力计来测量悲剧情绪的效果，并且得出最终只会否认分类家的绝对欺骗性的结果。如果叔本华本来对这个问题不想了解，如果他认为整个沮丧情绪就是悲剧的状态，如果他谋略让希腊人明白他们并没有站在世界观的高度，那么这就是偏见，体系的逻辑、教条主义者的伪造。因为，叔本华的整个心理学就是被这种拙劣伪造所毁灭。

在现代艺术家的生理学看来，现代艺术家有着歇斯底里的病态性格。歇斯底里是假的——他们因为喜欢说谎而撒谎，他们思慕一切扭曲的艺术——除非他的洋相被他病态的虚荣心所显示。自我欺骗和滑稽剧吓不倒这种虚荣心——它就像一种需要镇痛剂的持续高烧。

他们的体系荒谬而易于激动，因为经历丰富而制造了危机，连最微薄的生命偶然性也进入了“戏剧性因素”，他们所有的可测性为这种急躁性所剥夺。因为，他们不再具有人格——最多不过是人格的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不时地有人厚颜无耻地标榜自己是正确的。如此以来，他们成了伟大的演员，因为，大家都臣服于无意志，医生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也通过自己的模仿、变态而进入一切角色的兴趣——使人目瞪口呆！

人们不应混淆：作为历史现实性的基督教与以它的名字让人想起的那种根源。因为，这种根源远没有它赖以成长的其他根源强劲。这种颓废的产物和畸形物——即称之为“基督教会”、“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生活”的种种东西——都是以那个神圣的名字分类的，是彻底的滥用。基督教否定了所有今天称之为基督教的东西！

虚假价值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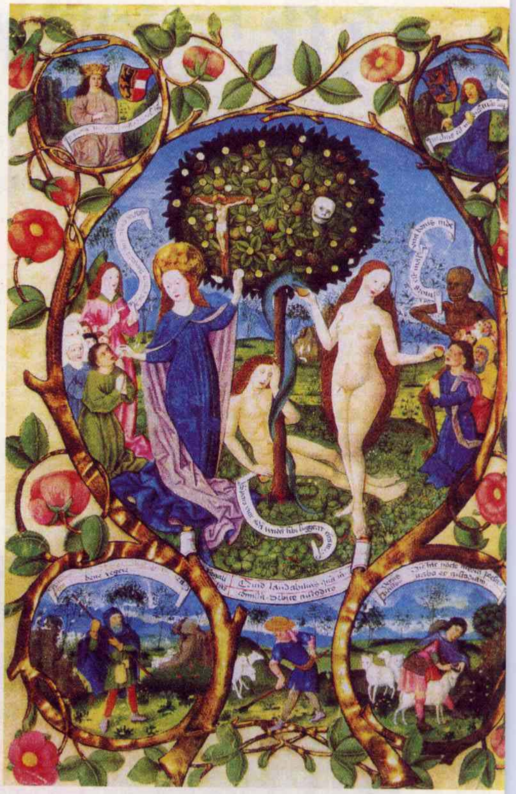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黑塞

德国浪漫主义和尼采有着紧密联系，从艺术形而上学，个体的自主性、个性等方面对尼采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尼采正是沿着浪漫主义所开辟的道路，从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德国浪漫派最后的一个骑士”黑塞，在其诗歌创作上也同样受到尼采的影响，在他人怀念中世纪时，黑塞却选择把古代希腊、埃及、东方的印度和中国作为他怀古伤今的寄托。

基督的血带来新生

伯哈德·凡·罗尔　绘本插画　1481年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的道德体系所蕴涵的“原罪”思想带来了禁欲主义，人类从此在这样的道德压迫下压抑着最真实的自我，文明被践踏，走向衰落。图中，原罪的故事被再一次阐述。



因为一个判断的局限性能够为人们所指出，所以人们可以驳倒这个判断。如此，这个判断就有保留的必要。如同不能用理论来消除病人眼睛的屈光不正一样，也不能用论理的办法来消除虚假的价值。因为它们是与论理毫不相干的原因造成的结果。

就瓦格纳对德国和德国文化的价值而言，总是令人怀疑的。也许，不管从哪方面看，这都是德国的不幸、灾祸！然而，原因在哪里呢？作为一个德国现象，他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我甚至觉得，不管在什么地方德国的声音很少能够为他听到。所有的人对他都毫无准备，德国人对他这种类型感到十分陌生、惊讶，莫名其妙。这也许是人们对这个问题过于好心，过于郑重，过于德国式。“因为它是悖理的，所以我们信奉它。”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信仰受到德国精神（过去的和现在的。——原注）的欢迎，瓦格纳的自我认识也就为德国精神所相信。在所有时代的心理科学中，敏感和预言都不曾在德国出现。今天，德国精神处于无意义的爱国热情和自我欣赏的高压，它变得发胖、丑陋——显然它也就无法胜任瓦格纳问题！

实际上，瓦格纳的音乐也就是文学，异国风情——陌生的时代，风俗，激情的魅力影响了多愁善感的游荡子弟。书本带来了踏进遥远异方的史前国度时的兴奋，新鲜的色彩布满了整个地平线，带来了新的希望……梦想更为遥远的、原始的世界；对林荫道的不屑一顾……我们不能上当！比如，异国风情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民族主义……浪漫主义艺术家进入了异国风味的书籍。因为，人们喜欢体验异国的情调和佛罗伦萨、威尼斯审美的激情。寻找想象中的激情成为人们自娱自乐的最后目的……一种新的渴望，一种模仿的意愿，想过古人的生活的意愿对灵魂的粉饰和歪曲——是基本的东西，难道浪漫主义不是仅仅作为一项对付有缺陷的“现实性”的应急措施吗？

创新的实验，革命、拿破仑。灵魂新希望的激情，灵魂在空间的扩展——拿破仑！

人们经历了过头的事物，渴望感、设想、梦想新事物，意志逐渐失去了节制——意志疲备了；“极端刺激的饥渴之情……为异国文学提供了辛辣无比的调料”。

文化与文明的对立 WENHUA YU WENMING DE DUILI

在道德那里，文化的伟大时代总是腐败的时代；而“文明”时代乃是希望所寄和必然如此的时代，也是不能容忍最精神和最勇敢的天性的时代。文化不同于文明，人们不应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截然对立。

大都会　葛罗士　油画　1916—1917 年

瓦格纳的音乐、思想和现代艺术具有共同特征。创造中存在内在的匮乏和贫困，而非尼采所崇尚的力的过剩。其过度的亢奋用于掩盖内心的枯竭，照尼采的说法，这是对“神经施暴政”。在新即物派葛罗士的作品中，我们深刻感受到这一如烈火般燃烧的浮躁，这同时也是现代人空虚本质的最好刻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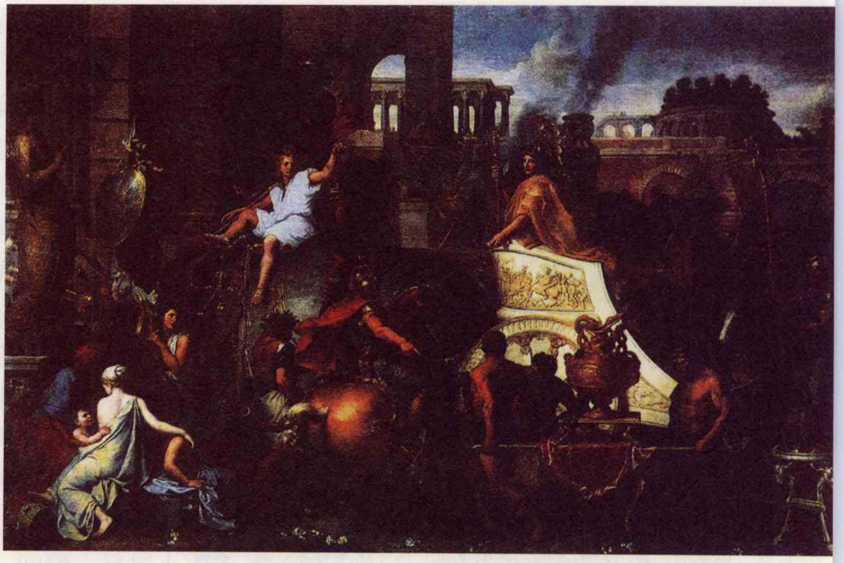
我达到“肯定”的新路。

自愿寻找生命的、令人讨厌和声名狼藉那一面的尝试，是目前我所认识和亲历的哲学。借助于经验，我学会了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目前的哲学的秘史，我明白了作为哲学的心理学。我真正的价值测量器——“有多少真理能够为一个思想家所承担，他又敢于说出多少真理。”怯懦是错误的……勇气、严于律己产生了所有认识成就……最原则性的虚无主义的可能性甚至为我所亲历的这种试验哲学所预言。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一直坚持否定要否定的意志。它要达到狄俄尼索斯的肯定，肯定世界的当下状态。哲学要求同种事物连接的同种逻辑和非逻辑的永恒循环。这是一个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状态——对生命抱狄俄尼索斯式的态度。热爱命运是我的公式。

生命过去被否定的一面是必然的——作为生命的更有力、更丰富、更真实的一面来说也是受欢迎的，生命意志会在这一方面中得到更为清楚的表现。

强者会朝着——更高级的人，他位于善与恶的彼岸，位于无法否认来源于受苦人，群畜和绝大多数人的那些价值的彼岸，他是我在历史中求索过的相反理想结构的雏形，“异教的”、“古典的”、“高贵的”——去设想人的提高！

有时，道德只是傻气的体面形式，没有人会对它进行指责。即使在今天，这种道德也没



有过时。农夫般的憨厚在所有的等级中都有可能出现，而且人们只能用仰慕和笑脸来同它打交道，它今天还认为，"上帝的手"掌管着万物。如果这种信条被善人之手以勉强的把握来维护，那么我们这些局外人就要尽可能少地造成矛盾，我们不要打扰单纯的傻气，我们不要郁闷——因为对人、民族、目的、未来的操心。在它们那儿，仍然活着——近视的上帝！在所有的事务中我们看到了：我们谜一般的天性、我们的矛盾，我们更为深刻的、更为痛楚的、更为令人怀疑的智慧。

亚历山大的东征　油画

传统道德反对创新，扼杀有创造精神的人，阻碍了人类的进步。尼采认为，历史上的一切创造者都是坚强而不仁的；最大的恶，就是最大的善，即创造的善；正是勇于破坏和创新的杰出个人，才能带领人类前进。罗马的亚历山大大帝是创造者的典型，图中他带领他的军队开始了长达32 000公里的征服世界的行程。

在音乐中，善于给音乐家立法和创造一种良心的美学，为"争取"原则的真正斗争即会产生结果的东西都不存在于我们之中。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困难。因为，诸如"楷模"、"卓越技巧"、"完美性"等概念已不为我们所论证——借助于旧的爱和仰慕的本能，我们在价值的王国里盲目地探索着。我们甚至认为，"一切让我们满意的东西都是善后。"……我疑心贝多芬是否就是人们的"古典作家"。因为，与贝多芬全然不同的类型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古典作家"。然而，我不能容忍：瓦格纳完美的戏剧性音乐被誉为"楷模"、"卓越技巧"、"进步"。瓦格纳的音乐戏剧风格其前提是某种比音乐即戏剧重要千百倍的东西——其音乐戏剧风格简直摒弃了一切风格！瓦格纳善画，他不是为音乐而音乐，他强调姿态，他是诗人。他通过向"美妙的情感"和"隆起的胸脯"呼啸——说服女人们和缺乏教养的人相信自己。然而，女人和缺乏教养的人与音乐根本就不相干！艺术的良心不存在于他们之中；没有谁会为——当一切一流和绝对必要的艺术美德，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遭至践踏和嘲弄的时候——心疼！当艺术本身不再存在于这种戏剧所表现的东西之中，为了自身而失去法则，这与表现手法的一切扩展无关！通过瓦格

贝多芬　油画

由于贝多芬的创作是刚毅、雄伟、却又平民化的，尼采认为贝多芬是一种"酒神精神"的体现。他认为，一个人若把贝多芬的《欢乐颂》化作一幅图画，并且让想象力继续畅想数百万人颤着倒在灰尘里的情景，他就差不多能体会到酒神状态了。

瓦格纳的宣讲　油画

1876年《尼伯龙根的指环》的首演成功，使瓦格纳成为德国歌剧、音乐乃至德国艺术的象征。而在尼采看来，这一表面虚浮、内在空洞的艺术形式，不适合作为德国艺术的代表。图中的瓦格纳正站在台上宣讲艺术理论，其备受推崇的地位显而易见。

教皇和他的孙子们　油画

尼采的道德哲学实现了理念上的三个根本转变：从宗教道德到市俗道德；从奴隶道德到自主道德；从消极软弱的道德到积极向上的强力道德。图中的教皇与他身边的孙子正进行着道德战，在宗教道德的约束下，利己道德依然存在。

纳，绘画般的绚丽多彩和声音的力量，音响的象征性、节奏感、谐和与不谐和的音色，音乐的暗示性含义——这些感性音乐登上了统治地位。通过音乐，瓦格纳认识、发挥和发展了这一切。雨果在语言方面做过类似的尝试。然而，语言是否因之而遭败坏？语言的理性精神性和深刻的规律性是否会因语言感性的提高而降低？法国诗人成为雕塑家，德国的音乐家成为戏子和文化贩子，这难道不是颓废的标志吗？至今，在谈起雨果时，法国人都心存疑问。

人是一种藐小的、过度紧张的动物。幸亏他们有自己行时的时代。尘世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瞬间、一个插曲、一个没有结果的例外。相对于地球的整体而言，它轻如鸿毛；地球本身如同星宿，两个虚无之间的裂隙，是没有计划、没有理性、没有意志、没有自我意识的现象，是必然之物的最糟糕的一类，是愚蠢的必然性……我们从不认同这种看法；对我们而言，虚荣"肯定都是假的"，因为发了脾气……这一切也不能成为表面现象！这一切，在人身上却不起任何作用——用康德的话来说。

对"旧信仰"的反对，就是对先在的基督教的反对，就是对已经变得抑郁的、道德化了的、浸透了过失感的、陈旧的和病态的旧世界的反对。

古代文化的道德化成了基督教得以主宰古代文化的前提，这让古代文化"世风日下"对异教的价值、道德进行了重估，并让无辜的异教饮用了毒酒，异教被道德狂热毁灭了。然而，相对于主宰，被毁灭的东西仍是最高等的东西。因为心理学的腐败而产生了基督教，基督教千方百计在腐败了的土壤里生根。

文化与文明的对立。

文化不同于文明，人们不应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截然对抗。在道德那里，文化的伟大时代总是腐败的时代；而“文明”时代乃是希望所寄和必然如此的时代，也是不能容忍最精神和最勇敢的天性的时代。文明的希望不同于文化，甚至截然相反……

还会有多少新的诸神呢！

宗教——造神的本能，在我的头脑中不合时宜地活络起来。然而，我的神祇每次都不相同……在我的头脑里掠过许多闻所未闻的东西，在不合时宜的时刻进入到我的生活中，如同从月宫中下凡一样，那里不知人寿几何……我笃信多种神灵的存在……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给我们以某种太平感和轻率感的神灵们……轻盈的脚步也许存在于“上帝”那里……没有必要对某个神灵宁愿置身一切市侩和合乎理性的东西之外进行论述，没有必要对它置身于善与恶的彼岸进行论述，他有自由的见地——用歌德的话来说。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呼唤未得到足够评价的查拉图斯特拉的权威，因为查拉图斯特拉甚至表白说：“那个知道怎样跳舞的上帝是我唯一相信的”……他是走得如此之远！

还会有多少新的诸神呢！

旧的诸神，新的诸神，查拉图斯特拉均不相信——他是个老资格的无神论者。查拉图斯特拉说，他本当如何如何；但是他绝不会如何如何……他是有道理的。

通过创造精神即“伟大”的类型，人们塑造了上帝的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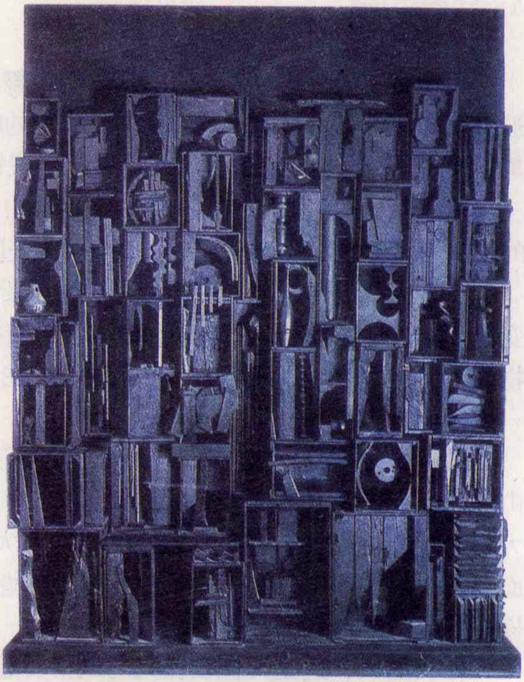
对英国式愚蠢的边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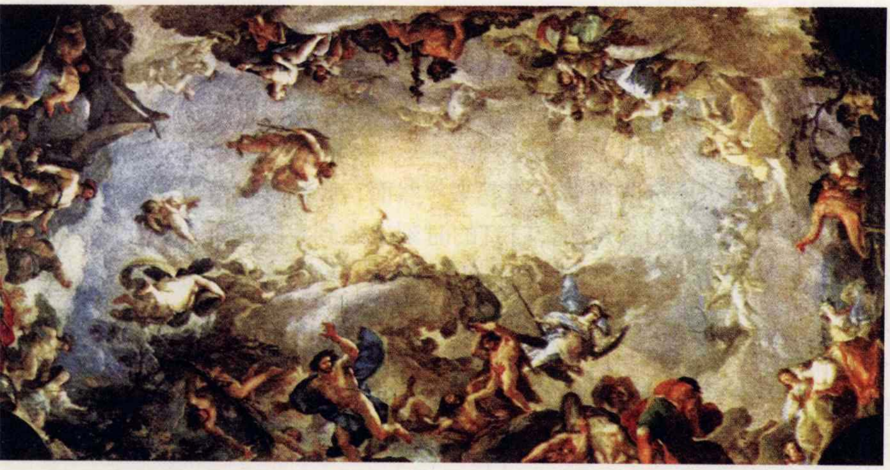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金子般的箴言”。英国人对此深信不疑……然而，箴言经不起最轻微的攻击。为避免造成恶果，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禁止所有的行为——其隐晦的想法是行为始终会遭报应的。“为避免他人占得先机，人们应当去做这些，如此我们就不会受到迫害”——对此，我们应如何回答呢？请不要忘记那个以仇杀取得荣誉的科西嘉人。连他也不愿挨枪弹，然而，他对荣誉的满足并不因有枪弹的威胁而受到妨碍……在所有正派的行为中，我们忽视了那些会对我们造成恶果的东西。对所有可能对我们产生恶果的行为要一一避免！

箴言背叛了一类人，群畜本能就是用箴言来描述自己的——人是平等的，平等相待，礼尚往来，将心比心。故而，箴言是有价值的！在这儿，一种在现实情况中根本不会发生的行为等值性为人们所确信。每种行为不可能都遭报应。相同的行为根本不会存在于实际的“个

空间的印象　奈威尔逊　1958年

人们在理性领域去发现“真理”，试图作出定义来说出某个真理，但是尼采提醒人们，这个真理也“只是一个有限价值的真理”。在现代艺术作品《空间的印象》中，书籍和科学仪器等象征人类对真理探求的物件与艺术完美结合，人类信仰真理的精神在作品中成为凝固状态，沉淀而坚毅。





奥林匹斯诸神的降临　壁画

诸神相争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冲突之根。与人类生活一体化不相称的是，人类还没有统一信仰，不同的文明都有自己对世界排他性的终极解释。因此，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一千个目的，因为有一千个民族。人类还没有目的，那也就没有人类吧？希腊就是个多神信仰的民族，图为描写众神降临的恢弘场面。

体”之间，如此“报应”也就不会存在……我不会想到，我在做某件事时别人也在做。因为这一行动属于我本人……我不会从人们那里得到任何的回报，说不定人们还用另一种行为“伤害”我呢！

“爱”与“爱”不同的某种东西是陶醉感的一切所能。

这方面的经历，每个人都会有。某个男子在他走到姑娘的近旁时，姑娘的肌肉力量就会增加。这种力——在两性发生更加密切的关系时，比如舞蹈和其他社交习惯必然带来的两性关系的接近——也会增长。最后，人们便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及自己的钟表。当然，如同所有快速运动一样，跳舞本身就会带来整个内脏、神经和肌肉系统的陶醉感。在这种情况下，双重的陶醉感的综合作用——人们不得不预计在内，一种小小的醉意时时产生，即是多么明智啊……人们有着从来也不愿承认的现实性。代价成为女人，女人的一切贞操要具备……在那里跳舞的这些年轻女人，显然超越了一切现实性。

因为，她们只同令人信服的理想们跳舞，她们甚至看到了她们的母亲们！《浮士德》是被引用的好机会……她们进入到小小醉意的时候变得美丽异常！这些漂亮的尤物——她们清楚：她们会变得更为可爱！最后，她们的服饰也让她们产生灵感——她们的服饰是她们的第三个小陶醉！她们如同相信上帝一样信仰自己的裁缝。她们因信仰而快乐！自我欣赏是健康的！从来就没有一个善于装扮的美好人患过感冒！

一个能干的手工艺人或学者，在他自豪于自己的艺术，不满于当下的生活之时，他就会变得十分善良。假若一个鞋匠和教书匠带着痛苦的表情告诉人们，他是因某种更为美好的事物而生时，那就十分可怜了！根本就不存在比善还要善的东西！善是：有一技之长，并发挥一技之长去创造！

现在，“代表”成为依赖。比如，学者靠作家，受苦的大众阶层靠夸夸其谈的无能之辈，由这些人来代表痛苦。职业政治家根本不存在于任何领域之中——他们养尊处优，在议会的大庭广众之前拉长了喉咙“为民请命”。一大群政客对我们的现代生活进行盘剥，开支太大；而在古代的城邦——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某些城市还留有余饷——都是本人出面，根本不靠这样一些现代的代表们和掮客们。

伟大的人，这是天性以伟大的风格所建造和发明的人，他们是：

1. 在他的整个作为中具有始终一贯的逻辑性，由于冗长的逻辑性，故难于知其梗概，因而带有迷惑性。也就是说，他能够从自己生命的巨大平面出发去修炼自己的意志力，他有着蔑视和摒弃藐小的蹩脚货的能力，即便世界上最美的、“最神性”的事物在其中。

2. 他更为冷酷，更为生硬，更为不假思索，更为不怕舆论。“尊敬”和被尊敬相联系的美德，不存在于他的身上，群畜道德一类的所有特性，他也不具备，除却引路人，只有踽踽独行相伴。然而，他却对途中所遇的东西发出低沉的喉音。

3. 他只想获得奴仆、工具，对“同情之心”视而不见。他在与人的交往中，总是打他们的主意。他认为当老实人是无趣的，故而，他不泄露自己的天机。在他看来，没有人能够识破他的真面目。他常常戴着面具——他宁愿撒谎，也不想讲实话——因为撒谎会耗费更多的精神和意志。他内心有一种孤独感，是某些褒贬均无法到达的东西，是一种独特的可审判性，除却他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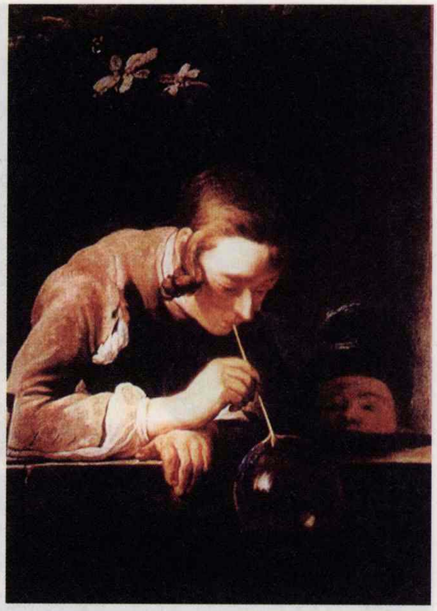
人性的地平线。

哲学家不遗余力地试验人能突出自己的限度，柏拉图是典型。因为，他就试验过自身力之所及。然而，做这件事时——他是以个人的身份。也许，在发展中和“有利的状况下”对人驱使的程度是帝王们、开国君主们这些更伟大的人的本能惦念。

先前，“人”是在怎样的地方绚丽多彩地成长起来——历史的比较研究是必需的。

20世纪。

伽里阿尼神甫曾说，现今欧洲危机的原因是防范心理。如果人们不努力避免采取预防措施，世界永远不会安宁。也许，人们还不至于制造战争——我不认为人们会更加不幸。对于我已故朋友伽里阿尼的反战观点——我无法同意；即便挑起战争，我也要做出某



吹肥皂泡的少年　夏尔丹　油画　18世纪

在说明禁欲主义理想的产生时，尼采强调，正是那些弱者以他们的“叹息”和对生命的消蚀贩卖着道德的箴言。博爱平等、礼尚往来成为弱者最好的保护，也成为对人性的最大反叛。如同夏尔丹画中吹肥皂泡的少年，基督教的箴言所谓的人性规范，迷幻而易碎。

马基雅弗利　油画

尼采和马基雅弗利都有着追求强者权力、反基督教的伦理观。在他们所崇拜的伟大人物中，拿破仑对于尼采来说，就相当于凯萨·鲍吉亚对于马基雅弗利，两者都是被藐小的敌手击败的伟人。马基雅弗利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天才政治家。

月 夜

伊凡· 尼古拉耶维奇·克拉姆斯柯依 油画

狄俄尼索斯与查拉图斯特拉都是生命之神，是死亡之敌，因而尼采哲学的核心是生命之爱。尼采过度地热爱着生活，导致诅咒与憎恨，他的偏激与怪诞恰恰因为缺少尘世之爱而倍增。如此的矛盾也存在于克拉姆斯柯依的《月夜》中。清冷幽深的月夜，一个纯洁安静的姑娘静坐湖边，观者却同时感受到火一样的爱恋和生命力。

些预言。

伟大的觉悟常常出现在惊天动地的地震之后：新的问题又装在脑子中。

如果不是意味着削弱和毁灭欲望，就不应克服欲望。欲望要为我们服务——要对欲望进行长期折磨，这也属于克服的范围——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区域、种族的欲望！因为欲望热爱我们的程度形同义仆，它们自愿走向我们最感兴趣的所在，所以人们要给予欲望以充满信任感的自由！

就人的等级制度而言，那不勒斯行乞者的幸福和自足，或“美丽的灵魂”中的“极乐”，或基督教兄弟会虔诚派教徒那里的轻薄的爱——证明不了任何东西。作为伟大的教育家，人们应该把“极乐之人”的种族无情地打入地狱。藐小化和松弛的危险也由此出现——我不能苟同斯宾诺沙主义或伊壁鸠鲁式的幸福论，反对沉思状态的一切松弛。然而，如果道德是达到这种幸福的手段，那么就必须制服道德。

要始终保持客观、坚毅、坚定、严肃的态度贯彻一种思想，在这方面艺术家做得最好。然而，如果是人类完成这个目的时，那么将不再存在沉静、冷酷和严厉。在恺撒和拿破仑这样的天性那里，人们可以感到他们“索然无味”的艰苦劳作——人的牺牲不可避免。既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又不因此而折毁——这就是未来高等人的位置。为了继续对自己权利和手段的信仰，灵感的欺骗一直伴随其中。

人会因之毁灭的最强大和最危险的激情，受到了彻底的监视，这使得最强大的人无法产生——不得不自认是恶人、“有害的人和不许存在的人”。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危害！然而，在过去这也是势属必然。因为，今天一大批反对力量借助于暂时压抑那些激情一追求统治权的激情，对变化和启蒙的欲望，已驯育成人，使得这些力量又可能得以释放了。因为，旧日的野性已不存在于它们身上。这驯善的野蛮容许我们享用。我们的艺术家和国务活动家们为人们所时刻注视！

真实性曾存在于培植道德的诸势力中。道德目的论、道德的实利观——这种认识早就存在带有根深蒂固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让人对自我解脱感到绝望——为真实性所发现，总有一天真实性是要背离道德的。长期的道德诠释造成了我们自身的要求。它们似乎是价值的依赖，因为它们——我们才能维持生命。一个消解过程就会因这种对抗性（我们认识了的东西

得不到重视，而我们想拿来欺骗自己的东西又不许置评。——原注）而产生。

伊凡雷帝杀子
列宾　1885年
尼采认为哲学是非政治的，它和政治是两回事，其哲学观最重要的一点是哲学的使命，就是关注人生，给生命一种解释，给生命意义一种解释。这与尼采所读叔本华的著作也有一定关系。图中，16世纪俄国沙皇伊凡雷帝为权位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在画面凝固的一瞬，生命中的道德、意志和权力被展现无遗。

折中的立场永远不会取代极端的立场——极端的立场只能为另一极端的立场所取代。由此，对天性的绝对非道德性和无目的、无意义的信仰，成为心理学必然的欲望——如果不存在对上帝和必然道德秩序的信仰。因为人们怀疑灾祸就是生命中的“意义”——不是因为生存的痛苦比以前增大了，所以才出现了虚无主义。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一切都是徒劳的，这种解释破产了。

生命是无目的、无意义的，然而却是“永恒的轮回”。这是一个极端的虚无主义形式！

人们能够在知识和力量的作用下取得这样的信仰——这是所有可能的假说中最为科学的。如果生命真有一个目的的话，那么想必它已经达到我们否认终极的目的！

泛神论的对立物成为追求的对象，认为“一切都是完美的、神圣的、永恒的”——同样会迫使人们取得对“永恒轮回”的信仰。道德克服的只是道德的上帝——这种肯定万物的泛神论立场根本就没有取消。设想一个“善与恶的彼岸”的上帝什么意义也没有。在这个意义上的泛神论根本就没有可能。虽然目的观被我们从过程中取消，这也不等于说我们就肯定过程。如果那个过程每时每刻都能取得某种东西，那么就能够始终达到同一物。这样肯定的立场为斯宾诺沙所获得，因为每一时刻都存在一个逻辑必然性。由此，这样一种世界特性被他以自己的逻辑本能所战胜。

然而，这只是一种个别情况。在每个现象中作为每个现象基础的每个基本性格都会显现出来。如果某个人认为它是他自己的基本性格特征，那么普通生命的每个时辰都会通过它使这个人像胜利者一般地去赞美。以喜悦之情把身边的这个性格基本特征看成是善的、有价值的——是最为关键的。

生命会因对人的无能为力产生绝望的怨恨，这被人强制和压迫的人和等级的生命借助于道德的阻止——没有陷入绝望和虚无的深渊。掌权人和暴徒受道德控制，“大人先生”是他们的斗争对象，卑贱的人对“大人先生”实行监护——首先应该鼓起卑贱人的勇气，让自己变得坚强。应将道德废除、否定、碎尸万段。因为从相反的情感和估价来看，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本能。如果对蔑视权力意志之权的信仰不再存在于受苦人和被压迫者那里，那么他们

拿破仑

关于战争，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模仿旧约的语调写道：“我劝告你们不要工作，要去作战。我劝告你们不要和平，而要胜利……只有战争才使一切事业变得神圣。战争与勇气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大大超过慈悲。”图为尼采所尊崇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拿破仑。

进入开罗的拿破仑军队

拿破仑是尼采所推崇的“超人”意志的典型，作为强力意志的代表，创造伟大军事神话的拿破仑当之无愧。图为拿破仑军队进入开罗时的情景。仅用了23天的时间，拿破仑就使这座拥有4000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降伏，并成为其新的霸主。

就真的要进入到不可救药的绝望阶段了。如果相对于生命来说这种特征是必然的，如果“权力意志”也存在于那种要求的意志，仇恨意志也作为一种权力意志，则也许就是这种情况了。被压迫者仿佛认识到，他们同压迫者是处于同一地平线上——再也没有什么特权和更高的等级在被压迫者面前存在了。

如果，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那么，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均与生命毫无瓜葛。道德将一种无限价值的东西均置于世俗权力和等级制不相协调的秩序之中；道德教导人要低眉顺眼，要屈从——败类也因之避免走入虚无主义。败类随着这种道德信仰的灭亡走向毁灭。

自取灭亡，对必定毁灭的东西的本能选择是灭亡的表现。自我活体解剖、中毒、酒精中毒、浪漫主义，特别是本能地强行采取行动，通过这种行动人们将强者变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将毁灭意志作为更深刻的本能，自我毁灭本能的意志，遁入虚无主义意愿的意志——是败类的这种自我毁灭的象征。

虚无主义是败类找不到任何慰藉的标志——他们是为了毁灭而去破坏的。道德取代了他们，他们没有理由“顺应”——他们置身于相反原则的土地上并取得权利，因为强者被迫成为了他们的刽子手。自身的“意义”在所有的生命中不复存在，无为成了欧洲式的佛教。

相反，“困苦”不会因之而变得强大！“上帝，道德，顺从”登上了贫困的阶梯。积极的虚无主义会随着相对有利得多的关系的出现而出现。相当高的精神文化带来相对优裕的物质生活——它同时成为克服道德的前提。长期争吵不休的哲学见解使得对哲学达到了无可救药的怀疑地步，于是某种懈怠便从精神中萌发；然而，这并不表示那些虚无主义者等级的低微。设想一下佛祖出世的情景，永恒轮回的学说定会存在博大精深的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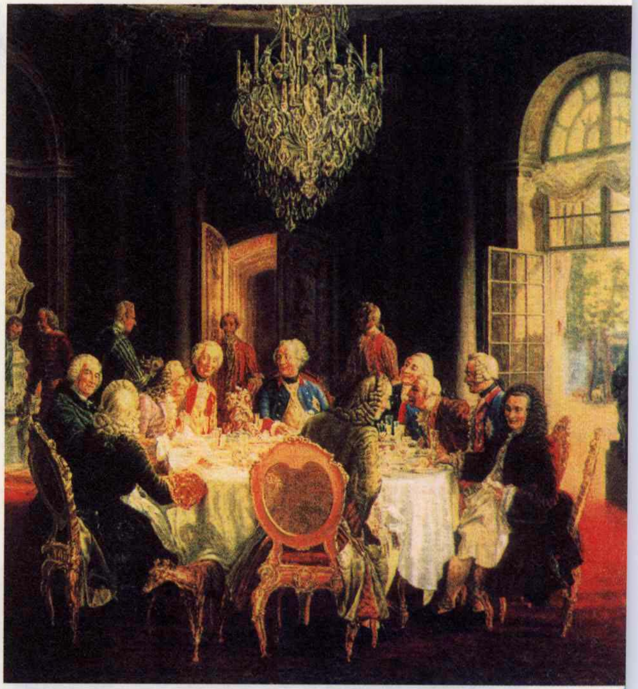
败类，主要指生理上，不是政治上。这种虚无主义的土壤存在于欧洲最不健康的一类人之中。在他们眼里，对永恒轮回的信仰是灾祸：因为人们受这种思想的感染会为所欲为，因为不是消极的清除，而是对所有的无意义、无目的的东西按此标准进行清除——尽管还只是认识到所有的都是永恒的存在对出现的痉挛和盲目的愤懑。其价值在于：它要清除；它们让相似的要素自相残害；它要从思维

方式相反的人中挑出比较软弱的、信心不足的人，并从健康的观点出发开创强力等级制。因为，发号施令者就是发号施令者，服从者就是服从者——除却所有现存的社会制度。

最平庸的人成了这种新秩序的最强者。因为，一切极端的信条都不存在于他们那里；偶然性和无意义都为他们所喜欢；在对人的价值打了很大的折扣下他们去设想之，由此他变得藐小和软弱。因为他们是最健康的人，经得起绝大多数灾祸，对灾祸毫不畏惧；他们对自己的力充满信心，并以自觉的自豪去代替人所取得的力。

永恒轮回不会为这种人所想到。

在现代的欧洲，生命已经具有了确定性，必然性和意义的存在——对于起初的虚无主义手段，我们已无须进行反对了。现在，对人的价值、灾祸的价值等等不必进行过分地夸大了；对这种价值的巨大折扣，我们已忍受了许多，对这无意义和偶然性，我们也容忍了许多。现在，人们已经取得的权力——允许减少驯育手段，有关对道德的解释是最强大的手段之一。“上帝”是一个过于极端的假说。



餐桌上的政治家　油画　18 世纪

尼采认为，生活是怎样的不由作家、哲学家说了算，而是由政治家说了算的。也就是说，有关生活的话语权永远属于政治家，这是极不科学的，因为他们是不属于任何生活领域的一群人。图中，18 世纪时期的一群政治家正在享用丰盛午餐。他们攀谈的各种政策，将会影响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

两条路。

人有充盈的力来为自己服务的时刻就会到来——促成自然奴隶制的产生是科学的目的。

之后，人就会闲暇，发展自身，成为一个崭新的更高级的东西——崭新的贵族政体。一大堆有道德的人就会成为今日的生存条件——他们不再需要特性，他们消失了。我们不再需要美德，美德消失了。“人人不可缺少”的道德、拯救灵魂的道德、不死性，它们都是使人能够达到巨大的自我强制的手段，用无比可怕的激情……

苦难造就了人，苦难教导人劳动、思维、自利。

生理学的净化和强化。崭新的贵族政体应该具有可怕的自我保存的物性，对立和对手是它必需的。

平庸化的结果和有意识地崛起、自我塑造，是人类的两种未来。

这是一种制造鸿沟的学说——它会达到最高等和最低贱的类，中间的类被摧毁。

不论教士的还是世俗的——现在的贵族政体都必须赞同新的贵族政体。

智慧就是克服“权力意志”

ZHIHUI JIUSHI KEFU QUANLIYIZHI

“已知”已被科学的发展消溶在未知中。如同概念一样，自在之物“自在知识”是不存在的，它是“数字和逻辑”引起的诱惑，是“规律”的诱惑。“智慧”乃是克服“权力意志”。它敌视生命，使原则涣散，是同化力软弱的标志。

本质的再现　油画

尼采不赞成用宗教“道德理想”去实现人的理想，想要按照某种目的铸造人的天性是荒谬的。尼采认为人的本质是未定型的，人类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本质，并塑造出更健康有力的人性。画中的儿童正模仿大人作画。人的天性是自由的，虽然会受到现实的影响，但永远不该因某种目的而被禁锢。

科学研究的前提：要信仰科学研究的联合性和持续性，要相信研究不是徒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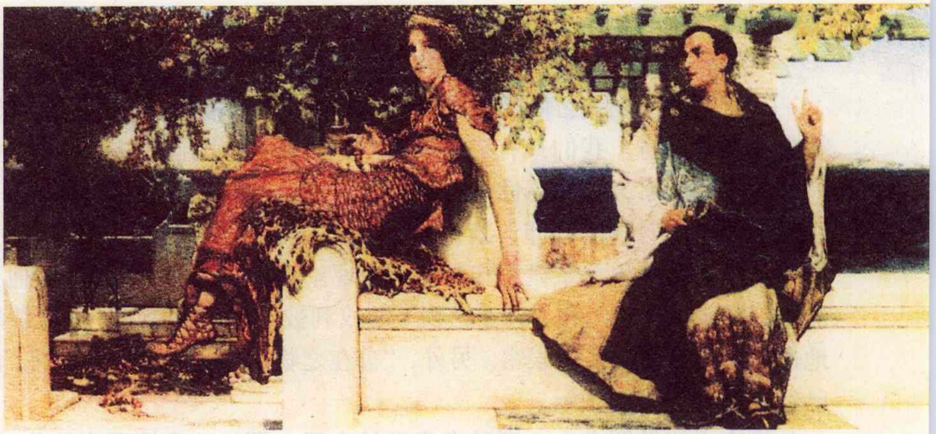
它存在一种巨大的麻痹状态——徒劳的工作，无益的斗争。

科学是中间站，在那里那些平庸的、多倍的、更为繁杂的人会得到最自然的发泄和满足；他们是事业要回避的人。在得到了力、权力手段的地方，要贮存时间——未来会用得着它们！

数量方面是我们“获得知识的办法”的局限所在；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能够阻止把数量的差别也理解为量。对于我们而言，数量不是“自在”——它是一个远景的真理！

我们感官具有作为中点的特定份额，它就是在这个中点以内发挥作用的即对大和小我们可以相对我们生存条件的比例来感觉。数量是我们生存大小的比例——我们不能随意地将我们感官的敏感性增加十倍，或是削弱十倍。

欧洲的整个道德有利于群畜——高等的人、稀有的人所褒奖的一切都以贬抑、屈辱之感进入他们的意识，这是他们懊丧的原因所在。如同群畜一样，平庸的人提不出多少问题，也



没有良知——他们是乐天的。悲观主义的抑郁造成了现代人的强悍。

群畜的某个特性表现的程度同其暴露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在那些有“肉制心肠”的人看来——最精神性的人感觉到感性的刺激和魅力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相对于那些细密的过滤器，那些变薄、变小的器具，即“精神”性的东西——它们承认感官具有原则性的价值，最精神性的人是不折不扣的感觉论者。一个成功者和完人身上最基本的特性是感官的力和权力。因为，首要的是要有“绚丽多彩的动物”——否则一切“人性化”又有什么意义！

圣哲罗姆和保拉　油画

尼采推翻了神的等级制度，却肯定了人的等级制度，他把“超人”的称号封给所谓“上等人”，即“人是非动物和超动物，上等人是非人和超人”。由此他便成了社会等级制度的狂热鼓吹者，这也表现了他的阶级狭隘性。图中的罗马贵妇正在圣哲罗姆（右）的指导下学习基督教义，拥有优越教育条件的上等人被尼采称做“超人”。

根本的解决方法。

理性是我们所信仰的，然而它是灰色的概念哲学。不能按照无比幼稚的偏见来建造语言的大厦。

我们的思维只能是语言形式，“理性”这个“永恒真理”只有如此才能被信仰——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来阅读事物中的不谐和问题。

我们必须以语言强制手法去完成这件事，否则，我们的思维就会停止——对这里看到的界限是否真是界限的怀疑是我们的特长。

理性思维是按照我们无法否认的模式来完成的一种解释。

“已知”已被科学的发展消溶在未知中。寻求相反的东西，并从本能出发将未知归结为已知——是发展的目的。

一种独立的无知即一种感觉——在它那里，根本就不会发生“认识”，“认识”是梦想科学发展的骄傲自大，我们不要保留任何一点概念来使“认识”成为未来的可能性——为科学所准备。如同概念一样，自在之物“自在知识”是不存在的，它是“数字和逻辑”引起的诱惑，是“规律”的诱惑——人最古老的神话和

伪善的面具　油画

尼采给西方文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动，在他之后，人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理直气壮地以“理性”动物、“道德”动物自居了。画中的女士不合时宜地戴着黑色面具，轻松的笑容仿佛并未感知面具的存在。这正是人们对自身虚荣伪善等平庸面的忽略。

虚荣心被我们转化为无情的事实。

"智慧"乃是克服"权力意志"。它敌视生命，让原则涣散，是同化力软弱的标志。

智慧不能同别种智能相比较，只有面对"真实的现实"它的认识能力才会显现出来——智慧不可以反省。我们只有成为具有"绝对认识"的高等人，才能达到对智慧批判的目的。一切远景的观察方式和感性精神的理解方式，"自在"——是做到这一点的前提。然而，由心理学派生的对物的信仰，禁止我们谈论"自在之物"。

从康德对因果关系概念和其纯内在现象的有效性的见解而言，他否认把现象推论为现象的原因，对"现象"和"自在之物"的权利被他自己剥夺了——康德所批判的哲学疵点渐渐地进入视力不济之人的眼帘。另外，"自在之物"不仅是演绎出来的，而且是早已存在的——已经被这种见解所预示。

没有人能够明白——那种合意性的立场，那种"事情理应如此，但没有如此如此"，或"事情要是如此该多好"——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孤立的东西存在于事物中，它们意味着对整个事情进程的谴责。聚沙成塔，未来的大厦会在你小小的不幸上建起，整体是历次批判沧海一粟的结果。作为彼岸的东西都骑在现实之上，且不曾回到现实，如果连康德都搞不清的道德标准都不会完全实现，那么对整体的判断就包容于道德本身之中。然而在整体那里，这种权利道德怎样才能够取得？审判整体的法官怎么会是部分？——如果这实际上就是无法灭绝的本能，那么这种本能不也就是一同属于无法灭绝的愚蠢了吗？然而，由于我们说了这番话，也就等于做了我们所指责的事，合意性的、僭越的审判游戏立场，属于事物活动的性格。一切不公正和不完美的情形也是如此，这也正是我们关于"完美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得不出结果来的。通过事物的现状，一切欲望，一切想得到满足的欲望来表示不满之情；如何表示？是否也是由纯不满足的、满脑子都是合意性的各部分凑成的整体？是否"事物的活动"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路？是否从现实性出发的路是永不满足的本身？是否驱动力本身、上帝就是合意性？

打猎归来　油画

泛神论目的论以弘扬"必然性"为特征。它认为世界本身有创造永恒新事物的能力。在尼采看来，这种目的论实际上仍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它认为理性认识能够支配世间万物，万物都从理性目的那儿取得存在的权利。图中，盛开的花朵与动物的死亡形成对比，这一世间万物的生死规律在泛神论者看来却是理性支配的结果。

在我的眼中，对宇宙、统一性、一切力、某种绝对之物的摆脱至关重要！然而，"上帝"成为了绝对之物的最高仲裁机关。人们必须将宇宙砸烂，要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比如，康德的"两个事物始终是值得永远尊敬的"，在今天应是

——“消化更值得尊敬！”“怎么可能有邪恶呢？”这样的老问题总是在宇宙那里产生等等。宇宙、伟大的感觉器官、存货、力的储藏室都不存在。

伦理学——“合意性的科学”，“事情本应是另一个样子”，“事情应该是另一个样子”。不满是伦理学的萌芽。

也许，人们真的可以自救。因为，没有情感的状态会为人们所选择，人们知道傲慢和幼稚。因为，对整体的毁灭性包含于一要求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然而，这种要求就是生命本身！

相对于“事情本应如此”而言，确认什么是有的，是什么样子的——要更为高尚和严肃，因为它乃是人的批判和傲慢态度。一种需求表现于其中，它又要求世界的结构适应我们人的安适感——包括意志在内。

另外，另一种“有什么”的要求是伴随着“事情本应如此”的这种要求而出现的。故而，“怎么样？这是可能吗？为什么一定如此呢？”的答案是——知道人什么。我们对世界轨道不相符合的惊叹因而产生。

也许那种“事情本应如此”就意味着我们有征服世界的愿望——

如果我用一个公式来代替有规则的现象，那么对整个现象的描述就被简化和缩短了。然而，我没有确定“规律”，而提出：在这里重复出现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个公式是作为主要是未知和产生力的综合体来适应的——这仅仅是一种猜测。有人认为是规律决定这里的力，使得因为力的服从我们每次都会得到相同的现象——这纯是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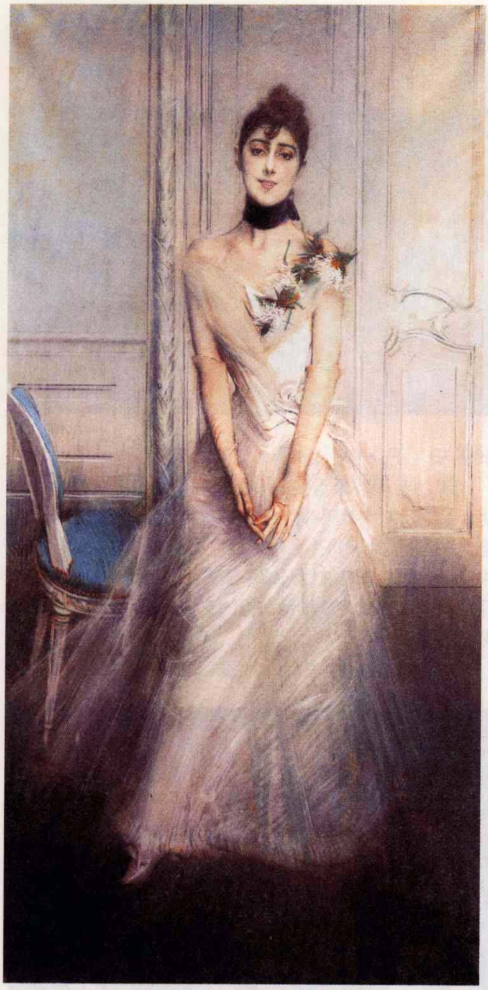
对世界的解释乃是统治欲的标志。艺术的世界观——面对生命。然而，它没有对美学观进行分析，而用残暴性、安全感、裁决感和局外感等来代替美学观。人们必须懂得艺术家本人及其心理学——释放力、变换的欲望、对自己灵魂同异己相接触的欲望、艺术家的绝对利己主

马铃薯田　凡·高　油画　1885 年

尼采的哲学观最重要的一点是哲学的使命就是要关注人生。尼采反对宗教强夺生命的充满痛苦的渴望，提倡“生命意志”，顽强地保持生命的健康。在凡·高早期的艺术创作中，生活的艰辛迫使他开始关注人生。此时，农民对困苦生活的抗争精神成为鼓励他前行的支撑，其形象也在他作品中频繁出现。

基督升天　壁画

尼采将基督教看成虚无的宗教，因为它不关注现实生活，而在乎假设的死后生活。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正是人们意识到“上帝死了”所导致。壁画反映了基督死后升天的场景，这在基督教被视为最完美的结局。教徒为实现这一虚幻的结局，将不惜牺牲现世的生活，以求赎罪。



白衣女人肖像

乔凡尼·伯蒂尼 19世纪

尼采将女性看做善于伪善的群体，如同艺术中的装饰细节，她们为引诱男人而梳妆打扮、温柔多情，而所有的外在形态都是一种虚假的骗局。图中的白衣女人拥有高雅美丽的外貌和气质，而尼采却视之为虚伪的装饰。

义……就是批判赌博欲望。都是些怎样的本能为人所净化！

科学世界观——批判心理学对科学的需求。它是反美学的，它梦想着使所有的事物都变得实际、有用、可资剥削。普通人借价值——它本身是可数和可计算的东西——取得优势。如果历史被人们用这种方法所占有，那将成为优越者、仲裁者的王国。都是些怎样的欲望为人们所净化！

宗教世界观——对宗教的人的批判。他只需有着强大的崛起感和深沉的沮丧感——无须道德感。对前人，他用感激和怀疑之心来解释，故而对前人后人的根源，他不从自身去寻求。他是自感"不自由"的人，他自己的状态、屈从的本能均被净化了。

道德世界观——社会等级制的情感进入了宇宙。安稳性、法则、整理和排列得到了最高的评价，因而最高的职位也为它们所寻求。

共同性。统治欲也作为最高价值的审理机关，被看做是创造力和统治力。这些欲望是相互敌对和互有高下的——也许是联合，也许在某种统治下更替。然而，在它们使所有的一切得到满足的时候，就要设想出一个深刻而平庸的人来；因为它们有着十分巨大的深刻的对立。

群畜道德的真实性。

如果你不被认识，如果通过清楚和恒定的符号没有表现出你的内在物，那么你就是危险的。如果你不是恶的，那么你对自身伪装的能力就不会对群畜构成最严重的威胁。一切神秘和不可知的人都为我们所轻视。你必须保持可以被认识的状态，无须躲躲闪闪，不要相信你的变换。被认识和恒定的人格成为对真实性的要求。尽管借助于人的本质群畜的成员达到了事实上的信仰，这也只不过是教育的事。因为这种信仰首先在群畜那里被制造，接下来才要求"真实性"。

迄今为止，完全消除事物复杂性的方法（即出自理智对混乱的反感上。——原注），科学是通过要"解释"一切的假说达到的。我的心弦在观察自身时又为同一种反感所触动。因为，借助于某种模式我也想形象地设想内心世界，并借此形成对理智的混乱的超越。道德就是如此一种简化的模式，因为人被教诲为光明磊落。现在，道德被我们否定了，我们自身又回到了晦暗之中。对情感的仁慈产生了物理学，因为科学在被道德消灭了之后又获得了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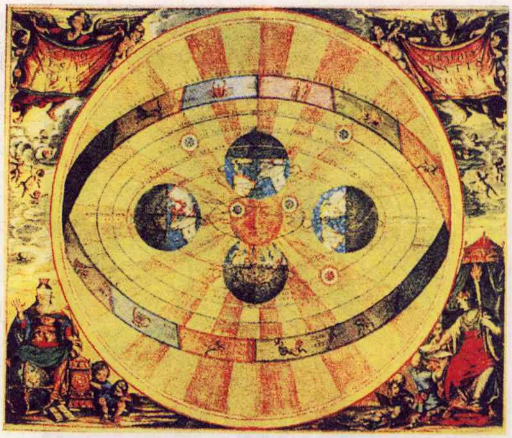
魅力。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结果，我们的生命要为掌握科学的目标服务。有关我们生存条件问题的实际科学思考也由此产生。

虚伪性。

绝不让他人称呼自己的丑名——这是一切独立的本能对自己的工具、扈从、马屁精均具有的另一种本能。它否认其他非间接地共享的颂词。一切褒贬之词在一切独立的本能周围都结晶为固定的制度和礼仪。

为了自己，为了支持自己的自我感觉，为了增强自己的自我感觉，一切追求统治权而又处于某种枷锁之中的本能需要一切美名和公认的价值，如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才可以打着“大人先生”的旗号——比如，基督教价值统治下的肉欲、权力欲等。

因为，意识中没有虚伪的，故而，完美的天真质朴占了上风。主动都与其“表现”的分离是本能破碎的标志，绝不是战无不胜的标志。为了胜利，礼仪、激情中绝对的纯洁，虚伪中的“善的良心”，人们用以攫取最大和美妙的言辞和姿态的信心——都是必不可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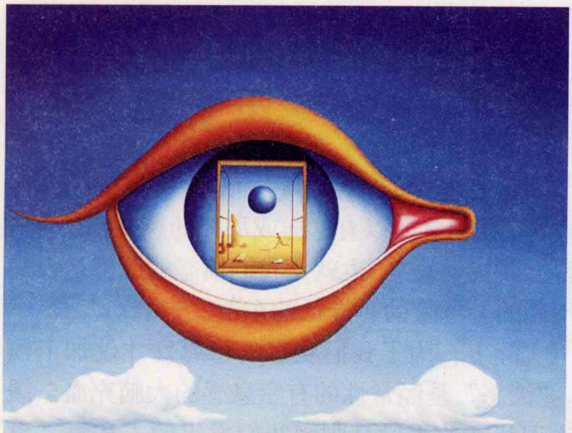


日心说的描绘

尼采接着指出：“由于这种非人化的机械和机械主义，由于工人的‘非人格化’，由于错误的‘分工’经济，生命便成为病态了。人类的目的便看不见了，作为达到文化手段的现代科学活动，产生了野蛮化。”以日心说为开端的天文学，在今天已将人们引向了完全未知的空间，人们失去了大地主宰者的优越地位，却成为宇宙中的沧海一粟。

潜意识

用现代心理学的话来说，表意识在受到压抑后会转变为潜意识。潜意识是自我意识的反映，并与尼采在谈论梦神乔伊·米洛世时提到的“个性原则”近似。图中，潜意识通过心灵之窗再度显现，它是自我意识的另一表现。



此外，戏子的天才和为取得胜利必备的高度自制的素质则能够表现绝顶的睿智。因此，教士乃是机巧无比的、自觉的伪君子；其次是王公贵族；再次是社交人物、外交家；第四是女人。

通过各式各样的伪善出现的感性：

1. 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这是青年所特有的，它创造了一种凹镜式的图像效果，将其中被包裹的东西放大、圣化乃至变化无穷。

2. 在爱的宗教中——“一个俊男，一个美女”，是灵魂的新郎和新娘。

3. 在艺术方面，作为“装饰性”的力就如同男人看女人一样，男人似乎要向女人显示所有的优点。艺术家的感性也由此被放在了一个他平时崇敬的客体身上，客体“理想化”也由此形成。在男人想起女人时出现的意识的影响下，女人梳妆打扮、步态轻盈、能歌善舞、话语温柔多情——她关心男人对理想化作出的努力。同时，她

自由的欢娱　古希腊

做一个反抗时代潮流的勇士，尼采依旧孤独地与整个时代对立，为人类未来的命运焦虑。他提醒人们不要为现代科学和宗教思想蒙蔽了意志，要学习希腊人对狄俄尼索斯的仿效，即向人类呼吁摒弃理性主义，而聆听“自身的声音”，如此才能得到真正自由的欢娱。

康德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

尼采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意义和价值的概念引入哲学。尼采认为，哲学必须是一种批判，而没有价值的批判，所有的理性批判都是毫无意义或毫无价值的。他认为，康德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因为康德未能从价值的角度来批判问题。可以看出，尼采认为人不是理性存在物而是价值存在物。

也不时学习娇羞之态、距离之感，以此来增强男子理想化的能力。羞耻感在女性本能的巨大敏感性那里——绝非永远是有意识的虚伪。因为，在女人看来，引诱男人迫使他作出过高的估计正是这种质朴天真的羞涩之情。因此，出于敏感的本能——女人在这种本能的引领下对纯洁的功利性深信不已，有意对自身视而不见……她在装腔作势影响最强烈的地方，在不自觉的时候会变得不自觉——女人是天真烂漫的。

论艺术的天才。

大脑具有特有的完善过程和完美观——最小的偶然性会在与恋人相约的夜晚焕发光彩。

生命是一个崇高事物序列，“相对于所有的东西，失恋者的不幸更为有价值。”此外，无意识的记忆作用发生于一切完美和美对那种眷恋状态和自己的种类中——通过连续性，爱神的极乐感被事物的全部美感再次唤醒。在生理学那儿就是，艺术家的创造本能和精液在血液中的分布……对艺术和美的要求就是间接对性欲快感的要求，大脑接收到这种快感——通过“爱”，世界变得更为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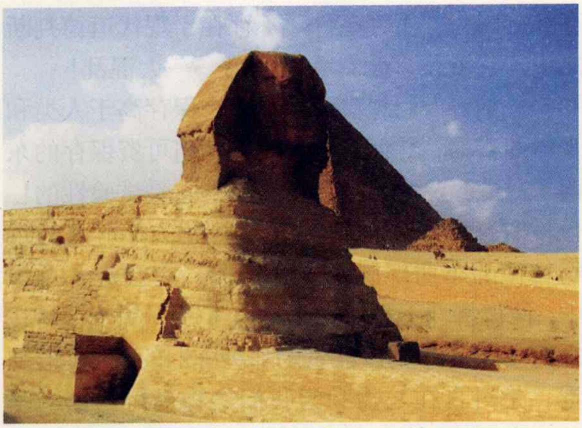
同所有道德科学一样，权利的哲学是从来没有垫过尿布的。

比如，惩罚具有最古老和最有价值的意义，人们总是对此予以否认。只要法学还存在于历史比较学和民族比较学的基础上，它就会滞留在本质虚假而抽象无益的争论之中。现在，它被称为“法哲学”，事实上它已经是全部脱离了现代的人了。然而，这种现代人本身就是一场难分难解的击剑比赛——他允许有不同的解释。

对欲望的信仰。

欲望是理智的一个结构，是对不存在的原因的虚构。我们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感觉，都会从理智方面找到答案。也就是我们愤怒的原因是设定了不利的、危险的、异己的东西。

实际上，为了我们状态的可思性才硬加上愤怒。“愤怒”是经常性的有窒息感的大脑充血。缓和生理状态的手段是刺激我们发火的人和事。事



斯芬克斯人面狮身像

智慧在尼采看来不是绝对理性范畴的事物，它是观察方式和理解方式的一种，但又不受任何感性或理性感情的影响，因此它被尼采视为“自在之物”。智慧为古埃及人所崇拜，大部分的神皆成兽首人身或人首兽身的古怪形态，其人面代表智慧，狮身则是力量的象征。图为埃及著名的斯芬克斯人面狮身像。

后，因为长期的习惯，某些过程和共同感觉规律性地联系起来，导致某些过程的外观引起那种共同感状态，尤其是因为男女亲热而导致某种充血、产生精子等。“刺激产生欲望”！

区分刺激的办法是看“快乐”和“痛苦”是否促进权力感——可以对“快乐”和“痛苦”作出判断了。

对意愿的信仰。

将一种思想作为机械运动的原因，这颇具奇迹信仰。科学的结果要求，我们通过图示方式使世界变得可以想象，欲望、渴望、意志等也会变得可以想象——即对它们进行否定，并作为理智的错误来处理。

我常遗憾于德国文化的衰落。对欧洲文化的整个现象我感到不适的是：一种没落的形式为我所结识。有一些负担存在于德国人的心底，比如对外用人的依赖——康德对卢梭、感觉论者、休谟、斯维登堡的依赖，叔本华对印度人和浪漫主义、伏尔泰的依赖，瓦格纳对骇人听闻和伟大歌剧的法国式崇拜，对巴黎和遁入原始野蛮状况的崇拜——这使得他们总是姗姗来迟。

落伍者的法律：省份变成了巴黎，德国变成了法国。为什么希腊的东西为德国人所发现—— 一种欲望被人们发挥得愈强烈，则投身于自己对立面的情况就愈具有吸引力。

音乐成为绝响。

“意愿”——同时也是目的的意愿。“目的”包含着估价。估价是从哪儿来的？难道“苦”、“乐”的确定标准就是基础吗？

然而，常常是因为我们对估价加强的缘故导致了某事物的痛苦。

在一切感性印象中，这种估价几乎都发生作用，由此世界发生了沧桑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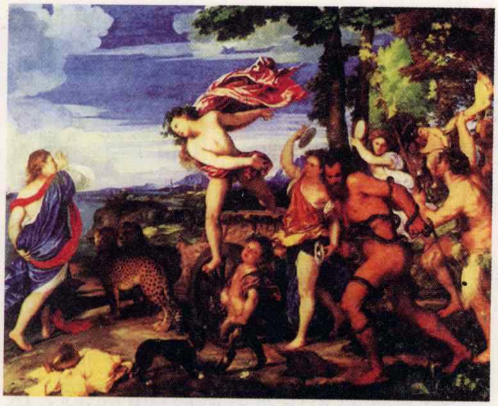
所有的事物都被我们设定了目的和价值，由此一股巨大的潜在力存在于我们的身上。然而，相反的东西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货物价目表所在多多——“存在”毫无价值可言。

保存是有限的集团的生存条件——这些价目表的确定意味着这一条件已得到确立。

我们使用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基础——创造性的力也不再

舍斯托夫

现代俄国大思想家舍斯托夫一生只想过一件事情，即人的生存的无根性与《圣经》的关系，这与尼采有密切的关系。他从尼采那里得知，生存的深渊是形而上学的理性无法填平的。因此，舍斯托夫一生的著述都是围绕这一思想的诠释，他自己称为“灵魂的漫游”。



酒神巴库斯和阿里阿德涅　油画

尼采将悲剧视为"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这就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而只有通过酒神狂欢才能认识到个体生命的毁灭和整体生命的坚不可摧。图中，酒神纵身飞向他的情人阿里阿德涅。

放弃武装　油画

耶稣说，一个人打了你右脸,你就把左脸让他打。尼采说,这是奴隶的道德。信奉如此教条的信徒都是具有"群畜道德"的弱者，由于先天缺乏强者的力量，他们用懦弱作武器，并号召所有人都来遵守这一"道德"。图中，战争中的士兵受耶稣感召放下了武器，一切强力都不复存在，唯有懦弱的武器被高高举起。

存在。因为"生存条件"不存在于现代道德判断之中。它变得多余，为所欲为——大混乱！

先前，人们想借助于道德来保存高于人类和个体的目的；然而，现在没有任何可资保存的东西了。道德要赋予自身目的——它是试验性的！

"在思维形成过程中，会到达人们称之为事物特性的东西即感觉到的实体，它会进入意识中；使得特性不再从属于物体了"，只留有"自在之物"。给予事物以能量的那种陈旧的、天真的知觉，是对自在之物和为我们之物进行区别的基础。然而，实体和力也是附加进去的。"事物"不会"刺激某个主体"，语言不是存在物，而是实体观的根源！自在之物不值一提！

存在物被认为是感觉——所有无感觉之物都不会以其为基础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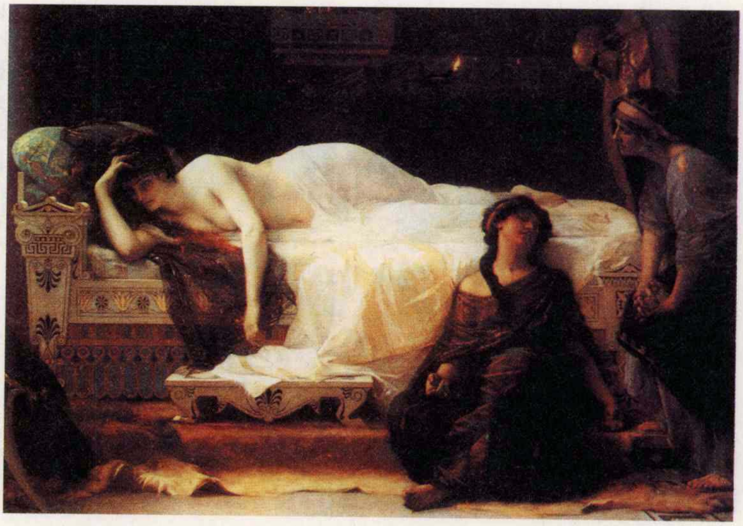
一切现成的感觉内容都不存在于运动中。相对于内容，存在物不可能是运动即不可能是存在的形式。

不应将它们混为一谈。感觉和思维不能从那种借助于感觉和思维来约束世界的物理学解释产生。对世界——直至最高等的人的感觉是物理学的目的所在。目的说的解释只是目的的历史，别无其他！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将某种行为、性格、生命的价值放在意图和目的之中——行动、表现和生活都是为了目的。如果意识容纳了愈来愈多的现象的无意图和无目的性，那么兴趣最终要发生危险的转折。如此，"一切都变得无意义"，即"所有的意义都寓于意图中"。如此，人们就必须将生命的价值放在"死后的生命"中，或者观念、人类、民族、超越人之外的持续前进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也由此进入到目的的无限发展过程中。在"世界过程"中，人们必须为自己谋求一席之地。

行为不会由目的引起，"目的"需要一种更为严格的批判——目的是用于解释的手段。在阐述时，会强调和遴选一些现象的某些点，其代价是

牺牲了他人和绝大多数人，某种本质不同的东西和另外的现象在为着一个目的去干某件事的时候而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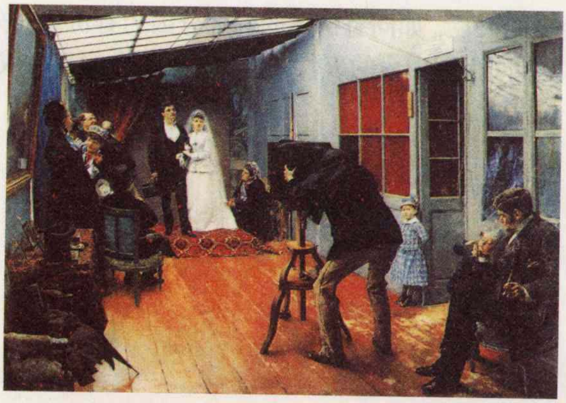


就一切目的的行动而言，这很像是太阳辐射酷热的所谓合于目的性一样——白白浪费了绝大部分的热量，有“目的”、有“意义”的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这是一种十分不确切的描述——目的有着“手段”，作为规定和意志它虽然可以发号施令，但其前提是一种由驯服的工具组成的体系。那个不确切的东西由它设定的纯粹坚实的伟大之物所取代，即“目的”为了起到“行为的原因”的作用，我们设想了一个设定目的和手段的更为聪明——也更为狭隘的智慧；然而，我们原先是没有这种权利的——将问题放入了对我们来说无法观察的世界以便能够解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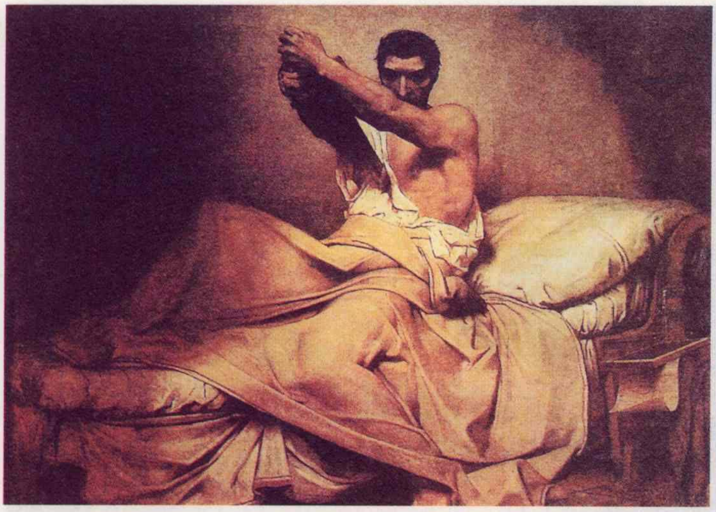
淮德拉
亚历山大・卡巴奈
油画　法国　19世纪末
人性论是尼采一切哲学的基本着眼点。在谈到人性道德时，他把肉体理解为自然实体，精神依赖于肉体，而思维是自然界的反映。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前提是人在追求自己欲望时，不要妨碍别人追求自身的欲望。图中，年轻的王后淮德拉正为爱上继子的不道德行为感到懊恼，这种对自我欲望的追求在尼采看来是很正常的。

先入意识的、引导我们见到现实现象的苍白图景是现象本身的象征——不是现象的原因，“目的”也由此不会成为伴随现象即在引起目的行为时在变化序列中起作用的力。然而，意志本身也由此成为批判的对象。因为将意识中作为意志力出现的东西作为原因，不是一种幻想。所有的意识现象只不过是终结现象即链条的最后环节。然而，好像是意识平面内部的先后次序决定了它们，这倒可能是一种幻想！

如果人的肉体生理学和它运动的机械规律不为我所知，那么作为这样民族的一员与随后发生的现象相比，我有意伸展我的臂膀将成为更暧昧、更苍白、更不确切的东西。如果我是一个最机敏的机械师，这里使用的公式也使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行为”形同异域。此外，拿破仑实施了一项远征计划，这



摄影术的发明　油画
尼采所指的道德是联系着生命可能性的估价体系，它把超感性的世界设定为最高价值。而基督教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所标榜的“实在”，却是对生命的背叛。道德要求新的价值体系的设定，这是对生命的肯定，而生命的意义是一切科学的基础。1837年，银版摄影法成功发明，这是科学为人类服务的又一例。



以身殉国的小加图

尼采说："精神乃生命的自我挣扎，生命乃因自我的折磨而得以大步迈进。"于是，选择痛苦就是选择了快乐，它只是一个过程，在强者那里这不是生命的目的，所以，他们显现出高于庸者数倍的坚韧。图中的小加图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贵族党领袖，在共和国走向消亡的时刻，他将身体献给了祖国。但在尼采看来，他不是强者。

意味着——都是有意识地履行计划的所有行动，因为所有的都必须受命而行。但是，前提是对下属，他们要解释一般计划，审时度势。

力感总是发生在行为之前，总是伴随着现象——在我们要做某事之时，这种力感就是行为的原因，就是"力"。我们信仰因果关系就是信仰力及其作用——这是对我们经历的传递。在传递时，力和力感是等同的。然而，在所有的情况下物都不会为力所驱动，肌肉没有为感觉到了的力所"驱动"。所有的观念和经验不存在于这种过程中。力为什么就是运动，就是运动的必然性，我们同样也不知道。力应该是强制性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其中是否有强制性，是否有任意性，我们只懂得现象按序列进行。"通过把强制硬塞到过程结果中的方法首先创造出了因果关系。对事物的某种"理解"也由此而产生，即过程被我们拟人化了，变得"更为亲切"——亲切感是同力感相关联的人的强制习惯。

到陈旧的估价中去寻找我的表面"认识"起源，这使得这种估价成为了我们的基本组成部分，达到了较新的需要与最陈旧的需要的结果之间相互动武的程度。

为使有机生命保存焉，世界被认为、被感觉、被解释为如此如此。人既是个体，又是沿着特定的路线繁衍不息的有机物总体。人的存在，表明也同时保存下了一种需要解释的类，表明没有改变解释的体系——这就是"适应性"。

这种被同化的解释以及我们的远景观，导致了我们的"不满"和我们的"理想"。因为这种解释也会导致有机生命的灭亡，如同有机体的各部分因为有机体的分工现象而颓废和削弱，最终导致整体的死亡。如同个别生命的灭亡一样，有机生命的灭亡成为最高形式的灭亡。它们遵循着同一个原则。

ZUIGAO DE QUANLI YIZHI 最高的权力意志

人类的整个理想成为了概念，虚无主义是对绝对价值即无意义性的信仰。理想的消失是新的荒漠感，所有生命所显示的东西是整个倾向的缩略公式——权力意志就是对“生命概念”的重新确立。给生成打上存在性的烙印，这是最高的权力意志。

因为事先存在障碍和压抑感，还是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思维中的欲望，使得所有的活动——感官的活动也包括在内——都与欲望相联系，所有的活动都是作为“行为”进入我们意识的，活动既是权力感又是对创造活动和被创造物的欲求。

在我们不健康的欧洲，精神的寄生虫随处可见，如一颗世界上最善良的心也为他们所有——我对他们讨厌至极。也许有些悲观主义，然而贪婪的、肮脏的、传染性的、偷偷摸摸的、奉迎邀宠的、扒手般的、卑鄙的——如同所有藐小的罪人和微生物一样的无辜——是主要方面。在他们眼里，富裕精神的人是无忧无虑、大大方方、悠闲度日乃至大手大脚、挥霍无度的——借助于别人精神的慷慨施舍他们得以维持生计。精神是一个不称职的当家人，大家都是以他为生的——他没有意识到！

裸 妇　尤氏·克莱茵　1960 年

虚无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尼采看来，它是价值失落的表现。它使社会走向消极面，在艺术中则表现为艺术家对于不确定、模糊形象的趋向。

在艺术家的眼里，一种事物的价值就是人从颜色、形象、声音、思想等获得的影子般的残存，一种事物、一个人变得愈难以捉摸、愈迷离模糊，愈若有若无就愈有价值——一个艺术家经受不了任何现实，现实被他置于脑后。真实愈少，价值就愈大——这就是柏拉图主义——他对现实性的衡量是依据价值的程度。“观念”愈多，存在愈多。“现实性”概念被他翻转过来。一切你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乃是谬误。“真理”随着我们对“观念”的接近而接近——这是最大的再洗礼。基督教接受了它，这种奇怪的事情我们也就看不到了。作为艺术家，他重视的是表面而不是存在。存在物的前面竟然出现了非现实的东西！然而，

圣乔治和龙 索多马 油画 1518 年

尼采的估价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种“远景式的估价”，即他的“超人”是为人类远景提供的一个发展方向。尼采的“超人”理论是基于对人的等级的划分提出的，预先标划了个体生命的不平等，与基督教倡导的平等博爱相悖。图中的骑士是超人的象征，其社会等级和身份促使它为自由意志而战。

斯维登堡

斯维登堡（1688—1772 年），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思想家、通灵论者。生于斯德哥尔摩。他将《圣经》解释为上帝直接的圣言。在他死后，其信徒建立了新耶路撒冷教会，取名为斯维登堡派。

对表象的价值他依然坚信不疑，所有被人们赋予价值的东西——“存在”、“原因性”、“善”、“真”——的属性在他那里都成了表面。

第一认识——将价值概念本身作为原因。

第二认识——将可赋予光荣的所有属性都归之于理想。

一切纯道德价值的设定——比如佛教的，都在虚无主义那里画上了句号，欧洲也不例外。在人们看来，同没有宗教背景的道德论打交道，就必然要出现虚无主义。那种以我们为设定价值者的那种强制感在宗教那里不存在。

1. 将虚无主义的原因归之于“社会的贫困状况”或“心理学的蜕变”，或腐化——是错误的。现在是礼让有加、极富同情心的时代。虚无主义根本不会从精神的、肉体的和智力的贫困中产生。这种种贫困存在不同的解释。虚无主义隐藏在基督教道德的解释中。

2. 基督教的道德导致了基督教的没落。人们对所有的关于基督教世界和历史的歪曲解释、厌恶感是基督教高度发挥了的真实性含义的结果。“上帝即真理”就是“一切皆谬误”。行动的佛教……

3. 对道德的怀疑具有决定意义。道德的世界解释一旦遁入彼岸性，它就没落了——虚无主义成为它的归宿。“一切皆无意义”，这种世界解释被赋予了无限的力量，然而——人们会怀疑关于世界的所有解释是否都是错误的——却无法实现。佛教的特点是对虚无的崇尚。哲学试图克服“道德的上帝”，克服贤哲、圣徒、诗人。

4. “真”“善”“美”的对抗性一方面针对“无意义性”，另一方面针对道德价值判断。因为斯宾诺沙主义批判，使得所有的科学和哲学都屈从于道德判断。在社会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体系中到处都有基督教估价的影子。应对基督教道德进行批判。

5. 虚无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的各种遁入彼岸的尝试，在

当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产生。自我瓦解、自我作对即在反科学的影响下产生。自我瓦解、自我作对即反科学性也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产生。从哥白尼时代，人从中心位置进入到未知数X。

6. 虚无主义是政治和国民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结果，在那里所有的“原则”都是虚假的。那里浮泛着不偏不倚、悲天悯人、虚情假意等怪味，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都是处罚。救世主的等级和人物即辩护士——不存在。

7. 历史的和“实践的”史学家即浪漫主义产生了虚无主义的结果，艺术的地位——在现代世界，它的地位是绝对的独一无二。它变得黯淡无光，变得消沉——歌德的所谓巨匠精神。

8. 浪漫主义——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结局，作为艺术和虚无主义的准备阶段。

论形而上学的心理学。

世界是表面的，因此，一定存在真实；世界是有条件的，因此，一定存在绝对；世界是矛盾的，因此，一定存在和谐；世界是变异的，因此，一定存在一个存在这些都是十分错误的推论。这是痛苦激发的结果。原则上，这些推论都是愿望，它们梦想着这样的世界；同样的，对一个制造痛苦世界的仇恨也表现在对另一个更为可贵的世界的幻想上。对现实的愤恨，形而上学家们具有天生的想象力！

受苦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就得出了我们表面的、可变的、受动的、矛盾重重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问题：①痛苦是谬误的后果，谬误就不可能发生；②痛苦是过失的结果，过失就可能发生——将来自于自然领域，或社会中的纯经验普遍化反映到“自在”里面。随着目的出现，如果在因果关系那里是绝对的世界决定有条件的世界，那么绝对的世界也必然决定犯错误的自由、犯过失的自

灵魂的居所　壁画　古埃及

自由是尼采人生价值理想的最高境界。人生存在于一个生成流变的世界中，无目的性、无意义的人生本是一场悲剧。面对这一切，人们总寄寓于更虚幻的目的，即死亡之后的生活或历史的发展。在古埃及的人生观中，人死后灵魂没有归宿，因此，木乃伊便是死后生活的居所。

防空洞里的女人　摩尔　蜡笔、水彩、铅笔画　1941年

在基督教教义和科学价值论里，个体生命被生物群体形象所代替。而在尼采看来，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有他创造自己价值的权利和力量，他按照他自己的生存条件投射独有的生存信念，而整个世界又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统一。图中，失去了个体生命信息的世界一片死寂。

由……人们梦想表面的世界、变异的世界、矛盾的世界、痛苦的世界，目的又是什么？

这些结论的错误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概念——如果两者之一符合某种现实性，那么另一种也“一定”符合现实性，“否则，一事的相反概念也不会为人们所得出”——理性成为关于“自在存在物”的来源。

只要把概念的真正起源放在对面，就可以说明问题——那种对立的起源不一定需要追溯到理性的超自然根源上来。实际方面和功利性是这种起源的来源——它具有强大的信仰；人们只能按照这种理论来推论，才不会因之而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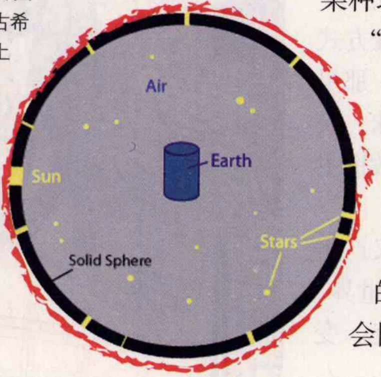
在形而上学家们那里，偏见因痛苦而产生十分幼稚。心理学的荒唐无稽——“永恒的极乐”！

在勇敢和创造性的人那里，最高价值绝不是快乐和痛苦。人们希望达到某个目的，人们就一定想要这两者——这是伴随状态。在形而上学家和宗教学家那里：快乐和痛苦是主要的。在他们那里，道德被认为是消除痛苦的基本条件。

迷信是痛苦的原因——幸福与真理紧密相连！不能与——幸福在于“信念”，幸福在于“信仰”——相混淆。

类似于极盛时期的希腊审美，典型的东西能够为特权的现代性所把握，使得它向欲望跑去——借助于非一般的东西。标准成为主宰，强者灵魂安宁成为基础，成为对生机勃勃的东西的抑制表现——它们在缓慢地移动，所有有生机的东西都为他所讨厌。排斥了特殊者，抹去了细微的差别，普遍状态和法律将遗传下来，并发挥出来。生命是那些坚强的东西——它“令人满意”，即它沟通了人们自认为的本来面目。

在画家的眼中，一切这些现代人都是诗人，他



Anaximander’s model of the Universe

阿那克西曼德的宇宙图

阿那克西曼德，古希腊哲学家，绘制世界上第一张全球地图的人，古希腊科学创始人泰勒斯的学生。他对科学的最重要贡献是在天文学方面，他认识到天体环绕北极星运转，所以他将天空绘成一完整球体。

首遭败绩的阿斯佩恩——埃斯林战役

油画　19 世纪

拿破仑是尼采所尊崇的“超人”。他所倡导的权力意志和自由道德思想，都在拿破仑这一创立了法兰西帝国的伟大政治家身上得到体现。然而，即使超人也有失败的时候，图中描述的 1809 年的阿斯佩恩——埃斯林战役，正是超人走向低谷的开始，它是拿破仑遭受的第一次真正的惨败。

但丁和维吉尔

德拉克洛瓦　油画　182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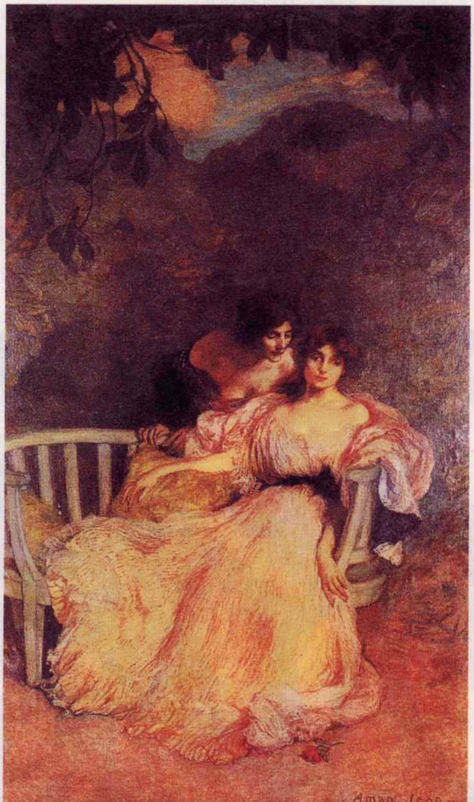
尼采说：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将痛苦当做达到生活目的路上的“伴随性”，强者的无畏精神令弱者汗颜，因为后者只会在痛苦面前哀号挣扎，失去方向。图中，但丁在地狱遨游，万般痛苦从他身边掠过，这是对他意志的真正考验。

信任和同感

爱德蒙多・弗朗西斯・阿曼・吉恩

法国　19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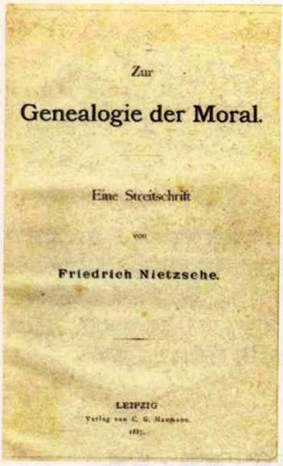
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宣扬积极行动的权力意志论。他视权力意志为宇宙的本质，也是最高的生活原则和道德原则。而人的感觉、思维等都不过是意志的表现并受意志的支配，人的一切行动都受意志的主宰，是意志所创造的活动。图中的贵妇倾听着旁人的挑唆，但意志却使她的信念坚定。



们都想成为画家。历史中的戏剧性的素材，生活习俗的场面，对宗教东西的翻译，对一门哲学的译述——为一些人所寻求。拉斐尔，意大利的第一流的大师们等成为他们的不同模仿对象。借助于树木和云朵，风景画家来做颂歌和挽歌。谁都不是纯粹的画家；我们都是考古学家，心理学家，某些回忆或理论的导演等。我们的博学，我们的哲学为他们所欣赏，同我们一样，他们有的是满腹的平庸之念。不是因为形式，而是为了形式所表达的东西，他们才去热爱一种形式。他们是有学识，受过苦和深思熟虑的一代人的子弟——他们从不读书，只关心是否能够大饱眼福。

第一个问题是：是否一切的事情都能够让人满意——绝不是我们是否自满自足。我们自己，所有的生命都会为我们所肯定，如果在唯一的时刻我们要进行肯定的话。因为自由不存在于一切东西——我们本身，事物之中。因为假如仅仅有一次我们的灵魂因为幸福而颤动，发出鸣声，那么永恒性是决定这样一种现象所必须的——在我进行肯定的唯一时刻就认可，解脱，辩护和肯定了它们。

伟大的丰满和强大的地狱——带着一种极乐之爱的新的增长——产生了一个丰富的而强有力的灵魂——所有痛苦，乃至可怕的损失，匮乏，劫掠和蔑视都能够为它所应付。但丁——在爱的每一增长的最低条件中他已经猜到了一切——当他对他的地



《道德系谱学》封面

在尼采生前所出版的书中关于佛教最为集中的论述出现在《反基督徒》中的第20至23章，其次则有少部分是在《道德系谱学》中。当时一位重要的比较宗教学学者米勒将佛教诠释为虚无主义的宗教。因此，在《道德系谱学》的序言中，尼采将悲观主义者称为新佛教，并名为消极的虚无主义。因此，此一判语并非是尼采个人偏见，而是有着学界背景条件的。图为1887年出版的《道德系谱学》一书封面。

狱门首进行描写的时候，“永恒之爱也为我所创造”的含义他也明白了。

对道德的估价产生了虚无主义——利己主义和必然之物已经丝毫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的价值已经被置入了那个不可企及的领域，如此一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另一个领域则根本不存在价值。我们没有了主要动力，我们疲惫了——“迄今为止都是徒劳之举”。

如果“只有一个存在即自我”，所有别的“存在物”均是对自我的信仰，最终是对逻辑学——即对形而上学理性范畴的真理的信仰——共存亡。如果，某种生成的东西成为自我的表现，那么——要点重述。

给生成打上存在性的烙印，这是最高的权力意志。

从感性出发和从精神出发的双料的伪造，都是为了维持一个存在物的世界——僵化和等值的世界，成为观察认识的顶峰。

因为一个存在的世界被构想出，所以从附加给存在物的那些价值出发，谴责和不满情绪将存在于变异物中。

肉体、上帝、观念、自然法则、公式等是存在物的变态。

表面是赋予价值的东西——作为表象的“存在物”，价值倒置。

作为关于自身的谬误，作为权力意志，作为欺骗的意志，认识才成为可能；不可能存在变异中的认识。

变易乃是幻想、意愿、对自我的否定、对自我的克服——是行为、设定、创造性的、不存在主体和“因果”。

因为艺术的藐小——似乎重复着整体的倾向，它成为克服变易的意志，“永恒化”，然而时间不长，各按其远景观。

所有生命所显示的东西是整个倾向的缩略公式——权力意志就

人体测定
尤氏·克莱茵
贴纸画布 1960年

在精神寄生虫们依附于苏格拉底等古代大师的19世纪，尼采却对二人的学说表示异议。后者以为人类可贵的组织不在于肉体，而在于灵魂，尼采却提醒人们无须执著空漠的“灵魂”，而要肯定实在的肉体。灵魂和肉体的话题在人类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在近代欧洲艺术家的画笔下，这一主题仍在继续。

是对“生命概念”的重新确立。

相互斗争取代了“因果”，并伴随着咀嚼对手的嚓嚓之声；变易永远不会恒定。

陈旧理想的动物式和功利性已经为人们所认识，整个现象也就不能被这些理想所解释了；其他的一切都是同生命相矛盾的。

机械论学说给人一种无意义性的印象。

迄今为止，人类的整个理想主义成为了概念，虚无主义——对绝对无价值性即无意义性的信仰。

理想的消失是新的荒漠感;而创造新的艺术来忍受理想——我们是两栖动物。

前提：勇敢，耐心，不“退缩”，不冒进——因为充盈，查拉图斯特拉嘲弄所有以前的价值。

驳物理学的原子。

我们捏造了原子——将他作为世界持久不变的原因，如此，我们就能够理解和估计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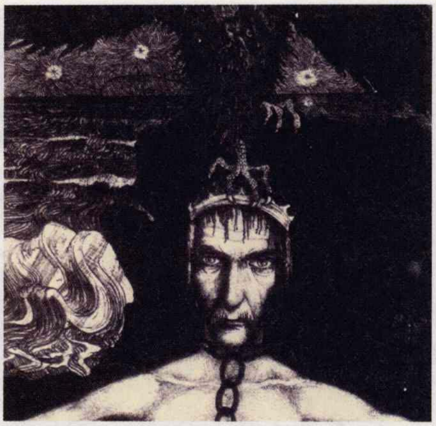
世界的可测度性，通过公式可以表达所有的事物，这不是一种“理解过程”。如果音乐是可以测度的，可以用公式缩略的，所有的都是计算出来的，那么我们将无法理解音乐。“持久的原因”，事物，实体，绝对之物被人们杜撰出，然而人们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

个体性：通过物种起源理论的观点得出的个体性表明，借助于使发展过程持续下去的少数个体的盈余，一分为二的分解过程才持续不断地消逝。

基本现象：各民族和种族都是——少数人的形成和发展是因为无数个体的牺牲，他们形成了繁殖个别有价值个体的“肉体”，后者继续着伟大的过程。

逻辑学的形成。

要加以修正一视同仁这种基本的嗜好，通过利害关系，成就对它加以约束——形成适应过程即一种可满足这种偏好的适中度，而不是立即对生命进行否定，



宿　命　霍斯特　石版画　1892 年

尼采说，对“真正的世界”的臆造是一种“心理学的失误，心理学的混淆”。“创造了‘另一个世界’的，是厌世本能，而非生命本能”。而人们之所以信仰虚无的“真正的世界”，是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需要，是为了替现实的感性世界寻找最终的根据。霍斯特的作品中，被命运束缚的人将开始对另一世界的寻找，它是感性世界的自然生发。

艺术的世界

尼采一生的哲学思考,都是为彻底颠覆两千多年的西方柏拉图主义或形而上学传统,克服它所导致的现代虚无主义后果。“因为总有一天，生命的求知冲动或求真意志会发现，它一直信赖的绝对真理只不过是自己编造的谎言”。图中，少女在充满艺术气氛中陷入沉思，尼采对艺术表面化的批评在这里有所表现。

机械劳动　油画

尼采认为，非人化的机械和机械主义和错误的分工经济抹杀了生命的真正目的，生命因此变得病态。而人类的目的，即文化、超越和高贵的意志却看不见了，他们被作为达到现代科学活动的手段，产生野蛮化。图中表现的正是在生产流水线上辛勤工作的工人。

让生命陷入危险。外在的，机械的过程是这全部过程的象征，它们之间非常符合，细胞原生质对其自身吸收的东西不断地同化，并将其纳入到自身的形式和序列之中。

在价值问题得到答案的前提下，肯定性问题将会产生危机感，这使得价值的问题成为更为基本的问题。

考虑到心理学的因素，按照我们赋予表面的份额的大小来衡量，“自在的存在”和“现实性”的标准不会在存在和表面中产生——存在和表面只会产生测度表面性的程度的标准。

因为无法加以消灭，只能遏制或使顺从被克服的观念，使得对统治权的争夺成为对观念和知觉之间进行的斗争。在精神事物中是不存在一切消灭可言的。

作为理性运动基础的前提不会最终为所有的哲学所揭示。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对“自我的”信仰乃是对实体的信仰，对唯一的现实性的信仰，而按照这种现实性把现实性归于所有的事物。最后，出现了最古老的“现实主义”，出现了——这种现象发生在人类整个宗教历史再次被认为是灵魂迷信的同一时期。这里存在一种限制：那种信仰——实体，偶然事件，行为，行为者等等可以通过它来区分——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中；对那种信仰的放弃意味着——停止思维。

我们信仰时间，空间和运动，我们却不承认绝对现实性的受迫感——认为一种对保存本质来说必不可少的信仰与真理没有丝毫瓜葛。

名家论尼采

罗素论尼采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

罗素认为，俄尔甫斯教是一种希腊的神秘宗教，直接来源就是巴库斯教，即原始的酒神教。“狄俄尼索斯的原始崇拜形式是野蛮的”，“而是以奥尔弗斯为名精神化了的形式，那是禁欲主义的，而且以精神的沉醉代替了肉体的沉醉”。由此看出，罗素所描述的俄尔甫斯教与尼采所推崇的酒神精神几乎是吻合的：沉醉、激情、对悲观的正视和酒神精神的统一。

尼采，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曾任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他认为自然界与社会中的决定力量是意志。他提出“超人哲学”，认为历史的进程就是强力意志实现其自身的过程，人生的目的在于“扩张自我 ”。

尼采的主要著作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强力意志》等。

尼采自认为是叔本华的后继者,其实他在许多地方胜过了叔本华 。

尼采对宗教及哲学的批评,完全是因为伦理上的动机。他赞美贵族人物的个人品质，认为多数人只是极少数人完成人生“优越性”的手段，他们自身没有要求幸福或福利的独立权利。他说，普通人是“粗制滥造的人”，如果他们的受苦受难对产生伟人是必需的，他认为就不应该反对。出于这一理由，尼采对拿破仑作了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拿破仑这样的伟人。假如我们的全部文明混乱崩溃能够产生这个结果,我们就应该希望这个世界混乱崩溃。拿破仑实现了民族主义，这就是后者的理由”。

他喜欢以悖论的方式发表意见，目的是要让读者震惊。比如，他说他喜欢“恶”，而不喜欢“善”。他的《善恶的彼岸》这本书，目的在于改变读者关于善和恶的看法。

尼采的伦理思想不是通常的自我放纵的伦理思想，他信仰斯巴达式的纪律，赞赏意志的力量甚于一切。他说：“我按照一个意志所能作出的抵抗的量和它所能忍受的痛苦的量来检验它的力量，并且我知道如何对它因势利导。我无须指责生存的罪恶和痛苦，反而怀着希望：有一天，生活会变得比过去更有罪恶、更充满痛苦。”他带着狂喜预言将有一个大战时代到来，“目标是要达到庞大的、伟大性的能力，通过消灭千千万万个‘粗制滥造者’来塑造未来的人。”

尼采不是国家主义者，对德国并不过分赞赏。他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统治种族，要他们来做世界的主人：“一个以最严酷的训练为基础的贵族社会，在那里面，有哲学思想的强权人物和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主，他们的意志要给千秋万代烙下印记。”

在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中，对妇女的轻蔑，尼采恐怕是第一人。他的最有名的警句是：“你

现实的幻想
保罗·阿尔弗雷德·卡宗 德国 20世纪
尼采认为，艺术来源于经验的实在，但假象又常使观众看不到自己的“实在”。结合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尼采引导人们将一般世界实在看做表象的显现，而本质的东西则要人们用强力意志去揭示和认识。

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你的鞭子。”

他常常不厌其烦地痛骂妇女。在他的预言体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说，现在还不能和妇女谈友谊；她们仍旧是“猪、鸟、或者母牛”。男人应该去训练作战，女人应该训练来供战士享乐。

他对女人虽然轻蔑，但似乎并不凶猛。在《强力意志》里，他说：“我们对女人感兴趣，就像是对一种优美、娇弱、灵妙的动物感兴趣一样。和那些心里只有跳舞、废话、华丽服饰的动物相会是一件乐事！她们可以给一个紧张而深沉的男性的灵魂带来快乐。”

不过，就连女人的这些美质，在尼采看来，只有当她们被男人管束得老老实实的时候，才能在她们身上找到；她们如果得到独立地位，就不能容忍了。“女人有很多无耻的理由；她们是如此浅薄、琐屑、骄矜、放肆、轻率……迄今为止，由于她们对男人的恐惧才把这些恶习控制得极好。”

尼采对基督教的否定基于这样一个理由：不管在任何方面，他都不想把所有人当做平等的人看待。

尼采认为，基督教之所以要受到谴责，是因为它否定“自豪、伟大的责任、光辉的兽性、战争和征服的本能、复仇、愤怒、酒色、冒险”的价值。而这一切都是好的，但基督教都把它说成是坏的。

他说，基督教的目的是要驯化人心，但这是错误的。野兽自有某种光彩，如果把它驯服，它的“光彩”也就失掉了。尼采非常厌恶基督教提倡的“悔改和赎罪”，他把这两种事称做“循环的蠢事”。

下面一段文字，把尼采反对基督教的缘由披露得入木三分：

在基督教中，我们反对的是什么呢？反对的是它存心要毁灭强者，要打击强者的锐气，把他们的信心转化成焦虑和良心苦恼；它懂得怎样毒化高贵者的本能，使他染上病症，一直到强者由于自卑而死亡。

尼采的伦理观是贵族式的，他认为平常人的幸福并不是善的一部分。善与恶只存在于少数优越者方面，其余人的遭遇是无足轻重的。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少数优越者怎样定义？”

在尼采看来，战争的胜利者及其后裔通常比失败者有生物学上的优越感。这就是他说的“少数优越者”定义，根据这个定义，自然推出以下结论：世界应该由这些贵族去掌握，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去处理一切事务。

（根据罗素《西方哲学史》编译）

尼采：一个完成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家

马丁·海德格尔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德国哲学界长期以来视尼采为“诗人哲学家”，说他并非严格的思想家。而海德格尔则将其形容为“生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大学讲尼采讲了十年，讲义没有一点重复之处，这是他对尼采的了解。

尼采是谁？一旦我们能够思考他的思想，即尼采在“强力意志”这个词语结构中表达出来的思想，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尼采就是那个踏上通向“强力意志”道路的思想家。对于尼采，我们不能通过一种关于他生平事迹的历史学报告，或者通过一种对其著作内容的描述来了解。如果我们仅仅想着人物、历史角色、心理学对象之类的东西，我们也就不知道尼采是谁了。尼采在那部题为《瞧！这个人——人如何成为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他的最后意愿，就是：人们终将忙碌于对他（即对“这个人”）的研究，并且将对他说出充满这部著作各个章节的那些话：“为什么我如此智慧。为什么我如此聪明。为什么我写出如此优秀的书。为什么我是命运。”在这些话中，尼采把那种不加约束的自我表现和毫无节制的自我吹嘘的性格发挥到了极点。

把尼采这种对自己的本质和意愿的自我张扬看做他身上爆发出来的癫狂症的预兆，乃是一种陈腐不堪的、世俗的做法。《瞧！这个人》既不是尼采的传记，也与“尼采先生”这个人无关。事实上，它关乎一种“命运”，但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命运，而是关乎作为西方最后一个时代的历史。不过，西方命运的这一个承担者的命运也意味着（至少迄今为止）：尼采借其著作要达到的一切东西都转向了它的反面。违背他最内在的意志，尼采变成了人类在灵魂上、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标榜的激发者和促进者了。

尼采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形象，而且，在他自己那时代的视界内和我们眼下的当代视界内，他是必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模棱两可的形象的。我们力所能及的，是把握这种模棱两可背后那个预示性的和独一无二的东西，那个决定性的和最终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先决条件是我们要从这个“人”那里掉转目光，撇开其“著作”，如果“著作”被看做他的人性的表达的话。因为，只要我们在那里以某种形式垂涎于创作著作的这个人的“生活”，而没有追问首先为其著作奠基的存在和世界，那么，著作本身就将对我们锁闭起来。无论是尼采这个人还是他的著作，如果我们把这紧密相联的两者都搞成历史学和心理学的报道对象，那么，它们就都与我们毫不相干。

唯一与我们相干的东西是踪迹，是那条通向强力意志思想道路的踪迹；这个踪迹已经深

《十日谈》插图　波特切利　油画　15 世纪

尼采说："如果耶稣从未来过，我们'奴隶道德'的腐败就不曾进入人类当中了。"中世纪的教会成为制造罪恶的场所，由于它本身的腐败，以及政教冲突的结果，信仰的基石变得越发松动。图中描绘的是《十日谈》故事中的场景，在 3 男 7 女在避难 10 天中讲述的 100 个故事中，意大利社会和教会的腐败现实被一一展露。

入到历史之中了。

尼采跻身于重要思想家的行列。"思想家"这个名称，我们指的是那些人中俊杰，他们注定要去思考一个唯一的思想，而且始终是一个"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思想。每个思想家都只思考一个唯一的思想。这个唯一的思想既不需要叫卖，也不需要某种效应以获得支配地位。相反，和思想家不同，作家和研究者总是多个思想，或者说想法。这些思想或想法可以转化为受到特殊重视的"现实性"，而且，对它们的评价也只是根据这种转化能力来进行的。

然而，一位思想家唯一的思想却是这样一个东西：一切存在者都不知不觉地并且悄悄地在寂静中围着它转。思想家就是那种东西的创建者，这种东西在形象上绝不会是生动鲜明的，它不能通过历史学方式得到叙述，也绝不能用技术方式来计算；但它无需强力就能起着支配作用。思想家们总是片面的，也就是说，思想家们总是按照那个唯一的方面进行思想，中世纪早期思想史中有句话指出了这个"唯一的方面"。这句简单的话出于西方最古老的思想家之一柯林斯的伯里之口，这句话就是："去操心存在者整体吧。"

反 思

画中的玛达拉已全无妓女的肉感，取而代之的是对空洞寂寞的反抗和对现实生死的反思。在宗教现实中，尼采认为存在这一种沉思的幻觉，对于成熟的人格或英雄而言，这一伟大的反思理想能引领人们摆脱宗教的蒙蔽走向完满。

但在那些重要的思想家中间，他们唯一的思想所思及的是一个唯一的决断，或者是以对此决断做准备的方式，或者是通过对此决断的坚决实行。

能够作出的、并且总是成为全部历史之基础的最高决断，是存在者的优势地位与存在的支配地位之间的决断。所以，无论存在者整体何时以及如何明确地被思考，思想总是处于这种决断的危险地带之中。这种决断绝不只是由某个人作出和完成的。而毋宁说，它的结局和解决是对人作出的判断，并且以另一种方式对神作出决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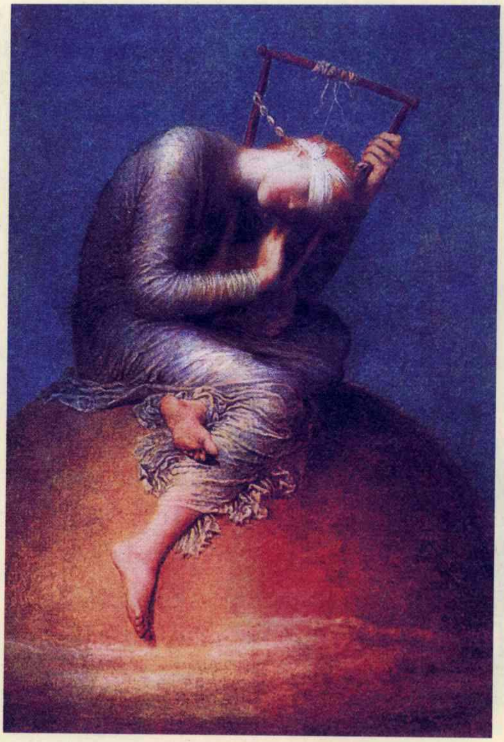
尼采之所以是一个重要思想家，是因为他在一种确定的、没有逃避决断的意义上思及这种决断，并且为这种决

断的到达作了准备，但又没有衡量和掌握它的隐蔽幅度。因为这位思想家的另一个标志是：只是靠着他自己的知道，他才知道自己在何种意义上不能知道本质性的东西。但是，这种对不知道的知道以及作为不知道的知道，我们绝不能把它与人们在科学中当做认识的界限和认识的局限性混为一谈。在后面这种情况下，人们想到的是一个事实，即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通常的认识止于对尚未可知者的无知，而思想家本质性的知道则始于对一个不可知道者的知道。科学研究者进行追问，是为了获得有用的答案。思想家进行追问，则是为了建立存在者整体的一种可疑问性。研究者总是在已经作出决断的东西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关于自然、历史、艺术，而且这类东西能够成为考察工作的对象。但对思想家来说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思想家置身于决断之中，他们要决断究竟什么存在以及存在者是什么。

尼采与他之前的所有西方思想家一样，也置身于一种决断中。他也肯定存在者对于存在的优势地位，但知道在这种肯定中包含着什么。同时，尼采是这样一位西方思想家，他无条件地最终实行了对存在者的这种优势地位的肯定，并且由此得以置身于这种决断的尖锐性之中。这一点可见于以下事实：在他关于强力意志的唯一思想中，尼采预先思考了现代这一时期的完成。

尼采是从现代的准备性阶段，即1600年至1900年之间的时代——完成了向现代的过渡的。我们不知道完成的具体时间，也许它是极短暂和灾难性的，也许，在一种越来越具有持续能力的、对已经达到的东西的设置和安排上，它又是极为长久的。在目前的全球历史的阶段上，动摇不定的态度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而由于这一历史本质上是建立在一种并非由它本身作出的、而且它本身也不能作出的存在者的决断基础上的，所以，它总是以一种特别的、突出的形式，适合于每一个历史时代。由此，各个时代才获得它们各自的历史性界定。

尼采的强力意志思想指向的是存在者整体，



希 望　乔治·瓦兹　油画　19世纪

少女用白布蒙眼，蜷曲的身体表达出强烈的无助和忧伤。但是，远处仍有一道亮光在温暖她的身体，这是人类的信仰，它犹如隐约的琴声伴随着人类的前行。而对于哲学的信仰，已经成为了经历过儿时坎坷的尼采一生奋斗不息的精神支柱。

靶 子　哈里·布鲁克　英国　19世纪

在尼采父亲在世时，他曾经也享受过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这在他的记忆中是很重要的一段回忆。因此，在对儿童教育上，尼采认为儿童应当依照个性自由发展，并应多进行游戏上的锻炼，以增加社会阅历。

堂·吉诃德和死骡 杜埃米 水彩 1867 年

当骑士的献身理想失去了社会的认同，他们的高尚精神便随着实用性的失去而变得荒唐可笑。尼采的遭遇也是如此，在其哲学观点不被社会认同的时候，他的结局就如同这可悲的骑士，整个社会就是他的大坟场。

他使当前时代和未来时代建立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历史基础变得显而易见了，同时也变成决定性的了。一种哲学的决定性的支配地位不能根据字面上为人所熟悉的东西来度量，也不能根据它的“追随者”和“支持者”的数量来度量，更不能根据它所引起的“文献”多寡来度量。即使尼采这个名字不再为人所知，但他的思想所思考过的东西也将继续发挥支配作用。

在《强力意志》所显示的思想中，尼采预先思考了现代之完成过程的形而上学基础。在这部著作中，形而上学思想首先得以完成自己。尼采，这位“强力意志思想”的思想家，是西方的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学者。在他思想中，从展开到完成过程的这个时期，是一个终结时代。

人们只要亲自进入与尼采的思想争辩之中，思索着与尼采的思想同行，就只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在知识上更加接近于现代历史中“发生”的东西。所谓发生的东西，就是指承担和趋迫历史的东西，它们引发着偶然事件，并且预先为决断留出空间的东西。……对于这个发生的东西，我们不能通过对所经历的历史学查证来加以经验，……只有通过对那个东西的把握，把预先规定了时代的形而上学提升到思想和词语之中，这个发生的东西才能在思想上为人所知道。人们通常将尼采的哲学与以往的哲学相比较，这是无关痛痒的工作。无可回避的是：尼采在强力意志思想中表达出来的东西，是西方历史的现代形态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基础。

对于尼采的哲学，如果我们没有进行真正的追问的坚定决心，仅仅忙碌于尼采“研究”，并且把这种“研究”看做对尼采思想的唯一思考和争辩，那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对一切哲学的明确拒绝，是一种在任何时候都值得尊重的态度；因为这一态度包含着某种哲学成分，包含着比它自己所知道的更多的哲学成分。如果为了精神消遣或者休养的目的，而用哲学思想做游戏……则是一种可鄙的做法，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道路上，得失攸关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书名
前言
目录
孤独的天才——尼采天才的诞生
  青年尼采
  走向自己
  在超越中永生
强力意志
第一章　为道德而道德道德由此而产生
    世界是无目的的
    道德偏见
    种族和等级的道德
    道德的估价
第二章　道德是最大的贬值生命的目的
    个人主义是权力意志的开始阶段
    欲望和权力意志
    道德对自身的态度
“真实的”人
第三章　宇宙学的价值“生成”的价值
权力意志的兴奋剂
驳达尔文
“真实的”和“表面的”
苏格拉底的问题
第四章　生命的缩略公式——权力意志道德价值的起源
等级制的颠倒
文化与文明的对立
智慧就是克服“权力意志”
最高的权力意志
名家论尼采
罗素论尼采
尼采：一个完成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